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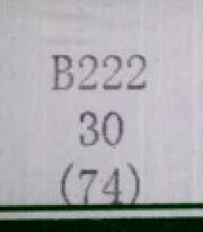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七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鹿忠節公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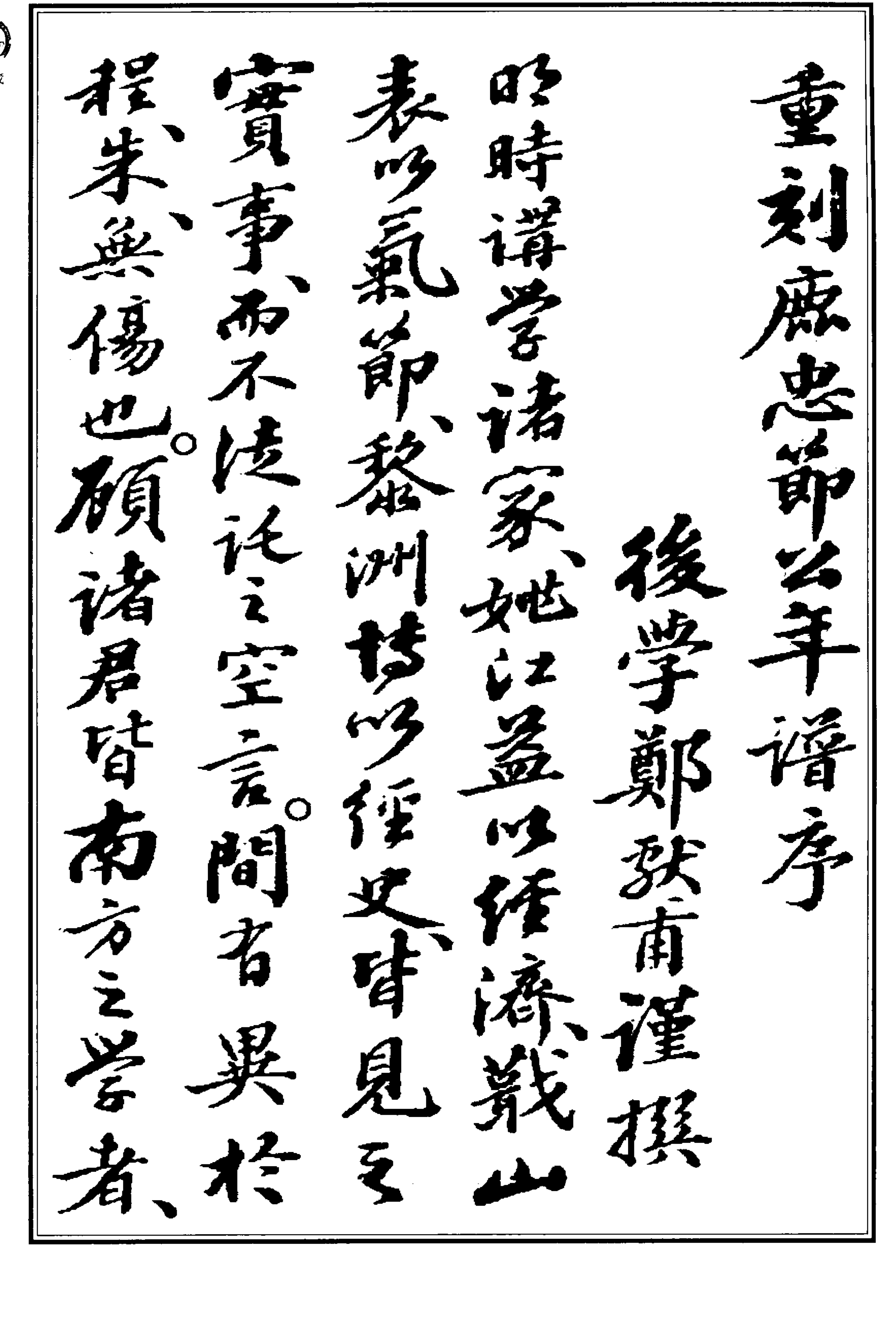
清・陳鋐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道光間刊本

《鹿忠節公年譜》二卷，清陳鋐編撰。清道光間尋樂堂重刊本。

鹿善繼（一五七五—一六三六），字伯順，號乾嶽，明定興（今屬河北）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戶部、兵部主事，兵部員外郎，官至太常寺少卿。在官以志節事功著稱。晚年辭官歸里。崇禎九年，清兵攻定興，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謚忠節。善繼少承家學，其學「本於餘姚（王守仁），出入朱陸」，力主躬行實踐。居家時教授著述不輟，弟子以百數，成爲晚明北方王學的宗師。著作百餘卷，今存《四書説約》、《認真草》、《鹿忠節公集》等。

陳鋐，字國鎮，涿州（今屬河北）人。其父爲善繼弟子，善繼晚年，鋐與其兄亦歸門下受業。此譜編成於康熙六年，於善繼一生行蹟、學術淵源、學術主旨及講學活動等記述甚詳。引文雖多節引，然所據資料多有未見於他書者，故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重刻鹿忠節公年譜序

後學鄭默甫謹撰

明時講學諸家、姚江益以經濟、戢山表以氣節、黎洲持以經史、皆見之實事、而不徒託之空言。間有異於程、朱、無傷也。顧諸君皆南方之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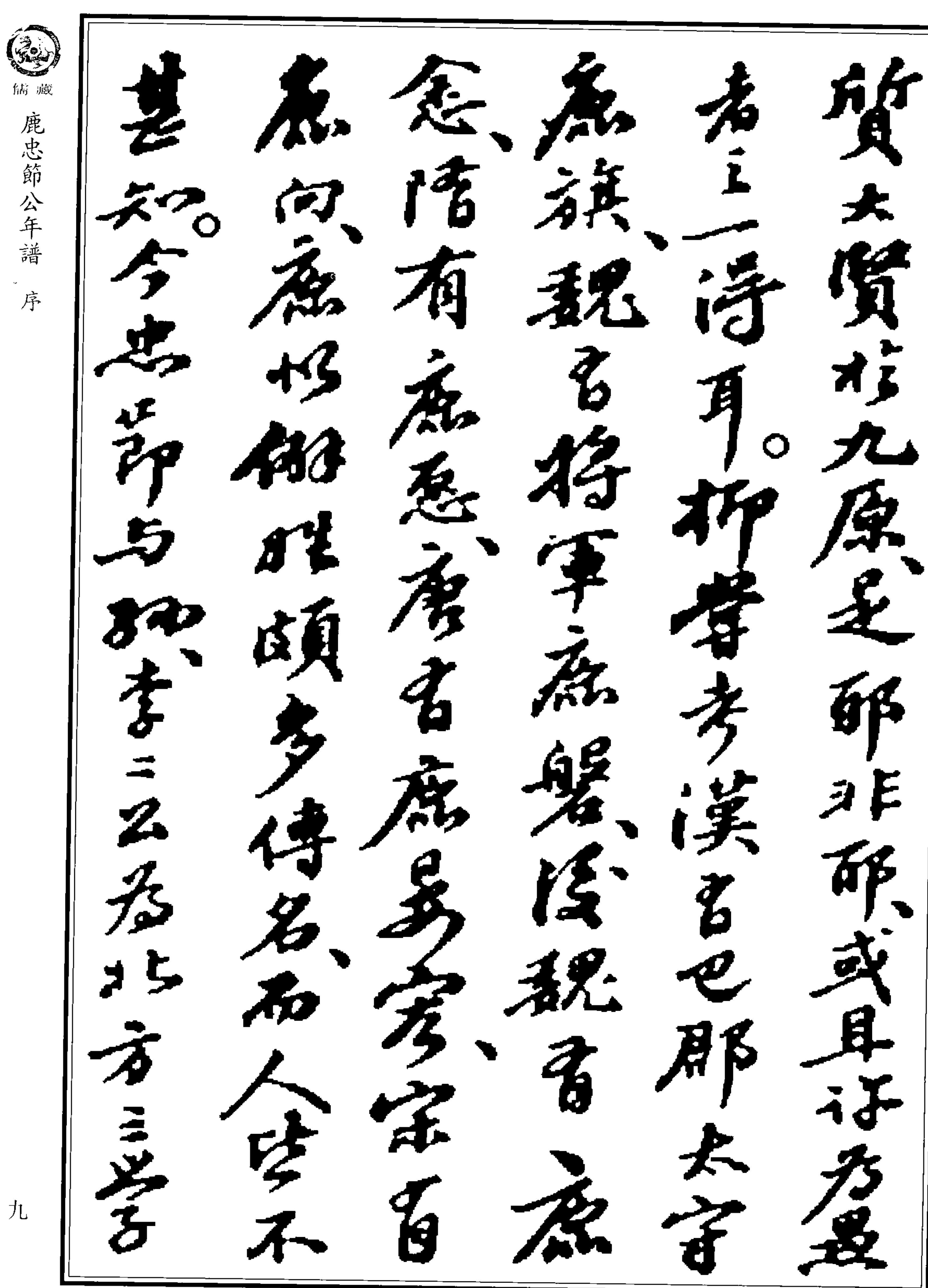
或由禪而入、惟壯方之學者則由俠而入、若孫夏峰、李二曲、若鹿忠節、殆同宗傳習錄而特出者歟。孫已陞孔廟祀於廡、李亦陞國朝經再徵、獨鹿忠節效忠勝國、殉難插城。其少時嘗語人曰、學不遺根本而端坊表、

与文不達機竅而中甲科、皆謂之暗合。非不驅駕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謂自得者、則未也。世多知其別有獨得處、亦確有獨知處。惜乎經濟氣節在認真草、學問文章在三歸草、諸驗發揮在尋樂大旨等書、而學者不

得盡見也。今其裔孫涵軒太史出所臨桂大令、以公之門人陳君鍇所作年譜見示。默甫敬謹披閱、次第推求、不禁喟然而起曰、有宗旨而無門戶者、語錄而外論辯、洗盡講學家陋習、同門人纂述之工。然苟非先生踐履之篤、則雖

以朱文公講學，以李果齋作譜，而魏了翁為序、未免議論雜出、致後人摘其論道問學者以為異、摘其論尊德性者以為同。如趙東山江右六君子之策、王陽明晚年論定之、輯程敦篁道一之編、得藉之以肆其辯、而困學記、與學蔀編

又從而行之，戰火生於同門，干戈擾於入室，當年昔之講學者所甚不願見也。默有素未窺學統之業，尤不喜學派之說，平生於道學指事遠矣。天令命補敘此編，私幸挂名簡端，不啻親承道貌，而竊願以此中區區不能釋然者，藉


質大賢於九原，是耶非耶，或且許為異者三一詩耳。抑嘗考漢書，有郡太守鹿旗、魏書將軍鹿盤、後魏書鹿念、隋有鹿愿、唐書鹿晏弘、宋有鹿何、鹿忻，獨明頗多傳名，而人不甚知。今忠節與孫、李三公為北方三學

者、而其父太公又与孙及張果中聯范陽三烈士、濟美者如此、繩武者若何耶。又可爲吾大令望矣。竣吾編、因綴其語。發其緒爲之序、则何敢。

先師鹿忠節公年譜序

先師崛起北方、從傳習錄得所謂絕學者、慨然以繼往開來爲己任。而江村書院、天下共仰爲傳燈之地。鋐生也晚、比甲戌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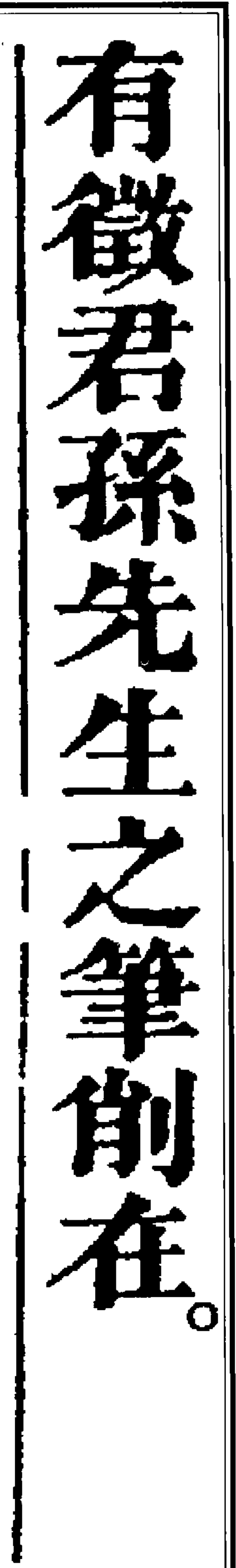
登堂、日聞所未聞、始知學問之道、在先立其大者。大者何、良知是也。良知者何、獨知是也。獨知者何、知痛知癢之靈明是也。鋐不敏、方知策厲、而先師往矣。嗚

呼、孤獨之竅若明若昧者、迄今三十餘年、然頗從院深人靜時、緬想先師之行己與先師之持論、輒歎先師之行己爲仁者之勇、而先師之持論爲有德者之

言也。今年夏四月、謁徵君孫先生於蘇門。先生愀然曰、凡古之君子歿、而志傳碑銘之外、又有所謂年譜者、備載其事、以示後人。子之師爲一代理學眞儒、殉

城後完名全節、天下誦之。雖諸君子表章已力、然非年譜恐猶未能詳也。夫年譜之任、吾以屬子、子其勉之。鉉唯唯。歸來、寢食勿敢忘、卽取先師已刻之認眞

艸、未刻之三歸艸、一一繙繹之。閱三月、而得其時與地。復閱三月、稾成。但媿識卑筆弱、如拙工之寫眞、尚未肖其面孔、又安知所謂頰後三毛乎。雖然、所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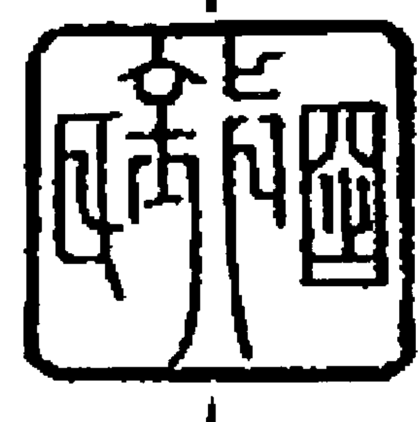


有徵君孫先生之筆削在。

昔

康熙丁未臘後、涿郡門人陳鋐

薰沐拜撰。



鹿忠節公年譜

門人陳鋐編次

先生諱善繼、字伯順、姓鹿氏、其先小興州人、明初內徙家於定興之江村。始祖榮。榮五世孫府、號龍江、性孝友、慈和樂易、即有以睚眦及者、弗爲校。封文林郎、襄垣縣知縣。是爲先生曾祖。祖諱久徵、號豫軒、萬曆庚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神廟因軍政考察不當罪兵部、并斥南北臺省數十人、上疏

申拔、謫山西澤州判官。熹廟御極、追贈光祿寺少卿。父諱正、字以道、號成宇。少爲諸生、倜儻有大節。逆奄時、傾身急左、魏諸君子之難、海內所謂鹿太公者也。封太常寺少卿。先生生於積德之後、挺然以乾道任、自强不息、學者咸稱乾嶽先生。

明神宗萬曆三年乙亥十月丁丑、先生生。是爲十月十三日、太恭人田年十六、而鞠先生生於江村。

八年庚辰、先生六歲。

二月、祖侍御豫軒公成進士。

九年辛巳、先生七歲。

是年、從祖父受章句。先生生而凝重、少不嬉戲。豫軒公暨成字公不令就塾師、庭訓焉。

十八年庚寅、先生十六歲。

十一月、曾祖龍江公卒。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七歲。

是年、娶元配贈恭人王氏、容城庠生之楫女。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十九歲。

是年、試有司、以第一人籍於黌宮。督學道者周公孔教雅擅人倫之鑒、咄咄賞異之。

三月十六日、子化麟生。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二十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搜諸家注義、其有采輯王文成傳習錄中語者、每閱之

輙心動。時侍御公方按蘇松、先生啟購焉、侍御公爲之色喜、諭云、看字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侍御公寄王文成全書來。先生取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而一切着落皆身實踐之、以陽明所謂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

者爲戒。自少至老、在邦在家、只求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故能崛起北方、倡明絶學、卒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爲有明一代眞儒云。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侍御公建言謫判澤州、以臺檄還里、督教甚嚴。先生擔承更勇、德業舉業與日俱新矣。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孫啟泰先生總角遊泮、文名蔚起、嘖嘖鄉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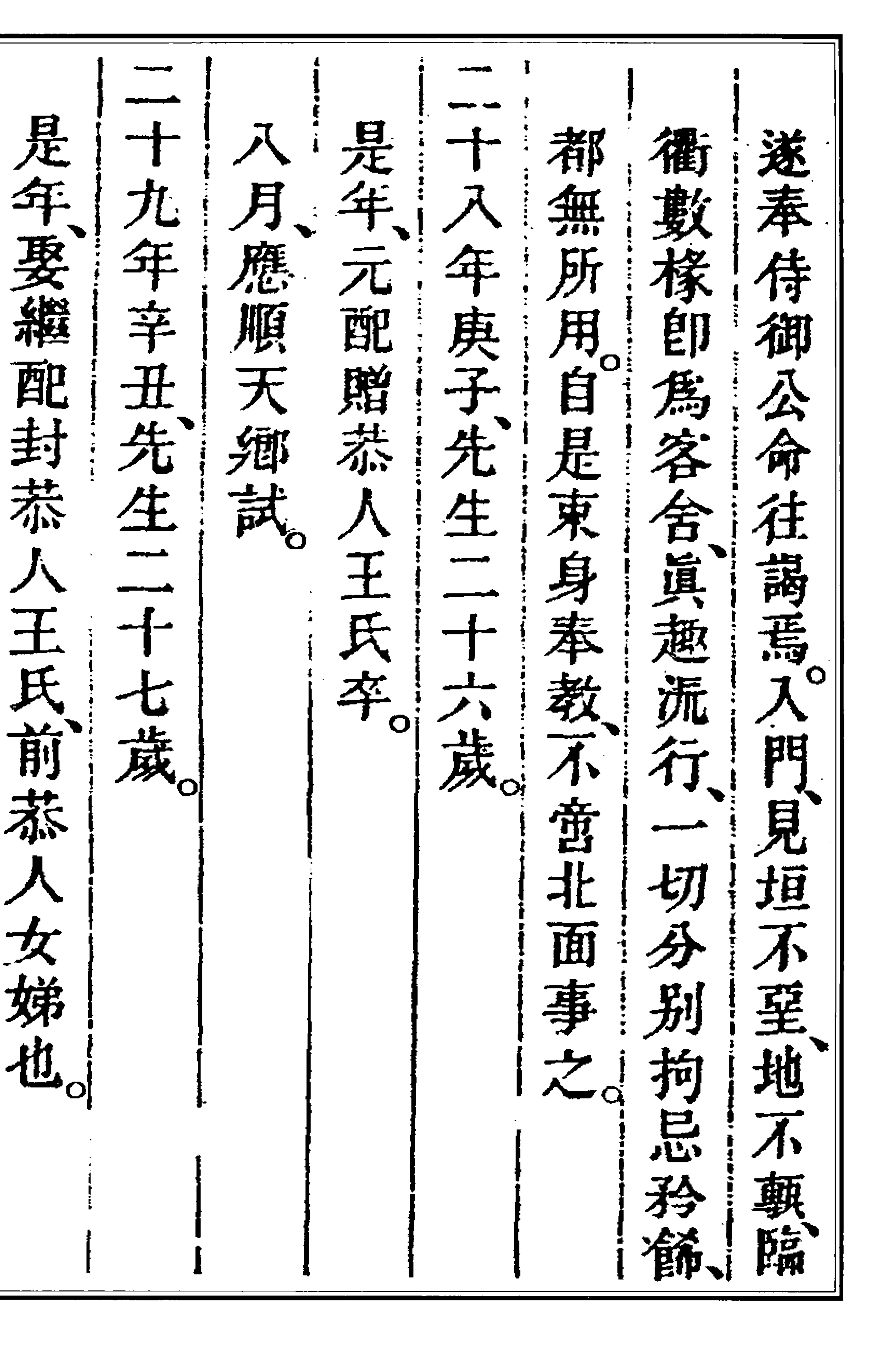
間。先生過容城、聞之、遂定交焉。先生性不愛飲而具飲之致、勸酬歡然、春生滿座。親知迎者恐後、率辭諸富貴、下北城楊、以爲常。北城、啟泰先生里也。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髫年與同里杜騰江爲文字交、至是社友或相譙、先生正色誡之。騰江愕然、服其力拔流俗。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范一泉先生解組歸里、夙聞其歷政清敏狀、



遂奉侍御公命往謁焉。入門、見垣不塈、地不甎、臨衢數椽卽爲客舍、眞趣流行、一切分别拘忌矜飾、都無所用。自是束身奉教、不啻北面事之。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元配贈恭人王氏卒。

八月、應順天鄉試。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娶繼配封恭人王氏、前恭人女娣也。

是科會元許公獬、狄王公衡、俱海內知名士、先生獨喈王文、歎以爲從前未有。蓋㠌山領解後、復入山讀書者十年、經史子集無所不窺、故其文獨異。

先生嘗語人曰、學不透本原而端坊表、與夫文不悉機竅而登甲科者、皆謂之暗合。非不顯鴛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謂自得者、則未也。

三十年壬寅、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文日進。邑孝廉楊太僕嘗謂啟泰先生

曰、伯順爲文、五經四書無不聯貫。每至後幅、皆有一段確然不拔之論、若同出一源者、何說耶。啟泰先生以語先生、先生曰、得力固在傳習錄爾。蓋先生有本之學、學自不同、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其斯之謂與。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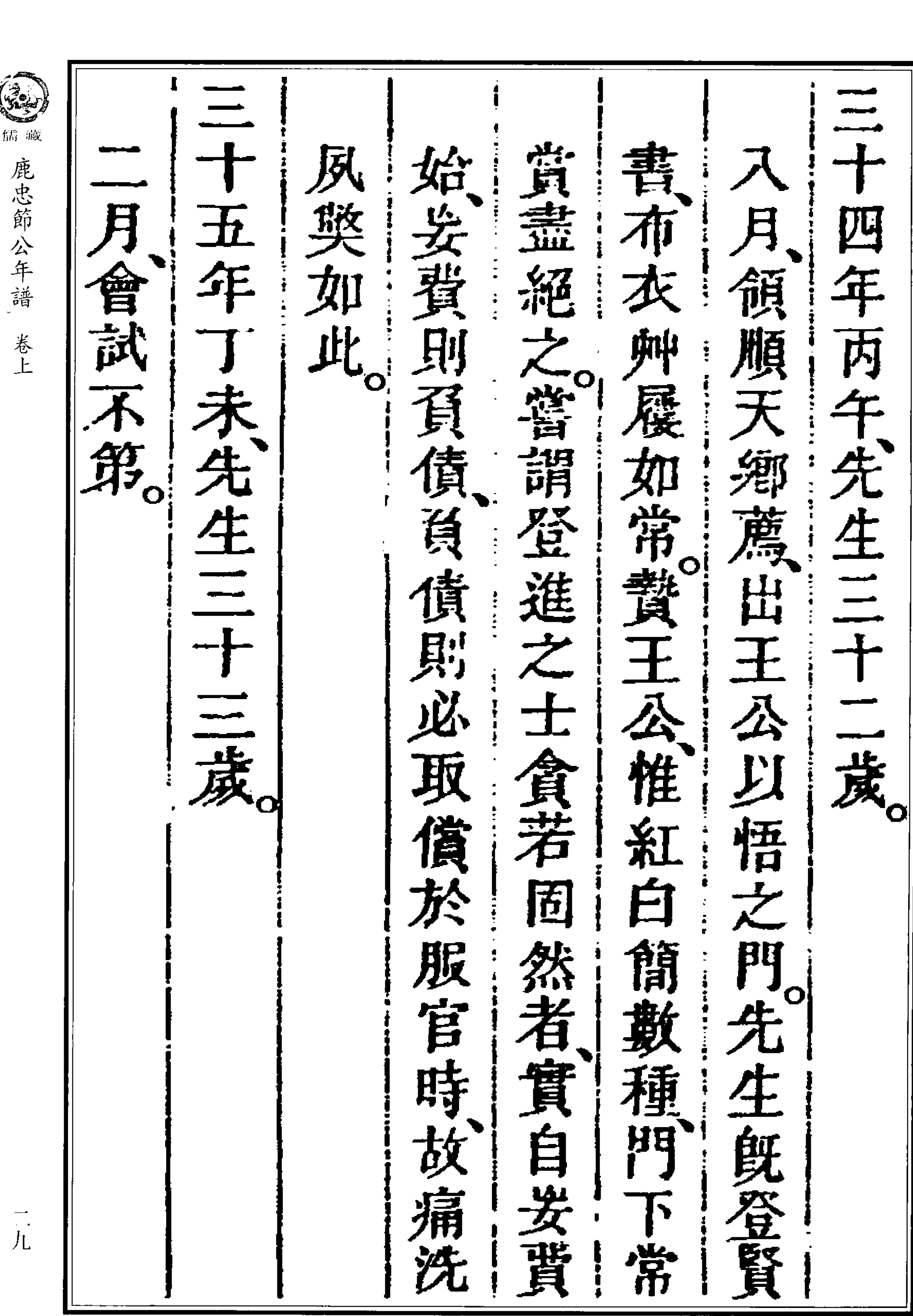
八月、應順天鄉試。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歲。

二月、啟泰先生會試不第、先生訪之、援王文成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相勸勉。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啟泰先生居肯軒公憂、築廬墓側、顏曰時思亭。先生時過唁焉、輒徘徊不忍去、因有詩云、橫襟東海揖鄒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眉宇在、愁來且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襞間。觀此、亦可以見啟泰先生品行矣。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二歲。

入月、領順天鄉薦、出王公以悟之門。先生旣登賢書、布衣艸屨如常。贄王公、惟紅白簡數種、門下常賞盡絕之。嘗謂登進之士貪若固然者、實自岁贄始、岁贄則貸債、負債則必取償於服官時、故痛洗夙弊如此。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不第。

八月、祖侍御豫軒公卒。

十二月、葬侍御公於龍江公墓側。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啟泰先生以內艱復廬墓。先生過啥更勤、飯粗糲、甘之日、貧字見擡舉人、吾最喜貧士、況味至孝廉之貧、尤所謂貧即是道。吾未嘗此味、恐當境不能自持爾。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過啟泰先生時思亭者不啻數四。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會試不第。先生語啟泰先生曰、二十年辛苦、未卜稅駕、潦倒名場、頂顱自笑、我輩奈造物何。丈夫方寸屬我、何事不可爲、我輩倔彊猶昔、即造物可終奈我何。

是時、邑薛孝廉一鶚誣謗之事起。孝廉方秀才時、爲邑令宋繼登館客、令中蜚語、孝廉同士庶爲辯

雪、因挂彈章。於是邑紳有不類者以健訟納孝廉名於訪察、事連邑令、并及一泉父子。先生曰、是可誣也、孰不可誣。毅然告於新令胡公嘉柱。胡賢令也、持甚力、人謂邑復有天日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賄鼓郡守、事幾變。先生愈益奮發。時啟泰先生館都門、先生飛書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爲告於守。守語稍侵先生、先

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置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尚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爲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爾、畏我輩洛語、支吾不暇、何怒爲。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方是時、夏雨如注、河水漲平地深數尺、同事兩生

幾溺死、而先生以病困之身、氣愈猛、神愈王。人謂先生三十年金相玉質不闖外事、一旦排難解紛、誼出古人。仁者之勇、固如是乎。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從弟恒嶽府試遺名、太公以同居猶子、故屬先生開續。先生曰、孝廉請託、習慣成性、生平立志、欲洗此陋、今復蹈之恥。且進取自有義命、倖竇不開、可消子弟妄想。太公頷之。其事事不苟類

如此。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春會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

聞報日、夫馬鼓吹咸謝之。策蹇北上、途中新貴有呵其不避路者、先生戒家僮勿言。涿守左之似素通聲氣、遣卒探之而不能得、詒探者。後察知策蹇狀、歎以爲非常人。

先生出徐公光啟之門、其贄徐公也、與贄王公同。

後徐公殁、先生為文以祭之、畧云、某受師恩在風塵格套外、追憶及門、羣為執贄、某具八行、以紅白柬當錦緗段。人皆目笑、師獨心嘉、每於旅進旅退之餘、容以不衫不履之度。蓋實錄云。

旣入都、蕭條高寄、不屑逐新貴風塵。時啟泰先生侚館都門、每過從。一日、偕訪周景文順昌、袖楊忠愍集以贈、因有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蓋交勉也。後景文死於璫、先生死於城、俱

作第一流人、可謂不相負矣。

序周景文制義畧云、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婾阿態、意其文必吐露肝胆、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因歎天下學息不眞爾、眞則源流載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模稜之術、藏頭蓋面、塗餙萬端、其本色遂不復可辨。然世不乏冷眼、即以不可辨辨之。景文居京師、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間與不佞過談、扼腕時事、浩然興歎、

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淡泊寧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然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惟焉。不佞椎拙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啓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一日過不佞，適啓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若復能倔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眞是眞非，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

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啟泰曰、此生倔强猶昔。

九月、假歸、過鉉里。鉉祖夢日公既逝、內憂外侮、門祚中衰、先生隱之。而鉉父尚未遊泮、鉉伯金溪公訪師席於先生。先生曰、宜莫如我。遂以鉉父屬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歲。

是年、門人始進。先生念國家欲士之因本業以繹經旨、就所發揮孔孟者、驗其淺深而甲乙之、益所重在道德、不得不借富貴之權奔走天下。然則先

覺之用、即寄於斯矣。歸里後、有執贄及門者、輒誨焉、日取四子書相與討論。舉先聖先賢奥義、無不抉出而示之、人復無不詠入而歸之我。謂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故名其所著曰說約、蓋欲人之反之也。先生寓講學於授徒、以行繼往開來之志。是時、鉉爻趨受業、而杜君異越張于度杲中、賈正卿三槐、王太冲燁輩接踵來、先生顧而樂之、朝夕提命、亹亹不倦。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教授如故。復著認理提綱以開發之。大抵引人尋孔顔樂處，從乍見孺子一端體認良心云。

秋，謁選，授户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先生念國家邊餉取足於鹽，笑鹽法壞而邊餉空，司農仰屋。於是謝交遊，絶晏會，日與正郎袁應振講求職掌。袁留意鹽法者久，先生一見傾心，因致書曰：倘借不倦之教，畧通世務，爲公家效一臂力焉，生平足矣。

斯時也、先生有閩、粤鹽法二議、竊原竟委、燎然知受病者何在、療病者何方、而惜乎未竟其用也。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監督馬房。先生慨然與釐弊之思、一再呈堂請裁冒破。畧云、理財者卽帑藏充溢、猶惓惓於漏卮之塞。矧太倉懸罄、邊士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

八月、母田太恭人卒京邸。先生一痛幾絕、勺水不

入口。太公數抵喪次、勉以大禮、始有起色、而終身病原遂肇於此。每曰、當時不早提禮字作主、遂爲年年抱病之人、以當萱堂變者貽椿庭憂也。席塊三年不飲酒、不茹葷、此自讀禮之常、不足爲先生紀矣。

時賈正卿以母喪廬墓、同門生將往慰、先生代爲言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然正卿質朴近魯、博綜未逮、葢模心、非模古也。不學不慮、孟氏刻畫此良

心、寧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不能異同之脈、而情矛智尕所不盡劃除之根。毅然前往、直致其知。若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

九月十三日、長孫盡心生。

十二月、楚田太恭人遠近於是乎觀禮。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四方來學者益衆。先生性嚴毅、是非好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歆以和、迎以善、秦

風之座，噓入肺腑，殆不獨發彼羣蒙也。

答王公命新問學云：老公祖過聽何人，而以學下詢。不孝病中偶於問業童子有所講說，大要帖括之習，何知有所謂學。何承明諭，誼切請教，不避潦艸，以論語首章呈。蓋係初時答問，其語稍詳也。然則先生之學，盡在說約可知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鋐父入學。先生繹入學之義以相勉，畧云：操

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强顔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着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抒、而可舍學談業耶。范彭聞余談學、即信眞舉業不在學外、探經考傳、務求實底。學危微消息、欺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問。切思近領畧甚速、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

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

先生內弟太冲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曰、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蓋人之一生遭際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憑人自造。然做人事猶有待、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

即就太冲遊庠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焉。後宋文在入學，先生復拈做人二字詳言之，謂世俗艷稱做官而自做秀才始。然秀才以登第爲能做，官以登台鼎爲能做，而即以登第登台鼎爲不枉做人。誠如是，不第、不台鼎，不爲人乎。登第、登台鼎，遂爲人乎。俯仰古今，流芳者多非顯爵，遺臭者偏是要人。做人二字可思已。人之精魄氣力各寄

於所做、不有所期、無以爲做之程。不有所憑、無以爲做之具。不有所感憤激發、無以爲做之機。做人亦有程、希賢希聖希天、非其規模與。且自有具、正心誠意、非其欛柄與。更自有機、在於知恥。提此機以震盪於衾影之間、一念有媿、不敢自比於人。由此而登第、登台鼎、無加也。即不然、無損也。

是時、邑有籽粒事。籽粒者、十場地千餘頃、湼鹹、不任犂鋤、故永弗稅。黠者以獻、勳戚璫豎請於縣官、

遂賦之。民爲莊、歲所徵不登、則以累其門、且以累其鄉、民鳥獸散。先生力言之當事、求以折徵法寬之。閲二載乃成。爰爲邑令畢公樹碑頌其事。畧云、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眞。眞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眞也。眞則熱、熱則遇而即粘、不能秦越視。眞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滅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當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

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搆其間、吹索揶揄、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返矣。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沉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與且闇氣且竭、而公神更王、竟以耐之一字奏此奇功。悠久成效、甚蕲之謂與。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個民數千家脱湯火而世世

利賴。嘗私度公青天、艮夜志之、無惡可知也。

先是、邑故都御史張公鎬裔孫未歲而孤、族人取遺産瓜分之。一泉先生念衣冠之胄、銳意扶孤、聞於邑令胡公、事少定。及胡不祿、而吞噬者復起、且有陰樂賢覇地事。樂賢挾其兄思賢力、能役吏、並能役官。先生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給先生、而府批則盡如其指。先生復書問張、樂賢揶揄使不得達、而遣其客說先生曰、陰所爲不奪投

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爲他家事動氣。且貧生不得此、將不發命、竊爲公惜之。先生笑曰、渠以余爲私耶。今更於某日書投觀察、渠可往奪、藉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爲他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客去、樂賢果囑書投觀察、即入見觀察、加詰責。樂賢崩角伏辜、袖出退地呈、事遂定。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署廣東司、而廣東金花銀至。方是時、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報。督部有扣留金花議、先生遂據會典商之同官楊公嗣昌、賈公鴻洙、兩公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斵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此舉差强人意、然非置一官度外不可。先生曰、舉念時已辨之先大父、家法固在也。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

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借發爲便。查會典載稱、金花銀卽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各宮籽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

那借、是備外府耑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乏用、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惟是皇上批發庋之高閣、而中消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鍼縢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

論清議不可、即主上視吾輩何如。司農如先生議、上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先生奮髯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即堅、未必不可轉也。廷謝日、中官闔扉不聽、出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劉公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先生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貽不敢應。先生曰、但執某語回奏、死生惟命。中官歎息而去。詔鐫一級補外、時七

月二十六日也。大臣豐臺省力争、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先生遂移疾歸。當決討時、羣掾環泣曰、非專責、何苦認眞、獨煩一推署符爾。後刻先生所著文章十五種、高陽孫文正公題曰認眞草、蓋快此語足以肖其生平云。被論日、急宣戶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着衣去。賈公後語啟泰先生曰、當此時、食猶能下咽乎。吾於是覘公不動心之學矣。

九月、太公出地代族人貼軍、同甲李氏有軍三名、原無本族作貼戶例、當年父老閭里憎重於軍人、行李往來、不無供其乏困、後代相沿、遂成故事。顧貧窘者殊苦之、太公割地十七畝、與各軍分種、代合族幫貼費。先生移呈邑令畢公、且勒之石云。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先生去國歸里、海内爭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時、布衣草屨、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時魏公大中過江村訪先生、會啟泰先生在座、數年聲氣湊合一堂、鷄黍相陪、主賓莫逆。復相與如容城、拜楊忠愍祠下、徘徊賦詩、蓋千古圖畫云。

八月、光廟御極、首復先生官、典新餉。先生十一月初三日受事。自遼事起、司農措餉無策、驟加派於民、幾倍於惟正之供、故别爲藏察廉吏主之、遂首以屬先生。時索餉者嗷嗷擁訴、凡外解至、先生即面同解官兌交領役爲持平、而不爲出入、吏不得

上下其手。顧索者蝟集、而解者不時至、先生太息曰、天下有芻糗不前、使封疆臣以軍約口、馬栽腹而得成功者哉。外解出於催科、民窮必不能時應。於是拜疏請帑、畧曰、兵與餉原非二局、月糧行糧折色本色、同條共貫、總爲遼事。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即欲强先一日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即欲姑待明日不可。則所以掾贏餘爲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

應無竆者、并帑金百萬、曷克有濟。臣在新庫言新庫、計竆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時十一月二十日也。疏入不報。未幾、經略袁公應振奏賦馬三日無糧、先生補牘復請、畧曰、臣自蒙恩復職、仰見皇上厲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以臣疏爲無當乎。年來邊事規模未定、經臣建此大策、期以兵馬錢糧正月齊足。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卽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

百萬付臣、庫中刻發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悞師期撓勝算哉。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凡十入日、一時一刻皆明歲布置軍機精神結聚之會。倘目前不籌、轉盼而元旦、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兕虎拜揚休之日、臣安敢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悞今歲之十二月、并悞來歲之正月。此臣惴惴焉瀝血補牘以申前請也。復

不報。藉有協力者僅得㸃金五十萬餉遼。先生被髮纓冠之救如此。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春，先生以焦勞煩鬱致疾，調理兩閱月，始拊童背以行。一日，楊公嗣昌飛字報先生曰，河南新餉四十萬至矣，可健兩足。先生初以爲謔，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洵以國事繫憂樂者歟。

時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職方、管題覆。先生入署、與同舍郎葉公震生、耿公如杞、誓竭忠無貳。念大法不申、爲大司馬崔公景榮草疏曰、今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乞將臣速正典刑、某斬某逮某戴罪、以彰朝廷之法。言官忌之、游士任疏論司官不應擬請罪之稿、先生與葉、耿二公同具揭明始末、而馬逢

皐復以小臣畧無忌憚劾之。先生偕棐耿二公辯曰、職等痛祖宗土宇半陷氈裘、遠近官軍盡膏鋒刃、入署以來、當食廢箸、中夜涕流。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即一着可救全局之差。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即小臣可分大臣之任。然職固小臣、而以御史指爲小臣、職實不服。職固不敢以戒慎恐懼自信、而以揭應臺臣爲畧無忌憚、職尤不服。國家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然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

氣焰、槩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嘗見部曹居半。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即日拜疏出署、詔趣還部。當是時邊事孔棘、羽書旁午、議者人置其喙。先生削牘立應、復請錄故將戚繼光後、以作士氣而固人心。又疏恤死事諸臣、畧云、廣寧失守、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獨副將羅一貫守西平、以藥盡自刎。監軍道高邦佐至松山、誼不入關、竟投繯而死。慷慨從容、兩稱足色。國

家褒忠大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祭贈謚䘏、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爲憾、不覺淚盈睫、刃刺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徼恩命、祿䘏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命疆場之吏不得霑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者。則從優贈䘏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

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一時西逊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會王大司馬象乾行邊、請用糜弁張恩忠等。先生與耿公如杷持之不肯覆司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先生上書首輔葉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之隳軍賈債而帥由於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狗諸貴人之請、由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效慇懃。職方

而不可爲、則邊事終不可爲。然職方此時職方之或可爲也。蓋遼東已喪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郎有善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權讓職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職方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涙流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雪詬辱。數月來、正路已通、旁路已塞。而旁路之歧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

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罰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屢變、此督撫之咨所由來也。斟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求勝、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迕、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

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耶、在不違阻耶。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薪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不公職方不止。然職方公、而鑚刺者便、請託者便、郎於職方亦何所不便。特此職方公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爾。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僨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公能

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端有二、一曰貪汚、一曰貪官、而總之成其賣國。國旣賣之日、其家安居哉。伏祈閣下破難破之面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福清不堪其言、先生謁之曰、老師七年相業、海内傾心、奈何至今日爲行邊司馬地、而不爲二祖十宗社稷地乎。福清意解、事竟格。方是時、先生

聲噪甚、請書艸者屢滿戶外。先生曰、國事至此、寧直非臣子愛官時、亦非臣子愛名時耶。誓不以示人。

八月、子化麟舉順天鄉試第一。時先生大母在堂、薦紳爲文以賀、名曰龍飛紀盛。內一段述先生薪水時不給、大母脫簪珥佐費、都門傳爲佳話云。

時衆正登朝、高公攀龍、鄒公元標諸君子採有才望廷臣、退食之餘、相聚講學、意重先生。顧講座中

戒不言朝政、先生曰、在朝言朝、當此多事之日、身居大臣而不言朝政、不知何以謂之學也。高公總憲時疏薦先生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畿下保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卒不果。

二年壬戌、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侍御公得贈光祿寺少卿。

爲范文景公序叙議略云、按其已成之緒、追想當日慘淡經營。竊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

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眞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自己事。先生爲范公傳神乎、抑自道也。

初、河西陷没、高陽孫文正公以閣臣理司馬事、毅然違衆論、請置逃臣於辟。先生舉手加額曰、東事不足平矣。六月、高陽公閲檢關、先生奉旨從。謂今日闘事主意要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着數、使三軍之士畏法而不畏敵。而其大端在舉逃官

逆將挑換之、耳目一新、旌旗一變、事無不可爲也。

七月、高陽公復命、遂以之入告云。

是時、先生得馬世龍於偏裨中而奇之、高陽公遂薦於朝、授馬松喜太四路總兵官。其後恢復之功、世龍與有力焉。

八月、高陽公自請督師榆關、先生復奉旨參幕事。會銓司缺、羣欲挽先生。先生曰、師相舍黃閣而馳丹徼、某苦幕府而甘銓司、豈人之不相及遂若是

乎。既抵山海、猶有及之者、先生報書曰、某孤蹤僻韻、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師相赴闕、師相一日在師中、某郎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悃欵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爲其憂其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未出門時、已稟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作回頭想、使其至此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又有爲先生危者、先生報書曰、以師相急於爲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

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險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可知已。高陽公亦語先生曰、太宰以銓郎待君、予雖欲奪賢、獨不憂太公乞辔乎。先生對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某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目某、顧忍以常人目家君耶。高陽公改容謝之。

初、高陽公至關上、僅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其經

嘗慘淡之苦、惟先生同之。厥後恢復遼瀋四百里、凡五城七十二堡、所與密畫者、先生一人而已。高陽公嘗曰、伯順在坐、使人非幾盡杜、儼若嚴師助我神明者、不止謀謨也。其知先生者深哉。

三年癸亥、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從高陽公閱寧遠。

九月、復抵寧遠。高陽公率文武吏登城四望、時覺華島將金冠艤舟以待。高陽公遍廻島上、相度形

勢、自望海至首山、由首山東去歷雙樹連山、至葫蘆套、對套爲罩笠山。陟絕頂、循邊堡、迤西倚鞍山、附灰山、面蠟子山而歸、駐前屯、遂定修築寧遠之計。

先生以君父之急、從樞輔於行間。嘗曰、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及讀岳石梁所貽詩、至榆關未許泥丸塞之句、按劍太息曰、此方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

宗。其所自失者以復遼爲職掌、所倡率者以復遼爲指歸、一切餽遺請託、皆痛絕之。其示諸將也、有曰、居恒聞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墻隔敵、本領如故。以本司硜硜之守、猶有投禮單者、本領可知已。且其假邊情以藏禮單、即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欲即題參、恐爲已甚、碎其單而標出其使、白其事而姑隱其名。願諸將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日除斬獲、別無

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即爲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貧婆心、休嗔辣手。其答諸總戎曰、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當大家倚信以成關門絕餽送之名、豈不題掇清明整肅之精神以寒敵膽哉。與康博士曰、幕中司官送人到關城將吏處、是自作囑託之備。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横驁於各衙門、衆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僕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

乎。與高游擊曰、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試思、使幕僚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尙成事體否。

是時、王總督象乾引蒙古七十人入水關。先生以書與其幕僚葉問義曰、此番又引蒙古入水關、春初曾如此、猶曰偶然爾、今則爲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夫撫敵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

撫。不撫爲仇、猶隔藩籬。引入、遂窺室家、岌岌乎殆哉。嘗聞邊人言、從前撫敵、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邊臣裨將。盛張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斷、不輕添一物。即彼苦求、亦諭以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爲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陰若陽、使俛首以就羈縻。迄今大臣自與講、而底蘊露矣。其要挾無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惟大臣必自與講、已不敢遣出、遂不得

不引之淺人。其窺偵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問義爲先生莫逆交、故寓書如此。凡高陽公所不可告人之苦心、與所不必口出之苦語、先生舉代爲言之。

是冬、上念東方寒、賜督師輔臣以下貂皮及白金文虬。人爲先生榮、先生獨嗛嗛於無以報稱也。

十月十三日、負劍跨馬從登十三山、憑弔醫巫閭。高陽公賦詩壯之、先生怡然曰、庶其酬生而懸弧

之志。

四年甲子、先生五十歲。

正月三日、同高陽公詣寧遠。中朝駭甚、政府樞曹至以書傳上意留行。先生寓書中朝曰、撫軍張鳳翼、敵未至而潛送家人、民謂大吏已有棄人心、洶洶思潰。故以早春出駐寧遠、料理屯田、人始安堵如故。且日扶老攜幼、就田關外。大陵河之戰、斬獲無算、士求敵以戰、敵逡巡以退、日闢圍百里、過師

於枕席之間。書入、而中朝之疑釋。

五月、先生同杜武庫應芳以選軍仗入京師。而器甲在丙庫者、中人司之、類皆拗不可馴。先生刓方爲圓、無不應之如響。距江村僅二百里、事竣即還、未遑省覲、人比之過門不入之義云。

時有問邊事者、先生答之曰、今望邊人者切、而不得謂之知邊人。憂邊事者淺、而不得謂之知邊事。

凡軍中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即恭佐日承謦欬、猶

有不能盡知者。而欲向行路人問消息、從千里外揣是非乎。昔韓、范經畧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輙言邊事爲請、此苦心之言也。

九月、陞本部員外郎。

十二月十二日、車營成、隨高陽公入奏方畧、抵通州。時逆瑺新用事、或有言將清君側者、瑺恚懼、矯旨促歸鎮。於是高陽公所憂不僅在遼、而先生所憂亦不僅在遼矣。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一歲。

自高陽公通州請覲後、觸璫忌、媢璫者遂議減兵省餉以陰撓之。先生移書兵垣曰、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減兵之說。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二三年前、事歷歷可想、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累歲之蒐羅、奚足供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爾。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遼之必宜恢復、非直

原有之封彊不可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一日慎重、一日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當簡汰。而出於今、則慎重非爲進取、簡汰非爲振刷、總以巧行其阻恢復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眾、不能供一日之驟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廢、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時、都門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

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唶刺明議、此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榆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故恢復爲必然之策、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慮宋之禍復中於今也。

二月十五日、祖母王孺人卒。先生聞訃晚、且不及會葬。與邑令王中訥書有云、某羈紲行間、不遑問

家、弁不遑顧其所自生。未得聞先大母之病、而秖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時聞。從軍蕩子、君親兩悞、尚可靦息天地間哉。惟是惠徵先侍御之靈、而屈台旌價重傲廬、光生荒隴、則愚父子有厚幸爾。

是時、中外之欲逐高陽公者不遺餘力。值舟師違期、寶邊人嗾之、而朝士遂因以下石焉。先生答張孟均曰、十年之别、忽授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

一語已透情事、師相不得行其志年餘矣、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故成其去、弟相率歸田。感年兄愛我教我、今幸不辱命。所可恨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山河甘送敵人、此忠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也。既又與趙明吾曰、師相自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點檢書劍、相率歸田爾。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本期從麾下渡河而東、遂痛飲黃龍之廟、事乃至此。

今雖同師相歸田、夢魂猶日繞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有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歸、猶未歸也。

四月、先生同杜武庫以積病沉綿具呈閣部乞代題、畧云、㬥當敵氛甚惡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引分當自議裁、況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遠塞、一息尚存

之骨、求歸舊山。

十月、閣部代題、奉旨、該部知道。

十一月、吏部題覆、回部供職。先生具呈乞題、畧云、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觥而劇。堂劄趣赴部、先生具呈再乞代題、畧云、職禀素弱、職性好强、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勢重而難返。如不得就醫家山、一意調理、則玉門枉稱生入耳。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十八日、堂劄再趣赴部。

三月二十一日、堂劄復以先生歷武選司郎中、趣兼程赴新任。先生具呈三乞代題、畧云、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作無情之語。藥裹日以棲身、何堪問職掌。蹣跚不能出户、何以趨朝參。事至今日、職不去此官、則有係之心情、祇以益病。即台臺俯寬之時日、徒以重某罪、而無益於殘喘

之萬一也。

先生抵里門、後教授生徒如待放時、而門人日益進。

先是乙丑秋、左、魏、羅瑲觸、魏忠節子學洢介周忠介書至江村時先生在邃、太公爲之下楊、啟泰先生亦來會謀兩公下獄事、冀所以緩須臾者。後學洢欲入京偵父、啟泰先生兄啟運變姓名與俱、探知坐左公贓二萬、魏公贓五千。太公冒炎蒸、莱蹇

數百里內醵金於好義者莫不響應而兩公已幾杖下。至是周公又被逮。周公鄉人朱完天爲襲行、先馳至江村、適先生方辭武選里居。向爲左、魏謀者無可中、即一意醵金爲完贓計。周公貧同左、魏、而緹騎至吳門、民大鬨、殺一校、更不可計。先生與啓泰先生爲措三百金、而范吏部景文時謝政、先生乃貽書商之、令朱生持往。簡末云、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范公遂捐二百金、及賚

至、周公亦凳杖下。嗚呼、逆璫之勢、炙手薰天、邏卒遍天下、而江村距都門二百里爾、人爲先生父子危、而先生父子不之危、而亦卒不危、豈非天哉。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答王公永吉、有云、杜生昆季、併辱國士之知、居恒摩厲、懼玷門墻。區區病未即死、強顔其間、時出冷語聾之。蓋先生桃李、諸杜爲冣、而君異尤以文行著。

答畢公自肅有云、病廢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手捧入行、面談千里、尤觸故人之懷。關外城堡堅完、自足憑恃、爲守爲屯、漸推漸廣。今幸大君子在行間、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着、以貽社稷之安也。

八月、思廟御極、誅逆璫、起陞先生尚寶寺卿。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與耿公如杞書云、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見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葢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脉難言、而重陰積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爲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綫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𠴲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者、而專有所屬。當是時、惟自保其不隨人之節、事勢所底、乃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爲國家元氣所賴、而完聖主

問揖客姓名一叚心也。

與王公翼聖書云、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勘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公㧞馬帥於稠人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內、不以敵遺君父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即不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葢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恢復、而劉其所暱也、因以難

馬帥者難孫公。從前蹤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薦嚬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仍在孫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身塞敵騎之衝、宗社獲安、卒士受賜。及事畧定、而各忞事外之口、爲宵人快報復之私、一倡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長歎也。然所望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曩趙率教被督師重

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台臺必有善爲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爾。

是冬、赴倘寶任。奉撤逾年而戀戀家山、依太公膝下、庶幾難進易退之風與。

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

奉委督放白糧、見各倉圯壞、而麻連之賞爲無當

也、有汰麻連議、畧云、倉中實有必需之費、不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原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已任怨、終無停止之日。又圯倉中有所謂張北倉者、内散堆土米八百三十五石、先生同署官竭日之力盤入空倉。有處土米議、畧云、盤過土米雖有變賣之議、而估計無期、恐仍停閣。今皆嫌賤售不肯擔、終必併賤價不可得。冒嫌冒險以出求佐公家之用者、不可仍舊放下、終歸無用也。由是二萬

七千八百二十條之麻遮、准價銀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向濫於各役者與夫八百三十五石之土米幾化爲泥沙者、皆出而待正項支銷矣。先生物望赫然、猶僕僕於吏事如此、所謂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得去者、非耶。

序同難錄、畧云、今上御極、手殲大慾、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已復槩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葢曠典也。諸孤遂各述其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

難録、徵弁言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聖天子恩命煌煌、令人曉然於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既以慰死、兼以勸生。嚜嚜、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既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丘壠無光、而後爲盡已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衹爲虀粉膚髮、寂寞祖父之具已爾。夫忠義固在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况生

死乎。所以噓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因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縉紳喪節、亘古所無。至欽定逆案、凜然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如此。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耶。余按是錄、薦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今

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即所以報君恩於萬一也。請左、魏諸公子、有云、青旗取義、尙云酒不雷同。白首論心、自謂交非汎濫。問是何人之子弟、竊比授餐。思尋先輩之風流、敢爲折簡。朋從類聚、座擬合圍。

冬、兵闖入逼都城、掠畿以南。先生昌言於朝、非急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敵者。於是有城守議、畧云、京兵素未見敵、立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

重地先以守爲主。而列兵城上、每垛用幾人、當計也。大小砲火藥鉛子用幾何、當計也。敵臨城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若何措置乃可傷彼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不饑、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何以不忙於裝放藥線、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静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喂養、兵

作何挑選、如何屯扎以銷内變、如何摩厲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嚴禁訛言、專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號令更必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貴近耳目之臣各懷忠義、祇可協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尋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巳巳之變、出石亨、楊洪於

獄總京兵。庚戌之變、有邊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今無罪之馬世龍、不可倣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士大夫信而和之、上乃召還高陽、世龍脫桎梏、秉將篆、卒復四城、先生功第一。

三年庚午、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素有積痰、至是春而劇、因時當戒嚴、恥言請告。迄夏劇不愈、具疏乞歸調理、畧云、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

嫌避難之迹、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奉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着即出供職、不准辭。迨秋深未痊、乃再疏乞休、畧云、即聖明不欲廢臣、冀收溲勃之用、而臣衛生無術、自成廢人。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辭甚懇切、允之。

九月、先生歸里。於是有臨河而歎、退修六經之志、因是號曰江村漁隱。

答姚公希孟書云、有客叩柴門、其貌淳古、似全未雕琢者。詢知爲朱完天之子、相覩愴然、爲設鷄黍。逡巡出手書弁佳刻、生氣掩映、草廬改色。至完天以一青衿隨忠介、俎豆孔廟、人固在自立哉。大札所指、動關軍國、林居人不敢知、亦不敢問。蹣跚之影、時復自笑。即借庇或有瘥時、九死餘生、得還子舍、斷無再許馳驅之理。縱有問及者、希爲解之。太平公等在、容病夫稱鹿門隱、其位置大矣。

四年辛未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病漸瘳、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先生誨人不倦、自登仕版後、在朝在野、此心未嘗一日忘。至是絶意仕進、因纂尋樂大旨一書、以授學者。

畧云、周茂叔語兩程尋孔顏樂處。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而其樂處、豈沒主意的放蕩、原有入手着腳的生活。這箇生活有端倪、無文字。端倪無可名、强名之曰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喜怒哀樂爲發竅、而操功於慎獨、此外無道、此外無教。性無可名、强名之曰仁、仁一體萬物、而以孝弟爲先。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孝弟。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孔子自謂好學、學之時義大矣哉。而學未易言也、學無著落、必墮玄虛。學無把柄、必墮支離。嘗爲之言曰、着落在萬物、把柄在一心。識得把柄、才好下手。大丈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皆同。爲聖爲賢、在我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每

歎眞性苦被作害、看看殆盡、可泣也、尤可懼也。心既放、怎得不求、所以有學有問。徧天下學問只是謀求富貴、不謀求良心、眞性不得出頭、世道喪矣。苦海無邊、回頭宜早、認得我時、不必尋孔顏樂處。願學孔子的、已先尋着樂處。然不憤不樂、不樂不休、切勿以虛見承當、娓娓數千言、舉聖賢全體大用和盤托出矣。

與諸生談業詩云、吾徒功力近何如、爭肯泥筌便

當魚。搖筆已欣燈取影、會心還望水成渠。試從慧眼窮諸相、總是浮雲過太虛。不借輪扁明點破、誰知枉讀聖人書。

談經閒啄云、種種顛毛擁粹紗、風生麈尾大非誇。傳經自信經無字、授筆人稱筆有花。從古原推豪傑士、只今誰是大方家。天空倚杖看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鹿忠節公年譜

門人陳鋐編次

五年壬申、先生五十八歲。

是年、啟泰先生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來從先生學。

正月二十五日、高陽公七十初度、先生爲文以祝之。畧云、壽躋古稀、鄉人士共修華祝。以某從遊久、推令執爵、不能辭。手滌三爵、先舉一以進曰、五福

先壽、而壽隨人爲量、古稱壽國、又稱壽民。壬戌春、
毳帳抵闕、非先生督師、誰折八里鋪築城之議、而
以車營十二恢遼土四百里者。己巳之變、驟起先
生於家、東便門之出、慷慨一時、涕泣千古。試思驚
疑之遼帥、豈容易來。盤踞之敵人、豈容易去。先生
功在社稷、即國家所以待功臣者不敢知、而二祖
列宗、實式臨之。國祚民生、藉衍無窮、敢以爲先生
壽。再舉以進曰、爲國爲民、儒者素志、而功德與壽

享參焉。先生身爲元老，未得一日安於綸扉，專從秦月漢關，分社稷之憂。其身係安危，無異汾陽晉公。然窮奢極欲，不以貶郭、凉臺燠館，亦以娛裴。先生軍中六載，餐沙宿艸，寒士所不能堪，而有劍倚天，有囊貯月，師儉數椽，遂題相府。諺云減祿增壽，此語似俚，實諳物理，敢以爲先生壽。三舉以進曰，此增彼減，乘除之數，先生豈受範圍而無所以自主者。尼父論壽本之於靜，先生自遼見懷，有千古

傳心、半夜挑燈之句、葢自寫靜境也。此境實萬境皆空。人見先生鼎沸雲擾之際、聞命就道而神不驚、蕭蕭書劍、穿鳴笳牧馬以出而色不變。任人位置、受人揶揄而志不㬋。抗天下之議、決大計而意不疑。功聽人分、罪聽人卸、以身殉國、不見知而不悔。夫驚也變也㬋也、疑且悔也、皆不靜之本色所變現、而陰陽之患易乘以爲崇者也。先生超然自勝、悠然自得、原是嘗蘗、等於噉蔗、何害氣之能侵。

即治軍勞苦，而形勞神不傷，神勞心不傷。故丹經萬卷，括於仁者靜之一言，而百二山河，手玉鐔非先生之蒲團耶。

是時，爲一泉先生作墓誌銘。略云，嘗按先覺之說而推其義，覺者，沉迷昏憒之餘，冷然忽有所覺也。覺不過得其所，自有當其未覺。冥然若無，并以同冥者爲覺。惟冥而忽覺，乃知同覺者之皆冥，而登高引臂爲順風之呼。一泉范先生所稱北地之先

覺。與余每入座、相與飯脫粟於茆屋下、聖經當酒、賢傳當餚、當世之要務當絲竹、丙夜麈尾猶揚也。范陽人士薰其德者、無少長、翕然而相親、灑然皆知有所謂恥。青衿以踈本業、交非類爲恥、孝廉以耽聲色、嗜請託爲恥、仕宦以媚上得官、剝下得錢爲恥、皆先生覺之。學者覺也、孔門論學、極重改過、覺而不改、終無覺期。不自覺、未有能覺人者。先生早年豪宕、不無出入將刺許語、餞者曰、今日以後、

當另做人。餓者意或點綴節目、作彈冠振衣之狀、而竟斬鋼截鐵、徹底清也。偉哉、象山先生曰、他人學問只是泥裏洗土塊、今須江漢以濯之。先生有焉。

十二月十九日、曾孫游生、葢一堂而五世矣。

六年癸酉、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黄適甫集樂自江右來從先生學。

作范撫軍却敵記、畧云、己巳冬、敵破馬蘭、陷遵化、

擁兵而南、遂屠良固、復進逼涿、遊騎至定興北五里。是時、下詔徵兵、人心皇皇、屬目先至者以爲命。張鴻功兵由易渡淶、甲仗雄整、未幾、潰且掠。張國泰兵䘐村遇敵哨、夜退至北河、居民驚散。而范公之兵至。公時撫豫聞變、卽趨在詔旨前、紀律肅然、無敢强取人一物、人指爲有莘之師。至定興、士民具牛酒迎。謂若懼敵乎、咸曰、公撫我厚、我輩氷食、公不先啜一茶、誓殺敵以報。有旨、援兵先至者守

涿。公抵涿時、漏下一鼓、數里外敵騎充斥、乃大發兵北向。比曉、敵舍良鄉遁。旋聞敗滿帥兵、盤踞土城闕。公曰、吾以國難、不待詔入援。因敵南下、乃令守涿遏之。今復逼都、入衛天子、吾初心也。夜渡盧溝、接戰斬十六級、生擒二人、獲牛馬無算、而土城闕大營遂東去。余是時病臥京邸、聞難民自營中出者言、彼謀倉皇、謂范都堂領十萬毛兵至矣、人皆長鎗、多大銃。敵相顧咋舌、蓋以先聲奪敵氣云。

公發保定時、余子化麟迎謁於遂城、與計軍事。公一意直前、雖傾囊賝軍、虞不繼。家大人謀於鄉人士、各出粟以佐之、其名與數具公疏中。公之功在社稷、如以區區定邑頌公、適狹公。然賴社稷之安以爲安、定與天下所同也、而就定言定、則賴公以存、定所獨也。彼時社稷無恙、而艮固已焚、定之不爲艮固續者、伊誰之力與。

五月、刻赫仁社艸、先生序之。畧云、爲制舉義者、各

言所欲言、獨念所操以爲題者何人之言乎、則制舉義代聖賢言者也。夫代君父言者、即假便宜猶以矯制請罪。代聖賢言、而公然誣之、得無不可夫。代聖賢言、原代其意以言、得其意、政欲不泥其言。夫子曰、辭達而已矣。達意之外、無辭也。然夫子往矣、安從問其意。天下有面問而未必得者、夫人之意也、當面背面、人心山川。天下有不問而自得者、聖人之意、千載上、千載下、心同理同也。自問其意、

遂得聖賢意、因以代聖賢言。一語隔膚、吾自不快。原具之本體、見在之工夫、恢彌廣、按彌深、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特自問未易言爾。間啟其端、誰竟其說。隱隱擘之、悠悠銷之、泰宇塵封、霜毫氣索矣。願與吾黨服膺爲仁由己之旨、以發筆墨之靈。其序二集畧云、仁人心也、文者心之記籍、不按記籍、無以覈實在。而此之爲實在、非比他物之有方體。此之爲記籍、非比他文之有定在。有方體、有定在、可

以一時了當、可以獨力擔承。無方體、無定在之理、而足已自封、離羣索居、不當面迷、則中道廢爾。故輔仁必以友、而會友必以文。日與同志拈聖賢之言、各自體認、互相發明、如居肆之工、不見異物而遷焉。退而仰臥、念此日之非虛過、妻子可對、魂夢亦清、不亦仁在其中乎。即不敢謂千古文人即仁人、求仁人於文人、固其大凡也。序三集畧云、富貴二字、人人膏肓、而愛護遮留、不肯反掛。舉聖賢喫

緊爲人至意、於身無毫髮相干、其屈首受書、都從古戰場生活起見。腐毫穿硯、寂寞元亭、一朝得意、往往奉承軀殼結局、文中之仁安在哉。白鹿洞講喻義喻利、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晦翁服其切中學者隱微之病、刻諸石、勉同志反身而深察之。夫義之講義猶在也、吾黨之志曾辨不。吾黨之身曾反不。試反身而辨志、其一向所喻者是義不、而所假之品是君子不、則按吾之文而仁在不。嗚呼、先

生反覆叮嚀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與陳中園書云、敝邑事借鼎周旋、危者可安、死者可生、固莫大功德矣。然思前慮後、復求所以消患於未萌、而無窮之功德更大。當今之時、貴衙門爲聖天子倚重、其權尊矣。然所以成其尊者、有道焉。祖宗設官分職、其尊卑雖相承、而職掌原不相掣。蓋地有遠近、耳目難周、故各地方事須各地方人纔知虛實、各地方人須各地方官纔好着落。從來

在京各大衙門遇事千有司人在州縣者、俱行文飭查、所以防奸而剔弊也。最不宜徑提下邊人上京、與徑差上邊人下鄉、上京者身無主矣、下鄉者目無天矣。敝邑只爲堅欲提人上京一節、遂劾縣令、又爲徑直差人下鄉一節、遂誣愚民爲兇黨、并劾縣令。拒捕之名一坐、兵洗之訛遂生、向非賴菩提手攀指、愈多驚逃者敢返哉。縣令今閉閤、各鄉如沸、動稱錦衣挐人、欲與支吾、又恐名爲拒捕。及

束手就縛、乃刀刺火燎、如大牛村之大盜刦財、可愕也、更可懼也。試爲貴僚友誦之、亦必有心驚淚下者。吾輩同是一塊土上人、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修橋議云、定興巨馬爲襟、易水爲帶、兩橋并宜速成。南橋視西橋更急、地當孔道故也。近年法制屢更、徒委命於管工之手、爲民病者不止一涉、而涉之病自若。其病總在用少科多、成遲壞早。夫孔道

亟需橋梁、而非重大難辦之工、隱微難知之數也。長當若何、濶當若何、所用條梢幾何、人夫幾何、壘工命日又幾何、豈不燦於指掌。而橋工一起、擾遍各村、處處科派、處處賣放、日日叫囂、月日遷延。一橋爲鼎、而萬家之膏血聚而成烹、民滋病矣。然且窄且薄、冬已深而始成者、往往春未至而遽毀、人皆歸咎於水手、而不盡然也。別有爲之虎者、而水手其倀也。襄陵李公在任時、兩橋之費取足於河

淤錢糧、橋梢橋樁俱不以煩里下。水未寒、橋已成、水將漲、橋始撤。所撤梢樁堆兩岸高阜、以待再用。民有願領者、乾梢一斤償濕梢二斤、然不以强也。萊陽宋公因之西華胡公嚴爲督、橋益堅完、民知有橋之利而不知有橋之害者幾二十年。淄川畢公以板易梢、作房貯板、所積條梢盡廢。洎畢公去、板亦歸烏有、房且隨之。夫用板費多而難保、不如用梢爲便。用梢莫若遵襄陵之法。

九月十九日、雨後題菊云、觀全節於晚、藏奇正在常。五行金貴秀、萬彙菊清香。蓮後存周愛、梅前引孟忙。逢秋週甲子、遇酒更重陽。猶喜催花雨、不愁凋葉霜。愧余非靖節、滿把意何長。爲社友杜騰江六十一歲稱壽也。

七年甲戌、先生六十歲。

是年、先生門人大進、充塞寺宇不能容。鋐同兄鋭奉父命受業焉、躬逢其盛。先生談經悉歸自己身

上諭交悉入作者意中、鑑日開所未聞、始知聖經賢傳、皆我註腳也。

三月、高陽公刻前後督師紀畧、先生爲之序。前序畧云、少師愷陽先生以閣臣掌樞、既而閱關、復自督師。前人大壞之局、以身承其後、一接手而天下事實不可知、然使上下中外憫其危而借爲助、即不助而任其自爲之、猶爲危中之安也。而三年情事爲何如、蓋振武潰、寧前焚、天下倚命於一墻、惟

關之不保是懼。先生無一念不在守關、即無一事不在復遼、而滿目荒凉、無可因之緒、再造爲難。且人心寒於累敗之餘、感發未易。先生作用若遠若近、若晦若明、大約不出實實算竟局之着數、虛虛提全鎭之精神二語。朝士恐其以復遼之故、至於不能保關、而孱胆之邊人遙爲之應、揶揄日至。復有黠者騰虛冒之謗、以清餉寓銷兵。又屬有逆節交搆宮府、不無心忌。先生過州請覲、疑爲晉陽之

甲、嚴旨夜出、去不旋踵。是時先生之危滋甚、而邊事不可爲矣。承望之白簡日以關門爲題、舉先生所招集簡練修築屯防、如繡之金湯、如雲之師旅、而議汰議撤。復因撥難民之役、暗諭水師違期、而明以哨將之陷逐先生。先生先生去、而敵入犯寧遠、挫之以守。再犯、挫之以戰、山海宴然在重關之内。先生之以復遼爲守關、乃暴功實於天下、而非先生之身履極危、烏能有此。雖然、使身之危祇在圖安

社稷之時、至社稷安而身與俱安、則危猶未危也。惟安社稷之功既暴於天下、而人心之山川愈出愈奇、以寸雲蔽日、雖水清石見、無損於先生、而當紛紜時岌岌殆哉。從來亶任者重禍之會、大功者大罪之鄰、學享君者、欲得其詳、先觀其畧。後序畧云、愷陽先生初督師、抗天下之議、以復遼爲守關、再造河西四百里、霧列雲屯十二車營聲靈薄至。竟以逼州請覲、中逆璫之忌、逐先生而易置其

軍。至東兵相繼入犯、先生所置戰守具速挫之於寧錦、山海不驚、社稷無恙、人始恍然知守關莫善於復遼。然所稱善者、謂敵從外犯可恃遼爲屏蔽。豈意變出意外、敵從內犯、竟恃遼爲驅除。己巳之變、敵薄京城、列柵不攻、意在坐困。復乘遼帥之驚逸、冀入轂中、跨遵陷永、屈指透關。先生遲一日至關、關且無一人、卽有關而敵擒懷中、向所設以外禦者皆失其據。卽可據、而非背推四百里爲根腳、

併力西向、能以卑薄一墻禦之乎。故國事至遼帥驚逸、已不可言。先生據便宜行事之旨、檄馬帥追及於南水關外、宣布朝廷威德、遂定入衛之期、而非前督師時抗天下之議、以復遼土者用遼人恩威操縱、有以大畏梟雄之心、又烏能於其驚逸走險之時、使就我乞生、乃爲我效死乎。說者謂朝廷起先生太急、至不容具辭事。變迫先生更急、至不及瞬目。先生應急若暇、比前督師着更奇、烏知無

一不從前着中來也。先生原以邊患起、既騰露布、隨乞骸骨、不許、而强盔以撫。一柄兩操之苦、於前督師備嘗之、而所置撫以有所受意、明與先生衡。先生以牘以疏、請避柄於撫、復不省、至有大凌之事。夫柄一則辦遵永而有餘、二則辦大凌而不足、此千古得失之鑑也。然社稷安危係遵永、不係大凌、先生分遵永之功於人、而專大凌之責於己、返其初服、自勞自慰。盡人臣事君、辦百事不如辦一

大事、非係安危不足當大事。得於此處竭股肱之力、成敗利鈍、俱可不論。先生前後俱以督師行邊、又俱在社稷安危之日、雖人心如面、受盡揶揄、而竟徼社稷之福、轉危爲安於咄嗟指顧間、先生樂哉。

啟泰先生刻孝友堂家乘、先生爲之序。畧云、余之交啟泰深矣、家乘六種中、皆有余筆。蓋嘗統觀之、而識人自有父母、生時胹然一念、是人自具之太

始、不必從黃虞問古道也。因識天下人同有父母、生時肫然一念、是天下人同具之太始、不必按墳典想古風也。以同此心之人、每歎人心之不可知、以爲古道之不可見於今日。試反之、吾心可知否、吾自具之太始曾見否。以按家乘、孝友自是至德、而啟泰之孝以廉見難、啟泰之廉以貧見難。仲尼之賢顏同、謂人不堪其憂、此至聖勘人實境。孝廉於世法儘可不貧、而啟泰之貧、又以可不貧見難。

辦得此難、無所不易。黃侍御鶴嶺力薦於朝、請行辟召、固謂孝友之郎爲政也、而孝友堂豈以竆達加損哉。余只取當人心如面時、猶有此地此人現父母生時之一念、因使凡生於父母者、各以其生時一念相往來、則太古未嘗一日不在目前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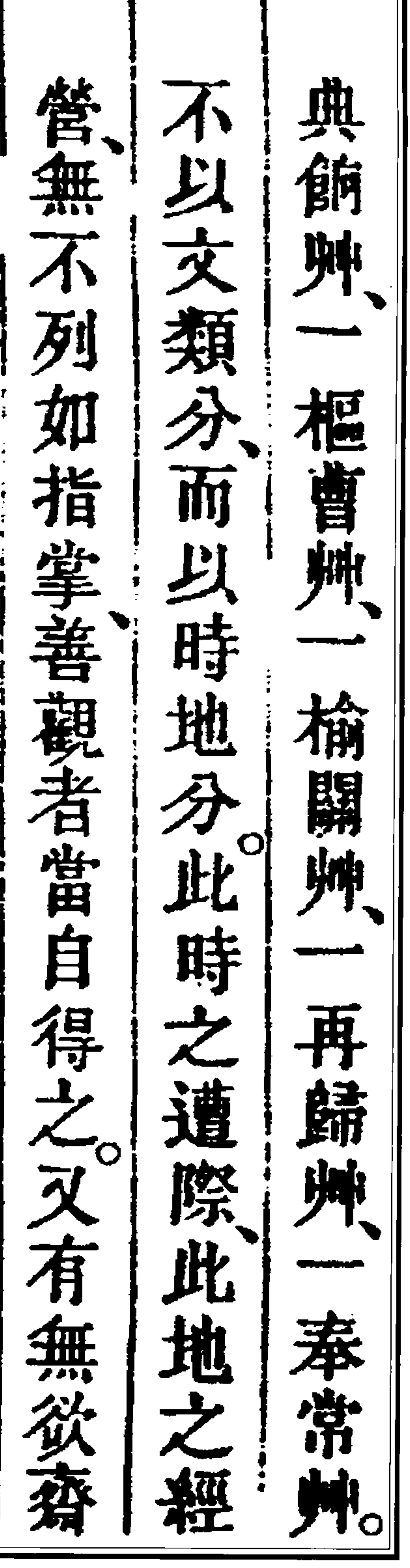
是秋、高陽公題先生認眞草、署云、伯順脩然清遠、衷貯峩眉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眞有古大臣之風。當其嬌發金花也、署探

環請曰、非專責、何若認眞、獨煩一推署符爾。余快此語掾摹天下諉譕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眞草。夫眞起於別廣、而認眞又起於廣之笑眞、即如今天下談兵媒進者廣爾。乃若歷銓司、馳塞上、對强敵者三年、習十萬兵、攜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友人恢四百里封疆、使敵耳帖徙幕。同進者旋據大位、而身不拾一級、恬如也、將無眞手。①其護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

危、而亦卒不危。卽金花逢上怒、大司農手戰落出恚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胆乎。余每題伯順眞才眞品、伯順亦稱肝膽不眞、故其衆推獨任、衆趨獨辭。惟是眞肝膽、而所至析利獘極精、酌古今極細。其夜思而且營之、坐畫而立斷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騖黃馬劇談、卽千里赫曠、牽眞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所扶孤減賦、洎司農司樞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

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眞眡其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葢伯順集不問菀枯、途不辭險易、力不程輕重、任不顧利害、以眞心用豪傑之才、氣沉而神潛、安得有私。方今日月中天、黎丘不幻、而或不識吾眞。余得持認眞艸比折䕺之愛乎。

九月、刊認眞艸十五種既成、一金花始末、一馬房本末、一籽粒本末、一扶孤始末、一篋餘、一農曹艸、一粵東鹽法、一福建鹽法、一讀禮艸、一待放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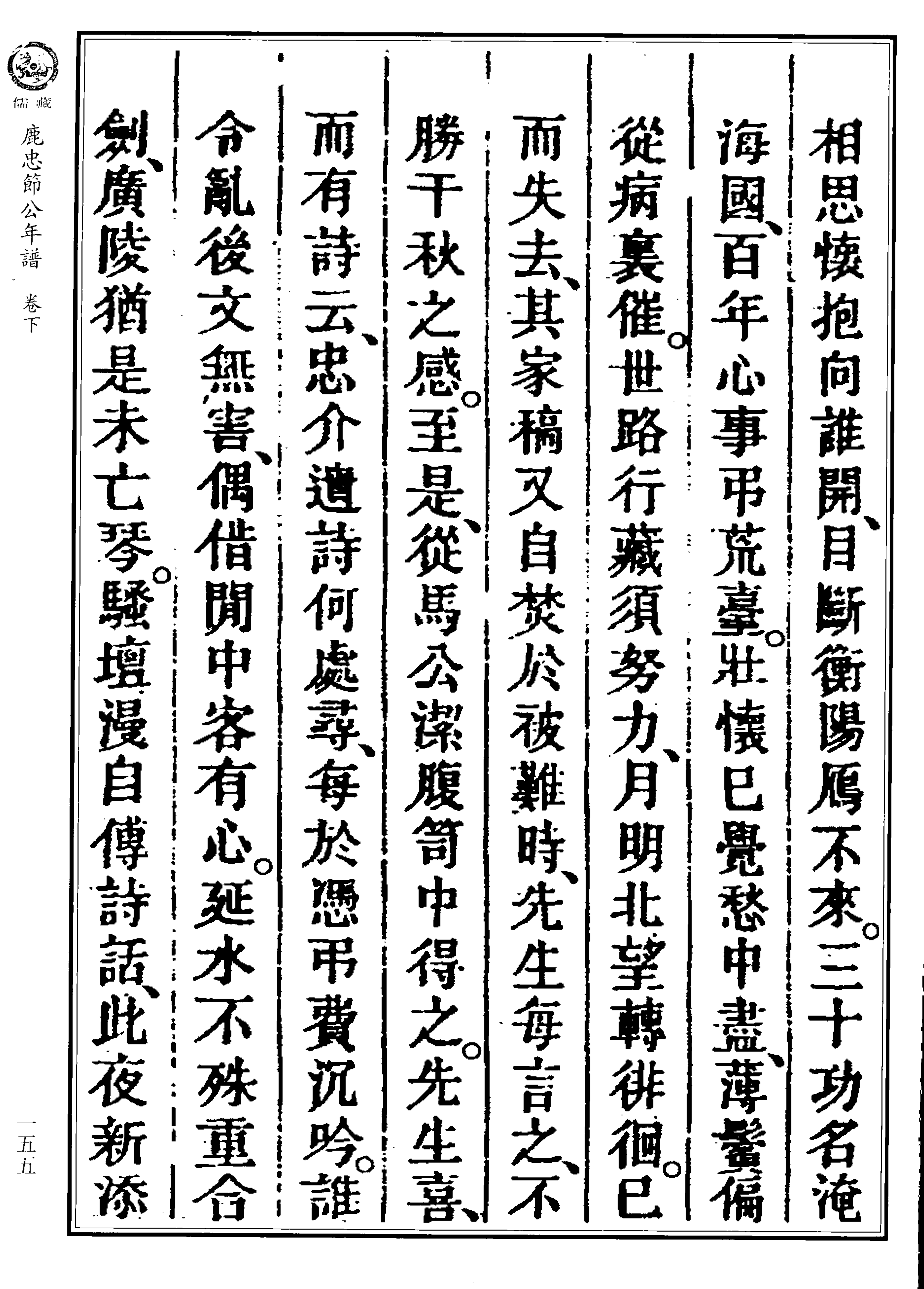


典餉艸、一樞曹艸、一榆關艸、一再歸艸、一奉常艸。不以文類分、而以時地分。此時之遭際、此地之經營、無不列如指掌、善觀者當自得之。又有無欲齋詩及塵談二種。

答馬滄淵書云、貴鄉事誰爲之、誰壞之。壞至於不可言、而驟以屬門下、不亦難乎。門下咄嗟指顧間、振積衰之士氣、挫長勝之狂鋒、古人所稱立變旌旗之色者、未必過此。王撫單稱門下以恢復遼薊

之功、保護桑梓。不佞讀之、爲門下快心。人臣事主、有此褒稱、不枉生天地間也。旣慶朝家有福、得此長城、而推孫相國以人事君者、復波及於不佞、區區何敢貪天功耶。

先是乙卯冬、周忠介自福州以詩扇貽先生、其詩云、一别都門歲歲更、天南天北不勝情。秦關戎馬闖時急、閩海風濤見欲驚。意氣獨留三尺劍、夢魂常到百樓城。浮名顯晦非吾事、何日重申松柏盟。



相思懷抱向誰開、月斷衡陽鴈不來。三十功名淹海國、百年心事弔荒臺。壯懷已覺愁中盡、薄鬢偏從病裏催。世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已而失去、其家稿又自焚於被難時、先生每言之、不勝千秋之感。至是、從馬公潔腹笥中得之。先生喜、而有詩云、忠介遺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沉吟。誰令亂後文無害、偶借閒中客有心。延水不殊重合劍、廣陵猶是未亡琴。騷壇漫自傳詩話、此夜新添

擲地金同人和之、因題曰壽聲譜。

十月十二日、爲先生六十初度、門人張于度輩謁高陽公求文以祝之。高陽公因歷述先生父子祖孫懿行、而括之曰、舉家貪於爲善。先生在關時、將佐有以餽遺嘗者、痛絶之、至形諸榜示。或聾而致之家、太公復峻拒。後解元之關門省覲、未抵關而迎候者接踵、又悉卻之。於是翕然其頌濟美、爲當世所無。葢一節而全體具、故云其所爲文、大抵發

明耳順之義、謂耳順根於知天命。眞意淋漓、可稱傳神寫照。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先生之高陽、祝少師愷陽、先生有詩云、閒淵龍門已數春、相逢猶是舊精神。閒情隱約安危意、和氣氤氲社稷身。鐘鼎功成心獨苦、乾坤眼到品誰眞。壽觴此日推先舉、還待當年入幕賓。

是夏、刊說約。先生自引其端畧云、孟子曰、博學而

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

不得不借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

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拔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

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又有詩以紀之云、説約何來苦欲鑴、約從説覓已紛然。支離更烈秦人火、奇僻尤深揚子玄。飲水憑誰知冷煖、傳燈枉自論機緣。澄心默做延平坐、體認原於未發前。然則先生之行在認真艸、而先生之學在説約。行與學、

果可歧視之也耶。

邑人公舉名宦鄉賢者四、侍御公與焉。先生致書邑令鍾曉開云、憶艸堂寵時、因詢及北祠堂祭章、遂陳敝邑之闕典。有真名宦一、真鄉賢三、而俱未入祀。隨致道待人行之意、荷蒙嘗下首肯、今果然矣。先大父既膺蕭廟追旌、范、馬兩公所治之地、俱入名宦胡芳宇父母專祠致祭、已踰二十年、理無疑於從祀。曩惟不及時舉行、日積久、人積多、懸

久定之論、晦斯文之色、而待今茲之發明於一旦、劃然天開也、道待人行、信哉。

序張公鳳翔石藥集、畧云、江村漁隱得石藥集、反覆讀之、喟然歎斯文之有在也。孔子去文王遠矣、而曰文不在茲乎。茲指吾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之心至今在、而斯文於今不知其何在、有所以奪之使不在也。蓋心而在焉、隨其所居之位或上或下、所值之世或治或亂、皆有經常不易之道。

因分自盡、所以奪之使不在、而視當盡爲不必盡、且假似盡之迹以文其不盡者、總不過利害兩端、而死生其大焉者也。孔子論君子不去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學不透死生關、終不足語在茲之文。然非履死生之際、則其了死生者不獨人疑、而已亦未信到得了死生於死生之地、其精神境界、較未履其地之前必自別。蓋

刋磨不盡、本體不瑩、而論刋磨於有氣骨之豪傑、不極之死生之地、終不得盡。孔子論斯文、而獨承文王。文王之易演於羑里、則文王之所以為文、受羑里之益為不淺。先生既蒙君恩集家慶矣、其作聖之功必別有天地、無言自勘、靚未演易時淺深為何如。敢效集中高唱、勉押三章。萬法枉分別、只須一念切。大地耀光明、無非羑里月。無別亦有別、強切更不切。火中不開蓮、水底空撈月。千秋月無

别見有切不切。人是死中生、景非水中月。

先生每至秋冬之際、輒喜夜坐論文、因而論學。嘗曰、天與我一點靈根、是人之所以爲人而即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之所覆亦無不覆、地之所載亦無不載、故曰萬物一體。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一而已矣。此一點靈根、是合下生成、歷劫不化底。雖當剝蝕之後、一提便醒。人能於知痛知癢

時識其端倪、便覺魚鳥皆親、當時離地三尺。又曰、學字原有正經註腳、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着落、以誠意爲欛柄。誠意只是愼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愼恐懼、同此愼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即性也、即德也。孟子動言心、即性也、即德也。說德說性說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據當

下之人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曰道心。政見人之所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愼獨也。故聞見莫非學而不實用、愼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

又曰、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心當物感時、便起一意以應之。其應之或欺或慊、瞞不過自己

所謂知也。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自其在物上應底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體、謂之正心。故四者偶舉其一、而一時俱到也。又曰、人自生後、日被憂悔懼三般困倒、落得箇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苦海無邊、回首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

樂何事、政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討着落、而非逃之虛也。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

又曰、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慎獨、何處討復性工夫。四子書中、總發此理。

又曰、學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麽用。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



脉。

先生嘗自敘其學、謂既讀傳習錄、後發志願擔起這擔子、力破流俗、一點一畫、絲毫不敢假借。既見信於天下、然後漸漸寬綽將來。到如今、事到眼前、亦不大費安排了。蓋先生終身學力在於慎獨、精神無一時不內斂、眼光無一時不內照、其純亦不已與日俱新者乎。

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偕啟泰先生之高陽祝愷陽、先生有詩云、入座春風娛景明、年年此日祝先生。四邊有使詢安否、九鼎於身繫重輕。且向江湖藏劍影、閒從蘭玉聽書聲。也知綠野膺全福、望治蒼生另有情。

三月、鉉與兄銳應童子試。鉉以一名、兄銳以六名、並入學。先生賜聯云、學海津梁推獨步、詞壇鞭弭讓連枝。志喜也。

五月、與陳中園書云、夏來與諸友講業槐亭、人謂

蕭然塵外、弟曰出塵在心不在境、京塵中自有出塵人、則髯僧是。粤公詠菊見寄、其意深矣、何敢當。不揣以詠梅答之、惟轉致梅花。詠云、江南春信至、把玩有餘情。桃李推先輩、竹松讓主盟。素姿偏傲雪、別味更調羹。濟水誰能食、知音想晏嬰。

先生著黃帝鑄鼎說、畧云、世俗欲寵異聖神、而不以其道談黃帝者、始於禽蚩尤、而終以鑄鼎騎龍之事。夫謂蚩尤能雲霧、帝禽之於涿鹿、事亦神異、

而猶在六合以内也。鼎成而龍迎，則六合以外矣。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胡五峯斥爲妖妄，宜矣。然既爲妖妄，則寧直不論，併當不存，何鼎湖弓劍猶在筆舌也。天地間有事有理，理與事無兩體，而善言理者託諸象。易之妙旨全在象，象不奇，惟則義不現。蒙莊内外，槃皆寓言，荒唐恣肆，無非常理。吾不謂黄帝不鑄鼎，吾不謂黄帝不乘龍，特由其象而推其義，則所謂鼎，豈眞首山銅，荆山鑄；所謂龍，豈

眞有髯可垂、復可拔哉。黃帝之世、去洪荒未遠、旣平寇亂、始立制度、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此鼎之規模宏遠矣。易穴居以宮室、易結繩以文字、易皮革以章服、此鼎之取精何多、用物何弘也。而和氣氤氳、民生樂業、鳳巢麟遊、孰不仰龍德變化耶。故天子之鼎與士庶異。士庶之鼎以五金爲質、兩其耳、三其足、火候到、成色純、鼎成而五味可調。天子之鼎以萬物爲質、二氣爲耳、三才爲足、文武爲火候、

太和爲成色、鼎成而萬世永賴。居此位自宜鑄此鼎、有此鼎不患無此龍。鼎而無益於民生、贋鼎也。龍而無關於主德、畫龍也。則黄帝之鼎、非萬世所共桀指之鼎、黄帝之龍、非萬世所共仰攀之龍耶。此義不明、而鼎成龍至之説、遂爲方士所附會、令人望綵霞而生結攬鼎湖一區、以烏號起波。夫使天子之鼎、而祇以此見奇、白日昇天、何益於事。此陳希夷之所以對宰執者、知宰執可知天子矣。故

以鼎成龍至爲實事、欲寵異神聖而實鼻之。知其爲寓言、則有熊氏之本色與天無極矣。要而論之、執寓言爲實事、三皇五帝之史可存者有幾。女媧氏不補天乎。天非人可補、尤非石可補、此何待言、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之義何居。則補之爲言、即贊化育所不及、而石名五色、取義於五行甚明也。煉石可以補天、鑄鼎可以乘龍、得其義者自可不疑於其象、且謂非是象不足以見是義、安得以爲

六合外存而不論哉。大哉、黄帝繼羲農而開堯舜、實以六相共鑄此鼎也。堯舜親賢爲務、固是嫡傳人主之職、原在論相。世主横襟談鑄鼎之烈而不得調鼎之人、或誤以嘗鼎之人任調鼎之事、至折足覆餗、猶侈然以攀鱗附翼自命也。天下豈患無六相哉、在以黄帝之論相者論之爾。

又論時人謂之勳格、畧云、唐攺世族志爲姓氏録、媚武氏也。志成於太宗、升降去取、史稱允當、攺爲

其貴士流耳。許敬宗改之、而以官品爲次第、至有軍功之士卒得預士流、意爲媚武氏、而不盡於媚武氏、蓋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武氏即藉敬宗之力以立、而心知爲士論所不與、又明知士流爲天下之所榮。氏族一志、清濁迥分、即中材之人讀之、亦興爲士之想。士也者、行已有恥、希賢希聖之謂也。希賢聖、自不愛富貴、人至於不愛富貴、則朝廷無所施其籠絡。士論曰清、士論之所不容者、必

危武氏。中夜彷徨而以爲深警者、莫若士流警之、則思有以除之。而其流隱然係人倫之重、又不可以獨力勝、莫若合天下不士之流以抗之。顯抗於外、勝負之數猶未易分、莫若合清濁爲一流以涸之而以富貴提衡於其間。夫無恒産有恒心、非士不能然、挾士之實者不多、而欲獵士之名者不少、其所徘徊於富貴之旁而不敢就者、敢爲士流爾。今富貴之外無士、則欲爲士不得辭富貴而朝廷

之所以提衡者、乃有權矣。故氏族志一改、而天下之耳目改、天下之心志亦改、唐之宗社亦隨以改。武氏他日純以富貴收天下躁進之士、而復以刀鋸待其敢自外者、天下靡然不復知有羞恥事。舉世無一士、而武氏遂終其身無纖芥之患、其作用之徵權、已逗於氏族志之一改。故曰、敬宗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改士流者、改唐社之先着也。雖然、唐社誠改矣、士流果遂改耶。未也。史臣之言曰、

時人謂之勳格。反覆言外之意、似榮似辱、若莊若諧、則士論自在焉。天子之尊爲其能改物也、而官不官、物也。士不士、非物也。天子之權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能使俳優拖青紫、能使廝隸爲公卿、能使宦寺踞台鼎、而不能使不士者爲士、何也。他物可改、而士類不可改、此之爲物根於天命、覈於人心、冷然於世。故物情之外、從堯舜賜氏族、向孔孟定品級、而非從朝廷受除目者也。即明明在上、

亦惟藉士論以重除書，非敢謂士以除書重也。誰謂士流可徼天子之命得預裁。紀僧真請於其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甫登榻，江巳移牀，喪氣而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此得預不得預之説也。下上千秋，影樣接踵，人主自爲社稷計，即操改物之權，政欲留此不可改之一流以培元氣。而士流自爲計，尤當堅其不受改之

一念以障狂瀾。當僧眞奉命而詣、天子固以試江謝、使江謝有必保其富貴之一念、前席不暇而移牀哉。僧眞氣喪、而其主亦意阻。至今讀移吾牀遠客一語、壁立千尋、鳳翔萬仞、天下豈少紀僧眞之徒哉、唯患士大夫非江謝爾。不江不謝、則許敬宗而已矣。

六月、鉉兄弟方畢入學事、負笈往、日厠講堂、聞所未聞。至七月上旬、圍人不戒、兵闌入。十一日、鉉父

召鋐兄弟歸、先生始知有變、憂形於色。既而邑紳造先生廬、請入城爲守禦計。先生曰、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走、則髠髮以降、某實恥之。於是别太公、即偕諸紳共車去、未嘗入與家人語。顧邑令病危、百事無備、先生晝夜拮据、倡以勇敢。十九日、鋐謁先生於察院聽事、先生坐少東、二三老吏羅立、先生譈簿執筆、俯首揮不輟。諸紳充遥兩傷、博者言博、奕者言奕而已、未有一人伺先生所爲者。

嗚呼、旣拉之同舟、而不復與之同心、亦獨何哉。先生部署方定、而兵薄城下矣、時二十二日也。先生曩所討論於遼左者、無不思試之於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敵肉薄環攻、城陷、先生死之。嗚呼、先生之學、於斯益見矣。居恒嘗語蔽泰先生曰、我輩學問須打破死生關頭、纔能無入不自得。則先生之談笑入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人或有疑先生可以無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無死法、而

先生當城亡之會、亦無生法、何也。城旣破矣、除匿
窨井外、則跪而乞髡而降耳。先生平生做人、一點
一畫、未有絲毫假借、顧當顛沛、而不於是偷生苟
免、以與庸眾者伍、何以爲先生。先生不生事小、仁不
仁事大、嘗於序石藥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
俎之間、制敵國之命有餘、今則畢智竭力守一邑
而不足、豈時勢之不同耶。然則果誰壞我長城而
貽之戚耶。是時、啟泰先生在容城、解元奉太公往

依焉、鋐舉家附之。八月一日黎明、容城被攻甚急、晡時傳定興失守、其夜解元縋城奔覘、鋐兒銳隨之。比至、從一泉先生子懷洙得先生遇害狀、遣使馳報太公。太公聞而義之、援筆爲諭曰、爾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爾不必作兒女子態也。太公其明於大義者哉。

九月二十一日、禮科王公正志疏其忠義以聞、奉旨、該撫按查議具奏。

十月、長孫盡心舉順天鄉試、人謂葢有天道焉。

十一月三日、解元奉先生喪歸諸江村里第、高陽公撫棺長慟、祭以文、復哭以詩六十四首。其文畧云、嗚呼、公死矣。公不任兵而死兵矣、公不任城而死城矣、死何獨公也。嗚呼、師武臣不戰當死、大吏擁兵不戰當死、大司馬奉上命不戰當死而公獨死。州邑陷有望而去不死、髮而逋不死、髡而降不死、泥首乞憐不死、而公獨死。公何獨死也。嗚呼、人

心之離合、關天下之安危。試簡一城之中、士大夫幾人、生幾人、死幾人。生何以生、死何以死、以生死之寡多、驗離合之大數、卽綢繆亦可寒心、況倉襄曾不滿志。嗚呼、公安得不獨死、死安得不獨公也。嗚呼、稚圭之膽、運豪傑之才、武鄉之心竭股肱之力、何渠不可用世、而以公獨死乎、以死獨公乎。予方擬公以其生起天下之死、而公先以一死回天下之生。予既爲公之死而悲天下、寧無爲天下之

不死而悲公。嗚呼、公眞死矣、痛哉。予爲天下哭公、而寧哭吾私、痛哉。其詩序畧云、予旣知伯順在城、而聞城陷、曰、噫、伯順死矣。噫、天乎、死伯順矣。世人利害之屬、有窮通得喪、有毀譽成虧、至死生而極。予向固知伯順之一 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也、今乃親覩其不二死生矣、悲夫。全師議成、重兵不戰乃起患、何人當患、何人居乎、不以人料備而亂成、乃畀之其人、倉卒以責其成、而又百掣其肘。

纖兒旁睨、不樂其成而幸其死、伯順其一也。迺隨筆爲章、有哭伯順詩、同心之言、字字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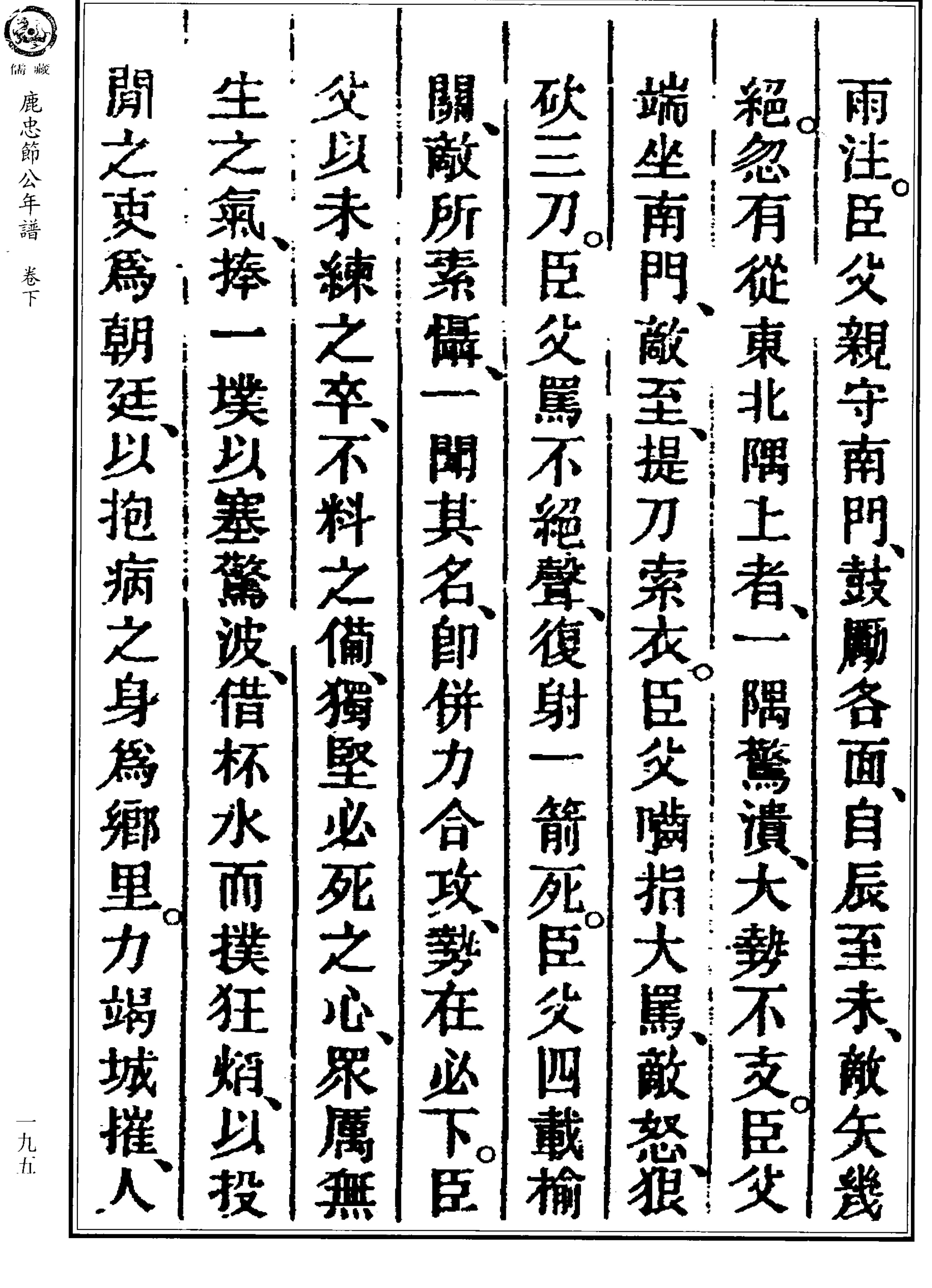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日、刑部郎胡公向化復疏其忠義以聞、奉旨、撫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是月十二日、葬先生於侍御公墓側。四方會葬者幾千人、及門士泰山梁木之感、扶柩而哭、皆失聲。遠近來觀者、莫不交涕。營葬畢、解元甯謂詣京師。

至丁丑二月十五日、上疏請卹、畧云、臣父起家進

士、筮仕農曹。矯發金花被譎、光廟賜環、復入樞部。天啟間、贊輔臣幕畫於山海、忤逆璫歸、荷蒙皇上龍飛、起歷尚寶寺卿、尋歷太常寺少卿。臣父方圖報稱、旋以病請回籍村居。去城三十里、奉親課子、不入城市。忽圍人不戒、邊幕指畿南、臣父念邑當涿南、保北、當如雎陽之障江淮。且年來多故、忠義風微、逋免髡降、人心盡死、非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迫存亡之會、朝廷無仗義之臣。

臣父入邑時、禍既剝膚、人咸驚骨。土堞初完、隍池
正涸、烏合未練、楞腹不果。兼以邑令嬰疾、而機事
奏成於令幕、軍法不振於鄉紳、口威不威、口惠不
惠。亦既鞠躬、終遭掣肘。此時臣父孤憤難伸、惟誓
此身與城存亡而已。二十二日、眾已魂搖、敵且肉
薄、或數十騎狙伺、或數百騎猛發、或連日六七攻、
或連攻六七次。所幸眾齊發、六贏同遯。無何、二
十七日、乘破遂之餘、合屯涿之眾、勢如風摧、箭如



雨注。臣父親守南門、鼓勵各面、自辰至未、敵矢幾絕。忽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勢不支。臣父端坐南門、敵至、提刀索衣。臣父嚙指大罵、敵怒狠砍三刀。臣父罵不絕聲、復射一箭死。臣父四載榆關、敵所素懾、一聞其名、卽併力合攻、勢在必下。臣父以未練之卒、不料之備、獨堅必死之心、衆厲無生之氣、捧一墣以塞驚波、借杯水而撲狂焰、以投閒之吏爲朝廷、以抱病之身爲鄉里。力竭城摧、人

亡家破。臣父以散地空拳、抗兩城合力之鋒、而以忠死義。與關臣王肇坤之乘驄擁豸、力屈死官、其忠則同、而臣父更苦。假令城盡臣父之熱腸一隅可保。假令人盡臣父之忠膽、九塞可寧。是臣父爲一城死義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旨下所司議解元、遂以鬱瘁卒於臘、後人稱其孝、而恤典之隆、則未及目睹、傷哉。十一月、撫按勘明奏聞、大約據本縣申文以請。奉旨、該部覆議具奏。其申文

云、畀縣訪之士民、具稱邊警初聞、在城鄉紳爲守城計、有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學希賢聖、心起經綸、昔從樞輔榆關四載、恢復五城七十二堡、借籌居多、則兵事其所素諳。於是衆議請入城中、共圖守禦。本官慨然命駕、即於七月十三日入城、急爲部署。括城内民夫、分汛守堞、不足則兼以鄉民之近城者、提忠義二字鼓厲人心。每夜、親巡周堞、撫循慰犒。然無米之炊、巧婦所難、況鄉紳手無事

權、易生擎肘乎。規模方定、而敵至矣。二十二日薄城下、急發火炮擊之、暫却去。自是或數十騎、或數百騎、日來攻擾。城上奮力射、打敵救死扶傷、且有棄去馱載者。二十七日、乘破安肅之勢、更合數千騎、擁雲梯十餘架、四面環攻、亂箭射城、攢如蝟毛。本官守南門、鼓厲各面之守者、摩厲以須、砲矢齊發、殺傷甚多。自辰至未、敵矢幾盡、不意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事遂不可爲。滿城屠戮、慘不

可言。兵至本官前索所衣、本官端坐叱罵。砍三刀、復射一箭、遂遇害。看得本官品高追古、才裕救時、寧淡褆躬、無妄言、更無妄動。眞實任事、不愛錢、並不愛官。自郎署以陟清卿、歷任皆盡其職掌。本道學而兼經濟、當代槩推其品流。請遂初服、日依子舍、其愜英才之樂育、何期烽火之驚傳、糾眾同仇、秉心自靖。眠食俱廢、空勞借箸之籌、兵餉兩窮、誰憐無米之爨。孤城坐困、援旅不前、至於灑泣登陴、

誓甘效死。厲聲駡敵、義不偷生。氣凌白刃、節親在而不難於許身。節凛秋霜、雖城亡而無慚於報國。國家凡遇殉難諸臣、其贈廕祭葬俱有成例、本官生爲道學主盟、死爲封疆立節、與在城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應得卹典、在廟堂自有公論、非卑縣所敢擅擬者也。至戊寅二月、樞臣楊公嗣昌覆奏曰、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養痾泉林、甘貧樂道、菽水事親以承歡、敝袍聚徒而講學、若將終身焉。一

且聞敵訌畿輔、使其子化麟奉其父山中避難、而躬馳入定興縣、率衆為守禦計。蓋不獨城存與存、教斯民勿去之義、而且欲人戰家守、折强敵南下之謀、其素所蓄積然也。奈值縣令頹靡、衆心離潰、其事與願違、止於慷慨罵敵、手持衣帶而死焉、殆若有不瞑目者。雖然、自野之邑表殉國之專、留子侍親慰忘身之恨、善繼之所以死、蓋不啻其難其慎而亦幾於仁至義盡矣。撫按勘明請卹、臣尤悉

其生平、似當於照例贈廕之外、仍特建祠賜謚、以勸忠貞、以風碩儒者也。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謚。未幾、禮部署部事左侍郎顧公錫疇復疏請曰、查大明會典條例內一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裁。看得贈大理寺卿鹿善繼、邮典一節、爲照本官夙負清望、其爲鄉評士林所推轂非一日矣。邊警奚至、遂毅然以登陴、倡率自

任、並矢效死勿去之誼。却衣罵敵、正色受刄、覩古書紳成仁者、何以加焉。方其奉父避難、已逆知其勢難倖全、而卒守孤城、捐軀不顧、報主之忠、全親之孝、兩兼得之、誠可維風教而厲臣節者也。奉明旨贈廕、仍專祠賜諡、綸所加、丹魂應感泣重泉矣。按以卹例合無與祭一壇、造墳安葬、但恩典出自朝廷、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奉旨是。鹿善繼准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嗚呼、卹終之典、有加無已、蓋論

行核品、而不特以死事也。雖然、鋐猶有憾憾者何。陽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傳、尼山之奥因之以窮、尼山之覆因之以發。傳習録一書、洩漏天機盡矣。陽明之後、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後、其道在先生。念庵之於傳習録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於傳習録、索之侍御公按吳時。洞見源本、身體力行、庶幾光大陽明、而不第紹述之已也。假令陽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報如文廟比、則二先生配享如顏、

曾比、而龍溪緒山諸君子應退處其下爾。蓋其一生學力設施悉根於天命、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絕無道德事功之分。如先生借金花、履危闕、及前後之隨地盡職、使得展厥底蘊、而天下國家有不均乎。故先生之均天下國家也、人皆信之。先生初以忤旨歸、再以觸逆璫歸、三以疾歸、而絕意仕進、其澹然於爵祿如此、故先生之辭爵祿也、人皆信之。先生居不在城市、身不關職守、而登陴

倡義、蹈死忠、故先生之陷白也、人皆信之。雖然、信其均、信其辭、信其蹈者、迹也、而抑知咸有不睹不聞者以主於其中。然則皆先生之尋常、皆先生之日用、中庸不可能、而惟先生能之也。先生之文發自性靈、而其詩深得三百篇之旨、常恐世以文人詩人目之。自國家以辭章取士、舉世皆謂舍此別無功名富貴之階、故文人詩人四字、世不輕以許人、而人得之輒以爲没世之榮。抑知富貴功

名外、更有所謂道德者乎。故平生無書不讀、而更深心於語錄。嘗欲纂諸儒論著彙爲一書、而未竟也、所已抄者、陽明二册象山一册、念庵二册。蓋先生所北面者陽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故選三先生書最先、而抄亦最先、其餘濂溪明道而下皆有選、但未及抄而散佚爾。然則先生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其用力得力、不可槩見乎。先生之誘我及門士

者、亦惟向此一路開發。嘗談及箇中、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所謂語上也。此段工夫不受人知、蓋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人自不及知、亦不能知也。雖動靜語默、未嘗不與人同、而天君泰然不爲物役者、又孰從而見之乎。善乎、啟泰先生之言曰、公當大事不亂、即臨小事、亦未嘗不全力注之。公待小人最嚴、即於君子亦未嘗以名義覔之、如周公順昌、魏公大中、左公光斗、滿公宗顏、范公景文、楊

公嗣昌、王公命新、張公鳳翔、姚公希孟、耿公如杞、茅公元儀諸君子、皆先生莫逆交、然卒未聞一事相比。蓋先生之於友、計道味不計世法、計公誼不計私情、皎然挺然、不隨人俯仰。而先生之於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義理不論事權、淵然毅然、不因人作輟、則君畀所稱守先儒矩矱之常而不中事理之障、具烈士偉傑之說而不留憤激之腸者、庶幾窺其堂奧矣。先生在朝言朝、在鄉言鄉、各有以

自見身之所值、而位育隨之。然先生之位育從中和來、先生之中和從慎獨來。夫慎獨之功、鋟於說約見之矣。說約一書、句句探先聖之心法、句句鍼後學之頂門、非其有之、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味乎。嗚呼、世之談學者、往往是古非今、托諸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遂目理學爲迂濶無當之人。至陽明與我先生儒烈不虚若此、而人始曉然於德性之用、其用無窮也。異日者崇先生以俎豆、並列說約

於學宮、則有主持道統之君子在。

校記

①手：當作「乎」。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

清・劉汋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二卷、録遺一卷，清劉汋編撰。清乾隆四十二年證人堂刊本。

譜主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字起東，號念臺，晚更號克念子，因家於蕺山，又稱蕺山先生。明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天啓、崇禎間歷官太僕少卿、通政司右通政、順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南京左都御史。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几次被革職爲民。明亡，福王監國南京，授原職，建言不聽，復歸。南明覆滅，絶食而死。宗周爲晚明學術領袖，其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主張以誠意爲主，慎獨爲功。黄宗羲、陳確等均爲其弟子。

劉汋（一六一三—一六六四），字伯繩，宗周長子。此譜編成於宗周卒後八年，即清順治九年（見卷上劉汋題記），至乾隆四十二年始由汋之玄孫毓德整理刊行（見卷首梁國治序）。是譜於譜主之立朝事蹟及儒學思想、學術活動記載頗詳。雖後人多有爲劉宗周作傳者，近人姚名達亦編有《劉宗周年譜》一卷，然就其資料的原始性、内容的豐富性而論，當以此譜爲最。

乾隆四十年歲乙未冬、

天子下詔褒忠前明殉節諸臣、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戮其始終、分別專謚通謚、臚於祀典者凡三千六百五十餘人。皇哉

盛典、伊古以来、未嘗有也。於時山陰劉念臺先生首蒙嘉獎、賜謚忠介、許為一代完人。嗟乎、先生死而無憾也已。又明年、先生来孫撫寧令毓德

校刻年譜二卷、屬國治爲序。按先生全集舊已刊行、年譜稿成於先生之子伯繩。閱世既久、頗有缺遺、撫寧君考核顛末、區分綱目爲是譜、頗詳慎。竊維譜歷

之學、倣於周官、太史公集尚書、世紀為三代世表。魏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傳志相經緯、蓋史部支流、備一家言而已。宋程、朱弟子次序師說、臚陳年月、而

前代文人若韓、柳、李、杜、一時皆爲之譜、於是即人爲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見之譜牒矣。夫誦詩讀書、必知其人、論其世。以譜証人、論其世也、其人爲世輕

重者、可以譜矣。今先生之學、良知誠意絶續之交也。先生之行、常變並涉之境也。惟學在絶續之交、故自西湖會語、證人社約、及乎誠意章句、大學參疑之訂、

可以攷其始業之勤、中信之篤、晚得之粹、而非恍惚虛無、自托於良知也。其行在常變並涉之境、故自正學、淑心之疏、以及忤奄寺、申憲綱、再起再蹶、至於身

殉國變、可以見其先識之遠、愛君之忠、臨大節之正、而不可奪也。蓋天啟、崇禎間之人心風俗、東南鼎革間之時事得失、於先生之譜、皆可推見其餘。先生故

以人譜教學者、而學者又即先生之譜以想見其人、抑可以尚論其世。故曰以譜証人、必其人為世輕重。嗟乎、若先生者、可以譜矣。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

其人與。國治忝侍

禁廷、得與聞

聖主表章遺烈之殷、而嘉劉君之能闡揚先德也、而感夫讀是譜者之且以廉頑立懦也。謹序如右。



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
嘉平上澣、同里後學梁國
治頓首拜撰并書。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嗚呼，汋不孝，罹先君子之變八年矣。既不能服從地下，銜哀忍耻，强偷視息，以至於今，罪無所逃。乃更欲進而操筆牘，臚生平遺行，將何以爲心乎。嗚呼痛哉。惟是先君子之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爲海内學士大夫所尊信久矣。必得名世鴻文，始可垂諸不朽。顧使汋以毁辱自屏，日居月諸，莫知所紀述。則即有秉如椽者，欲起而論次之，將何以爲徵信之本。是先君子之學，或近盛於一時，寖至汝汝於後世也。嗚呼，言及此，而汋之罪愈有不可言



者矣。爰不自揣，摭拾大端，輯爲年譜二卷，雖荒陋之辭無當淵微萬一，然於立朝居身梗概畧具是矣。稱曰先生，明非一家私言也。表之歲月，聊著事實次第也。倘邀惠立德立言大君子不以汋之無文，俯垂採擇，賜以發明，庶幾先君子之學傳之無窮，而汋不孝之罪亦得少逭於萬一云。謹匍匐稽顙以請。不孝孤哀子劉汋泣血謹識。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姓劉氏。先世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至宋而有退翁先生諱禮者，嘗與從父通判廣德軍確分鎮浮梁，被賊陷，寓居廬陵。四傳廷玉，官揚

州別駕、卒於官、葬揚州。子文質、元成宗大德中、以才辟山陰縣幕、遂家焉、爲郡城水澄里人。入明、四世孫謹、童稚赴黔脫父戍、世稱爲至孝、詳在郡誌。又三傳怡軒公鏷、以孫棟貴、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生守直公濟、是爲先生高祖。守直公生茅山公槩、爲先生曾祖。茅山公娶茅氏、生兼峯公焞、爲先生祖。兼峯公坦衷曠懷、以道自適。中年喪偶、哭子、田廬盡廢、退耕麻溪山、佐以樵漁。所種墒田數畝、多種秫爲釀。屋旁植果樹、錯以名卉、遇果熟花開、山鄰畢集、陶然命醉。有時突無烟、冬無纊、而興味逌逌、有以自適。其樂天知

命、有得之性成者。公娶陳氏、生三子、伯諱坡、號泰臺、即先生考也。幼頴異、甫齔能文、長補邑庠生、三試棘圍、不售而卒。性至孝、年十六、居母陳太夫人喪、哀毀踰成人。兼峯公感之、不再娶。大母茅夫人没、方預賓興、號泣罷試。妣章氏、南洲公頴之女也。當泰臺公卒、章夫人年二十七、抱一息女、誓以死殉、而先生方在娠、南洲公以大義勉之。生閱五月、先生生。及貴、奉詔旌表貞節、祖考兩世皆以先生官京兆尹。遇皇太子冊立恩、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祖妣洎妣贈淑人。福王監國、先生官南憲、例進宫銜、曾祖以下宜贈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如先生官、曾祖妣以下宜贈一品夫人、先生辭不受。先生長而念泰臺公之不及見也、別號念臺以志痛、學者稱念臺先生、晚更號克念子、勵學也。又家於蕺山、時稱蕺山長。

明萬曆六年戊寅春正月戊寅、先生生於水澄里。是爲正月二十六日卯時。戊寅乙卯戊寅乙卯時家計寖落、外大母楊念太夫人不置彌月、召太夫人攜先生如道墟。先生生而清異、人以寒玉稱之。比壯、丰骨扳羣、龍睛劍眉、長體修髯、望而知爲非常人。

萬曆十年壬午、先生五歲。

隨太夫人依章氏。

先是太夫人雖返章，猶往來舅氏兼峯公所，備佐餕之禮。無何，水澄廬舍鬻於宗人，兼峯公僦居所親韓，踰年再徙麻溪之山庄。公尚有仲季二子，仲子中望公出贅朱，季子泰屏公隨侍左右。時飄泊散處，無可爲家。太夫人歸，不能暫棲止，日夜哭求死。南洲公傷之，請止太夫人於其家，而時致脩旨以爲敬。兼峯公許之，自是太夫人與先生依章氏。會楊安人已故，依昆弟以居。太夫人躬操紡績以自給。

萬歷十二年甲申，先生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塾，師事趙公某。

萬曆十三年乙酉，先生八歲。

是歲，先生從季叔泰屏公授論語。公設科嚴，所進同學生時時夏楚淋漓，先生率公教無曠課，公憐愛有加。

萬曆十四年丙戌，先生九歲。

是歲，先生從學於族舅章公某。先生弱不好弄，飯畢即就學舍，往來肅躬而行，不他顧，不疾趨，見者異之。

萬曆十五年丁亥，先生十歲。

太夫人不能爲先生具脩脯，命從外大父南洲公授

書。公設教四方、海内尊師之、登科第者數十人、吾鄉賢者如寧宇周公、石簣陶公、皆出其門。老而開塾於家、先生從之學。公性剛毅、善啟發、然豪於飲。每旦授書、局學舍、出飲里中。諸生窺公出、皆逸去、先生獨坐讀自若。及歸、考課諸生、並受箠笞、於先生一無所施。公居恒稱曰：「甥必有成。」晚侍公膳、公琅琅談古人忠孝節義不倦。先生傾耳而聽、心竊慕之、故自幼恥爲干祿之學。夜則傍太夫人讀機杼之間、咿唔聲與組織聲恒相錯也。太夫人篤於義方、步趨言動不少假、有過輒責之。里中相詫曰：「撫遺孤者若是乎。」

萬歷十七年己丑，先生十二歲。

上壽昌讀書。

時南洲公以仲子萃臺公司教壽昌，業與偕行矣，恐先生廢學，命往讀書。太夫人欣然遣行。從者屠資斧，酷暑中徒步九十里，甫達壽，困甚，孿一足，晝夜楚者五閱月。公不得已，携先生歸。明年春，小愈，復遣先生上壽昌。頃之患目眚，經年而愈，復隨公歸。又明年，侍公之壽昌，仍病目。小間，受公易。又明年，萃臺公以遷官去任，先生離壽昌，年已十六矣。先是先生在壽，萃臺公試以文，閱之喜，謂室人宋曰：劉甥介器也，乃父

為不死矣。南洲公以年幼遲之、及歸自壽、始課以文。五年中凡三上壽昌、道千里而險、又屢攖奇疾、即旁觀者翹舌、而太夫人不加姑息、冀先生終於學。顧先生以疾故、僅得之口吟臥聽之餘。後人推先生成名所自、誦太夫人三遣壽昌、不啻孟母三遷云。○壬辰年、始與外氏析著、日舉火者再、或朝爨餘暮食、或暮爨餘朝食。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先生讀書章又元氏、執經念彬魯公。公擅博士家言、初試先生文、訝之曰、子年少而文如老生、非應舉之

宜也。始南洲公嘗命讀先輩程墨、積至數百篇、故行文有繩矩而少變化。於是曾師進之以機法、改授新制藝讀之。又授讀左傳、韓非子、先秦諸書。先生潛心揣摩、越三月、出其文呈師。師喜曰、子可謂善變矣。南洲公閱之則怒、立命易之、師復怒。自是試必四藝、以二藝呈師、二藝呈南洲公。久之、業日進、每有所奏、師嘆賞殊甚、引先生爲益友、即南洲公至是未嘗不亟稱善也。先生天資明敏、而曾師復善於造就、故期年學成。先生嘗曰、吾自少於道理恍從天啟有不煩解說而自明者。出入又元家、恂恂有禮、終歲無故不啟齒。主人以下敬愛之、見同舍



生有過，輒曰，何不學劉生。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先生仍讀書又元家，師事魯公。是歲，出應童子試，會稽令羅公相特鑒先生牘，拔置第二，以提學不按臨而罷。○先生嘗從大父兼峯公游水澄故里，與於祖廟之祭，周旋贊史間，多不合禮。先生乘間問公及一二宗老曰，我劉氏之有廟祀也，首及宋五忠臣，何也。曰，劉氏之所望也。祝不稱始祖，何也。非所始也。何始乎。曰，以言山陰之水澄，則自邑幕公始也。舍邑幕公不始，而遠溯之，又無始，於斯祀何居。曰，論世而推之

足矣、禮乎。曰、吾未之前聞也。并及餘裔屏山先生何也。景賢也。曾謂屏山不如林放乎。曰、誠在斯享之矣。通祀忠顯而下二十四世、又何也。法無所祧也。禁乎。曰、天子且祧、何士大夫之禁。然則無所祧、何也。無所始、故無所祧也。羣祖羣宗皆南向、何也。曰、神之也。不分昭穆、何也。曰、無所始、無所祧、則亦無所昭穆也。庶耦嫡何也。錄其後也。握鬯而稱曾孫者誰乎。曰、家之長也。世嫡長乎。曰、宗法壞矣、嫡不立、故立長。不擇神而獻、何也。世遠數煩、勢不行也。祝未畢而主祭以下皆遂起、可乎。曰、祝久而倦、不可繼也。有士紳而不與

祭、何也。不欲觀其往也。已而宗老欣然勞曰、甚矣、子言之辯也。子他日將言禮乎。先生謝不敏。見孺子問。

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移館於章稷峯家、改師斗山章公、公亦先生族舅也。

秋八月、行婚禮於章氏、以夫人歸。

夫人、先生母族也、貧不能行六禮、乃就婚於章氏。越三日、迎夫人歸。先生晝則受業於師、蚤暮則與夫人執炊爨、事太夫人惟謹。有時先生舁水、夫人澣衣、或夫人滌溺器、先生秉燭以道、見者謂有梁孟之風。

兼峯公居麻溪，仲子、季子相繼夭，無嗣，抑鬱不得志，病痞艱食。先生聞之，泪潸潸下，亟走寧公。是時先生以新娶夫人，迎公至道墟就養，公念故業，甫旬月輒去。先生留之不可得，泪復潸潸下，曰：豈服勤有闕與？致高年僕僕往來，將何以稱人孫耶。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歲。

春二月，補紹興府學生。

先生初補會稽弟子員，改隸郡宮，貧無以贄見學師，師勒作課，屢召，先生自鄉入郡赴試，卒終日不食。門者憐而竊餉之，學師感動，遂罷課。

秋八月、舉浙江鄉試。

先生遊膠庠後、用功益篤、氣機鼓舞。每課藝、振筆直書、若探囊焉、腕如其口、口如其思、意猶夷自得也。讀書至丙夜、夫人紉繡刺佐之。讀罷拈一題、須臾脫稿、而夫人所紉繡刺未竟一二也。學使者錄遺、以高等應試棘院、江西龍泉教諭徐公仕登江西豐城人。得先生卷、許爲道器、題篇端曰、讀其文、如鶴唳九霄、迥絕塵表、知他日非徒以名位顯也。中式四十六名。大座師編修楊公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公士衡。方試畢、南洲公將隨任仲子有粵西之行、舟泊江干。先生馳初場呈公、公閱卷、擊節曰、甥

必舉矣、予何爲事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得先生捷音。兼峯公在山庄、聞之喜、劇疴霍然已、自此先生得晨夕侍兼峯公。○先生一日從衆謁當途、太夫人恚曰、爾母之爲乎。母則有舊飦粥在、慎毋出此。先生皇恐謝罪。嘗燕居侍立、太夫人顧而申飭曰、戒之哉、毋多言、多言敗德。毋多動、多動敗事。其教誡之嚴類如此。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二十三歲。

冬十一月、計偕北上。

先生自戊戌下第歸、病目者三年、再值計偕、察太夫

人容色日瘁、依依膝下不欲行。太夫人趣之、先生隱忍揮淚而别。至京師、卒業於成均。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

春二月丁酉、二十八日。母太夫人章氏卒。

三月、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會試中一百二十九名、殿試三甲五名、都察院觀政。張榜日、尙鍵戶讀書。有客叩扉曰、子第矣、何孜孜手一編爲。乃出而延客。先生甫釋褐、誓不妄交與非同志士雖邂逅遇之、必趨而避。識者以是覘先生趨操之堅。大座師吏部侍郎兼學士臨朐馮公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臨武曾公朝節、房師

編修餘姚孫公如游。

夏四月，聞太夫人訃，奔喪，至自京。

放榜之明日，太夫人以疾卒於家，先生聞訃，號慟，擗地幾絶。訃者請爲位受弔，少藉賻賵，以襄大事。先生且哭且對曰：「親喪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即南奔，見星而止，見星而行。至家，以未逮含殮，屢欲啓視，家人阻之，輒號咷，跳觸塗泥中，忘其身之瀕於河滸也。兼塋，南洲二公責以大義，先生爲歃血而已之。親爲廬於中門之外，高廣容膝，四周塗以堊，南穿小牖，如禮制。終日哭其中，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非有饋奠之事，足

不踰廬闔、杖而後能起。陶石簣先生名望來弔、見哀毀骨立、嘆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卒哭、疏食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苫次中讀禮、旁及六經。疑戴記爲漢儒所附會、考定之意自此始。

冬十二月、葬考秦臺公、妣章太夫人於會稽下蔣之原。

初、秦臺公殯於梁楙、至是營葬太夫人、遂舉而合之。甓磚壘土、先生罔不躬親盡其誠。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

春三月、奉旨旌表章太夫人貞節。

秋八月，如德清，師事許敬菴先生。

先生賦性方嚴，自少至長，淡嗜好，寡言笑，蓋生而近道者。又加以太夫人之庭訓、南洲公之師範，故器識日底堅凝。居憂傷，祿不逮養，益持節操，衰麻饘粥，動以古人自期。一日，以旌表母節，陳乞於郡守，哀動左右。武林陳植槐見之，感其誼，爲介紹而見之於許敬菴先生。許先生名孚遠，學宗紫陽，敦篤真儒也。先生問爲學之要，許先生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執贄北面師事之。請爲太夫人傳，許先生載筆而書，終以敬身之孝勗先生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

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即胸次灑落光明、古人德業不難成。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乃劉子所以報母氏於無窮也。先生終身守之不敢失、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嚴肅入、自貌言之細、以至事爲之著、念慮之微、隨處謹凜、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由來爲如何、又勘後所决裂更當如何。終日端坐讀書、曰吾心於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則其存之遏之也、不亦恢恢有餘地乎。先生蚤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曰象山、陽明直

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治邊事，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功矣。其旨痛險絶人，苟即其說而一再傳，終必獘矣。觀於慈湖、龍溪可見，況後之人乎。

冬十一月，還水澄舊里。

先是三月，先生以囊殮不給，自道墟徙麻溪，力耕自膽。至是復自麻溪還舊里，仲孀朱孀居無依，迎養至家。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

春三月，赴京謁選。

先生服闋已久，以兼峯公年耄，不欲赴選人。公數數

趣之、先生不得已、拜受命。是年八月、爲公八十懸弧、先生大會宗黨、預行稱觴禮而行。過德清、别許先生。許先生論爲學不在虚知、要歸實踐、因追溯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考功力之進退。先生得之猛省。

夏六月、除授行人司行人。

行人、冷曹也、司故多書、先生謝一切造請、鼓篋徧讀。復旁搜國朝典故、名臣言行與治亂否泰之幾、邪正消長之介而討論之。同籍劉静之永澄官國學正、潔已好修、先生一見語合、遂定交、日以學行相切劘。時

沈四明一貫當國，與給事錢夢皐、朋邪亂政，楚獄妖書相繼爲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先生將上書極諫，既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屬草而罷。疏稿逸。居官淡素自持，動必勅法，視權貴若將浼焉。假寓靈濟宮，學琴於宮之道士，朝蘆暮鹽，彈琴歌咏，聲出金石，不復知身在長安也。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

春三月，拜疏請終養。奉俞旨。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念大父不置。去冬，拜疏請終養，不報，至是繼請，奉俞旨歸。途次聞許先生卒，至德清，哭奠盡哀。

秋八月辛未，二十九日。大父兼峯公卒。

先生歸，而奉公几杖兩月。公彌病瘖轉劇，先生侍湯藥不懈。卧不貼席，則身代茵蓐以承之。飲食不能下，爲深口咀之，更和羹湆以進，晝夜不交睫者四浹旬。既承重擗踊，哭泣有加，苫次恒懼，即於匪彝爲祖考羞。作皇祖之詩以自警。先是六月，南洲公卒。其病也，侍湯藥一如大父。及没，立主私祀之，題之曰先師。不以戚而稱師，志教養之恩云。後立祀典，春秋二祭，配以考妣，戒子孫百世不祧。又置南洲公及兩舅祭田若干畝，遺章氏。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居喪之暇、進宗人戚屬而講誦之、授以舉子業。教學者一準規矩、出入進退、俱有成度。課督甚勤、曠業則長跪、有不率教者夏楚之。成童以上勿恕也。末世師道凌遲、見先生嚴毅、咸驚異焉。○時先生授徒、夫人御短褐、親操作以供蔬糲。足跡不至公庭、即造廬者拒弗見。鄉士大夫往來者、周寧宇、名應中。王積齋名洮。陶石簣三人而已。

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一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仍教授於僧舍。夏五月，寢疾，乃輟講。先生稟質最癯，兩遭大故，過於哀毁，患虛眩，浸就危篤。時夫人亦以瘦卧病，兩榻相對者三年。投以藥餌，俱不效，遂專事静養，久之漸差。倚第授二女讀，教以小學之禮。每晨夕問安，侍膳飲，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敢退，宛然内則之儀焉。會稽令趙士諤與先生同籍，屢通好，先生不答。一日問疾，直造榻前，見皂幃縷縷，百結，摒一敝衾，所用皆破缶。出而語人曰：梁伯鸞、管幼安以上人物也。誰爲處士純盗虚聲哉。咨嗟太息而去。

後丁巳，京察御史韓浚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入爲功郎，力爭不可，乃獲免。其詳見録遺。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春二月、申文吏部請告。

先生服闋在丁未之冬、久不赴補、至是以病申文吏部請告、部覆得俞旨。

萬歷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四歲。

夏六月、會劉靜之於西湖。

靜之訪道至武林、貽書先生、邀會於西湖。先生即命棹西渡、慰勞甚歡、各出證數年學力淺深。時黨論初起、靜之語及當世之故、輒刺刺不休。先生曰、此進而有位之事也、吾輩身在山林、請退言其藏者。因相與

究求仁之旨、析主静之説、辨修悟之異同、纚纚三日不倦。静之爽然自失曰：「予學猶未乎。」已而曰：「予所論説第險耳、如躡懸崖、幾難試一武。」先生得之瞿然。時方習静、以存養之功與静之言也。○是年、長與丁長孺元薦致書定交。長孺敬菴先生門人。

秋八月、起復原官。

浙江巡撫高舉、巡按王洪基薦先生於朝。維時政府葉向高、太宰孫丕揚、皆正人也、汲引諸名流、得薦疏起先生原官。故事、庶僚病愈赴部候補。先生不行、而太宰知先生素以道自重、遂登啟事云。

冬十月、遷居戢山之麓。

先是戊申、先生遷居武勳坊、至是自武勳坊遷居戢山之麓。壻陳剛祖思石公以先生無棲椽、乃輯室以迎先生、仍遺之僦錢以居。

萬歷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

春正月、發自家、過梁溪、謁高景逸先生。名攀龍。

景逸先生官大行、以建言謫揭陽尉。家居與同鄉顧涇陽先生倡道東南、風動士林。自文成而後、學者盛談元虛、徧天下皆禪學、而二先生獨宗程、朱、劉靜之嘗稱其賢、丁長孺復言之。先生方欲見涇陽、而涇陽

已卒，乃造景逸先生，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第一書論居方寸也，第二書論窮理也，第三書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也，皆佚不傳。因答書知之。自此益反躬近裏，從事治心之功。先生生平以名節相砥礪，則丁長孺、魏廓園，以學問相切磨，則劉靜之、高景逸。靜之早卒，終身質難無間者，惟景逸先生一人。

三月，至京師受事。

夏四月，奉命充副使，冊封益藩。秋七月，至江西建昌，行冊封禮。八月，自建昌歸省墓。

正使爲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先生爲副使。王具報禮

百金，先生謝之，止受贈言一軸，素琴一張，禊帖數幅，角帶一圍，餘無所取。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

春正月，復命發自家。二月，過寶應，弔劉靜之。去年先生北上，過淮南，訪靜之。靜之病，相與究養心之旨而别。别三月，靜之卒。比先生出使，聞變，登堂哭之慟。至是再上淮南，重訪其里而哭之，操文以祭，復作淮南賦以哀之，私謚曰貞修君子，以爲稱情。

夏四月，至京師復任。拜疏條陳宗藩，不報。歷朝以來，宗藩之困已極，當事者窮而不知變。先生

因使職所及、臚六議以獻、一曰議祿、二曰議爵、三曰議官、四曰議教、五曰議養、六曰議制、皆原先王封建井田之制以權之。且進求之宮庭曰、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絶、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者有年、則所稱子職之謂何。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托於阿保之手、陛下盍令練習政事、以益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攝乎。至於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廢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之所

狎者宦官宮妾、而復推狎於皇太子。繇是而推之、福王不慾之國之期乎。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洋洋六七千言、人以爲經世之文。疏入不報。時光廟在東宮、諸典禮俱廢。福王之國愆期、羣情危懼、故因陳宗藩而推本言之。又上書葉福清向高、責其不能力贊福藩啟行、辭氣切直。福清謝之。書亡逸。○六月、舉不孝子汋。

冬十月、拜疏、脩正學以淑人心、不報。

秋、顏泙陽先生以選郎落職、與高景逸先生講紫陽絶學於東林書院。東林者、宋儒楊龜山先生祠堂也。

二先生慨然以名教是非爲已任、一時從之遊者不啻東漢龍門、尊其言爲清論、朝右側目、然未有以難也。會淮撫李三才罹墨謗、顧先生惜其才、馳書當路援之。羣小遂執爲兵端、轉攻顧先生、詆娸講學、東林之名滿公車、海内分門户焉。無何、辛亥、京察孫公丕揚掌計事、崑山顧天埈、宣城湯賓尹坐不謹罷、諸附崑、宣者並黜、其黨秦聚奎起而訐丕揚、以救被察諸臣。丁公元薦復臚察處諸臣罪狀、舉朝鼎沸、丕揚及佐察者皆引咎去。於是羣小誣東林把持計典、切齒不已。適御史熊廷弼督學南畿、有梅生者、以宣淫麗

城旦、賓尹曲庇之。廷彌迎賓尹意、甃公舉生而貰其罪、爲巡方荆養喬所糾。詔下憲長議、議廷彌解職聽勘。救者蜂起、至逐憲長、謫言官、復坐東林主使。時顧先生卒、歸獄於于公玉立、丁公元薦等、欲立奸黨碑榜之朝堂、蓋爲崑宣報復也。先生上疏發明顧先生之學、歸於自反、其畧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即以門戶分流

品、如意見而已。即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有不人人爭拔劒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廹之甚也。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倘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

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卑東林者反覓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以無遺憲成羞可乎。抑於此有感於學術之難言也。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老莊頑鈍而無耻。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疏入不報。南臺孫光裕遂飛章攻先生、謂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以祖養喬、尤苛訾高先生不已。先生復出揭以辯之。先

是、黨崑宣者多浙人、要先生爲助、不少動。時選授銓曹、浙東衆論屬先生、同籍某來晤曰、無談時事、旦晚吏部矣。先生不答。及拜疏、羣小狺狺、而浙人恨之尤深。光裕亦浙人。按先生是疏逆睹東林後日之獘、而謀國有人、早爲消弭、崔魏之禍可以不作。無奈彼此意見不化、相傾相軋、卒至羣賢駢首而宗社隨之、辜負先生當日苦心惜哉。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

春正月、申文吏部給假。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以羣小在位、給假歸、闔門讀書、曰、昔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子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

無自厲乎。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乃著論曰、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冐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是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是爲五常。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

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于漠、氣合于虚、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説。

冬十月。

先生携章甥一臣養之。一臣、女兄子也。先生痛女兄蚤寡、倍篤友于。先是、太夫人卒、先生牽女兄衣而哭曰、今而後事姊如事母乎。每歲半在先生家、凡有甘旨、女兄未食不敢嘗。時以瘵卒、先生携甥夫婦養之、曰、吾聊以終事母之念云爾。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

教授於朱氏之解吟軒。

先是壬子、先生北發、陳堯年卒先執贄問道於門下。及給假歸、望益隆隆起、國人無不信先生爲眞儒。於是堯年復卒諸生二十餘人納贄北面、講授於解吟軒。先生謂德行本也、時藝末也、教學者先行誼而後文章。本經之外兼舉一經、旁閲子史性理諸書。有暇則令習禮歌詩。每日、古人生禀朴茂、又有三千三百之禮以爲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才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爲猖狂之行、於凡威儀之節、言動之準、廢而不脩、驕惰已成、馴至决裂。子弟而悖其父兄、

甲幼而凌其師長，往往有之。今欲學爲人，請自學禮始。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進、一反，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苟能致謹於斯，淺言之則小學之科條，深言之即收放心之要法也。故設教一以嚴肅爲主，盛暑未嘗去冠服。有蕩檢者，則擯諸門墻之外。大約規模視丁未更宏濶云。朔望考課畢，或尚論古今人物，或商榷坐下工夫。間一命酒，登蕺山之巔，歌古詩，二三子和之，聲振山谷，油然而歸。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教授於陳氏之石家池。

先生著酒、色、財、氣四箴示學者。

秋七月，建章太夫人貞節坊於萬安里。

令甲，節婦膺旌典者，得表其廬。浙東觀察使王時熙下所司如例爲太夫人建坊，顔其額，北面曰「宇宙完貞」，南面曰「冰霜勁節」。其書爲先生親筆也。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歲。

教授於韓山草堂。

先生初館於石家池，三月，移席郭外之韓山草堂。草堂，族兄方伯乾陽公毅别業也。時先生著座右銘，又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以自警。四月，嘉善魏廓

園大中，渡江訪先生。關中馮少墟先生名從吾。致書通問，以學業相朂勉。

論語學案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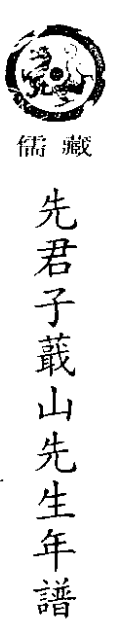
先生與諸生講論語，日書其大旨，久而成編，至是乃出示學者。○是時，先生又有壁帖數十條，皆自言功用處，今不傳。○按，先生壯年學力不可盡考，讀論語學案而知當時進修之敦篤、居身之嚴謹，居有寧卑毋高、寧埜毋史之意，居然孔子下學法門。人第見晚年德器和粹，以爲先生之學得力在涵養，而孰知植基於艱苦刻厲如此也哉。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

冬十一月，葬曾祖茅山公以下三世之喪於會稽雙井

里茭山。

曾祖茅山公、曾祖妣茅夫人、祖兼峯公、祖妣陳夫人、仲叔中望公、季叔泰屏公、季叔妣王安人三世七喪、未克葬。先生從從卜地、靡閒晦明、至是得茭山、遂舉三世之柩以次窆焉。○初、同籍徐御史縉芳巡鹽淮揚、聞先生窆乏不能爲親營葬事、欲遺百金以賻、屬丁長孺先容。先生答書拒之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即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幸勿汙我先人墓上石。僕所未了者、固廑有先人一事、姑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爲念。徐公



慚服。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

曾子章句成。

先生讀大戴禮、至曾子十篇、謂其言愨而深、微而粹、爲學者守身之要、洵非曾子不能作、不宜與曆本同棄、乃取而註釋之。晚年欲修改、不果。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

春三月、起陞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秋七月、發自家。

先是光廟御極、錄用舊學、首召葉公向高還中書。時先生有上葉公論國是書。八公熹廟嗣位、盡登廢籍諸君子、於是趙儕

鶴、鄒南皐、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相次彙征。給諫惠世揚、御史方震孺、張慎言交章薦先生、而南皐先生入朝、復於途次薦之、乃起先生禮部儀制司主事。

冬十月癸未、十六日。至京師受事。壬辰、拜疏叅宦官魏進忠、保姆客氏奉旨罰俸。

魏進忠者、上在潛邸近侍也、時尚未改名忠賢。上即位、貴寵用事、干與外政、又交通保姆客氏、表裏爲奸、日道上舞唱角觝、射擊走馬、或出中旨進退士大夫。時客氏亦幸於上、大婚禮成、猶潛居宮禁。外廷嘖有煩言、上不得已遣之出。越兩日、復召入。臺省倪思輝、

朱欽相、王心一各上疏爭，相繼降謫。先生涖任九日，拜封事，畧曰：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内森嚴，忽一宫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内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宫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

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勑、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悞、豈不深可恨哉。疏入、進忠銜甚、傳旨廷杖六十、頓首擬

葉公力救，改票，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究，姑從輕罰俸半年。朝紳見先生，咸賀直諫，而臺省則引罪曰：予輩不言而公言之，愧死無地矣。先生遜謝之。按，客氏出入禁廷，臣僚有言及者，至進忠之斜，則自先生始。

十一月丙辰，日。十九拜疏，叅正孔廟祀典。

御史蕭翼請學宫啓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以隆追崇之典。先生上疏正之，謂孔子世家自叔梁紇以上，宜特立一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罷天下學宫啓聖一祠，進顔路、曾晳、伯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十哲則降於兩廡。路

之長也、黙之賢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至十哲諸賢於顔、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矣。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不妨槩從侯等以蒞祀、比古之封域諸侯。翼復出疏爭、謂先生無父之教。先生再出揭以折之。兩家聚訟不決、議竟寢。○時光宗祔廟、詔廷臣議祧廟。已祧憲廟矣、先生草疏謂、興獻皇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宜祧、而祧

憲廟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爲署部侍郎鄭以偉所阻而罷。又有與王應遴䟽議書、俱亡逸。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

春二月戊辰、拜疏請誅遼陽、廣寧失律諸臣。

時上召熊廷弼以大司馬經畧遼東、而巡撫爲王化貞。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兩臣交惡、中朝復佐鬭相紛拏、議遣大臣解和。正月、

大清兵渡三岔河、陷西平、化貞棄廣寧遁。廷弼聞廣寧不守、亦焚棄右屯南走、與道臣高出等躡化貞後、並日入關、喪河西地七百里。先是、遊方告警以來、失律諸臣、

罪不决、即論辟者下詔從寬典、中官盧受以通外黜，崔文昇以進藥致先帝驟崩坐譴、皆復圖進用。首輔葉向高漫無主持、致國法大隳。先生聞廣寧告變、即日抗章奏曰、爲今日計、請皇上亟行天討、首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法。戮盧受以正交私起釁之法。速斬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失地喪師之法。速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戴罪之罪、立斬軍中、并編管劉國縉、傅國、牛維曜、以正棄城逃潰之法。速編管佟卜年於遠邊、以正叛黨之法。速奪熊廷弼尚書蟒玉、以都御史戴罪關外、以正欺君誤國之法。國法既申、

臣紀自肅、一舉而宇宙之神氣勃然改觀、夫然後天威所加、雖不戰而屈人兵可矣。昔朱雲願借尚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勵其餘、乃今日身秉國成者誰乎、而速禍至此、臣請以問之輔臣薬向高奉旨、語言無忌、姑不究。一時公憤快之。會工垣魏公大中疏爭楊鎬、李如楨之獄甚力、得長繫。未幾、詔逮廷弼化貞出嘉楝、應乾、卜年於理。或欲殺廷弼而宥化貞、或欲稍寬廷弼。先生言於法司曰、兩人事任同、潰逃同、而刑章異、何以服天下。公等執法大臣、當爲後世憲。司寇王紀以爲然、卒案六人暨李、鄭罪、奏當棄市、上從之。

受、文昇俱成孝陵衛。按、朱相國國楨史槩載、光廟不豫、服中官崔文昇藥、浸劇。鴻臚丞李可灼因政府方從哲進紅丸、上連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從哲。票同籍去。禮部尚書孫慎行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義、請正從哲弑君之罪。從哲奏辨、自請削奪以釋羣疑。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御史吳甡等甚衆、則知先生當時又有劾從哲疏、今亡逸。

三月、上揭部尚書孫公慎行脩舉學政。

時事孔亟、司農告匱、通行天下、郡邑得輸金補博士弟子、至有司類考、亦有額例。先生上揭孫公、謂學校人才所從出、天下黌序皆買豎子、焉望人才。人才不可得、而欲濟國家緩急一日之用、未之有聞。宜首停粟監粟生、以端天下之士習。次論秀、次議儲養、次議

録用、次議官師、次議體統、次議激勸、大約歸於復祖宗舊制。孫公不能用。

夏四月庚午、初五日。奉命賫壬戌會試録於南京。

先生在部五月、數上書明國是、直聲震中外。凡遇大刑政、益矢口爭可否、公卿咸俯躬下詢、依以衡斷。嘗磨勘辛酉鄉試卷、發舉人錢千秋、張惟勤關節會試充印卷官。及奉命往南京、迂道謁孔子闕里、拜墓下、訪俎豆之事、歷覽陋巷、舞雩諸遺跡、徘徊數日而去。

五月、至南京、謁孝陵。

先生焚會試録於孝陵。禮竣、拜方正學先生衣冠、陟

棲霞、登牛首、徧覽燕子磯、雨花臺、各有題咏。

六月、陞光禄寺添註寺丞。

秋七月、自南京歸省墓。

天啓三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

春三月、復命發自家。

始攜眷屬之官、舟中用功益力。時新淦朱公國楨赴召、連舟同行。朱公、先生舊交也。上書論宰相之道在正心誠意、輔人主爲堯舜之君、取法伊、周、不當效近日調停觀望之術。朱公稱謝。

夏五月、陞尚寶司少卿。

先生以未任遷擢，義不自安，方擬疏辭，會津撫李公邦華來顧，謂小臣無辭官禮，乃止。

秋八月甲子，至京師，視尚寶事。

先生復命畢，履尚寶任。時值五年議謚，拜疏爲從曾祖艮所公請謚。公名棟，世廟時以翰林議大禮，下詔獄，廷杖者。奉旨下部。又出揭請劉靜之謚典。

九月戊申，陞太僕寺添註少卿，拜疏固辭。冬十一月，回籍。

先生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又見婦寺專權日甚，而士大夫方急於競進，不知國恤，謂何，乃力辭。上不允，

繼以病。請疏再上、奉旨下部。按先生日記、一爲臣節日壞、臣罪滋深、懇乞聖明收回成命、亟賜罷斥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旨到任供職、不准辭。一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臣以原官回籍調理、少全分義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旨供職、不得瀆陳。一爲臣病萬非假托、三懇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得餘生事。奉聖旨吏部知道。三疏俱亡逸、姑存其目、以俟後輯。侯覆兩月、而部疏未進。先生曰、侯覆者、臣誼也。至以我在而遷延不果、毋乃示人留行意乎。即日策蹇行、部疏上、令以新銜回籍、病痊即與起用。報可。道出鄒、滕、謁孟廟、賦詩志景行焉。按、崔魏時先生不及於禍、亦以見幾先去故也。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

春正月、至自京。

秋九月、刪輯方遜志先生正學錄成。

先生謂遜志蚤師宋潛溪、接考亭正傳、國朝理學當以公爲稱首、輯其集之粹者三卷、爲異日從祀地。

起通政司右通政。冬、十一月、拜疏控辭。

先生歸朝、士爭推轂不輟。太宰趙儕鶴疏詘干進、舉先生以諷有位。太宰正士冠冕也、秉銓政、銳意澄淸、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惟以揆地爲政本所自出、未得其人、圖破格用先生。又慮先生方以躐陞爲恥、若驟登大位、必固辭。乃以通政舊秩起、曰、俟其入朝、用之未晚也。及部檄至、而逆閹魏忠賢以副院楊公漣二

十四大罪之劾、盡逐諸君子去。先生拜疏力辭曰、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眞才、山林無媿節、陸沉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辭太僕之命、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此臣所以輾轉踟躕、不敢趨命也。又具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介、一叅忠賢悞國之罪。二疏俱逸。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

春二月，奉旨革職爲民，追奪誥命。

璫疏者投三疏於銀臺，銀臺咋舌曰，此何時，進此疏乎。大禍立至矣。固止之，僅以辭疏上。奉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三月，如長興，弔丁長孺。

先生如長興弔長孺，爲文祭之。先是正月，長孺病，先生往視，復自長興過嘉善，訪魏廓園，復遺書訊高景逸先生。時二公得罪歸里。

夏五月戊申，會講於解吟軒。

逆閹大興鉤黨之獄，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曰：「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綫乎。」會諸生相繼請，遂於五月朔會講於解吟軒。先生痛言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座中皆有省。每會，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爲入道之基。嘗曰：「此心絶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摉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

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有愼獨之說焉。至歲終輟講。

六月，遣弔鄒南皋先生。祭文見文集。

冬十月，遣弔魏廓園。

時矯旨下詔獄死者，楊副院漣、左僉院光斗、魏都諫大中、袁掌道化中、周冏卿朝瑞、顧副使大章。先生操文哭廓園曰：煌煌大明，而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尸如阜。惟公之品，氷寒玉潔，壁立千仞，轟轟烈烈。蚤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以此事

親、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戮力同心、以補袞職。以此忤權、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死、惟此學鵠。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鄜園爲先生門人。先生旣爲文哭鄜園、復傷六君子之死、作賦以弔之、上逃諸賢正直之槩、下數逆閹毒忠之辜、時時悲歌淋漓。一日、遺書高先生言及之、高先生答書曰、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

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自此先生一意韜晦。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四十九歲。

讀書韓山草堂。

邏卒分布天下，蹤跡尋賢，詗得狀即鍛鍊成罪，至縉紳不敢偶語。二月，先生出遊雲門，徜徉山水間，登秦望，瞰釣臺，訪六寺遺址。三月歸家，聞惠公世揚被逮，招辭傳會及先生，以昔日受薦故也。未幾，逮高景逸先生、周公起元、繆公昌期、周公順昌、周公宗建、李公應昇、黄公尊素七君子。而黄公則吾鄉餘姚人也。緹

騎至姑蘇，逮順昌，士民憤激，毆殺緹騎一人，餘黨鼠竄。至浙，逮黄公，不敢東渡錢塘。督撫移檄紹郡，一時惧傳爲先生家人，惶遽。先生慰之曰：毋恐，第安坐待之。明日，始知爲黄公。黄公至郡，先生餞之蕭寺，促膝談國是，唏嘘流涕而别。已而謂門人曰：吾平生自謂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覺此中怦怦欲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遂携汋課讀於韓山草堂，專用慎獨之功，謂獨只在静存，静存不得力，動時如何用工夫。先儒以慎獨爲省察之功，先生以慎獨爲存養之功。因信濂溪主静立極之説，伊川每見人静坐便嘆善學，及羅、

李相授，亦必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錄是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漸見浩然天地氣象，平生嚴毅之意一旦消融。每日晨取有明諸儒文集傳記考訂之，蓋有事於道統錄也。有時倦則散步嘯歌，舒其四體。秋日，諸生十餘輩拏舟來謁，座中問孔孟大旨，先生告以求仁之說曰：吾輩自幼讀論孟，至語聖賢合一處，則茫然不能置對，何以一天下之道。於是集二書言仁者錄之，題曰孔孟合璧，附以吃緊三關，言求仁所必有事也。八月，相傳欲逮文湛持震孟、姚現聞希孟及先生，乃托洵於陳堯

年、堯年攜之武林。先生仍讀書韓山、著泰臺公、太夫人行狀、南洲公傳及宗祠祀典。初、惠公辭連先生獄已造矣、同鄉王侍御業浩力救得解。無何、吳中士民殺校事起、京師復有王恭廠火藥之變、逆閹懼、自此緹騎不復南指、先生始免於禍。○問、慎獨專屬之静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着得一毫。如静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得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着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



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按、先生從主敬入門、敬無內外、無動靜、故自靜存以至動察、皆有事而不敢忽、即其中覓箇主宰曰獨、謂於此敬則無所不敬、於此肆則無所不肆、而省察於念慮皆其後者耳。故中年專用慎獨工夫、謹凜於一念未起之先、自無夾雜、旣無夾雜、自無虛假。慎則敬、敬則誠、工夫一步推一步、得手一層進一層、晚年愈精微愈平實、絶無儱侗虛無之弊。洵乎爲伊洛正脈也。○按、是時禍在不測、先生悉以平生著述寄友人、其後黨禁解、先生不索、而友人亦不來歸、故丙寅以前筆札、無一存者、其問行事之始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論語學案、曾子註所存皆草本、而學案第一卷并草本遺失、戊辰續成之。丁卯至乙亥九年著述、欽召時復爲人竊去。丙子洎年二十四、始留心抄錄、存者十之七八、故末後十年行事獨詳、今見之文集大畧十年內著述。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五十歲。

皇明道統錄成。

先生輯道統錄七卷、倣朱子名臣言行錄、首紀平生行履、次語錄、末附斷論。大儒特書、餘各以類見、去取一準孔孟。有假途異端以逞邪說、托宿鄉原以取世資者、擯弗錄。即所錄者、褒貶俱出獨見、如薛敬軒、陳白沙、羅整庵、王龍溪、世推爲大儒、而先生皆有貶辭。方遜志以節義著、吳康齋人競非毀之、而先生推許不置。論遜志云、先生稟絶世之資、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開二帝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而事業反駕伊、周而上之。信乎不愧千秋正學也。論康齋云、先生之學、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孟、舜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真、言動之間悉

歸乎淡，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又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醇乎醇云。通錄中無間辭者，自遜志、康齋外，又有曹月川、胡敬齋、陳克庵、蔡虚齋、王陽明、呂涇野六先生。

○先生讀陽明文集，始信之不疑，爲論次曰，先生承絶學於辭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之病，可謂震霆起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

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絶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是年正月，爲先生五旬初度，有慨於夫子知命之學，作賦以自諗。復追悼丙寅諸君子之死，作逝哀以哭之。又以汋氣質庸暗，著做人說、讀書說示警。○先生自春徂夏，無事率終日靜坐，有事則隨感而應。每事過，自審此中不作將迎否，不作將迎而獨體淵然自如否。蓋自是專歸涵養一路矣。友人張公伯樞爲汋授經，嘗語汋曰，向來但仰尊公高風

素節如泰嶽，然比朝夕聆教，始覺氣宇冲融，神情淡靜，又如春風被物，温然浹於肌理。斯有以窺先生之微矣。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一歲。

秋九月，出弔黨籍諸君子。

皇弟信王御極，逆閹受誅，黨禁解。先生裹糧渡錢塘，徧弔諸君子之喪，無錫則高先生，蘇門則周蓼洲順昌，江陰則繆西溪昌期，李仲達應昇，桐城則左滄嶼光斗，吳江則周季侯宗建，姚江則黄白安尊素。疑有祭文。今亡。或登堂即位而哭，或拜哭於墓門。其遠者如楊逸。

大洪漣、周綿貞起元、並遣弔之。高氏子以景逸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呈覽。先生書跋語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者、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又處化時端立水中、口不入勺水。先生平生學力堅定、故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予懼後之學先生者、徒求之東漢人物、復過求之二氏、特表而出之。

冬十一月、起陞順天府府尹。

上給還削奪諸臣官誥、先生與焉。時秉政者皆逆閹

餘孽，名爲反正，實用邪黨，以故先生經年不登啓事。給諫黃承昊、南銓曹藏照如薦於朝，奉旨起用，而太宰王永光猶遲遲。久之，乃起京兆尹。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二歲。

春正月，疏辭不允。夏六月壬午，二十九日。發自家。

先生傷諸君子之死，而身叨新命，不勝存亡顯晦之感，拜疏辭，上不允。再拜第二疏，賫至京，爲所親見尼，未及上，而朝命又敦趣赴任，遂行。抵杭，會友人講學於先覺祠，又致書巡撫陸完學，請舉五君子之祠於西湖之勝。五君子者，即逆璫魏忠賢所誣搆而慘死

者也、爲高景逸先生、魏廓園父子、子名學洢，以孝死。黃白安、
周季侯、廓園父子、白安同浙產、高先生嘗倡學於浙、
季侯宦游於浙、故並祀之。
秋九月壬辰、廿一日。至京師。戊辰、拜疏預矢責難之義以
致君堯舜。癸卯、視事。
上即位以來、勵精圖治、核名實、別功罪、有犯法者即
寧執弗宥、臣下救過不給。先生謂皇上具大有爲之
資、而羣工不能進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致法令滋章、
大非有國者之福。舟中即草疏發明堯舜致治之本、
面恩訖、詣會極門投匭以進。其畧曰、堯舜之道、仁義

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爲壅蔽，與亂同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迷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輒以

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煩苛者。頃者陛下廠臟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輔臣劉洪訓亦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撥地惜。厰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矣，又勅問其既往，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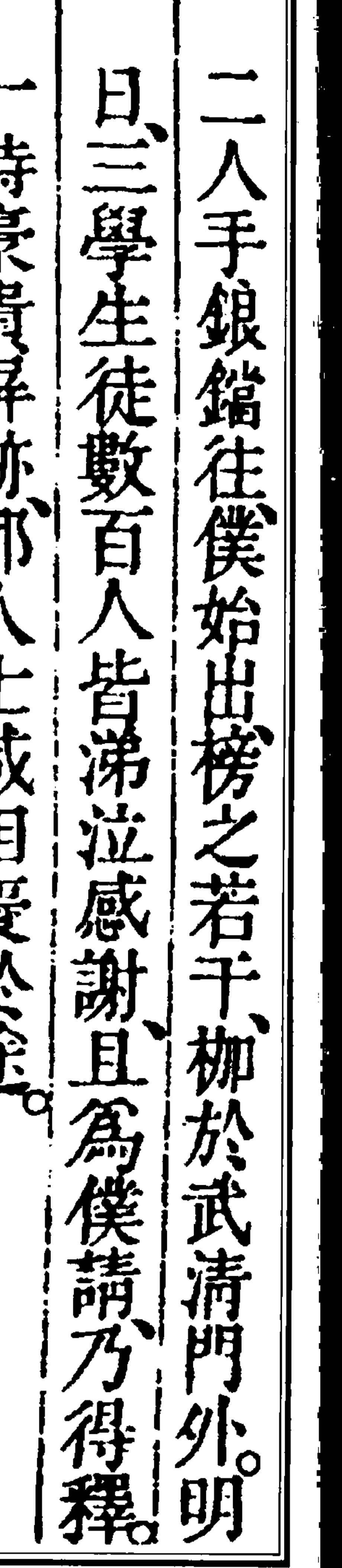
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正以未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凛、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内降、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

堯法舜乎末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末引漢宣帝、唐德宗、宋神宗爲鑒。疏入、上不懌、奉疏濶之旨。

冬十月己未日。初八拜疏請修京兆職掌、不報。

按國朝設立京尹，頗倣前代，乃重之以撫按，分隷之以五城御史。故事權差輕，即屬縣殿最亦不關京尹。履斯任者，率優游養尊而已。先生涖任，深惟古京兆之職，大者擊斷貴戚，小者剪殄豪强，張趙包歐，往往而是。豈今盡不古若哉。乃拜疏請重事權，要之以久任，曰：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堧墉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未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上不報。先生曰：雖未奉俞旨，吾惟設誠致行

之。於是首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學問之要、令飭躬砥節、勉爲士君子之行。延三老嗇夫、咨地方利弊而興除之。發大興、宛平奸吏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又下令禁勳戚家人不法及巨猾舞文觸禁橫行長安者。戚畹武清伯蒼頭與諸生爭道、毆之幾斃、諸生泣訴。先生怒曰、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若輩敢爾。立命二人往擒、未至、又命二人往。武清躬詣謝過、而匿其人不出。先生拒不見、曰、僕辱士而主庇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懼、乃僞飾一人至、跪廳事前、俯首受杖。先生詰得其實、縱之去、懲前往者數輩。又命



二人手鋃鐺往，僕始出，榜之若干，枷於武清門外。明日，三學生徒數百人皆涕泣感謝，且爲僕請，乃得釋。一時豪貴屏跡，都人士咸相慶於途。

十一月甲申，初三日。拜疏固人心以張國勢，不報。

前月二十五日，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四方男婦麕至入都者，不可勝計，煤米價驟踊，先生禁弗能止。又營軍素稱疲困，驟命登陴，怨謗沸騰。先生曰，吾地方官，當以民生爲急，內變爲先。乃上疏請下令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降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鋪設粥糜，

以惠煢民。一賞京營守陴者，一賞營兵出援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或預給軍士月糧一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再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法，用戒不虞。不報。未幾，而設粥恤軍、保甲諸欵俱次第行。

立保甲法。

京師五方雜處，莫可究詰，加以流移日衆，奸盜叢生，先生乃立保甲法。其法十户爲甲，開列各户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長。十保爲鄉，鄉有長。聚鄉爲坊，坊有官。五坊爲城，城有司。五城爲畿，

譏有守臣院臣。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官容奸、守臣院臣舉之。不舉者連坐。每鄉備器械弓矢、選健丁藝士、遞相部署、受命於上官以居守。仍告諭父老子弟、務遵高皇帝聖諭六言、使一鄉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效君親之戴。

初六日、遵化失守、內地震動、難民歸京師日以千計。當事者慮奸細雜處、致生他變、欲置之郊關。先生力爭不可、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毋煩諸君安插流移。

過慮也。乃分遣僚佐於城外，籍難民姓名里業，給篆符入先生驗符，躬撫慰之。有親戚者，令書親戚名居，聽其往。無依者，分插大蘭若中，並聯於保甲，委寺僧譏察之。給贖鍰兩縣，設粥廠數十處，收養飢民。自此來者就食如流水，反側以安。○時冬日沍寒，守城軍士鵠立風雪中，一夕以飢寒死者三百人。先生悉呼市中鬻漿糜者，人給其值，令擔火酒椒飲飲軍士。先生巡行城上，見士有倦色，則曰勞哉士也，亟却其肩輿。士有寒色，則曰寒哉士也，亟去其煖耳。大會薦紳諸生於學宫。

先生謂城守急著，莫過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安士心。乃數會諸生於學宫，激以忠義之昃，稗以鄉保之任，使之聯絡齊民，互相保聚。已復憂粥廠不繼，大會薦紳，倡義捐輸，得白鏹千金，米百石，分發兩縣，以濟流離。饘粥之乏，傴仆者火室温之，道殣者給槥葬之。其間左單戸，勸富民更相賙恤，人自爲養。自仲冬以迄明春，閲閲如一日，黎遺相慶更生。又嘗部合府輿儓教之兵法，使成一旅，以備緩急。又屢出示曉諭衆庶，有能團結義勇願爲王家宣力者，速報名上府，轉咨司馬調遣。至戰守所需若車輛、釜甑、芻秣之類，

取給京兆者、不可勝計、要皆經費所不載、先生竭歷措應、毋敢或怠焉。

壬辰、十一日。拜疏再伸人心國勢之論、不報。

先生謂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且慮上無固志、乃拜疏再以安人心之說進、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心、三曰安士心、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末請上自安其心。謂寇準决親征之策、澶淵之役、保及百年。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大計、惟皇上斷然以宋事爲鑒、則宗社幸甚。疏入不報。按日記、是月十九日、又拜疏爲亟陳城守急着以祈聖鑒事。今亡逸。

甲辰，三十七歲。伏闕請上視朝。

時承平日久，士民罕覩兵革，一旦變起，京師震裂。上自閟警，不視朝，一切章奏留中不報。又傳中旨，辦布囊八百，内官競進馬騾，并勅大小臣工各進馬一疋。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説欺皇上者。乘輿一動，宗社大事去矣。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爲存亡。」乃躬詣午門，叩頭奏曰：「皇上深居遂密，外廷疑懼。臣請聖駕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惟有嬰城固守，以繫衆望。一面批發奏章，羣策羣議，次第舉行。臣知時事雖亟，有萬萬不足慮者，俯伏終日不起。」至

薄暮、傳旨報聞、始退。復造閣門揖政府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阽危、宗周雖竭愚誠、不足上悚主聽。相公同國休戚、宜首以御門請。講求備禦長策、豈可泛泛然若秦越人之視、而不力爲之所乎。政府曰、公姑歸署、行當得間圖之。先生趨而出。

丁未、二十六日。祭于忠肅公。

先生請上視朝、不可得、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諸公各爲妻孥計、漫無可否。先生益憤憤、乃集京兆官屬縣長吏暨鄉大夫文學士及諸父老子弟於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作文以祭之。畧曰、昔公當己巳之變、

隻手擎天、屹如山嶽。其大者在首遏徐有貞南幸之議、以定人心。卒能倡千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洗日月以重明。逮甲子三易、復爲已已、不減我公當年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諸臣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大小文武臣工及於耆老士庶人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其內自禁旅臣以下、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殛之。祭畢、令衆人前爲言忠肅公當日事、稱引高皇帝開闢功德、列聖休養恩澤、以感動激發之。時先生辭氣蹈

厲不自知，涕泗俱下，衆環向哭。又刻其文，徧遞内外各衙門。於是文武諸大吏稍有感奮者。先生在圍城中，一以忠義蹇諤之風感動上下，地方賴以無恐。始先生伏闕歸，即草疏極言南幸之非，欲補牘諫。已而議漸寢，遂中止。先生一日與郊祭，宿城外，府丞魏光緒在署。有男子戎服入府，蹤跡之不可得。頃之，庫掾進一箭，言夜拾自庫中，不辨從來。又傳有奸細布滿京師，約丙夜獻城者。迨先生歸瞋矣，方進晩餐，光緒角巾帶劍而來曰：事變不可測，吾已訣妻子，與公出外彈壓，亦守土者之責也。先生曰：訛言肆起，舉城

洶洶。吾輩乘夜而出，人心滋惑，不可。遂堅卧不出。其遇事鎮靜類如此。

十二月庚申，會推兵部右侍郎，不報。

乙丑，十五日。拜疏開廣聖心以濟時艱，不報。

上疑袁崇煥傾險誤國，下詔獄。繼而內閣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戎政尚書李邦華、工部尚書張鳳翔皆坐煥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上益疑羣臣謀國不忠，廢督師，以總兵滿桂統領諸師，召白衣申甫授以副將軍，又以宦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諸進退刑賞出自上裁。諸帥以名位相埒，不肯受桂制，援

兵多潰散者、上置不問。先生上疏諫曰、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乃者聖謨淵遠、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如討伐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之故、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奏凱、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祖大壽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

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侯世祿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焉。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至是文武之途盡矣。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闘以外將次第委之乎。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鑒。仰祈聖明幡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疏入不報。越二日、桂甫果以全軍敗没間、二人死之、上亦不問。崇煥次年凌遲、洽自縊、龍錫鳳翔皆遣戍、又誅薊提劉策、晉撫耿如杞數人。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五十三歲。

春正月、拜疏推明人才邪正之介、不報。

上重譴諸大臣、羣小乘機逞報復、凡異己者劾之去。於是首輔韓爌、御史大夫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守次第罷官。羣小重以東林爲口實、先生拜疏推明之、略曰、萬歷之季、有高攀龍講紫陽之學、世以東林名、卒搆逆璫之禍以死。皇上首表遺忠、攀龍已爭光日月。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即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官去、

或以詿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且晚望皇上開赦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快。朝去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四面之網、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疏入不報。

埋陣亡將士。

先是、

大清兵攻德勝門、袁崇煥拒之、戰没者一千人、申甫戰没於蘆溝者七千人、滿桂戰没於涼水者三萬人。上命京

兆府遣官收掩、先生委僚屬董其役。方大興人徒、日事瘞埋、忽上怒先生忤命、下詔切責。盡以前疏論中官不當典兵、有借此行譖故也。先生躬至京水、蘆溝監視、旦出暮返、午則袖糗餌以代粮、竭歷月餘、埋骨二萬七千有奇、將領給棺斂、軍士籍以葦席、深坑厚築、聯絡起墳。令所在植榆柳爲蔭、卒埋陳牲以祭之。祭文見文集。春膏土化、又加封、以示永久。

拜疏陳地方善後事宜、奉旨下部。

去年除夕、

大清兵退、趨灤水、先生陳善後事宜、一曰慎選有司、二曰招

撫流亡，三曰清除道路，四曰通行保甲，五曰選擇民兵。至京師最急者，曰飭紀綱，明法度。廠衛衙門雖主禁奸格暴，而告密之途一開，拿訛之風轉熾，自今人心叵測，正宜處以鎮静。未及久任之説。奉旨下部議覆。尋上命府丞魏光緒賫帑賑恤殘破屬邑，從先生招撫流亡之請也。

丙子，拜疏待罪，不允。

是時，所屬州縣殘破已多，封疆失事雖無與京兆，然先生心不自安，故拜疏請罪。奉旨，着實心料理，不必引咎。

乙巳、拜疏申明保甲、奉旨允行。

先是、

大清兵集城下、先生以宗社爲重、不暇問職掌。及解圍、復留心民隱、念移風易俗、終無踰鄉保者、乃拜疏申明之。按日記、爲遵奉明旨申明保甲事宜以安地方事。今亡逸。上命殫力舉行、仍諭都察院通行五城、一體申飭。遂輯保民訓要一書以獻、視前已行者爲加詳。大綱有七、一曰保甲之籍、二曰保甲之政、三曰保甲之教、四曰保甲之禮、五曰保甲之養、六曰保甲之備、七曰保甲之禁。保甲之法、雖主弭盜安民、而實則教養武備胥寓焉。朔望率閭里講

鄉約、誦高皇帝大訓六言、修孝弟忠信之教、隨舉一鄉善惡勸懲之。六德俱備者、選舉三德具者門旌以匾、濟惡不才者三犯、門辱以匾。小事聽約長處分、大事聞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其長。於是勸農桑、廣積儲、立社學、行飲射、務使百姓敦本趨化、還於淳篤。又因比閭族黨而寄屬兵講武之政、戶備器械、保備牛贏、鄉備馬疋弓矢、選其技能者以時訓練之。聯以什伍、行以賞罰。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即爲干城云。至京師最傷風化者莫過梨園、自勳戚至大猾、小有宴會輒娼優並陳、流連卜夜、先生嚴其禁。於

保甲中。一日出外，見弄戲箱於道，呼責之。其人遽曰：「司禮某太監物也。」先生曰：「犯吾禁，雖王侯不宥，况若輩乎。」命舉火焚之，盡逐諸優於境外，聲轂爲之一清。

二月，遣弔趙儕鶴先生。見祭文集。

夏四月，清汰賦役。

時上詔天下有司清汰賦役，特設科院領其事。先生於順天一府裁革冗額一萬六千餘金，仍恐日久無稽，布之方策，以昭法守。又大興、宛平兩縣費用不經，各衙門動以年例索供應，浸淫濫觴，而吏胥得以因緣爲奸，那借正供至萬餘金。先生取舊籍釐正之例

所載者、裁之以義例、所不載者悉與報罷。諸權貴莫敢額外侵漁、漏卮頓絶。尋上疏請命科院刊定例欵、附於全書之後、上從之。按是時有擒治奸猾一事、據日記四月初九日、拜疏爲訛根結黨嚇詐、藐法欺天、謹據招參以肅輦轂事。今是疏亡逸、不知訛棍屬何主名。

五月癸未、初四日。拜疏極陳今日禍敗之局、不報。

滿桂敗、上以總兵馬世龍爲總理、又召瑠孽張鳳翼爲總督、御史吳阿衡爲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龍節制。受事以來、永平、灤州、遷安之間不接一戰、先生已拜疏糾之。至是、報豐潤、寶坻殺傷男婦數萬人、鳳翼世龍亦不遣兵救援、

舉朝莫敢言。先生復上疏糾之曰：今所稱閫以外將將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於田間，固將以干城是寄。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未賜尚方之前，曰事在總理；既賜尚方之後，亦曰事在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尚方付之督臣之手乎？且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佐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已而一切軍情掩敗爲功，殺良爲級之狀，竟不一登白簡，世有如是乘驄風

采平。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奏上不報。

乙巳、拜疏敬陳祈天永命之要、奉旨切責。

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天永命之說、爲更化之端、其畧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督責朘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又因及一切詿誤者、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紛

紛狠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邇者易應昌之以同奏獲罪也、亦處之以詔獄。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煅煉爲忠直、蒼鷹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陛下即位以來、算與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既誅、見征必盡、又趨及來年之預征。有司有逮、司道有罰、節節追呼。閭閻中既

已不勝驛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郎適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訐於監司，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釜魚甑塵之風，空谷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仍查勘蘇琰贓證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侶，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彊，釀天下土崩之勢，則

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疏入、周延儒、温體仁恨語侵内閣、以先生阜禱稱疾激上怒、遂奉嚴旨切責。且云、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即着明白奏來。

丁未、拜疏回奏、復奉旨切責。

疏畧曰、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更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

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五百餘萬之多。臣近於順天一府獄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要以潰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目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目於新者什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上以爲迂濶、復奉

旨切責。

八月戊申朔、提調順天鄉試。至月杪竣役。

九月庚辰、拜疏請卹畿輔凋殘、奉旨下部。

先是、上命京兆府及各撫按積穀賑困乏、先生拜疏推廣之、一曰加派之令宜公、二曰編商之令宜龍、三曰火耗之令宜自上裁、四曰透支之令斷自撫按禁。疏入、未蒙省發。至是重以兵燹之後、民不聊生、而司農檄催愈急、先生復拜疏言、大宛有僉商之苦、外州縣有派買荳料之苦、有錢糧火耗兑頭之苦。又請捐免新餉、一曰平糶銀兩、二曰典鋪酌分、三曰祗候夫

馬銀兩,四曰庫吏賠墊,五曰輿皂工食抽扣。末勸上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奉旨下部,戶部終寢閣不行。

置學田。

初,先生涖任,庫掾手羨餘以進,曰例固有之。先生懲而貯之庫中。時將請告,乃取其金,并捐助餘貲,置學田二百二十八畝,凡貧生薪水不給、父母故不能舉葬、貧生故不能舉娶與月考不能備供給者,分卹各有差。都人國子監博士金鉉紀其事於石。

辛卯,十五日,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先生守京兆一載，甫受事，拜疏請久任，意欲從容整齊，以幾古化理。旋遭兵革，惓惓安人心，明國是。凡所以爲宗社計者，靡不殫慮從之，京師安堵者，先生之力也。爲政潔己卒物，務宏大綱而略苛小，重學校以作人才，講鄉約以興行誼，嚴保甲以戢奸宄，鋤豪右以安善良，類皆振風飭紀之事。其他簿書錢穀，委僚佐任之，不以爲屑屑也。尤加意民間疾苦，請蠲請貸，若惟恐後。軍興旁午，力主節財，恤流掩骼，諸大役費各千百計，僅取給樽節之餘及捐助而足。久之，威惠漸周，人人自愛而耻犯法，訟獄衰止。然終以秉正嫉

邪、好切劘君相、諸所建白、多格不行、遂連疏移疾。旣得請、悉書任內施爲事宜告新尹。後先生應召入都、父老不忘舊德、必率子弟伏謁、先生慰勞如疇昔、士民仍呼劉順天、志私藏云。○先生在朝、搢紳素憚清剛、莫敢干以私、惟中貴人習難驟革、遇事把持、先生謝之、則闖入堂皇、言狀不應、出語相訴詐。先生爲不聞也者、治政事自若。中貴知先生終不可撓、好語慰曰、公執拗人、吾且去、再求未晚也。竟亦不至。居數月、中貴屏跡於公庭矣。

甲辰、二十八日。辭闕出都門。十一月壬寅、二十七日。至自京。

中官守門者見行李蕭然，相顧嘆曰：「真清官也。」士民遮道送者千餘人，至十餘里不去。先生下車撫之，衆皆泣。有送至潞河，俟先生舟行始歸者。

十二月，弔周寧宇。

周公高年碩德，爲前輩典型。先生居恒極敬禮之。去冬，以壽終於家。先生歸里，往弔，躬執紼送公葬焉。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五十四歲。

春三月癸未，初三日。始大會同志於陶石簣先生祠。

海内自鄒南皋、馮少墟、高景逸三先生卒後，士大夫争以講學爲諱。此道不絶如綫，惟先生巋然靈光，久

而彌信。家居之暇，門人謀所以壽斯道者，先生於三月三日，率同志大會於石簣先生祠，搢紳學士可二百餘人，同主事者爲石梁先生。名奭齡。石梁，石簣先生之介弟也。初登講席，先生首謂學者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爲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證人名其社。會期定每月之三日。

著證人社約。

約言十則，約爲學之大者。凡以爲證人地也。附戒條

於後。

秋七月

著中庸首章大義、發明心性之說、曰、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有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是時先生專揭慎獨之旨教學者、或問慎獨下手處、先生曰、且静坐。又問静坐中愈覺妄念紛擾、奈何。先生曰、心不能静、只爲有根在。濂

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以此故也。於是作《獨箴》，以明聖學。○同郡祁世培彪佳始問學於先生，座中言及生死之說。世培請曰：人於生死關頭打不破，恐於義利關有未淨處。先生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冬十一月，續置劉氏祠田告成。○

初，先生自南京奉差歸，慮宗祠祭產不敷，致春秋殷祀有踰時弗舉者，謀諸族兄乾陽公，創捐助事例，爲續置祭田張本。○是時先生經理祠事，置田三十八畝，

歲時蒸嘗始免匱乏。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五十五歲。

春二月、輯劉氏家廟祀典成。

劉氏廟祀多不合禮、先生於丙寅勒爲祀典一書、至是復加參訂、頒布宗祠行之。首家廟圖考、次家廟昭穆圖考、次子孫序立昭穆圖考、次神位式考、次祭義十倫、一祭主、二祭年、三祭時、四祭器、五祭品、六祭儀、七祭餕、八祭樂、九祭產、十祭法。

夏五月、重建古小學、迎尹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

古小學者，祀宋儒尹和靖先生也。先是天啟間，周海門盛標良知，遊其門者率流於放逸。先生思表章和靖以救正之，方謀所以修葺祠舍爲崇祀地，會遭學禁而罷。至是，復具牒當事者，鳩工庀材，鼎新之，迎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乃大會生徒，發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簣祠，遞會於小學、陽明二祠。先生歲時嘗讀書小學中。又建證正堂、游藝所，左右翼以齋房，一如舊制。配享者四先生，宋石公墩、俞公浙、元韓公性、明潘公府。紀重建始末於石，又輯爲崇祀錄。○按越中自陽明先生倡學後，其門人最著者爲

王龍溪、由龍溪而傳及海門、海門同時爲陶石簣俱本良知爲宗、而遞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因嘗從事於斯而有得。是時會講、仍揭良知以示指歸。每令學者識認本體、曰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恁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即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既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從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諸生王朝式、秦宏祐、錢永錫等奉石梁先生爲師模、糾同志數十人別會白馬巖居、日求所謂本體而識



認之。先生問嘗過從、一日、座中舉修悟異同、復理前說以質。宏祐曰、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又與宏祐書曰、學者宜時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不得我且做上一截工夫、置却第二義不問、須看作一個工夫始得。數致規正、諸生自信愈堅、先生遂不與之復辨矣。

秋九月，會推通政司通政使，不報。

格於內閣溫體仁也。時文湛持、姚現聞數以書候先生，先生不答。前後家居，凡朝貴人通書問，皆不答。

冬十月，著第一義等說九篇。

先生著第一義等說九篇：一曰第一義，二曰求放心，三曰靜坐，四曰讀書，五曰應事，六曰處人，七曰向外馳求，八曰氣質，九曰習靜坐。說略曰：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與之常惺惺可也。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坐觀，

食息起居悉與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不會靜坐、且從整齊嚴肅入。其他諸篇、無非發明靜存之意、固先生示人入道之方、尤所以自言用功得力處。按、是時先生用慎獨工夫、獨體只是個微字、慎獨之功只於微處下一着子、故專從靜中討消息。久之始悟獨說不得個靜字、曰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又曰、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不得以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又不得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蓋謂喜怒哀樂以四德言、不以七情言。亦一時事、不分前後際、遂有丙子以後語錄及聖學宗要、人譜、原旨、讀易圖說、証學雜解、諸書大抵於先儒成說掀翻無遺、即延平看未發氣象亦謂落邊際、獨信濂溪伯淳爲無弊、俱卓然明道之書也。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五十六歲。

春三月，輯鄉約小相編。

時邑令講鄉約，先生參酌古今，輯諸條說以佐不及。首載高皇帝聖諭六言衍釋大意，次鄉約事宜，次鄉約類訓，一曰鄉人守望之約，二曰鄉人讀法之約，三曰鄉祀之約，四曰鄉飲之約，五曰鄉射之約，六曰鄉學之約，七曰鄉舉之約，八曰鄉儲之約。視保民訓要更加詳明，令不能行。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五十七歲。

春正月，輯劉氏宗約。

先生輯宗約，立宗長一人總宗教，以約九族之衆。宗

翼二人、左右宗長舉宗教。宗老一人、專以齒。如宗長年尊、不另立。宗幹一人、司大家錢穀出納。宗糾一人、任糾繩綱紀之責。置彰善紀過簿各一扇、以示勸懲。凡宗人有犯倫干義、財帛未明、皆質成宗長。若未經宗長處分而輒興詞訟者、以罪論。月朔告廟、宗長率宗人謁神位、隨舉祖訓一二條闡明之、有疑則質。遇事則舉、而聽斷於宗長。宗人有善當勸、有過當懲者、俟會畢、宗長示以勸懲之典、仍各書其事於冊。按、劉氏族大、風濤最難齊一、先生佐家政以來、事無大小、無不取裁焉。大抵示以尊祖敬宗之道、聯以收族合渙之誼、情雖嚴、令之凜如也。服習既久、風尚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有訟公庭者。先生没後、猶遵行其教不衰。

夏六月，輯聖學宗要。

先生謂孔、孟既没，周、程、張、朱起而承之，又三百年而得陽明子，其傑然者。顧分合異同之間，學者多不得其要歸，乃輯五子書之要者詮解之。周子則太極圖説，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則東西銘，朱子則答張敬夫中和説及答湖南諸公書，陽明子則與陸元静良知問答及拔本塞源論。大約以主静立人極一語爲宗，而其餘諸子俱要歸於此，爲聖學宗要云。

秋八月，著人譜。

人譜者，譜人之所以爲人也。首人極圖説，言人心之

體分爲二五、散爲萬善、極而至於天覆地載。民胞物與、不外此心之知能、乃其工夫要之、善補過以異於不思善惡之旨。次六事工課、卽發明圖說之意。終之以紀過格、言過不言功、遠利也。○按是時秦宏祐做袁了凡功過冊、著遷改格一書、善與過對舉、一理性情、二敦倫紀、三坊流俗、四廣利濟。陶先生序而行之、因以冊呈先生。先生曰、此害道之書也。乃與宏祐書曰、來冊廣利濟一格、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等格、書之無消煞處。不如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箇爲善、僕以爲論本體決是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因有感而著人譜。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五十八歲。

春三月、重輯合璧連珠。

先生既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孔孟合璧、附以吃緊三關、一曰人已、二曰敬肆、三曰迷悟。今復裒周、程、張、朱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歷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閼并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

夏五月、遣諸生如天樂等鄉賑饑。

去年紹郡大水、所在民不聊生、而山陰之天樂鄉、蕭山之桃源鄉、諸暨之紫巖鄉、被災尤甚、民多餓死者。先生數致書當道請賑、當道難之、乃改圖私賑。募銀二百四十兩有奇、米一十五石有奇、遣諸生傅殷等賑三鄉、計賑戶五千二百六十口有奇。當道復允先生請、發米一百八十石、行官賑。

秋七月甲寅日、初六。枚卜閣員、欽召。八月癸未日、初六。拜疏

請展限。丁酉，發自家。

時首輔溫體仁在閣七年，專以繁刑厚斂爲先務，致民窮盜起。給事御史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於是上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九卿翰詹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者，太宰謝陞會同廷臣舉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及先生以上。上降詔召三臣趣朝，仍命部長吏疾馳促上道。當是時，自世廟以來，泰大政者率歸詞林，先生以外僚與孫公同被徵命，又皆一時宿望，朝野歡呼相慶。使者至，先生病瘧，拜疏請展限，越旬餘

而愈。乃北發。尋上擢文公震孟直閣，又起用黃公道周、體仁大懼，亟稱病愈出視事。

九月丁丑，次德州，疏辭不允。

冬十月戊戌二十一日，至京師，拜疏請陛見。

先生先抵京師，而孫林二公未至，乃拜疏請，謂俟林釬、孫愼行到日，同行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上命須二人至。承旨吏范仁誤傳令先見，先生遽行朝見禮。越日始知前旨，復拜疏請罪，詔詰責，尋下仁刑部，按問所繇誤傳狀。時溫體仁因事逐文閣學，又忌先生入政府，故借端以沮進用云。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九歲。

春正月丁卯、二十一日。上召對於文華殿。

孫公愼行入都以病卒、上下劄子召原任禮部左侍郎林釬及先生至文華殿面對。上問曰、方今人才匱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釬具言所以、先生奏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謂今日一一改

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流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參罰。小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參罰、不可言。蓋參罰重則縣官急於催科、而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良有繇然。」上又問邊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以治内爲本、内治既脩、則遠人自服。故云脩文德以來遠。臣聞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

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不懌而罷、遂傳旨林釬入内閣、劉宗周查相應員缺來看。

庚午、二十四日。陞工部左侍郎、再疏辭、不允。二月丙戌、十一日。拜命。

體仁諭意太宰授散秩、陞入虛司空席以待、先生疏辭。初、以范仁案未竟請罪、繼以病請、上不允、遂拜命、而仁旋奏論城旦、詔從之。先是、刑部具仁獄上、體仁調旨覆治、再擬輒再駁、及拜司空之命、即報可。

戊戌、二十四日。拜疏直陳轉亂爲治之機。

先生痛切時艱、歷數從前僨政、請上更調化瑟、略曰、

皇上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邊防，而賊臣遂以五年奏凱之說進，已已之役，疆圉孔棘，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厰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

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歛、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牖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徵、收酷吏之威、

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辠，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

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慮乎外患內憂哉。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

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愼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末科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疏入、上大怒、欲重處、次輔錢士升擬嚴旨進、又發改票、温體仁加嚴以上。上意反解、親爲改定曰、劉宗周素有淸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堯舜事業、詎不

頹墓，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

三月辛亥，初六日。拜疏恭申對揚之忱。

先生以前旨事事商求，不勝感激，乃復以堯舜之道進畧曰：堯舜之所以爲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皇上固已具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道者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與？又時時

而謹凛之。卽此一念謹凛爲道心之主，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涖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皇上深致意焉。

夏四月丁丑，初三日。拜疏請禁天下言利，奉旨詰責。

時陵工、城工、天壇諸興作競起，度支告匱，又以冏寺缺馬價，上命諸臣捐助。大學士温體仁、勳臣朱純臣率先捐助有差，又罷來年朝覲，令各輸道里費以濟

國用。先生疏諫，畧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方今國步艱難，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即所輸釐釐，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也，而議以捐助罷俑。遂行之，辱國滋甚。未言聚斂之臣甚於盜，臣請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而尤在先慎乎德以爲理財用人之本。疏入，奉旨詰責。

六月己卯，初六日。會推閣員，不報。

奉旨推閣員，三推及先生。始廷臣一再推，上俱不用，意未嘗不在先生也。體仁恐，嗾會稽人許琳上疏短

先生曰、劉某才諝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甦士殊多砥礪之功。上謂瑚屬同鄉、而所言如是、遂不果用。

戊子、十五日。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時温體仁脩黨人之隙、連逐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等俱以門戶重得罪。上又篤信體仁、益用峻法繩臣下、亂政錯出、市井雜流如陳啟新者、皆得論列天下士。先生曰、吾不可以不行矣。遂三上章乞骸骨、詔許之。

秋七月癸卯、朔。拜疏辭朝、出都門。

先生因辭朝、復拜疏陳悃畧曰、伏願聖德日新、聖脩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辨消長、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奸、致解仁賢之體、且慮積疑成隙、終開門戶之爭云。先是、先生草疏欲忝體仁、爲人所洩、體仁遽調旨允放。臨行、復遺以書、歷數其罪切責之。

己未、廿七日。次天津、聞邊警、暫止津城。

大清兵自宣鎭入破昌平、皇陵告急。先生聞之、謂國難崩摧、

非臣子接浙時，乃入津城，佐撫軍賀世壽籌兵食。京師士民揚言曰，已巳之變，定國紓民，繄劉公是賴。今在津門，何不以尺一召之。朝廷獨不爲都城根本計耶。於是兵垣宋學顯請召還，少司馬王業浩亦以爲言，詔下部議。謝太宰復希體仁指，巧沮而罷。越月，

大清兵退，先生乃南行。

九月壬子，十一日。次德州，拜疏陳時事，奉旨革職爲民。

時先生草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遣僕上之，爲中書陳龍正所阻，賫疏者反至德，先生曰，吾不言，誰爲言者。是時上以邊警，復用中官監督邊鎮，先

生并入其事於疏中、改竄前稿以進、其畧曰、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疇咨側席、而今日之禍、一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槩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寖疏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已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也邊庭日警、國勢日蹙、朝臣之棄鼎若若徵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

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衆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弦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遵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彊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

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贜戍，何以昭揶兢之典？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

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脩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疏入、司禮以語刺中官、恚甚、在上前擠之。體仁復舉中理成德等爲偏黨激上怒、降旨、朝廷委任邊臣、何嘗

不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政之外。又牽揑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姑着革職爲民。按、成德、滋陽令也、廉而負氣誼、文閣學先是以詹翰趨朝、道經其地、德治席欵之、酒酣、偶案上有紳籍、德濡筆。刪乙曰、某某賢、某某不肖、異日得位、當令朝廷肅清。數體仁十大罪、太守鄭偵知之、遣健卒報體仁。臺使者禹好善至、遂劾德贓千萬、德亦連疏叅體仁。奉旨下詔獄廷杖、竟以貪戍。申紹芳、文公姻戚也、官福建布政。齋捧畢、休沐歸里門、時論咸謂紹芳賢而久任、宜內轉。文公在直、間嘗言之。體仁心嫉文公、因嗾太宰謝陞叅紹芳鑽刺。體仁擬旨逮訊、以旨

導示同官。文公遽擲之几上，出語侵體仁，聲色俱厲。體仁遂舉以入告。即日策文公間住，次輔何吾騶亦微有言，不自安，請告，亦予致仕去。紹芳尋遣戍。鄭鄤以庶常降謫家居，擅才名，素依托正人，而實不齒於鄉。與孫淇澳同邑，孫赴召，鄭尾而進，欲藉以復官，見人飄漫罵體仁，體仁心御之。會體仁忌衆正彙征，無可藉端，遂借鄭鄤以搆，在位特疏糾鄤逼父杖母及生平淫穢事，又唆同邑中書許曦出疏証之，詔磔諸市。

始以大學誠意中庸已未發之說示學者。

先生在官多暇，有所得輒次第記之，名獨證編。論大學曰：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通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處已無可推矣。而工夫則從格致始，謂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

之物、要歸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眞工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又曰、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又曰、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

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是之謂體用一原、是之謂顯微無間。論中庸曰、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却不肯下箇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而後儒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或問、寂然之時、四氣寘於無端、感而遂通之時、四氣造於有象、安得以未發爲動、已發爲靜乎。曰、寂然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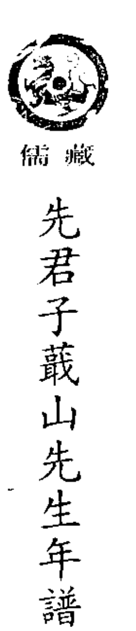
於無感而遂通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當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爲性、心之所以爲心也。他日先生曰、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藴於此矣。至子思直指喜怒哀樂謂之中、開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即意誠之眞體段、故皆以愼獨爲本教。乃知學、庸二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自聖學不明、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淪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學術寖以支離。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是時先生工夫只在畧綽提撕間、每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

無爲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欲等語、曰、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專擧立誠之旨、即慎獨姑置第二義矣。先生惓惓說箇誠字、又惓惓說思誠二字。

冬十一月、至自京。

十二月乙酉、十五日。夫人章氏卒。

先生平生不問生産家政、皆操自夫人。夫人性剛明、擧止端重、處閨閤無惰容。及卒、先生哭之曰、失吾良友。題其旐曰孝莊、書苫次說示汋。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六十歲。

春三月，遣諸生如嵊邑賑饑。

去歲，嵊亢旱不登，是春穀石千錢，小民率掘土當食，或啗草根木皮，死者道相望。邑令已設法行賑矣。是月之會，座中言及賑事不繼，先生太息久之，因商之諸生，謂借貲廣糴，庶幾米集而價自平。王朝式曰：「嵊民死者多矣，存者無一錢，而欲以平糴博半菽之飽，何啻索之枯魚之肆乎？盍如昔年天樂故事，轉相傳募，以佐縣令所不逮。」先生然之，遂書緣册勸輸，得銀六百三十七兩有奇，米一百七十一石有奇，命王朝

式、秦宏祐、錢永錫、邢錫禎、楊熬、邢錫祥、王兆僑、徐廷玠、王受之等入嵊綜賑事。嵊文學王徵弦佐之、又募嵊米八百九十石有奇。諸生徧走山谷間、量度道里遠近、設粥廠一百三十七所、每鄉推擇有心力者董之。給粥月餘、日飼四五萬人。仲夏麥登、民復嗷嗷、朝式欲行三賑、請再募、郡中人多難之。會祁世培請之當事巡按某、發贖鍰百金、先生復命朝式等募之嵊邑、得銀三千三十兩有奇、糴穀凡賑饑民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口有奇、迄於有秋、一邑獲全。

是時問學者、縉紳則吳執御、葉廷秀、王嗣奭、諸生則

趙重慶、胡鳴鏘、金鉉、先生皆有答書。答金書曰、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固悞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悞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君

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冬十一月、辨解太極之誤。

是時、先生有論學數十則、見學言內。其辨太極曰、子曰易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元而道愈晦矣。因曰、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卽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謂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曰天者萬物之總名、非

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又曰、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他日、先生曰、千秋上下、大道陸沉、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通書、尋個入門。先生又發明大中未盡之意、論誠意曰、或問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

啻千里。又曰、大學言正心、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證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别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論已未發曰、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爲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

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其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即謂之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眞實無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故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

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即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慎獨之妙，所以即隱即見，即微即顯，而慎獨之學即中和即位育，此千聖學脈也。按，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直求之思慮未起之先，受犯語言道斷、心行路絶之譏。朱子從事延平之門，初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謂獨爲動念邊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



一路。陽明先生亦有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之說。止因諸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與以慎獨之功爲致和之功故也。先生謂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人無無此四者之時、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爲未發、以感而遂通爲已發。蓋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慎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即此而在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和以行天下之達道。即見即隱、即顯即微、是之謂無隱見、無顯微。學者從此致力焉、將上之不至以揣摩氣象爲極則、下之不至以把持意見爲工夫。千古儱侗支離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復明於天下後世也。

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卷之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

春二月、始幅巾野服。

是月、孫甥章安民分居。安民、一匡子也。一匡歸先生、先生課之讀、補邑庠生。越十日、病瘵卒、復撫其遺孤。至是、安民已娶婦成立、復補邑庠生。先生曰、庶可報吾甥於地下矣。授之百金、令分居。又遺資爲姊氏卜兆。先生平生嫁一從妹、嫁一姑表妹、娶一從弟婦、娶一再從弟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晩年又娶姑表弟婦、娶外母孫婦、又爲外母及其公姑



各立祭産若干畝，家中雖攤不飽不憚，殫力任之。

三月，劉氏宗譜成。

先生輯宗譜，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選舉表，兼載王言，次紀學士大夫贈言，次世家列傳及閨範，次祖訓，次宗約，次典禮志，次土田志，合之備一姓之文獻焉。

冬十月，删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

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

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欲刪定二子書以明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三卷、每條有發明、以世之讀是書者詆故也。駁天泉證道記曰、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四無之說、先生當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

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爲必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爲先生必加良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朱子止閱晚年定論全集不及更定而能。他日先生良知說曰、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不待龍溪駁正而已、知非大學之本旨矣。是時諸生互辨異同、先生答王朝式書、深闢佛教之非、冀其反於正道。又有答朱昌祚等書、勉以敦篤自脩、不當黨

同伐異，彼此不能合。先生自解司空職歸，過會，諸多遜謝不赴。燕白、馬諸友以所見自封，不受先生裁成，而流俗之士又旅進旅退，無潔已請事者，遂聽諸生自相會聚矣。

十二月丁未，改葬秦臺公、章太夫人於會稽西裘村之鳳山。

先生以考妣下葬墓域爲平田，欲得吉壤改殯。時堉陳剛卜地得鳳山，遂以葬夫人，及開壙，土佳，先生遂决意改葬二親。秦臺公柩年久，不可舉，易殮成禮。先生生不見父，捧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既窆，蔬食三月，

終身繫白幅巾、遺衣道士、仍封於舊宫、戒勿毁。自此先生半在雲門若耶間、依依墓下不忍去。○時王業洵借毓耆十七生及門、先生固辭不受、而毓耆執弟子禮不改。按先生講學以來、未嘗以師道自任、有脩贄者、必曰不足爲君子師。辭之至再。其稱門人者、彼固欲以門人自居、而先生處之儕友如故。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

夏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産告竣。

先生既續置祠産及始祖三世墓田、而四世祖芳齋公以下祭産復不敷、高祖以下則無半畝之餐、先生

於不足者增之、無田者補之。四世祖芳齋公、五世祖遂安公、六世祖素菴公、七世祖怡軒公、高祖守直公、曾祖芽山公、祖兼峯公、考泰臺公上下八世、共置田七十畝。又季叔蔡屏公遺産十三畝、以無嗣歸於女陶、先生贖還、爲公世世蒸嘗。芳齋公貴州軍籍也、舊有軍裝田、爲族人侵没、不避嫌怨復之。別置守直公義田若干畝、以贍子孫貧乏者。仍各勒祀典、用垂永久。自是始祖以下蒸嘗、皆先生所措置、而先生賜産終不敢其半、復皆遺自先世與夫人紡績之餘。○武進大理丞張二無瑋初受易於孫文介、間嘗旁參釋

氏。一日，遊徑山，得先生宗旨於門人，喟然歎曰：「道在是矣。」因以書自通，致其宗服之誠。九月，渡江謁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二無曰然。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己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然，即少有得力，摠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

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也。盤桓數日而别。

冬十二月、定經籍考。

先生初年疑禮記龐雜、即有删定之志、而不得其説。是時取二戴詮次之、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家語文、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問答、私爲已有、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爲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言爲正記、附以記者之説、各從其類、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爲古學記。

取曾子十篇配四書、別錄丹書、投壺、奔喪爲尙書、儀禮逸經。例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傳之說爲是、罷去前編。復擧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尙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逸傳。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閒居、表記、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鄕飮酒義、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四篇。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即禮三本。禮器、禮坊、附經解餘。樂記、附鐘呂考。

削考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其禮察、保傅餘篇還賈誼，勸學還荀子。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子等書。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用兵、少閒。即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子、弟子行，皆從削也。古學經曰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

學記上、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傳。學記下。即原學記。四書、曰曾子、十篇。論語、孟子、子思。中庸。又定後儒爲十三子、曰董子、文中子、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月川。薛子、吳子、康齋。胡子、王子。他日、先生曰、朱子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之說、古人原是此意。禮記一書大抵如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爲書、不必比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賠、不得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著三禮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擇焉不精、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所更定、未及成書、姑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下。

古學經成。

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禮爲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

大學則從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傅、學記下即原學記、總名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初、高先生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即戴記古本孝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爲一段、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中元珙所定。先生讀而亟稱之。已已夏、著約義一編、謂既可剖一而爲六、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乃斷自首節至天下平爲正經、脩身節至聽訟節爲一章、釋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爲之發明其畧。晚年以所跪

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箚中。是編所定、分章卯約義、而疏解則從高先生居多。先生讀大學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愼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

并無脩齊治平之功也。又曰、慎獨乃誠意之功、誠無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

春正月、奠陶石梁先生。

石梁先生卒、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謚曰文覺、操文以祭、略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離覺無心、即覺即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遹啟宗門、先生益排元鑰、直令學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纏横說豎說、不出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

洙泗後濂洛。先生與陶先生宗旨各異，然相對少有辨難，惟虛己請事而已。

秋七月，古小學集記成。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和靖先生所以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爲集記九卷，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六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終之以聖統。聖統繇有明上遡往古，念菴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齋吳子，附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平、尹子、張子、程叔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子、顏子、孔子、衛武公、周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皐陶、夏禹、虞舜、唐堯、伏羲氏。雜元氏而終，以吾道干城述先儒之言，以闢異端也。按諸儒與前所定十三子小異，於宋進尹子，於明退曹子而進羅子。時有答文德翼司理、沈中

杜曹廣二進士問學諸書。

冬十二月辛酉、改築下蔣先瑩衣冠之藏祔葬章夫人。先是、下蔣啟封、無蟻水之患、而夫人卜地無所得、乃營舊宫葬之。左規生壙、仍實秦臺公遺木遺土於其中。先生爲夫人志墓、且附以自況、稱劉子合葬預志。

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是年春、越郡遘水災、米價驟踊、民以大饑。先生與祁世培悉心謀荒政、請上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各出私囷以平糶、設粥佐之、全活者萬計。至秋收復告歉、郡守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至來年平糶如故

事。先生曰、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何日之有。乃建議、即以儲米數爲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至四百石免息。遇大歉、分饑戶上中下三等、上等行粥賑法、中下等行平糶法。小歉但以十之九平糶、十之一施賑。豐年聽時價發糶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之二、小歉減時價十之一。定期季春季夏、粥賑亦在春夏之交、百日爲率。其有孝子悌弟、節婦貧儒喪不能舉者、年有卹、不論豐歉。爲非賭博、雖遇凶不賑。推擇本坊老成殷實者掌其事、以三年爲任、任滿交代。書其事宜、爲昌安里社倉記、每歲如法行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

秋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

集記既成、或謂有體無用、先生復輯通記一書、明治天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首大學石經、次務學篇、次知本篇、次誠意篇、次正心篇、次脩身篇、次齊家篇、次治國篇、次平天下篇。次問官、首孔子問官、次周官、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次歷代六官考、曰官制、士田、典禮、兵制、刑法、平準。次入官、首子張入官、次春秋諸臣尚論、次戰國諸臣列傳、次邑宰列傳、次守宰列傳、次監司列傳、次文學侍從列傳、次諫議列傳、次師儒列傳、次九卿列傳、次宰相列傳、次將帥列傳、次五等世家、次天王本紀、次逸民外紀。終之以王道。歷代詔書奏議。起少宰任、尚携書編輯、大體具者十八九、未及成書而罷。時有與同郡章給諫正宸

書責其久居言路、不能以諫顯。

甲申、十一日。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不允。

先是少宰員缺、廷推數人、上俱不許。適召對、上言及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爲慨歎久之。罷朝、特遣內侍傳吏部擢用先生、故有是命。先生聞報、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疏陳前罪、乞上收回成命、容臣薄譴在籍、俟定論、兼申救黃公道周。奉旨、劉宗周以清望起、改佐銓、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按、是時閣臣薛國觀新敗、詔特起舊輔周延儒相之、

欲反前苛政以圖治平。延儒乘上意推奬舊德，如鄭公三俊、范公景文、張公瑋、金公光宸、李公邦華、倪公元璐、黄公道周、吳公麟徵、祁公彪佳、陳公子壯，以次登用。先生召時，延儒尚未入朝，實簡自宸衷也。黄公以稱引鄭鄤及糾楊嗣昌奪情，謫江西都事。既而巡撫解學龍復薦公賢，上謂公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時傳擬公重辟，故先生疏及之，旋爲輔臣延儒所救，遣戍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

春正月，拜疏請告，不允。

時患瘧閉，以病請也。

夏五月丁丑，初九日。發自家。

先生患瘧閉未解，忽聞

大淸兵破松杏、寧錦，又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堅

城。蹶然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爲君父之身。遂襆被上道、汋從行。宵渡錢塘、及會城、當事者來迎、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

乙未、二十七日、次淮安、再疏請告、仍次淮安以候旨。

拜疏敬陳聖學以終致主堯舜之誼。

先生感上知遇、恐一旦塡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又熟念天下治亂之故、決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故拜疏陳聖學以終致主於堯舜、凡數千言。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臣請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即是惟精、誠此之知、即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愼獨之說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愼獨而已矣。一曰躬聖學以建治效。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

走受成之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立於上而莫之與，豈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講與。仰惟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惟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闔，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即讒説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以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

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請自今百僚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恥之坊。繇是化群臣以化兆民、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一面經理農田、悉捐天下勸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貲、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兵事於巡撫、化兆民遂以化四夷。嘗考古今安邊之策、惟戰守和三者、若李牧之備趙邊、趙充國之制先零、郭子儀之折回紇、與

韓、范之經畧西夏，皆以善守，卒奏膚功。願陛下亟定廟謨，專以固圉爲事，命邊臣時舉漢唐故事行之。而陛下但躬脩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覽疏，謂瀾於事情，難施用，置之。

會推閣員，不報。

六月，著原旨及治念説。

先生著原旨七篇：一原心，二原性，三原道上下，四原學三。旨所以發明心學也。大畧謂純粹至善者，心也。天下無心外之性，故天下無心外之道；天下無心外之道，故天下無心外之學。其有不善者，氣血與習也。

學則用學問思辨之功治氣血愼習染以復還至善之體。治念說者、言念與思有別。念有起滅、思無起滅也。治念者、與思以權、而不干之以浮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而已。○濮州葉潤山廷秀問學於先生。初、先生尹京兆時、潤山爲司理。越七年、致書質疑、辭旨勤懇。庚辰、官比部郎、申救黄石齋觸聖怒廷杖。是時謫戍、過先生於淮上、肅躬請事、以師禮。先生謝之、與之論誠意之學。潤山謂此後尚有格致工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

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

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爲至也。

秋七月、會推吏部尚書、不報。

辛卯、二十三日。北進候旨。八月丁未、初十日。次臨朐、前疏報聞、不允。癸丑、十六日。三疏請告、不允。

癸丑、十六日。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二十六日。疏辭、不允。

九月辛卯、二十四日。北進。

前掌院王道直以會推閣員免官、朝議僉謂代之者莫如先生、銓部列名上、詔亟報可。先生以越次躐遷、義有未安、拜疏辭曰、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有司廢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有展布之地乎。上不允。

冬十月庚子、初三日。三次新城、再疏辭、不允。

戊申、十二日。至京師。甲寅、上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遂拜命。

上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上不允、輒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已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繇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曰、已有旨了。乃謝

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爲潔己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

壬戌、二十五日、拜疏條列風紀之要。

先生敬脩職掌、首疏風紀之要有六、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焉從吾爲聲宗、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憲。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選明德老成士爲之師、聚里中彥士敎之。一曰貞法守。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有不公不法、獨許五城御史覺察、廉其情罪之

重、送刑部究擬。一曰崇國體。請自今耆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遣。一曰清伏奸。請自今朝紳結交近侍蹤跡顯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徑以白簡從事。一曰懲官邪。官之失德、繇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權貴人、請自今有齎金而入長安者、臣畢觧檄之、立置三尺。一曰飭吏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今天下事事宜歸惇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毫不容少骫、敢

逃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以爲吏治風并亟罷臧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疏入，奉旨：官邪吏治關卿職掌，即嚴勅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受贓的，指實叅來。其餘諸欵俱不行。

甲子，二十七日，拜疏請嚴考選。

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陳乞者、推知中有以賑濟、建城、防河等名臧俸行取者，皆賄首輔周延儒爲之地。先生拜疏請嚴澄叙之典，曰：禮義廉恥，士君子居身之本係焉，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今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

既不恤，又奚有於異日立殿廷爭可否。而其爲植黨營私，欺君罔上有必至者。乞嚴勅該部，必以恬競分賢不肖之槩。特糾御史喻上猷短喪起復，河南巡按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冒功，又薦舊給事袁愷戍籍御史成勇。延儒見疏，怏然不悅。調旨、臧倖以勵箕數、非資濫。及部屬陳乞，情亦各殊。喻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

十一月丁丑，十一日。拜疏申明巡城職掌，奉旨允行。

按巡城職掌，專在督察發姦，日打喧鬨，禁賭博，捕盜賊，參奏打點，傀儡遺裁，抑豪横，懲罰奢侈遊戲，察問九

門官吏不法。末世変夷、大率以文具視之。先生拜疏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之。即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過有前項、得遞相舉發、重則題參、輕則拏問。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奉旨允行。先生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絜令。

戊寅、十二口。拜疏條奏備邊大畧。

是月初五日、

大清兵自界嶺、黄崖諸口入京師，戒嚴。上諭吏部都察院：「大小臣工明於軍機、邊情、措餉、城守者，具疏以聞。」先生應詔陳言，畧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鎭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急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跛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立功，以圖後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闕以備反攻，防潞河一帶以備越渡，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貲召

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以安人心爲本計。上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旗鹵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

庚辰，十四日。趨召對。

先生既拜疏嚴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太宰鄭三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人念三俊與先生典選，必闊巳，益走延儒門以進。會邊警告急，行間急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以邊才薦候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畧可用，并請上親較策，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俊聞而驚詫曰：「考選部

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況樞輔乎。遂上疏明職掌、謂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覽疏怒、是日、上召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上首出太宰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何謂侵官。太宰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祖宗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祇承、實所以奉揚皇命也。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揔攬大權、而在臣等亦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

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邪，係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請，幸甚。上不許，宣旨召候考官十二員王璿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上默然，罷。已俱授兵科給事中，所云通賄者多與焉。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辛卯，二十五日。拜疏糾中書王育民，舊絳州知州孫順餽遺，奉旨允行。

明年春，天下長吏復當會朝，偹覲事，先生拜疏請嚴

禁餽遺，已奉俞旨，出榜張示通衢。時有中書王育民者，謁先生，贄以書儀，爲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生揮之去，上疏糾之，且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尤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著革職，法司提問。卿秉正發奸，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之肅然。

甲午，二十八日，拜疏申飭憲綱。

先是，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

著實舉行。先生櫽括書中大旨，約爲五事以獻，一曰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遣，三曰正臺員之體統，四曰聯同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選轉。大都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白條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一語，意不懌。奉旨，憲綱舊制甚明，不必另托敷陳。

閏十一月己未，二十九日。上召對於中左門，奉旨革職。

上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規卸，爲人出鉠等語。給事中姜埰見之，曰，此必奸人入蜚語，謀翻局，即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

人規御、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先是六月校卜閣員列名者多正人、背小忌之、思有以中上疑、乃於朝堂布匿名揭、內列二十四人、號二十四氣。上疑廷臣濫舉、太宰掌科掌道及被推一二人皆下獄、掌院王道直免官。上大怒、下吏議採罪。會上又聞宏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司副熊開元進請屏左右輔臣密奏、上曰、政府豈不得與聞乎。開元遂糾首輔周延儒政以賄成、專恃其利巧、逢迎聖意、而貪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敗。上頷之、勅令具疏、疏上而語頗絓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衛獄、并收採。先生出而嘆息曰、皇上方開宏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

疏救之。入朝，具言其事，鄭太宰以下唯唯。二十八日，進疏。是日，早朝畢，上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留，諸臣正候召，忽傳上授密旨於衙堂，三日內以採開元絶狀聞，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戮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空署力諫，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何顏立交戟之下耶？衆許諾。申刻，上御中左門，首諭督撫去留，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夷湯若望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

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脩舉、數十年無邊警、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世、今又作爲技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追。乞皇上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上意不懌、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義

節制之説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脩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閫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脩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察薊關門、

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既忽邊防、聽兵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聞諜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人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

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曰：目下邊騎南下，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

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奏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繇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因救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欽語申救埰、開元。上已拒不納，次宗伯以下無一人言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

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詞臣黄道周亦以戇直，有蟹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黄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勑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

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一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果如此、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僉院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獷直、與開元並無舊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上曰、金光辰也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理之旨下。光辰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上改

旨、劉宗周愎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狗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級、調外用。先生方將次日操疏救琛、開元、以獲罪不得上。六卿臺省合詞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而孝廉祝淵又將疏從銀臺入、上俱不省。越數日、上終以先生言、改琛、開元刑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二臣各百、而大司寇徐石麒奪官、并司官降級爲民者數人。○晚近憲度凌夷、御史大夫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六十八日、正色謇立、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每退食、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

外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清、請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爲憾。副院爲張瑋、僉院郎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與光辰去位、朝野惜之。

十二月壬申、初七日。辭朝、暫止都門外之接待寺。

先生青衣小帽、向闕叩頭、出都門。以邊警未息、止於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駟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馳一蹇、見者欷歔竦嘆。中書陳公龍正紀之以詩曰、策蹇而舍車、不獲公卿身。送者列道周、揚鞭不見人。蓋實錄也。時先生眷眷不忘君父、擬疏陳悃、論君道之要在一心、當以神役心、無以心役神。時上

又以採閱元先生故深疑羣臣有黨出中旨起復故相王應熊且勅臺諫曰有妄言者罪之舉朝恇懼先生草疏欲糾既而念身方待罪二疏俱不上。先生在寺幅巾布服道味適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與之從容論難。退則掩關著書不以氷霜輟業於得失升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張公瑋吳公麟徵祁公彪佳劉公理順金公鉉陳公龍正董生標惲生日初祝生淵。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聞者漸以興起祁公方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乃祁公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每造寺

語必竟曰。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遺公書、言身居言責、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董標、關東人、舊遊焉少墟先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問相叩擊、先生遜答之、大抵言意爲心之主宰、即主宰而流行在其中、固不可以意爲發、心爲存、亦非截然以意爲存、心爲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詮解以示標曰、誠意筌蹄。祁生淵、海寧人、以公車入都、聞先生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爲意、

進而納贄於先生，北面稱弟子。先生曰：「前日之舉，得無少過？」淵曰：「何哉？」先生曰：「意氣乎？聲名乎？」淵憮然請益。先生告以遠且大者，而謂一節之士不足學。淵得之，復欣然。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

春正月，著《讀易圖説》。

先生既著《人極圖説》，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説所未盡。按：《太極圖説》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物鍾靈，有人。人合德爲聖，似一一有層次。先生獨言人即天，即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説》與《語録》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説》，則發揮無餘蘊矣。誠擴前聖所未發

也。

二月丁丑日。十三南發，次通州。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爲上詰責，先生不自安，乃出次通州。浙中舊臺郎知無以爲歸，歛金以贐先生，謝不受。寄居蕭寺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往往形之詩歌，以見志，搢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

三月，古文易抄成。

先生在京邸，友人有問太極之説者，輒舉易以答，遂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一篇，每卦首彖辭，次爻辭。孔子傳十篇，首彖傳上，次彖傳下，次象傳上，小象附後

次象傳下、次文言傳、次繫辭上傳、次繫辭下傳、次説卦傳、次序卦傳、次雜卦傳、即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在今古之間、每卦首彖辭、次爻辭、次彖傳大小象一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圖、并六十四卦圖圖、六十四卦方圖、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即在陰陽之中、而以後因重皆繇此而推。始二月之五日、終三月之二十五日、凡五十日、而抄義成。臨絶、先生曰易抄有心得之解。

夏四月己巳、初六日。下河西務、以舟行。六月乙亥、十三日。至自京。

時鄭太宰以外察屆期，新撫憲李公邦華未至，上疏請令先生藏罪完察事，上不許。先生聞之，即日戒舟行。正值邊騎充斥，前途弗顧也。同歸者爲祝淵，既得罪，滯京邸，欲上書搉擊一二用事大臣，先生亟挽之南歸。途中先生日與淵及汋剖疑抉微，各灑焉有會。行次吳江，淵告別，先生作詩送之曰：行行惜分手，轉發林皋興。進脩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勿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

先生於天啟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

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定爲居室三，有百畝曰始有，二百畝曰少有，三百畝以上曰富有。其贍族鄖賢，隨田多寡以爲差。又定鄖典事例：一鄖賢，二鄖鰥，三鄖孤，四鄖嫠，五鄖喪，六助婚。若鰥寡孤獨而已經犯過犯譴者，不給，蓋於存鄖之中而寓激勸之法。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考。

冬十月，重建天樂鄉茅山閘。

按：天樂壤接蕭山，內受麻溪之水，而外通錢塘江。江流挾海潮以進，合麻溪水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昔人築壩以障之，自麻溪壩而溪水改從茅山出外江，春

夏雨集、外江潮汐與山洪會、天樂之民盡爲魚鱉。嘉靖中、復有茅山閘之建、其後日久閘圮、江復歲決而禍未艾。先生嘗建議、謂宜撤麻溪之壩、移壩茅山、則天樂與内地均無水患、爲蕭人所阻而罷。是時、先生憫此鄉凋瘵不已、復與余公煌請於當事、謂移壩不可得、姑先築茅山、稍紓一方困。當事允之、舊制閘二洞、洞高二丈餘、故益佐水爲厲。先生指畫分三洞、纍其上半如壩、閘口僅高丈許。舊制閘一重、今於門内加板一重、内外扃之。三月而落成、自此天樂少水患、畝收一鍾、人人頌先生及余公之德不衰。時史孝

復駁先生心意十答、先生作十商以復之。又有答史孝咸、孝復諸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

十一月、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先生以先儒誤解誠意、乃改著誠意章章句。又類詮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說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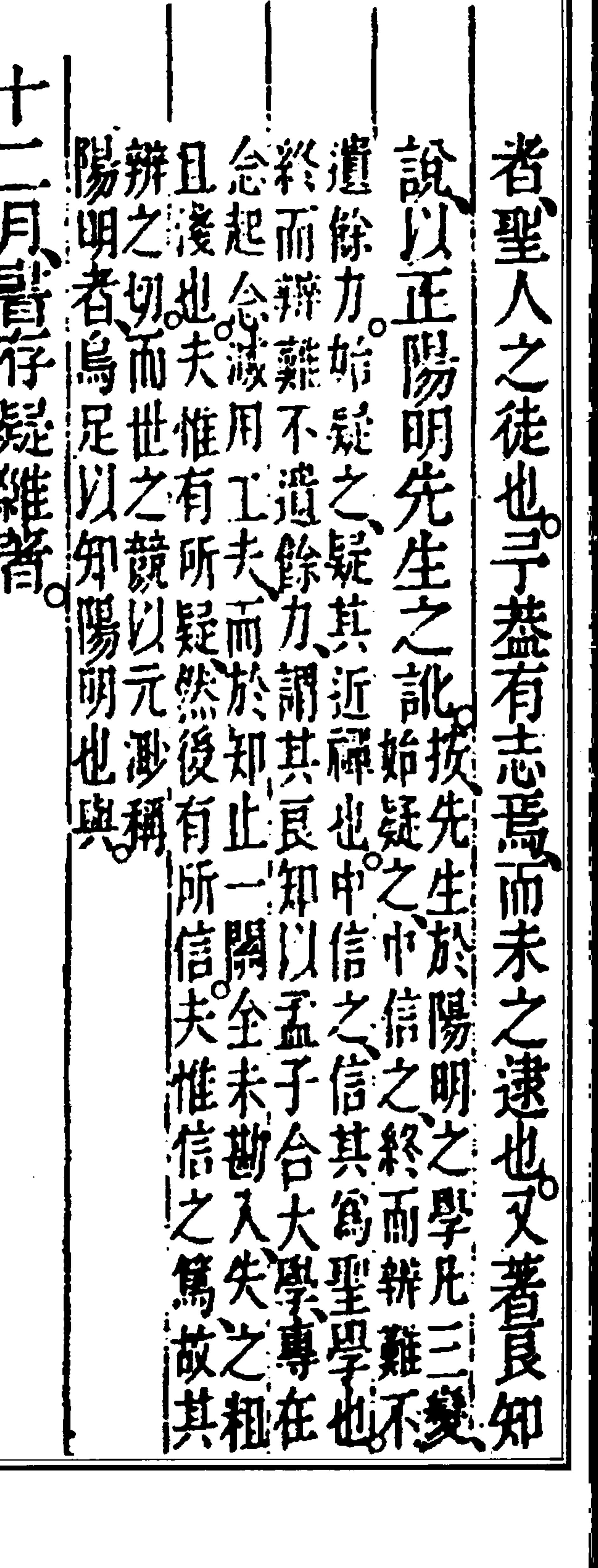
著證學雜解及良知說。

先生痛晚近學術不明、用功悠謬、作證學雜解二十五則、末章以覺世之責自任。曰、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

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則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弒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惑於名理、

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辭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元虚、而夷良於賊、亦用智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元覺、

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辭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于曰嘉種。又曰意枝族也、于曰根荄。是故知止所以知本也、知本所以知至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元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之於意根者、疎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又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又著良知說、以正陽明先生之訛。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為聖學也。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良知以孟子合大學、專在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淺也。夫惟有所疑、然後有所信。夫惟信之篤、故其辨之切。而世之競以元渺稱陽明者、烏足以知陽明也與。

十二月、著存疑雜著。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始存疑雜著、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極之說。於是斷言之曰、從來學問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又曰、

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自子思子始。已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奚適乎。按、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者、人心之所以爲心。分性爲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爲性。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推之存心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約言之則曰心



心之所以爲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并處曰誠意。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惟有謹凛一法，乃得還其本位，所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愼獨之說也。先生曰：誠無爲，敬則所以誠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誠意一關，而綴敬於格物之前，是謂握燈而覓照。象山、陽明亦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則必以血氣爲性命。陽明謂妄心亦照，歸之無妄無照，則必以虛無落象罔。先生即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捉，本意言心，而心不失之元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由合朱、陸、陽明而直追明道、濂溪，上溯之孔孟而止。嗚呼至矣乎。

皇淸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先生六十七歲。

夏四月辛卯，初四日。大會紳士於城隍廟，倡義勤王。

時秦盜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眞定，一入居

肅關、三輔震驚、而浙之當事泄泄如故。先生遺書撫軍黄鳴俊、請發兵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知君父爲何人、安問緩急。幕府當挺身犯難、震鐲鐸以先驅、庶幾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吾等當破家殉國、少效同仇之義。諸紳會者寥寥、各書數十緡而去。越次日、再傳單未至諸紳、而應者如前。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以己所輸金遺撫軍、又致書趣其啟行、撫軍竟不成一旅。○初、郡司理陳子龍以治行徵、造先生言別、先生素在掃軌、

特纔履出語之日，僕有一言告公，今天下紛紛多事，京師困屢矣，萬一變出非常，而外援不至，都城之破，可旦夕而待也。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則亦宜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此宗社大計，惟公與當事者籌之。及流寇至，總憲李邦華亦以此入告，廷臣譁之，竟不行。

五月己丑，初二日。聞北變。庚寅，如會城，大會撫按藩臬諸司，申討賊之義。

先生請撫軍勤王，撫軍不應，傍徨者彌月。初二日，門人蒼黄告北都淪陷，上投繯狀。先生怛然震絶，頃之，

諸生秦宏祐、錢永錫、王谷等數十人連奔先生所告變，先生跣而號迎，謂曰：當日既不能戮力圖君，今又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汝輩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可也。王谷泣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縞素發喪，聲春秋大義於長夜之中，檄召四方，一舉滅賊，復君父之讎，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奮膺曰：諸生賁宗周是也，身雖老，敢爲衆先驅。遂荷戈出，率谷等集紹興衛廳事，一時蜂擁者數千人。監司王鄘來會，先生具告所欲爲云云，鄘戰慄囁嚅，不敢出一語，目覷移時

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取進止。初三日、如會城、給諫章公正宸暨諸生從之行。撫軍黄鳴俊與各當事者聞先生至、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静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尚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逗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靦退。越日、會城傳逆愈核、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洶洶、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鳴俊曰、羣情

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固莫若發喪。鳴俊默不應，既而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行此？先生曰：噫，今日安得哀詔乎？夫禮有常有變，凡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即上萬無凶問，亦當行哭廟禮，以抒一時忠憤之氣。鳴俊不得已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先生躬先易縞，以尺白纏頭，撫按及藩臬郡縣相率而行，縉紳縫掖、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復請鳴俊師期，鳴俊對以器械衣甲未備。先生曰：三軍先發，諸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

作觀望計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然實無興師意、以大義無逃、面許先生督兵親行、而陰使幕客託言封守爲重。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殉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趣駕愈急、卒、次且不行、先生度撫軍終不發兵、謀鳩同志起義師。適越守于穎至自南京、贊決甚力。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生爲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罪惡盈貫、布告中外。又合吳公太冲、章公正宸、熊公汝霖爲書、鄭致總兵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要其會

師討賊，辭氣震烈。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部勒，益延攬羣策，下至販夫賈豎，靡不接引。措畫旬日，而先生瘁矣。當是時，先生痛先帝之變，絶滋味，日啜糜粥數盂，酬發紛糾，力不能支。亟以兵餉無所出，方在討慮，會舊淮撫朱大典來謁，誓破家報國。先生壯其氣，爲白撫軍，屬之召募。而南京福王監國之命至，先生乃弛其任。初，大典坐墨，先帝勒償三十萬，尚未輸納，聞先生倡義，冀募兵自免。先生念國難方殷，故權宜許之。

丁酉，初十日，起復原官。乙巳，拜疏請罷，不允。

福藩監國南都，會推冢宰，吏部特疏舉先生，曰：一塵

不染之操，百折不回之節。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强，惟堯舜可以事主。已而枚卜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監國俱置不用，尋詔起復原官。先生乃拜疏請罪，謂一旦遘此鞠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如部院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即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謹席藁守死以待。報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遘此奇凶，憂患相倚，無得以難進爲辭。署疏稱草莽孤臣，不敢以常禮居大變云。按先生與枚卜凡四次，會推冢宰兩次。

戊申，二十一日。至自會城。

六月甲子、初八日。發自家。乙丑、次會城、拜疏申討賊之義、及請誅中外不職諸臣、奉溫旨嘉納。

先生慮大讐不共戴、王業不偏安、拜疏申討賊之義、畧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陛下親征之師、從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

問，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加重撫臣事權，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

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或陰陽詭秘，爲賊行間。尤宜顯示誅絶。其他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糾中外不職之罪，略曰：賊兵入秦踰晉，漸廹幾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廹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而起，决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

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
功。此時親承先帝之命、尚有總督張國維不思率先
諸鎮共清國難、顧乃優游離局、偃仰家園、則封疆諸
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
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間道北進、或檄燕
中父老、或起塞上精兵、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訪諸
皇子音耗、嵩無容自委者。更不然、而亟起閫帥鄭芝
龍以海師直擣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銜枚、出其
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
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

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卽誅璫定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請今日問罪之師、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疏入、賜温旨褒答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與愼新爵、核舊官、俱說得是。朕拜昌言、仍著宣付史館。其他正論侃侃、足資激發。時北伐無期、日議定策功、至諸鎭稱兵讐殺、反進爵侯伯、恩詔不禁逆案諸人意若許進用者。先生撫今追昔、不勝髮指、故再疏糾之、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先生遂攢矢如雨矣。

再疏請罪、不允。以上四疏俱稱草莽孤臣。

先是祝淵上疏救先生、詔下部議、部覆罰停南宮試、而先帝怒未解。去冬、復奉旨逮繫詔獄究主使、獄未具而都城破。先生以淵案尚懸、故再疏請罪。按淵即金吾訊、考掠不屈、旋發司寇定罪。寇警急、詔所犯非坐殊死者聽臣僚保於外。淵得釋間關南還入南京。疏糾馬士英爲銀臺所格、邑邑而歸海寧。後海寧失守、結帨自縊、家人力救復甦。是夕卒、距先生之死二日也。

壬午、二十六日。次丹陽、候旨。即前三疏之旨。

秋七月己丑、初四日。拜疏請告、不允。

拜疏對揚休命、奉溫旨嘉納。

先生見朝政日紊、決意請告。已而謂溫旨若此、何忍

恝然。先是再疏請罪、奉旨、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賴卿一轉。先生乃拜疏發明四者之化本於王躬曰、剖之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準動化云。監國嘉納之。

拜疏特陳陰陽消長之幾、奉溫旨報聞。

先是南都聞變、大臣議迎立主世次、詢謀僉屬福藩、中樞史可法主之、關白鳳督馬士英、士英持異議使

所親爲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念福藩素無令聞，然其說欲立潞王、諸僚多贊之者，遂以書報士英。及書至，而士英擁立之策已定。福藩立，可法進內閣，仍督樞事。士英加閣銜、督師鳳陽如故。內不能平，拜表請覲，宣言欲以可法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福藩許之。士英入朝，進宮銜、世廕，首倡定策之說，欲以首鼠懲諸臣，吏掌科李沾和之，誠意伯劉孔昭遂訐太宰張慎言引舊輔吳甡、舊太宰鄭三俊，而不及迎駕勳臣，廷辱之。朝堂大譁，詔罷慎言及司空程註、少宰呂大器，而加銜勳臣各有差。於是士英薦逆案阮大

鋮知兵，令冠帶陛見。又命內侍王肇基催糧，省直盧九德提督京營，賴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固爭，召大鋮而不用，收肇基成命，惟九德提督尚未寢。先生不勝陰陽消長之懼，拜疏申明之，其畧曰：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泰之關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宫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

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致朝端譁然聚訟，紀綱掃地，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以作同仇之氣？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復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陽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又各有舊汛地，而置若棋奕，洶洶爲速雞之勢，動曰不和，至分劃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起其雄心，貽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

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有内臣提督，而其爲成敗之數可知也。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又有内臣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聯絡諸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不用命者，立以大法處之。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

府、與士英相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既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合天下以成泰來中興事業、終必賴之。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宏光第一美政。奉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官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先生拜疏後、寄示汋曰、時下邪正尚在相持、吾有疏論列時事、行吾言則進、不行吾言則義難入朝、與諸公協師濟之風矣。前後温旨出高宏圖、姜曰廣所票、二公皆正人、旦晚望先生入朝而擬旨如此。○時四鎮暨士英見先生糾疏、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至、是提兵

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鳴俊，內除君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宣旨兵令蘇撫統攝鳴俊，不得陛見。高、劉二鎮又遣人刺先生，見先生主僕三人寓蕭寺中，衫帶故敝，篋衍枵然，相與慨惜，告謝而去。四鎮者，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海；高傑封興平伯，鎮徐泗；劉良佐封廣昌伯，鎮鳳壽；黃得功封靖南侯，鎮滁和。

壬寅，十七日。至南京。

前疏雖奉溫旨，先生尚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二王凶問，不勝號滅，曰：「讐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

丙午，再疏糾馬士英、劉澤清，不報。

士英得先生疏，飛章轉攻先生，謂自古奸雄逆亂，未有當新君嗣服之初，敢行定策之誅。某負海内重名，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天子，臣安敢與爭。澤清謂先生結黨亂國，先帝覓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爲大臣蠱惑世道之戒。先生抵京始知之，見朝畢，止興善寺，乃拜疏引罪，且復糾士英曰：士英因臣追痛先帝，而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草莽，並坐臣不臣天子。臣死有餘辜。但使天下痛及先帝，即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夫士英誠居

定策功、即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説所稱黨人久已丹沉碧化、獨臣尚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温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參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訐以私疏、先生置不較。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初六日。拜命。

先生以前二疏留中、諸奸既迭參、義難受命、復堅辭、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攜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體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諭

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遂請面恩、欲陳臣復之計。王道中使傳免。始、諸奸因先生連疏荷溫綸、最後有面諭之旨、大懼、爲蜚語揭之朝堂、坐疏中移蹕鳳陽語爲不軌顯狀、又言搆死黨三千潛伏丹陽、欲與內閣别有所擁立。王聞之疑懼、而馬士英益以危言佐之曰、某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王愈畏忌、不果召。所云搆死黨三千、即指浙撫之兵也。

丙寅、拜疏請肅風紀。

先生以朝政濁亂、風紀不肅、乃首拜疏、畧曰、漢臣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正心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于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犯之者爲罔上行私，則臣院皆得過而問之。如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身不謹，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皆屬溺職，其敢逃陛下之斧鉞。」疏所聖明申飭。

丁卯，拜疏申臺員從逆之誅，及糾蘇松廵按周一敬、秦

旨允行。

先生論今日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大臣，次封疆大吏，次卿寺臺省詹翰。屢趣司寇賀世壽。世壽以子王盛故，未便引繩，多所推阻。先生姑就臺言臺，備舉御史糾之。率先從逆列在上等者，爲喻上猷，其次在官僞命有據者，裴希度、衛禎固、陳羽白、涂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僞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魏琯、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承詔、鄭楚勳。在差而逃者，河南巡按蘇京，山東巡按余日新、長蘆

巡按向北，或留或逃或殺，尚無下落者，直隸巡按劉憲章、巡關俞志虞、山西巡按汪宗友、宣大巡按楊爾銘、甘肅巡按傅景星、河東巡鹽成友謙、茶馬徐一掄。請上通行各撫按提問，重者解京正法，輕者量從末減，或量于昭雪。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兩淮巡鹽楊學愿，請另勅吏部議處。又疏糾蘇松巡按周一敬方不職，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王俱允從。

甲戌，拜疏請聲斁以清天下。

大畧痛言先帝之世，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以致亡國之禍。今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御史

不時發覺。仍乞陛下令所司畫一，著衣以嘗辟，承廢歸田。御史縱不舉者，臣院糾之，御史行之。五城兵馬縱不舉者，御史糾之。若外官不法，通撫按下從重典論。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

乙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

先生論巡方之職曰：今天下民生之不得其安也久矣，臣聞古之巡行郡國者，所至使墨吏望風解綬，則其所以風之者可思。今天下皆知吏之墨，而不知察吏者之墨，以墨治墨，何令之從。甚矣巡方之爲天下詬也。然則與言察吏，不如先言風吏也，而與其徒言

安民不如卽以風之之道安之也。臣畧倣周官六計、爲吏道取繩程、而一一求端於風德之要、曰廉。一曰廉善、善以言乎懷保之德也。今天下何多流移之民乎。强者散而四方、弱者轉於溝壑、以日趨於盡、而其爲吏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招撫、不論遠鄕近籍、但有設誠向化者、卽與之一體撫養、編入保甲之中、老者養之、幼者恤之、鰥寡者配偶之、而其武悍者卽隸之行伍以用之。歸附之後、酌免差徭以安其心、永無反側。是所稱廉善者與。二曰廉能、能以言乎其才勝也。而經理之最先者、莫如農事。今天下所

至無民、則所至皆拋荒矣、蓋以賦役之繁重、不特失業者荒、即有業者往往捐棄其業以就荒、而其爲吏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開墾、不論土著流移、但有願佃荒田地者、即給與佃帖、永爲世業。一時假以牛種、又從而時時勸相之、以潛消其游惰之習、仍捐其子粒數年。至地窄人稠之處、雖鮮失業之民、尤必爲之相其原隰、穰其水溢旱乾、恒使一歲耕覩二年穫、如漢趙過之耕代田、皆度非才吏不辦。是所稱廉能者與。三曰廉辨、辨以言乎其智勝也。而心計之纖委者、莫如賦役一事。今天下往往苦加派耳、然

病不獨在加派也。朝廷嘗降易知單以便民，而有司亦槩無行之者，一聽吏胥沉擱，以致糧額不清。於是有額外之徵、非時之徵、疊年之徵，追呼驛騷。計一切停壓、有打點使費，每科十得三，先入吏胥之手，而國課愈逋。現今十七年、臣鄉百姓已完及十八年糧，且起徵十九年，而解進戶部猶未完十六年，則十七年糧果歸何地。至里甲之獘，抑又甚焉者。臣生之初，見現年里役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𡙇至百金者，又宦戶多不執里役，岸然處十甲之外，使寒戶獨受其辜。臣鄉如此，江南可知，江南如此，天下

可知。凡以吏道之壞致之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賨均賦。大要在力清保甲。使各鄉轉相稽核。以糧歸田。以田歸戶。以戶計丁。以丁科差。以差科銀。而一切詭寄、花洒、那移、規避之計絶。民困其有瘳乎。是所稱廉辨者與。四曰廉法。言作法貴自上始也。今天下民窮財盡矣。又重以風紀之偷。刁誣百出。訟獄繁興。上官往往利其所爲。以爲科罰地。一承上司之歡。一飽身家之欲。小民之不堪命。亦既所在而是矣。最可恨者。如臣鄉江南冠蓋輻輳之地。無一事無衿紳孝廉把持。無一時無衿紳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餘

者生耳。甚之或徑行賄於問官、或假抽豐於鄉衿、動百盈千、日新月盛、盤盆之不飭、未有甚於此者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簡獄訟、毋詐告、毋越訴、除大事親行聽斷外、如鬪毆婚姻財產等事、皆行鄉約處分回報。至於地方有勢豪不法、土豪不法、各衙門吏胥不法、不妨一一申以三尺、以備特訪、而一切買菜備不與焉。是所稱廉法者與。五曰廉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今天下人心之不正也、所在地方有降賊之官、有附賊之民、又有倡亂之子衿、紛紛籍籍、至誅之不勝誅、習以為常、則皆庠序之教不明、而壘

吏無師帥於上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教化、申讀法、脩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夫然後簡其善良而激勸之，或以孝弟，或以力田、或以經明，或以行脩、皆得擧賓上聞、因而尊顯之，而民俗日歸于厚矣。是所稱廉正者與。六曰廉敬，今天下無武備矣、近日所行脩練、脩備四者、未始非固圉要策、而行之以苟且之心、往往急切無序、勞民傷財、或反縱其谿壑久矣、其爲墨吏之資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備禦、請自保甲始、衆志成城、脩之至也。以民寓兵、練之至也。制挺以撻堅利、備之至也。又聽

民間各置社倉以行其相友相助之義則儲之至也。而後以其餘力講求四事而次第及之。是所稱廉穀者與六計詳矣。於是乎御史行羣吏之殿最焉、通計三年內外、一廉備六計具者爲上考、一廉備六計有偏枯、其次也、廉不足而六計無問矣。乃行之自藩臬始、由藩臬而至監司、至府州縣、莫不視此以爲殿最、則風行無往而不到矣。苟風不足而漫言殿最、即幸而得當、術已踈矣。況并其殿最而倒置之、舉者不足爲勸、刺者不足爲懲、所察何吏、所安何民。甚焉賄賂公行、公道退聽、情面爲重、簿書可委、則臣有同道之

考察在。然臣終不敢徒求之諸御史也、御史察吏、臣察諸御史、而臣則以不職之誅受察於皇上、則所以推行於風始之地者、臣不敢弛其責焉。另編廵方實政冊、詳開六計項欵以請告、未及頒行。

巳卯、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不省。

先是八月朔、監國御殿、命錦衣衛設立廠衛、勒三日奏報、於是臺省交章爭。給事中袁彭年以忤旨降二級、調外任、臺省復爭彭年不當罷。將先生草疏欲諫、既謂有轉圜意、不果、居旬日不省、乃拜疏曰、廠衛一事、廷臣屢爭之不得、至降罰科臣袁彭年。陛下固疑

廷臣之有黨，姑借一人以示罰。夫厰衛設而宦官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萑語含沙、下凌上賤、妨貴遠間、親淫破義、法紀蕩然。長此不已，必且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妖，而其爲宗社之禍，有不忍言者。疏入，復不省。

九月戊子，初三日。拜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鋮，奉令旨詰責。

前月晦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大鋮，詔拜兵部右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眙愕，莫敢言，先生方

在告候命，即草疏糾之，略曰：陛下軫念時艱，急需幹濟，至掄才之典，遂及逆案之大鋮，是舉也，所關風紀甚大。臣有不能付之默默者。大鋮之陷於逆黨，蓋以當年爭吏垣而不得，致魏大中竟死於詔獄，殺大中者魏璫，而大鋮其主使者也。業經樞輔馬士英明言之，則大鋮不諱爲璫客可知。大中風裁峻整，操履凝寒，故其死也，天下尤惜之。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之辨，而才諝爲次，大鋮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邪害正之才，足以病世道而有餘，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一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

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乃者中旨頻
降，司農之後繼之以少宰，猶曰偶一行之，得失參半
也。未幾而大鉞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
部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容此一二權貴人朝進一人
焉報可，暮進一人焉報可，而其爲斜封墨敕之漸，有
不待問者，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鉞耳，
樞輔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
夫何勳臣柳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
如寄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薦牘之紛
紜也，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工一概禁止，而勳臣首

犯之臣尤不能爲祚昌解、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三也。仰祈聖明特寢阮大鋮兵部侍郎之命、果度其才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聽廷推。總之、大鋮進退關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奉令旨、阮大鋮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鋮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論。於是先生浩然之志益不可回矣。

乙未初十日。再疏請告、賜驛歸里、仍給新恩。丙申、拜疏辭王、予先生馳驛歸、詔給應得恩典。先生獨謂國讐未復、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却之。在臺二十四日。於

凡治平大經、修省至計、無有不盡言、而尤於討賊復讐之義、摧邪輔正之道、爲惓惓云。自先生行、而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麒、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無留良焉。按先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革職爲民者三。

丁酉、拜疏陳謝悃、不省。

先生身雖去國、而憂時疊疊、復拜疏陳悃曰、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直士剖心、尚矢吾死。臣雖去國之身、苟得一言而死於闕下、亦臣之幸也。臣請遂言之、

姑先及其大者、以爲匡濟之資、可乎。一曰脩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臣聞古人之言及時閒暇也、蓋深有感於飄搖之際矣。國家不幸而變故頻仍、賴陛下中興、奮起南服、聲靈四播、惜未聞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之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使令稍稍陳矣、內豎充庭矣、金吾赫奕、戚畹駢闐矣、讒夫昌矣、言路扼矣、官常亂矣。有一於此、已足爲聖政累、而況陛下悉兼之乎。內脩如此、外禦可知。廟堂之上、輙曰中原之役、督師制之耳、未卜將相和而士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不必言矣。此

所謂玩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臣聞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持斧必伐，戒威福之下移也。自陛下正位南國以來，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恩數太繁。一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於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於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爲犯上無等之習，自此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

也、自古而然矣。所賴清議一綫、有以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焉。至後世有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加君子、使人主眩於是非名實之間而莫知所適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家以空虛之禍。如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不難爲一二元惡大憝稱誣理枉、至諸君子之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若並有餘戮焉。幾何而不令元黃易位乎。諸臣之言定策者、一時攀龍附鳳、誰敢與之共功名、而動擠人以自爲利、遂至望風傾陷、一網收之、莫須之獄羅織、動引三朝議訕及於先帝。揆厥所由、揔之私交爲重、君父爲輕、情

面爲先國僻爲後，身自樹黨而坐人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皆有仁義禮樂以爲維持天下之具，而刑罰不與焉。自申、韓有刑名之說，秦用之以亡，後世資爲炯戒。至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於温體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不可救也。聖明御極，湯網宏開，萬不至仍蹈往轍，而近者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而遂科罪名，未科罪名而先事追贓，無乃傷於急切乎。假令異日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

以媢權臣、又孰從而辨之。又近者如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謂也哉。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體、此所謂急刑名而亡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内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也、至後世而遂以病民、今且禍中於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邇。識者毋有去兵之說、有激乎其懲噎也。不見前者淮揚之告變乎、曾未幾時、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殺矣。朝廷設鎮、各額兵三萬、將雪耻除兇是問、乃用以自相屠戮。朝廷又爲之和解、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乎。今

即令諸鎮並篤忠貞，亦爲藩輔，可使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尤慮江南一隅，歲以十二萬之兵索十二萬之餉，而且歲以十二萬不戰之兵索十二萬不戰之餉，此亦必窮之術也。當事者明知之而不敢言，曰擁諸鎮以爲重，寧敢負陛下，而不敢失諸鎮之懽。陛下又挾鎮臣以爲藩，寧負百姓，而不敢失鎮臣之心，則亦惟有加派横征，畜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已矣。此所謂積外釁而釀内憂也。臣言所及者止此矣，倘亦一時成敗安危之統繫乎。而其要尤在首勤經筵之講，漸復午朝之制，奏中興之業，則由

此而舉聖政，以圖遠大之猷。由此而振王綱，以收旁落之權。由此而明國是，以分邪正之辨。由此而端治術，以開教化之途。由此而固邦本，以籌兵食之計。皆可相因而至，而由此而復讎，以報先帝，亦或庶幾有濟乎。疏入，王不省。

辛丑十六日。辭朝出都門。

冬十月丁卯初三日。至自南京。

先生出國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涕者。莫不切齒權奸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究其用，吾儕小人莫知死所矣。歸途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自

此羣邪益競進，盡毁先帝成案，屢欲興大獄，陸朗、黃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率坐先生黨首。先生還山，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蔬食，至没齒不茹葷。○門人聞先生歸，欲就教者，先生答書止之曰：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惜人間羞耻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知交中幸徧致此意。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中興金鑑成。

初，先生赴召留都，皇皇中興無象，至寢食交廢。是時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起曰，是予志也。即命應鰲具草，漢唐宋皆應鰲與陳毓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先生又取高皇帝及二帝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鑑，五曰帝鑑。近自皇祖、宋高、唐肅而上遡之帝堯。又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金鑑。草疏欲上進，不果。○時先生以修考妣墓，在鳳林。

三月、考訂大學參疑成。

先生於大學既從高忠憲公所定、去年海鹽吳公麟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通名參疑、蓋積衆疑而參之、畧爲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爲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緡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爲一章、釋格物致知、以明格致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三節爲一章、入在

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本居多。前輩楊止齋力辨石經爲僞書、先生酷愛之、曰、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何病、況其足爲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臨絶、謂過於割裂、并古小學通記命削之。○按、蔡疑本視爲本更爲完整、而詮解亦更精細、雖先生命削、仍存之以俟論定。

夏四月、

時先生避跡於上饒陳氏之别業、有答史孝復書、發明致知之知卽知止之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

五月、改訂人譜。

先生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是書凡三易稿始定。

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名人譜雜記。雜記尚未畢草、先生臨絕、命汋補之、敬受命成書。

六月丙寅、時五日。杭州失守、始絕食。尋出居水心菴。

楚鎮左良玉以馬士英亂政、舉兵向闕、移檄暴士英罪狀、指黜逐先生、姜日廣、及任用阮大鋮等事。士英

大懼、調江北諸鎮兵入衛。

大淸兵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可法死之、

大兵遂渡江、乘勝攻南京。五月初十日、福王踉蹌出奔、或傳

偕士英赴浙。先生方以潞藩攺國於杭、而艮玉檄辭及巳、日在席藁、驟聞王臨幸、又不遑寧處、欲趨會城、趨撫軍迎駕。而撫軍張秉貞巡按彭遇颽、士英私人也、不可與深言、先遣汋偵動定。汋西渡、則士英擁太后抵浙境、秉貞以下爭持金帛郊迎、絡繹於道、莫有一人及乘輿者。汋歸白狀、先生憤然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焉有身爲宰相、棄君上挾母后而逃者、某恨不能手刃國賊、豈涉江而同諸公迎之耶。不果行。士英至杭、奏太后垂簾決事、召越紳商周祚、祁彪佳、二公不欲行、先生曰、國難至此、尚欲袖手坐視乎。遺

書祁公曰、今日不行、異日有三徵九辟不已、公果能以死對使者、抑别有藏身之地與藏身之法乎。祁公終遲遲。初、王之出奔也、幸滁鎮黃得功營、得功以禦良玉、駐兵太平、時

大清兵已破南京、鳳鎮劉良佐軍降、遣良佐追王、且招得功。方對語、得功裨將田雄從後射得功、貫顱死、雄遂執王奔良佐營、良佐挾王以降、遂遇害。報至、太后命潞王監國、而仍秘王變不發。先生聞會城有主、亟請守道于潁集丁壯、礪器仗爲戰守計。不應、先生爲鬱鬱久之。無何、

大清兵所過郡縣望風降附、越中大吏多遣妻孥去、穎遷臬司、杜門將行、士紳挽之不可得。會士英麾下有東逝者、郡中驚懼、先生遺書穎曰、馬兵不北進而東來、益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將相俱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由是推之、凡屬吏之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幸執事表明忠義之心、立決固圉之策、先將諸倡逃者置一二重典、則布置自有次第、而閩風於隔江、未必非疾雷之破隤、毋徒以去爲汲汲也。穎覽書、不行。翼日出視事、拜疏請誅士英、又縛內侍屈尚忠。先生聞而稱快、復致書慫恿之、謂

宜立發第二、第三疏，必得請而後已。又勸頴立毙尚忠於杖下，頴不能用。當是時，烽火逼郊圻，潞王左右皆南國大奸，日引領爲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皆戰慄，日晚且行遯。先生忠憤塡胸，莫可告語。六月十三日，杭城失守，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欵降。十五日午刻，先生聞變，時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遂不食，偃卧榻間，汋流涕奉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頃之，姚江張生應㸚、呂生滋請見言事，先生延入卧內，憑几而見之。應㸚進曰：「今日係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尚有餘

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名華奎。先生何遽言死。先生曰、向者累請于公城守、公褎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至于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今上蒙難、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應奎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實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貴於捐生、顧于老矣、力不能勝、徒欲以吾喆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

其不知量耳。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吾之所
守者、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
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十六日、吾越爭鏁金牆
師、應奕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圖計
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
乎。應奕知不可奪、即以死激先生曰、城降矣、即欲死、
豈先生死所。先生爲動色曰、姑從子出城、遲數日授
命耳。晚始粒。十七日辰刻、先生盥櫛、辭家祠、出居郭
外之水心菴。
丁丑。二十
六日。答徵書。

先生連日食少糜、恐死以俟。十九日、通判張懐賁圖籍、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十二日、門人王毓蓍痛子衿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上先生曰、毓蓍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汋不敢以書呈先生、聞毓蓍死、曰、王生死、我尚何濡滯哉。先是、埍泰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謂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文文山、謝疊山、袁閎事、言死尚有待。先生覽書、爲進糜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尚有望於中興。迨南都之

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今監國降矣，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世無逃死之宰相，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日，必待有叠山之徵聘，於義未嘗不可，然叠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恨。宋亡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耳。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尚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

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元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元趾眞可以不死，我又非元趾比也，以元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狥義狥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又屬示汋曰，祠事要交盤明白，不得

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制一棺、材甚薄。殮用孝衣、銘旌弗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弗刻文集。汝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已。亦緊以辭曰、予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二十五日昧爽、乘小舸、篤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遂投洋中。舟行十餘丈、舟子急挽櫂救、而先生尚浮水面、輒以手推舟子曰、吾將死於此矣、毋悞我。顧良

久不得弱、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濕也。隨進鳳林辭墓、困頓彌甚、暫息雲峯寺。是日、徵書至、同先生徵者八人、在越爲高宏圖、去位寓越商周祚、姜逢元、祁彪佳及先生。汋入靈峯言狀、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以熊雨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事。遂口授答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啟、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譏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

荒遯終言不再。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汋錄書付使者，并來書不啟封歸之。

戊寅，二十七日。舍於楊枋。

汋自靈峯迎先生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居旁。二十八日，壻王毓芝入門，先生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因語及弟毓蓍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

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句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既而曰、吾感熊兩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汋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汋再請、先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汋曰、下蔣墍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泪下、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已而曰、胷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初一日、王毓芝復來候

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絶、復勸先生進少飲。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固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搦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教。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

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早覺、撫胥誚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絶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首肯。

閏六月戊子、初八日。先生卒於秦氏之寓寢。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卧、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初七日、毓芝以祁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

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攜至前、先生捉筆書曾字、毓芝曰、先生問曾王監國事乎。先生頷之。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張齒擊床、太息者再。戌刻氣絶、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後絶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八歲。遵遺命、殮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旐曰、皇明蕺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八月丙午、二十七日。舉殯於鳳山秦臺公墓側。

遵遺命、祔廬墓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丁酉、初七日。塟先生於會稽下蔣

之原。

自舉殯至是已三年、乃遷先生柩於下蔣之原、暨夫人合塟秦臺公遺衣遺土仍埋於墓左。

元配章夫人、累封淑人。子一、即不孝孤汋、以先生官京兆尹、遇先帝冊立東宮、恩補官生。娶光祿寺少卿（一云湖廣鄖陽副憲）周公夢尹女。女三、長祖愛、適陳剛、邑庠生。次祖祥、適王毓芝、太學生。次于沚、適蔡祖軾、邑庠生。皆出自夫人。孫男四、長茂林、娶御史黃公尊素子官生宗羲女。次士林、娶吏部尚書商公周祚子太學生承祖女。次長林、娶江西寧泰兵備參政祁公承㸁子

貢生駿佳女。次道林、娶副總戎定國將軍吳公用宣子庠生元遇女、繼娶太學生陳鑒女。孫女一、適錦衣衛吳公孟明子邑庠生邦定子善禎。

不孝汋泰述年譜既卒業，復緬懷生平遺行、緬溯而言曰：大哉誠乎、仰觀於天、日月之所以運行、陰陽之所以變化、此誠也。俯察乎地、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繁植、此誠也。中觀乎人、倫類之所以常生、人心之所以不死者、此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繇敬入、誠之者、人

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心完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於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友，虛而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

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壻家、貧者助、弱者植、質美者教訓、務使恩誼周洽、不以親疏而間焉。其待宗族也、祖免以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事祖宗、置祀田百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立義田百畝以贍之。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利弊、力爲興除。連年洊饑、則圖積貯以施賑濟、所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

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惓惓於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誕難進易退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卜世道之興衰焉。其退而居於野也、横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折衷之。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宏且偉焉。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一非出之於誠、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一非本之於誠。而

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身、忠孝兩慊、仁義兼盡、殆合夷齊首陽曾子易簀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深於嚴教、平居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竊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真、其言道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晦菴、象山而始分。陽明子言良知、謂即心即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

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見大學參疑。即內而即外、即動而即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濂溪明道之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舉昔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即其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摒蓁蕪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汋負非名教、無能爲先君子役、閒嘗外諏宗黨退考

遺文，聊得一二，遂輟號灑血，敬述年譜如右。復括其大旨而著道統說於後，以俟知德之君子考焉。至於言之獲戾斯文，固有所不暇恤也。順治八年辛卯夏六月上浣之日，不孝汸泣血百拜書。

貞孝先生傳

邵廷采餘姚人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汋，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忠介公宗周，發慎獨誠意之學，歷仕神、光、熹、愍，問犯顔極諫，卒死殉國，海內稱之曰蕺山劉子。先生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爲家法，出則載書隨轡，入則奉盤視膳。家有老僕能癡，嘗令與詆過之者不知爲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詔逮公，時先生年十四，塾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雲門。公講學證人，來者日衆，首令先生開誘，然後延問，同門引爲老友。德清許元溥椒菴，孚遠子也，遺書稱儒佛爲

一、先生闢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慎獨而中和位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説如此。公官左都，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悚。先生爲僮衣，從入朝堂側聽，具載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自成陷京師，公詣會城，責巡撫黄鳴俊勤王，遣先生歸募兵於越。既從公入南都，見朝政紊亂，力贊公歸里。我

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伏庭下悲泣。唐藩、魯藩皆遣使祭賻，公廕先生官，先生辭廕曰：「敢因父死爲利！」浙東敗，逃剡溪萬山中，欲走閩，奸人將難，先生乃不

得已歸、哭公瘞所、以不得比祝開美、王元趾從地下爲愧。既葬、遂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璧、知縣顧予咸來設奠、副使王爾祿、同知吳勉並公門生、赴哭、俱弗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門言別、卒不內、曰、吾爲我辭大夫、若違先訓、隳初志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苦相強。爾祿泣下曰、鳳翔千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眞我師嗣子也。其坐臥蕺山一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子虛、張奠夫、惲仲升數輩外、希復接面。嘗箚古小學有緝緋徵纂、多士要先生復舉講會、遂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

卒之久、出篋中稿屬諸子曰、大父文、千古聖學所寄、勿漫示人、俟可梓行世。曩遺命瘞下蔣水土淺溼、有力可擇高阜改葬。若等第遵人譜記憶大父絕粒安貧、讀書養教子孫。又曰、生平擔厲惟恐墮喪名節。今畢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吾終天痛。瘞大父墓道、使魂魄長依附。先生爲人溫栗、於闔閫未嘗有惰容。先公在時、省郡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謁。少年倣賈誼治安策、指列治道、公見而怫曰、奈何爲此矜張。卽不復作。證人社友徐君嘗捐建書院、貲約以時酬。會徐死、先生甫殁、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還之、徐

後人無所得以歸其婿，曰：爲我告徐君冢，故友某償夙負矣。避地剡溪，奉公文像，托友人周敬可。敬可盛以布囊，置牀頭，有警，即負之登絶巔，如是一年，無片紙失。歸而家破，養之没齒，卧榻故假祁氏，病篤，命起扶易，曰：豈可終於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同門私謚之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昭法、九一先生汧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巡撫都御史湯公斌屏騎從到門，求見不内，繞行山廬，嘆息而去。亦以壽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並嘉嘆之。然

遭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倡和，再世處士身名俱泰。若戢山當明末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困不失其所亨。而爲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掩形匿跡，交遊講藝之事一切都絶，與子文之履順未可同論。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

跋

是書凡傳四世，歷一百二十年，而始克梓行，何前此之泯泯且久也。竊惟先撝謙公殉國難，先高祖貞孝公掩形匿跡，終其身一小樓，手輯遺書數百卷，矻矻窮年，罔輟寒暑。且進述年譜，以紀撝謙公生平之大，而細者亦不遺焉。兩世精華，萃於寸帙。其始也以守撝謙公治命，秘而不宣其繼也。世世遠風微，我祖父行株守一經，大都家徒四壁立，雖有志焉，而未之逮。迨今上御極之十有七年，當事者搜羅故集，倡義鳩貲，撝謙公全集二十四卷始鋟行於世。前輩闡揚風教，實先

人潛德幽光積晦而明之一大機。爲子孫者宜何如。黽勉策厲以期表揚先烈寧徒守遺書而弗失已耶。德生也闇未知學問嘗於童時竊見年譜抄本雖未通曉心嘗識之。長而習舉子業奔走公車竟未嘗一爲卒業。旋藉先人餘蔭幸得竊祿
熙朝獲綰邑綬方冀整理舊集首鐫年譜以酬夙願。卒以不才被議落職而止。嗣是家變頻仍子身顛沛僕僕車塵馬足間是譜未嘗不在行篋也。夫以德之愚闇無知一行作吏幾墮家聲分宜終身屏息牖下。乃復荷

皇仁准留霸州營田自効，眞遭逢於意外者。課耕之暇，田舍清曠，間出是譜而抄錄之。惟舊存諸底本，改竄各異，稍以臆見爲去留。至於體式有未允協者，敬依所聞於縉紳先生之緒論而更正之。若夫講學語錄，前後奏疏，雖已具載全集，而譜內亦摘其精要，未便竟事刪除，且增入南寃奏疏之未列於全集者數章，以誌勝國興亡之驗。末敍貞孝先生傳，備考徵也。乾隆乙未冬，棠

聖天子如天之度，施千古格外之仁，首錄孤忠，備再恤典。榮生幽釐，感切重泉。德徵末小臣，雖舉族捐糜，末由

報稱。竊念是書沉擱已百有餘年，若再事因循，或至

遺文淪失，將德之負疚先人者猶後，而上辜

聖朝教忠之典，其罪不可勝數矣。是用敬慎手纖，拮据付

梓，亟了此未了之役，以存考証。梓成，爰記其顛末如

右。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正月，元孫鏞德敬跋。

黄忠端公年譜

清・黄炳垕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光緒元年刻本

《黄忠端公年譜》二卷，清黄炳垕編撰。清光緒元年餘姚黄氏留書種閣刻本。

黄尊素（一五八四—一六二六），字真長，號白安，明餘姚（今屬浙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擢御史。會災異，歷陳時政十失，忤魏忠賢。楊漣劾忠賢被譙讓，尊素復抗疏繼之，忠賢愈怒，削籍歸。後被逮，死於詔獄。其謇諤敢言、深識遠慮，尤後人所感佩。

炳垕爲譜主八世孫。本譜前首載黄璋編《忠端公年譜》舊本，極簡略，僅略述其生平梗概，且未註明資料源自何處。炳垕於舊譜末題云：「《忠端公年譜》舊本，炳弱冠時見於敬旃從兄處，從兄謂炳曰：『先祖穉圭公（諱璋）所編輯也。』……兹刻拙編年譜既竣，遂附刻之，以見濫觴之始云。」炳垕此譜，敘事詳盡，均註明其資料所自。詩文雖不盡載譜中，然其繫年可考者，均書於各條之下，尤有助於考察尊素學術思想軌跡之演變，於史有徵。卷首自序云：「遍歷甬越各坊及近百購書之家，網羅搜討。……流覽群書，凡涉公之行事者捃摭罔棄，歷一載而紀月編年釐然就緒云。」可見此譜搜集資料之豐富、考證之精詳、體例之完善，誠爲譜中之尤者。

黄尊素卒後，爲其作傳、銘者數家，時人劉宗周亦撰有《黄忠端公年譜》一卷，就資料的原始性而言，誠有足可取者。然綜合而論，此譜既參前譜，當不亞於劉譜。

敘

有明天啟朝、奄寺亂政、太阿倒持、一時摛藻揚芬、峩冠博帶擬魏科而躋顯秩者、類皆低首下心、伈伈俔俔、惟奄旨是承。而我太僕忠端公於楊忠烈二十四罪疏未上之先、抗章劾璫、何啻博浪一椎、祖龍褫魄。厥後指陳時政、俱爲奸黨所側目、卒與諸君子身嬰狴犴、甘之如飴、而一往浩然之氣、藉扶綱常於不墜、豈特殘明龜鼎賴公奠定哉。炳於癸酉秋、擬裒公事實編爲年譜、奈兵燹之餘、篋衍中藏弆家集半付劫灰、即故舊聚書諸大家亦焚燬殆盡、搜剔久之、未克成編。一夕

假寐、習書種閣、恍惚至一處、見夫玉軸牙籤、緐富夥夥、署爲翻閱、則忠端事跡、所在多有。方欣慰間、而雞鳴破曉、殘夢覺矣。嘗觀周官有六夢之占、此殆所謂思夢非邪。因思古籍叢殘、莫知書肆、王充閱市、舊事可師、遂徧歷甬越各坊及近日購書之家、網羅蒐討、彷彿夢中所見各書。乃悟曩者一夢、蓋太僕在天之靈示機緘於冥冥中也。嗚呼、太僕公後、自文孝至炳、宗子七傳矣。嘗以歲時祭祀拜化安山賜塋、見夫四明北面諸峯左右拱揖、而松楸之聲迎風洶涌、恍疑太僕英靈乘胥江秋濤而儵降。既而至通德里故居、則花園遺址猶存、

石筍矗立、掩映青林黃竹間。摩挲久之、想見峩峩巖巖、餘韻未泯焉。回憶垂髫時、先君子以公集暨正氣錄等書見示、云此先太僕公遺徽也。汝他日學成名立、當以闡揚祖德爲第一事。今先子棄養卅有餘年、小子荏苒六旬、學未成名未立、自顧頑軀、無一可繼述前人者、惟是表揚先芬之志、常耿耿於懷中。竊幸世德可稽、何敢以不才自諉。於是流覽羣書、凡涉公之行事者、捃摭罔棄、歷一載而紀月編年、釐然就緒云。閒嘗考年譜體例、今昔不同。歲乙巳、編文孝公年譜、不揣黭淺、效陽明弟子撰王譜之例、撮要記事、各條下不註出處、閱

者以未識所本爲憾。茲則件標書目、旁及時事、兼附歌詠、倣張石洲亭林年譜之式、俾閱者於紀載之異同、朝局之清濁、國運之遷流、一開卷瞭如指掌、詎止太僕懿槩纖悉靡遺乎。譜既成、同志欲集貲刻之、炳曰、此宗子之責也、不敢復煩諸君。爰以節衣縮食之所蓄付諸剞劂、并不取給於公費焉。昔李文簡著范、韓、富、歐、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歎其博洽。當日太僕同難諸公若高若繆若李若二周、各有後裔諒必有表襮前徽、昭示來葉者。異日合七君子年譜爲一書、尤炳之所心期而願睹者爾。乙亥蜡日、炳厚謹識。


黄忠端公象
仍孫炳垕敬摹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峩冠絳袍、觸邪則鷹。凛正色於蘭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愧男子、而惜公者猶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夔皐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作士。噫嘻、曷齋公志以爾乎、茫茫千載、伊誰後死。公像傳自官司理時、距蒙難之日八年矣。

崇禎戊寅五月、山陰友弟劉宗周拜撰。

關帝殿

劉湖庵

溪

陳宗祠



龍虎山堂故址
俗名江井
三女峯
田
田

忠端公年譜舊本

公諱尊素、字眞長、姓黃氏、別號白安。初名則燦、數試不利、夢景州公謂之曰盍名我之名。景州名尚質、覺而異之、故易今名。黃氏之先婺人、有爲慶元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諱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邑人。祖諱大綬、號對川、贈太僕寺卿。父諱曰中、號鯤溟、封太僕寺卿。祖妣章太淑人、妣盧太夫人。

明萬歷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公生。　公生數著異、故對川公特鍾愛之。豐頤廣顙、識者知爲非常之表。

二十五年丁酉、公十四歲。

二十六年戊戌、公十五歲。　公自少博覽經史、不專爲科舉之學。自述詩云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投典墳窮盡古今碍。

三十二年甲辰、公二十一歲。　八月十二日、元配翁太夫人卒。太夫人大司馬見海公之後。太夫人有姪祖石先生名遜雍、

工繪事，後從公宦遊京師，授晦木、澤望二公句讀，公舟中雜詠所謂其坐得詞人者也。紹屋諱度，孫石先生孫，錦夫人之從弟，非姪也。

三十六年戊申，公二十五歲。作清景賦序云：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政未可爲當場人道也。

三十七年己酉，公二十六歲。續娶姚太夫人，上虞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

三十八年庚戌，公二十七歲。八月初八日，伯子文孝公生。

四十一年癸丑，公三十歲。五月之望，與鄭奉宸、族人元素，自黃竹浦登舟，遊上虞白雲山鳳鳴洞，有記。又兩遊剡湖，剡湖在吾邑通得鄉，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中，故名。謝文正嘗讀書於此。

四十三年乙卯，公三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隨舉於鄉。

四十四年丙辰，公三十三歲。聯捷成進士。仲子晦木公生。

四十五年丁巳，公三十四歲。仕甯國府推官，姚太夫人隨任。

時湯祭酒免歸鄉里，所號爲宣黨之魁者，其門生滿天下。有司惟恐不得其歡，一郡之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習。公視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怒曰：湯祭酒乃欲土司甯國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慄。涇令初著叨穢，聞之，乃曰：是不畏湯祭酒者，何難按舉吾屬哉。終公任，不敢爲姦利事。

四十六年戊午，公三十五歲。江南鄉試，分房得門下士十八人，徐公石麒、朱公天麟、金公渾，後俱殉節著名。叔子澤望公生。

天啟元年辛酉，公三十八歲。春，兼辦糧事。冬，兼攝郡邑事。郡有劉宦橫甚，置私獄殺人，家僮以百數，恣爲奸利。公拘一二鞫之，扑其助虐數人，桁楊于市。爲教諭曰：足下僮客甚多，下交罔僕，不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

二年壬戌，公三十九歲。二月，公坐廳事，胥吏奔告劉宦遣力鎖吏去。公不信，告者三至，公乃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值攷選，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

盤錯，宵俟後人。公曰、吾志掃姦鄙、今當前而避之、羞稱執法之吏矣。時訟劉宦者數百人、悉爲斷理、收其僮客、臨死。劉宦飛章京師、左都御史鄒南皐由此知公、曰凡吏當瓜期、外惕於情面、而内護其攷選、不惜違道干百姓譽也。是獨彈擊强宗、臺中人物也。是年、分校武闈、有借馬仲良校士次韻詩。考授御史、懸缺假歸。季子司輿公生。

三年癸亥、公四十歲。　公家居晦木公詩云、吾憶八齡前癸亥、先公此日尚家居、高堂臘酒頻爲壽、稚子春鐙嬾讀書。可見其概云。七月、從水路至。十月、到京。姚太夫人隨任。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上請用講學名賢疏、以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之罷也。上明職掌疏、謂凡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核其職掌也。上請簡巡撫疏、謂年來巡撫一缺、祗供京堂奔走、而外之司道修力封疆、歷風塵郎有英英自命、概置不問也。上請復召對疏、謂祖宗時有朝午二朝、有便殿召對、羣臣得更進而言事。其制當復也。

四年甲子，公四十一歲。京師地震。三月十六日，公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言甚悚切。天啟初，閹人魏忠賢、帝乳母客氏干涉外廷，臺諫有及之者，而言者皆絀。是後四年之中，莫之敢指，公獨發憤悃愊。中旨廷杖，韓相國爌救之，得罰俸。上辯鄒吏部維璉孤介疏，公爲鄒匪石先生門人，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於言也。上劾奏逆奄魏忠賢疏，因六月間堂官楊忠烈公上二十四大罪疏，相繼而發也。上諫廷杖萬工部燝、劾奄人魏忠賢疏，謂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敬孚、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爲所欲爲，惟恐忠臣義士之撓之也。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年某月某日，工部郎中以言某事死。豈不爲聖明之一累哉。公自分與璟同，口賴政府力護得免。公于癸甲之際，後先數月間，疏凡十三上，皆關軍

國，茲不具録。

五年乙丑，公四十二歲。三月，出都門。奉茶馬差主事曹欽程劾公前疏有推擇名賢以重風紀者，陰爲高忠憲地，遂削籍。六月，逮楊忠烈、魏忠節，爲閹人所害。公哭之於野，慟。公歸家，集中有買菊數種、閒坐、紙鳶、野園、山窗等詩。炳厓詩攷諸書二月奉茶馬差，削籍則三月也。

六年丙寅，公四十三歲。崔呈秀得志，疑前高中丞所發其贓案，公有力焉。時有睨新參者，欲借忠賢仇爲贅身媒，因嗾其門生曹欽程摭公輩上之，而公削矣。忠賢尚嗛嗛，又嗾織造李實於蘇撫疏中攙公等名，而公逮矣。且謂公家居講學，與忠憲之嚮交私。四月，詔下徵公，連坐者六人。炳厓詩攷諸書二月有旨，七人並逮，公以四月就獄，此處四月誤，詔下云云有誤。緹騎至吳，爲百姓箠死，失駕帖，所在弗克前。公聞，即投牒行。或言亡命，縣令祁逢吉操兵到門。公在道聞之，移書逢吉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君何小視海內男子也。」時高忠憲以大臣不辱自裁，周忠惠遂遠未至。公就獄時，訊者問贓幾何，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

大川皆吾職私、向必問。乃公爲訊者知不可窮以詞、止有擄掠懸坐耳。枉獄中、偕李忠毅、周忠介、周忠毅、繆文貞四公者、慷慨怒罵、繼以詩歌。門人徐忠襄私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此豈減黃霸之授尚書哉。魏忠賢使許顯純以次掠考、李忠毅嬰病、公老竟次李忠毅、乃公復就考。顯純詰之、公曰、李公不任楚毒、吾代受之。魏忠賢叉次第使其私人害諸公、存者惟李忠毅與公。忽一日、伍伯執巨纆睨視公、公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伯曰、何與小人事。上官勒取官病故狀矣。公北面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卒、後六月朔也。又三日、而李忠毅亦死。炳案據譜李公卒於公卒之次日此云三日誤後一年、烈皇即位、魏忠賢以謀反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謚忠端。

右忠端公年譜舊本。炳弱冠時、見於敬旃從兄隨處、從兄謂炳曰、先祖稱圭公諱詩所編輯也、忠端一生大節盡在是矣。炳乃敬錄一通、弃之笥。兵燹迭經、典籍殘燬、此本幸存。茲刻拙編年譜既竣、遂坿刻之、以見濫觴之始云。丙子花

朝前三日炳垕謹識於留書種閣。

黃忠端公年譜卷上

八世孫　炳垕　編輯

公諱尊素、字眞長、號白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也。黃氏系出潁川、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今寧波府。通判者、佚其諱。建炎時、金人破慶元、不屈死。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竹墩、一居吳陝地。亦慈。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尋徙餘姚竹橋、是爲吾族之始祖。維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誦讀、故下四世失名諱、僅存行次第六。八世諱堂、字世堂。七世諱貴、字文貴。八世諱尹、

字子尹。九世諱安祥、字安之。十世諱杲、字廷杲。十一世諱靁、字廷靁、號小雷。兄伯震、號大雷、商於外、十年不歸、小雷公往尋之、裂紙數千、書兄之里系年貌、爲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無所遇、禱於衡山。夢有誦沉縣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疑不祥、遇士人求占、告以故。士人曰、少陵舂陵行句也。舂陵今之道州、盍入道州尋之。府君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大雷過之、見傘心動、曰、吾鄉之傘也。視其柄、見府君姓字、方愕眙間、而府君出、相視若夢寐。詢其故、具以告、兩人哭失聲、道路觀者

亦泣下。時大雷已家於道州、府君卒挽之歸。明史有傳。南雷文約有萬里尋兄記。十二世諱諒、字素庵、是爲公之高祖。治生厚富、有乞貸者、辟其券。春夏之交、園有餘粟、往來里門而告之曰、不足於粟者、往之吾家。里人囊橐隨之、橐粟猶外府也。已而里人曰無不足者、始召他村之告糴者與之。年八十而逝。曾祖諱稔、號東河。年逾四十無子、乃使其從子讀書、敬事從子之師、家人之食飲、無敢視於師者。五十歲而贈太僕生。贈太僕諱大綬、別號對川、公之祖也。生五月而孤。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考諱曰中、號鯤溟。

以易教授吳興、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府君獨言之。嘗議南糧事，府君言是役破家不一，不如以道里之費，稅畝而官解之。有蔣太常者名聰。一日，稅畝則均役，非搢紳之利。府君曰，吾所言者，諸君子孫計，諸君能保後世之不降爲皂隸乎。時父老子弟會者千人，皆竦聽歎息。逢贈太僕之怒，必伏地請扑，有爲府君解者，府君麾之曰，吾以大人釋怒爲喜，不以免扑爲喜也。安定公剏始祀鶴山公。祠宇將圮，府君撤而新之，不以煩宗人。娶盧淑人，生

四子。公其長也。公初名則燦，數試不利，夢族祖景州公謂之曰，盍名我之名。景州公諱尚質，覺而異之，遂易今名。聯捷成進士，授甯國府推官，除山東道御史，劾奄遇害。崇禎時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再贈兵部左侍郎，諡忠端。著有文集六卷。文畧三卷，詩畧二卷，說畧一卷。崇禎戊寅，詩集先授梓於金陵，楊維斗先生有序。康熙丙辰，相州許西山先生梓全集，序之，鄭子禹梅亦有序。其板旋燬於杭城臙脂橋。丁丑，崑山徐果亭先生重梓。四書織八卷、隆萬兩朝列卿記二卷、文畧有序。懷謝軒講義若干卷。今惟集六卷行世、講義節入明儒學案。宗譜參家錄。

明萬厤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公生。謹按厤法推之，乙酉日也。

公生，數著異，故封太僕公每奇之。長有大志，豐頷廣顙，瞻視若神，峩峩嚴嚴，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徐撰行狀。

十三年乙酉，公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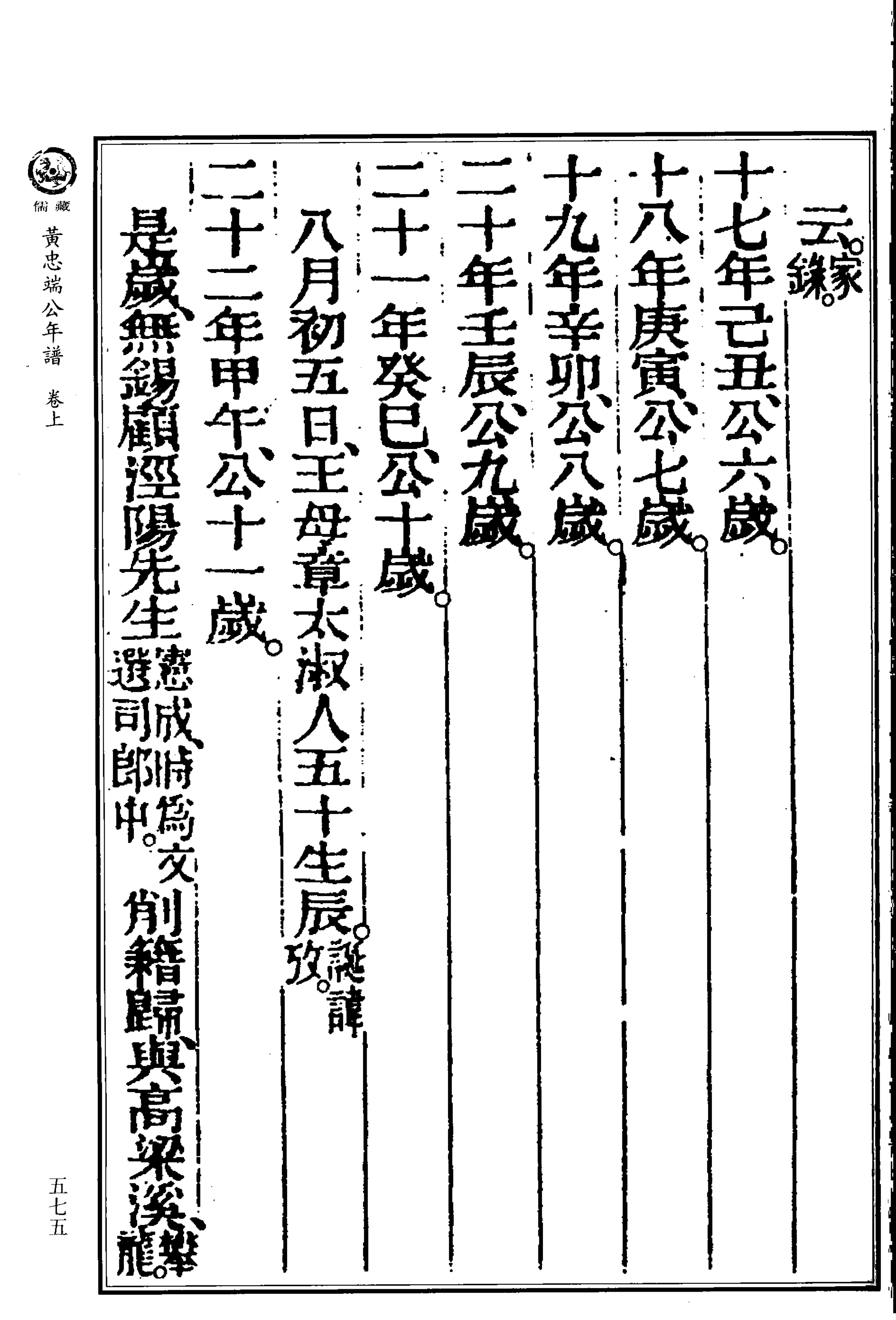
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四十生辰。諱改。

十四年丙戌，公三歲。

十五年丁亥，公四歲。

十六年戊子，公五歲。

是時，對川公知公必貴，嘗問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公對曰：三品。後公以七品死節，天子特恩覓如公之對



云。家錄。

十七年己丑、公六歲。

十八年庚寅、公七歲。

十九年辛卯、公八歲。

二十年壬辰、公九歲。

二十一年癸巳、公十歲。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五十生辰。誕諱攷。

二十二年甲午、公十一歲。

是歲、無錫顧涇陽先生憲成、時爲文選司郎中。削籍歸、與高梁溪攀龍。

錢啟新一本。諸先生講學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講道處。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綱目三編。

二十三年乙未、公十二歲。

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五十生辰。誕諱弦。

二十四年丙申、公十三歲。

時中官奉使開礦、秋冬之間、礦使相望於道。十月、中官奉使徵税、税使四出、有兼礦務者。明史。

二十五年丁酉、公十四歲。

六月戊寅日、時十四、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明史。公少負軼才、摛詞掞藻、下筆不能自休。錢撰墓志。自述詩所云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碣、讀時頗強記、下筆亦自傑是也。詩畧。

二十六年戊戌、公十五歲。

是年、季弟季眞公生。諱葆素。南雷文案季眞先生墓銘。

二十七年己亥、公十六歲。

二十八年庚子、公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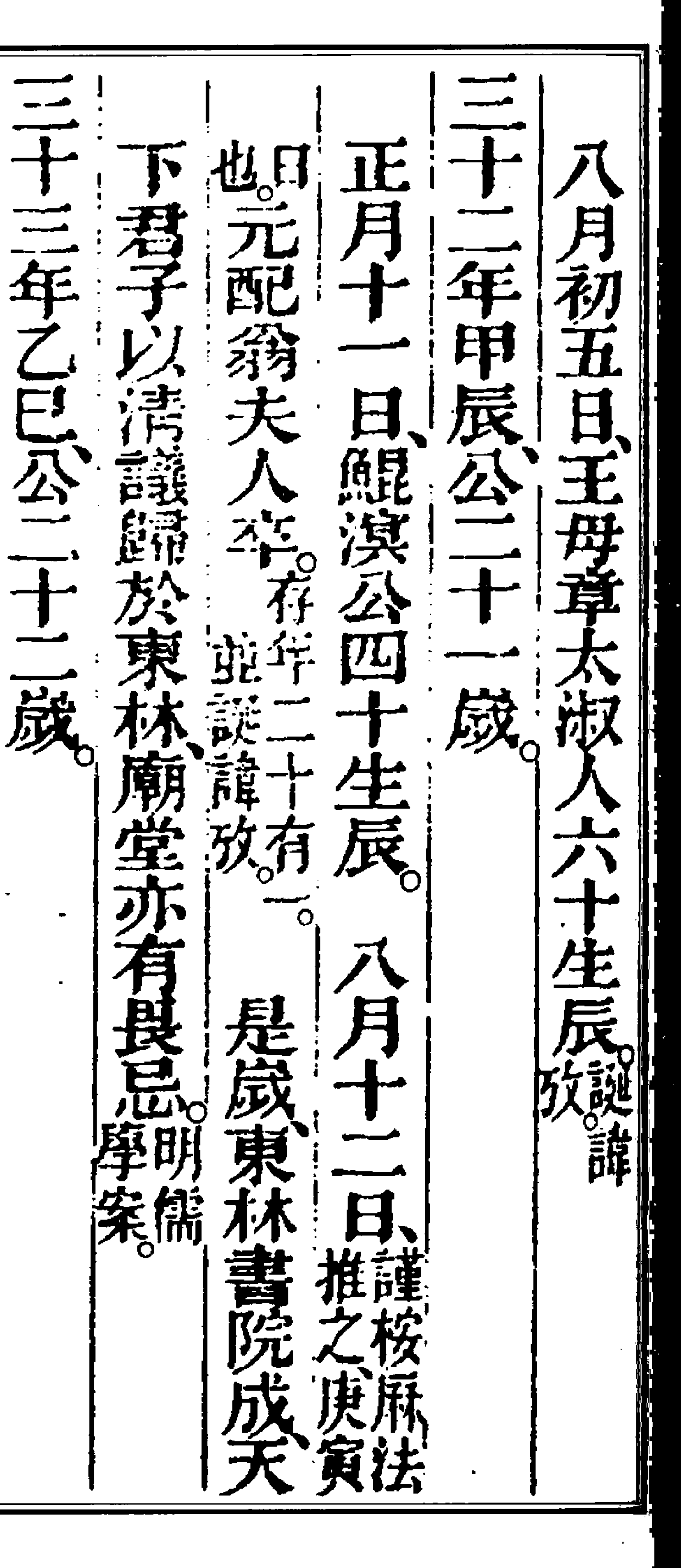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辛丑、公十八歲。

元配翁夫人來歸，約在前後數年間。夫人大司馬見海公諱大立。之從曾孫，詩人祖石先生諱月倩，字元美，後改名之逸，有後葦碧軒詩稿。姊也。南雷攻案。諱按翁氏家乘，見海公仲弟孔顏孟三氏學敎授諱大音，字見嶽，生五經博士諱時正，字春卿。春卿生日永，字久鎮。久鎮二子，長曰清，次庠生月倩，女一，即翁夫人也。

三十年壬寅，公十九歲。

是時鯤溟公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世讖故公亦明於陰陽消長之理、君子小人進退之幾。徐撰祠堂記。

三十一年癸卯，公二十歲。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六十生辰。誕譜攷。

三十二年甲辰、公二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四十生辰。　八月十二日、謹按麻法推之、庚寅日也。元配翁夫人卒。存年二十有一。並誕譜攷。　是歲、東林書院成、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明儒學案。

三十三年乙巳、公二十二歲。

五月丙申、二十三日。鳳陽大風雨、毀皇陵正殿。庚子、二十七日。雷擊圜丘望竿。明史。　九月初十日、王父對川公六十生辰。誕譜攷。

三十四年丙午、公二十三歲。

是時季弟季眞公九歲、仲弟白崖公、諱等素。叔弟靈超公諱符素。少於公僅數歲耳、延張兩如先生諱圭章、即蓍水司馬之父。敎授諸弟。此數年中事也。見文約蓍水張公墓銘。

三十五年丁未、公二十四歲。

七月十八日、盧太淑人四十生辰。誕諱攷。

三十六年戊申、公二十五歲。

秋、作淸景賦、序云、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淸景襲人。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狂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未可爲當場人道也。文畧。　公又有壯懷賦、序云、余幼落拓、不肯

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憑，壯懷未展云云。（文略）

當亦在此數年中。

三十七年己酉，公二十六歲。

續娶姚夫人，太僕寺卿諱翔鳳之從孫女，鄉飲大賓諱克俊（字順宇。）之女，世居上虞渣湖。來歸時年十六，長孝婦。二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贈太僕公治家嚴肅，孝婦時有譏讓，而獨賢姚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南雷文約。）公在家，每食必入侍太僕公與太淑人，煦煦育若乳下兒，語必至夜分，視太僕公

太淑人寢、然後就枕席、率以爲常。太僕公謝家政、公身任家督、撫三弟而訓敎之。行狀

三十八年庚戌、公二十七歲。

八月八日、長子文孝公生、諱宗羲。與孔子生物只差一字。南雷文定五集。

三十九年辛亥、公二十八歲。

四十年壬子、公二十九歲。

是歲、顧涇陽先生卒。自後臺諫右東林者並出、而東林爲天下大忌諱矣。明儒學案。

四十一年癸丑。公三十歲。

五月，偕與鄭奉義暨族人元素遊上虞白雲山鳳鳴洞，有記。文畧。 是歲，兩遊剡湖，亦有記。剡湖在姚邑通德鄉，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中，故名。謝文正讀書於此。文畧。 八月初五日，王母章太淑人七十生辰。是月乙未，十日。章太淑人卒。 十一月丁丑，二十三日。王父贈太僕對川公卒。並誕諱攷。 公試輒不利，讀書苕霅間，擁萬卷作百城，日誦數千言，抱膝爲吟，曠懷今古，一切磈磊不平，輒託之詩賦以自見。人或迂之，或狂之，公夷然勿介意也。行狀。錢撰墓志亦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苕霅間，意豁如也。 公與管偃客司成同學，管

爲孫清簡鏞之壻，妻亡再娶，不得意，棄其家業，浪跡江湖。公寄以詩曰：偃蹇飄泊徧滄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繚繞畏途殊自苦，消沈壯魄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老自休。易水歌聲羽徵狂，寒雲漠漠樹聲秋。姚江逸詩。二首今錄一。

四十二年甲寅，公三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鯤溟公五十生辰。誕諱攷。公以周易誨授苕霅間，學者日衆。陳撰祠堂碑。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名一家，精於典故，言事皆有原委。文撰神道碑。謹桉集中有虎邱看月賦、浙江觀潮賦、宋科目考、宋賦考，俱選入明文授讀。

四十三年乙卯、公三十二歲。

學使□宗師行部東浙、按試紹郡、公補博士弟子員。是時、公於書無所不窺、下筆輒數千言。性強毅、喜氣節、見人有乞憐態、娕爲孅媚、必咤之。若昂眉強項與公爭是非、公即娓娓聽。行狀、參通志。 館於甬上洞橋董氏、長子文孝公從宋元學案、發畧。 五月己酉、四日。張差持梃入慈慶宮、太子所居。擊傷守門內侍、被獲伏誅。明史。 秋、應浙江鄉試。正典試編修吳青門先生、諱宗達、直隸宜興人、甲辰一甲三名、謚文端。 副典試戶科劉戴源先生、諱文炳、直隸甯晉人、戊戌進士。首題爲人君止於仁二句、次題知者樂水一

章、三題古之人與民一句。公中式第五十八名舉人、房師鄒匪石先生、諱維璉、江西新昌人、丁未進士。行狀參貢舉考署、進士便覽。謹考浙江通志、是科本省中式九十七人、加額七名、自是科始。解元湖州馮銓與涿州同姓名。浙人中式順天者十八人、錢士升與焉。中式應天者九人、中式山東者一人、中式雲南者二人、中式貴州者三人、後成進士者五十人、而十八人則連捷也。

四十四年丙辰、公三十三歲。

春、應禮部會試、總裁內閣吳曙谷先生、諱道南、江西崇仁人、己丑一甲二名、諡文恪。尚書劉衡野先生、諱楚先、湖廣江陵人、辛未進士。首題君子惠而不費五句、次題人道敏政、三題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至懷仁義以相接也。公中式二百一十□名進士、易一房。

譜。按公禮闈房師、行狀、墓志、本傳、遺集俱不見、姑闕以俟考。又按是科新建萬忠貞燝、嘉善魏忠節大中、江陵李忠毅應昇俱同榜。會元吳江沈同和文係同邑趙鳴陽代作、趙亦中第六名、事覺並謫戍。殿試第三甲一百八十二名。一甲嘉善錢士升、江夏賀逢聖、同安林釬、後俱大拜。二甲南昌楊宏備等六十七人、三甲二百七十四人。貢舉考略。參進士便覽題名碑錄。七月辛未、三日。仲子晦木公生。諱宗炎、誕諱攷。公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己之安危、未嘗臨講席、而風節相許者、則劉蕺山、高忠憲、魏忠節、李忠毅諸公、爲砥礪性命之友。明儒學案。

四十五年丁巳、公三十四歲。

任甯國府推官。姚夫人及長子文孝公、仲子晦木公俱隨

任。吾悔集。公下車、卽飭法令、嚴鑒吏、問疾苦、去疵癘、凡有所平反、直指毫卽甚怒、卽公必曰、法如是止也。其所予重比、直指臺卽哀矜之、卽公必曰、如法何。久而上臺益相信、至釋其所爲非是而非是公。行狀。　時湯祭酒免歸、鄉里號爲宣黨之魁者、其門生滿天下。有司惟恐不得其懽、一郡之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習。公視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怒曰、湯祭酒乃欲土司甯國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慄。涇令初著叨穢聞之、曰、是不畏湯祭酒者、何難按舉吾

勵哉。終公任，不敢爲姦利事。家錄。謹按：嵩爲季野明史稿、祭酒名賓尹。公與虞乾颺、周桂瀛、胡芷漁同作江南司理，政簡刑明，每會，必四人其一。公署如布衣交，江南傳爲盛事。說略。七月十八日，盧太淑人五十生辰。說諱狀。公服官後，以次弟自崖公代身爲家督，凡積俸一錙半銖，皆付次弟，卽衣履扇箸，凌雜瑣細，無一入姚夫人橐者。行狀。

四十六年戊午，公三十五歲。

春，白氣亘天，自東而北。四月辛卯，二日。京城宣武門至正陽門河水盡赤，經月乃止。甲辰，十四日。大清兵克撫順。五月

丁未、二十日。克撫安諸堡。七月戊申、二十日。克清河堡。明史。八月、公充應天鄉試同考官。行狀。是科正典試鄭子器諭德、以上饒人。辛丑進士。副典試來路然贊善宗道。蕭山人。甲辰進士。首題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次題、遠之則有望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三題、心之官則思。貢舉考畧。公所取士、必樸屬微至、去靡漫者得十人、嘉興徐慶求、石嶠。崑山朱游初、天麟。吳縣金宜毓、渾。後俱死於王事。行狀。參文定。護楼集、中有徐慶求時文序。九月乙卯、三十日。長星見東南、十九日而滅。十月乙丑、十日。彗星見氐宿三、十九日而滅。明史。清川王公同知甯國府事、後移守臨安、

劉雲南。公作序送之。文畧。　是年、叔子澤望公生。諱宗會、諛諱放。

四十七年己未、公三十六歲。

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綱目三編。三月、經畧楊鎬師出塞、敗績。四月、京師河水復赤。六月己巳、十八日。　大清兵克開原。癸酉、二十二日。熊廷弼經畧遼東。明史。　公拄甯國風旨孤懸、諸郡大獄、撫按必移公訊鞫。定賦役汰冗額、飭官解垂爲故事。浙直煤山多納亡命、爭訟連結、公以江南樵薪不急煤土、嚴行禁絕。神道第二碑。

四十八年庚申、公三十七歲。

七月、神宗崩、光宗立。撤回監稅內璫、盡罷天下礦稅、發帑金犒邊、以葉向高自其家召之。劉一燝、韓爌、史繼偕、沈㴶、朱國祚、何宗彥爲東閣大學士。八月庚申、十五日。蘭州黃河清、凡三日。是月、光宗有疾、召見閣臣方從哲等於乾清宮。晦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九月乙亥朔、光宗崩、熹宗立、以七月前爲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後爲泰昌元年、明年爲天啟元年。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後改名忠賢。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畧遼東。孫如游入閣、預機務。明年閏二月致仕。方從哲罷。並明史。公嘗謂魏元法僧

道武後。年號天啟、梁永嘉王、莊。僞漢陳友諒皆號天啟、諱侒、元時徐壽輝僭號天啟、後僞其下友諒所殺。今上御極、閣臣、禮部於、覽史傳者嘗不一攷而復用之。不獨於今爲然、永樂之號、前涼張重華、宋蠻賊張遇賢及方臘亦三用之。天順則元阿速吉八、正德則夏主李乾順、泰昌則西魏孝武、尋改永熙。皆同如此。正德初、冢宰出選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譏之也。說畧。楊大洪漣。首倡移宮、左其之光斗。力贊之。李選侍出居噦鸞宮、楊公以熹宗無嫡母、生母李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沖主付託、故請移宮。賈繼春上書、言當安選侍以成皇上之孝、忤旨削籍。時上傳選侍廹虐皇母、仇不

其載實危於朝露。公對客曰、上未御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兩者只爭先後、不分是非。詩畧參明史。

天啓元年辛酉、公三十八歲。

春、公兼攝糧事、督運蕪湖總會六邑漕計、暫攝長河。潘縣升之恆。以詩見贈、且議修江上志。公次韻以復。李季重郎伯招飲黃山。山在太平府當塗縣西北。二月、同胡助之和州返棹、呼舟子沿采石磯訪探諸勝、以馬仲良之駿。曹元甫履吉。諸子循背覓奇、向公獨誇所得也。俱有詩紀之。詩畧。是月、遼陽有數日並出。三月、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等死

之。綱目三編。公有石臼湖中憂東事詩。詩略。同王伯后林句容登茅山流觴。山在江寧府句容縣，即句曲山。候直指未值，留溧水署中數日。溧邑神君之後，春暮構成一亭，翠色氤氳，飛鳥上下，郊外之概一望俱收。張癡生要公遊，并請顏之，公題曰深秀亭，並紀以詩。同上。宣州衛故事，運軍造船，運官常例乾沒於是，漕運失時。公更定官造，盡除積弊。神道第二碑。四月，見蓼花於池陽。五月，宿蒲橋鋪，俱有詩。詩略。王化貞巡撫廣寧，熊廷弼經略遼東。明史。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者俱不能從。公爲多方獲

濟、得至腕上、感賦二首、結句云、濟時應有微權柱、如此風波亦可行。隨直指之太湖。

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舟泊閶門、約同官遊荷花蕩、懷申維烈。紹芳。

新秋寄眺軒、懷袁小修、中道。俱有詩。詩畧。

司禮監王安爲光宗所親信、秦昌在位一月、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並舉、安之力也。説畧。魏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矯詔充南海子淨軍、殺之、忠賢始專內柄。明史。

秋暮、公與周玉汝、汝璣、即柱瀛。登九華。在池州府青陽縣。

同胡磐寰、盧乾飈、周玉汝集涵秋亭、

遊華蓋洞。洞有寺、久廢、太守胡潛夔興復。

秋後、同盧九階、周玉汝、王伯后、袁小修集曹

元甫撫諸陽俱有詩。分校武陽有倡，馬仲良次韻詩詩畧。何天玉、棟如。游肩生、士任。各出募兵、游開君子館於廣陵、孜孜蒐客。宛有姚生、仗策往謁、公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遼瀋陷沒、所在失利、爲兵未有機耳。公笑曰、機乎固矣、然譬之文字、必詞采、局陣、題脈、理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之行兵者、如孺子方習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應。說畧。公有與游肩生書。文畧。甯國有劉氏、登戊戌第、從上江道罷歸、畜僮僕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子女之美少者、皆鉤致之、置私獄、受訟、搒掠、一如有司。是年冬、

公兼攝郡邑事、凡號泣於庭、求死不得者、爲劉也。凡奔竄於市、破巢毀卵者、爲劉也。公間拘一二鞫之、扑其助虐數人、桁楊於市、爲書諭曰、足下僮客猥雜、姦利事益多、僕不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又畧書冤上事主一、公註云、問冤人劉宦名沖斗。謹案貢舉考畧、題名碑錄、萬季野明史稿、俱作仲斗、沖字誤。再渡皖上、懷虞九階、送關粵長驥知府入覲、桐城曉發、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池亭、近溪先生名汝芳、明儒學案有傳。俱有詩。詩畧。福清葉臺山向高。再相、時爲首輔、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公笑曰、此老最下則再入中書耳。說畧。謹按、張江陵、沈四明、罷相後、政歸臺諫、有虛言而無實事、入閣者

俱模棱首鼠，避事避言故也。公受誥命，有寄劉啟東詩姚江逸詩作寄答丁長孺。長孺名元薦。云：「惟恐辱絲綸，安知來擢璪。」詩界。十二月辛巳，十四日。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明史周朝瑞傳。神宗末，齊、楚、浙三黨操黜陟之權，護校。明史夏嘉遇傳：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韓敬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等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自周嘉謨爲吏尚，大起廢籍，惡黨維華傾險出之外。魏奄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罷之。綱目三編。

是年，有自述詩一首。「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

典、窮盡古今碣。讀時頗强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稱伊吾、兼咏便馳突。去而學訓詁、昏昏若滅沒。移卷就圖書、精神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意攻古業。無奈公令嚴、曾此進取絶。頻頻首勉爲之、何以入彼窟。十載去千人、到處遭缺折。父師相勸戒、爾其勿計拙。今古不同途、志牙空勞切。自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説。盛氣也可降、隨育竟自劃。隨時施朱鉛、我妝亦濃抹。一朝獲十禽、古語於今烈。我技雖薄售、壯心終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説篇章、我焉敢嗔喝。棄置近十年、重將門戶列。靈之以

山水攬之以風月，發兀天地間，至樂未嘗闕。　同周玉汝登九華七首錄一。太白陽明千古雄，雲封煙斷草萊中。好題不朽兩君子，合作名祠瞻禮同。公文有與周柱瀛書云：太白、陽明殘碑荒字，誰肯爲兩先生一新廟貌者？當玉成青令做此好事，亦吾兩人山中一段佳話也。謹按：九華本名九子山，太白易今名。陽明以宏治辛酉遊九華，遇蔡蓬頭及地藏洞異人。

二年壬戌，公三十九歲。

正月，大清兵破西平堡，王化貞棄廣甯，與熊廷弼走入關。綱目三編。　長子文孝公同姚應童子試。文定五集。　二月，公坐廳事，胥吏奔告劉宦遣手力鎖吏去。公不信，告者三至，公

乃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文署書宛上事。值考選，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盤錯，宜俟後人。公曰：吾志掃姦釐，今當前而避之，羞稱執法之吏矣。時訟劉宦者數百人，悉為斷理。家錄。是夜，劉氏火，則自焚其所匿私獄也。已又遷其貲重不測，所謂越三晝夜火大作，所謂壯麗擬於王居者，忽為煨燼。蓋劉欲以此陷公也。或曰：其弟利兄之財，欲因亂以掩之，創此謀耳。劉旋悔其計失，亦無及矣。遂出閣金飛章南北，以致難於公。江右易白樓憲言。方按茲土，核其狀，具疏題請成其奴二人，配其黨十餘人。

掌院鄒公南皋元標見劉氏飛章歎曰、黄君利刃以齒腐朽、其風裁何必減范孟博哉。吾臺中不可無此人物。文略、書究上事。公有與甯國鄉紳公書。文略 孫承宗爲東閣大學士。尋經略薊遼。三月、劉一燝致仕、以沈漼與魏奄比而齮之也。後刑尚王紀再疏劾漼、漼不自安、乃引去。綱目三編 公考選、北渡采石、鄒民沿途號呼、而送者數萬人、至滁陽不絶。文略 入都門、考授御史。時左都御史鄒公元標、副都御史馮公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公攀龍、講學。公規之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文貞諱階、華亭人。世宗時在政府、爲講會於靈

濟宮。鄒公不能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交章劾鄒、憑植黨沽名、並罷歸。綱目三編、參本集。公有上鄒南皋先生書。畧云、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迂疏之質、僅賜赤子之心、亦豈能浮沉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貴之中、便足了事也。文畧。是時、朝士空疏、以通記為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繹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為問、公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公即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明儒學案。諸君子曰、追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斷斷爭之。或謂公曰、今論人者以三案為鑑、公胡無說於此。公曰、三案已為成事、今日宮府

所急似不在此。家錄。　七月庚戌，十六日。季子司輿公生。譜牒。宗司輿公墳志。　光廟與熹宗兩次覃恩，溥海內外，但沾一命者，俱得榮親。加其官，公隨班具題，亦得邀封二親。然以恩榮太濫，心竊憂之。未幾，時相當國，不論清濁、賢否、大臣小臣，概追誥命。造物乘除之理，在識者已先見之矣。說略。　公假歸，秋雨後出都門，有詩。又有梁原鋪中、邯鄲道中、過黃粱祠、過鄴下、湯陰謁武穆祠、濠上和馬瑤草等作。詩略。　又杞縣書懷，起句云：杞國初經問杞人，憂天何地不傷神。時有鄒、滕之儆也。詩略。　謹按：是歲六月，白蓮妖賊徐鴻儒破鄒滕二縣。　是歲，胡芷逸

考選得掌科，周柱礻+氤亦入臺中。辛酉秋，虞乾颺以公會虞乾颺於鴛湖，極慶彈冠之盛。憂去，不與考選。說畧。

梁原鋪中讀張見平銓題豫讓橋詩，有感二首。見平遂陷自縊。按：遼陽城驛壁留詩壯士逢，黄昏淡月草蕭蕭。千秋空望遼陽鶴，此地猶存豫讓橋。想像遺蹤，意氣豪，悲歌慷慨嗚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如馬革高。　湯陰謁武穆祠，寓懷三首。鄴下幾經爲老臛，鄂王祠畔檜枝寒。兩奸俱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由來血膽被讒傾，豎子自摧萬里城。只恐陷前憐倚者，此身半是鐵鎔成。時事

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閽。於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須作獄魂。大年兄不與考選。二首。謹按、大年名可師、與公同榜進士、其先世從竹橋徙龍山大嶽。見黄氏續錄。世事俄翻一局回。戇心人遠碧雲隈。從來天地名爲累。到底河山急倚才。識骨應知枯手是。妬眉誰待入宫來。自憐康樂猶如此。況復如余樗櫟材。

三年癸亥、公四十歲。

正月、顧秉謙、朱延禧、朱國禎、魏廣微並爲東閣大學士。是歲朱國祚、史繼偕先後罷。明史。公家居寡交游、惟兩鶴相

與清嘯，不肯輕出見郡縣長及干謁事。行狀。　長子文孝公補仁和博士弟子員。文定五集。　六月，熒惑入南斗。謹按麻法推之，是歲六月中旬，火星從斗東退入斗魁，至七月中旬，猶留斗中，下旬始順行出斗魁也。議者洶洶，不知主何吉凶。公考占驗，主饑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入南斗，謹按麻法推之，火入南斗係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此云癸卯，恐有誤。東南大饑，是其應也。說略。　七月，公從水路北上，有登北固山凌雲亭、晚渡揚子河口、逢羅心華掌科等詩。詩略。姚夫人及文孝、滕木請公隨行。文案。　九月，宣州施運官謁公迦河舟中，談宛上事，言劉宦於餘，尚留兩廡，今七月又爲雷火所盡。公歎言，不祥之

物、天人共棄也。文畧書宛上事。十月、謁祖石先生同至京邸、授晦木澤望兩公句讀。祖石能詩、公舟中雜詠所云其坐得詞人是也。文案。任山東道御史。時魏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忠烈、左忠毅諸公多夜過公邸、議論時事、燭累見跋。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吾悔集。

上請用講學名賢疏。乞召還余懋衡、曹于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蕭近高、饒位諸臣、又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啟睿頑鈍。趙、牛俱引去。明史本傳、參文畧。

上明職掌疏。謂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當核其職掌。若

滃滃訛訛，左挑右激，嗾蚌鷸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戢胥及溺不止矣。文畧。

山東妖賊徐鴻儒。既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儉不能撫馭。公上疏請簡巡撫，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用京卿，不若敭歷外服者之練習。明史本傳。

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公上疏請復召對，謂祖宗時有朝午二朝，有便殿召對，羣臣得更進而言事，則無不達之幽隱。御前得面奏而取旨，則無不剖之天幾。今此典久廢，急難驟舉，乞於講筵之下，勤垂清問，聽大臣剖析精詳，繇此而御門親決，由此而召對，傳宣樂此不疲矣。明史本傳、參文畧。

高

陽孫承宗、（字愷陽。）以閣臣經畧薊遼、信任大帥馬世龍、公數陳邊事、力言世龍不可用、雖忤高陽意、而高陽未嘗不引公爲益友。（明史本傳、參正氣錄。）魏奄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至是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鼓聲喧震內外、公與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峒曾之父。）等先後疏諫、皆不聽。（綱目、三編。）歙人汪文言（字士克。）智巧任術、負俠氣、萬曆末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主持東林壇坫。）遣入京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傾心結納、光熹之際諸善政、安與南昌劉一燝。同心共濟、文言交關力爲多。福清

葉向高。題授內閣中書、一時正人蒲州、韓爌。高邑、趙南星。應山、楊漣。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俱延之入幕。明史魏大中傳。參文畧汪文言傳。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賈子語。文言之謂乎。文撰神道碑

總督選撫俱以賄行、議者欲推轂李懋明、邦華。熊壇石□兩公、俱江右人。其鄉人力爭不可、推喻養初安性、嵊縣人。爲巡撫而止。次日、尊曾齋忿忿謂公曰、豈我江西人便可喫虧如此。公曰、當今要緊官第一督撫、推轂熊、李二公、還是重江西。今推喻養初、豈喫虧我浙耶。說畧。節首删癸亥冬三字。公有與喻養初經畧書。文畧。先是、左都御史趙南星與吏部尚書張

問達同主癸亥察典，黜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即齊楚中之持局者，目爲四凶。天下快之。至是問達去位，南星爲吏尚，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此句見劉子全書。然徑情直行，虎視政府，福清以下多不悅。綱目三編參先撥志始。十二月，魏忠賢提督東廠，許顯純爲鎮撫司理刑。先是，客氏、魏奄恐宮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張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幽李成妃於別宮。至是，忠賢每出，僭用乘輿，毒痛士庶，威加搢

紳、生殺予奪、盡出其手。綱目三編。是月、兩京、鳳陽、蘇、松、淮陽、泗、滁同日地震。同上。倪玉汝元璐上虞人。爲庶吉士、虞邑有二人、當出其一、其人欲攻倪出之、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不可、乃止。思舊錄

是年重九後一日、舟泊河口、阻風抱悶、忽漏五鼓、夢得風順濟、覺即大呌舟師前進、果應、神異有詩、一首。江空木落五更時、似有神人告語私、大約時危憂主渴、偶於想極得風奇、亂帆颯颯趨濟急、疲驛蕭蕭應手遲、寒色稍侵輕袂短、擧頭了舍不勝思。舟中雜詠、四首錄一。故國離

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閏月色。共坐得詞人。對酒平沙曠。移帆遠樹親。閒窗無所事。依斗望京頻。文孝公曰。嗣人指舅氏翁祖石。

黃忠端公年譜卷下

八世孫　炳垕　編輯

天啟四年甲子，公四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餛濵公六十生辰。誕諱致。是月，日赤無光，旁有黑子。綱目三編　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十日。明史本傳　甲寅，三日。十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三月丙辰，二日。復震。戊午，四日。夜，再震。庚申，六日。夜，復震者三。熹宗本紀。是月十六日，公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謂封贖多故，一二邊臣動輙僨轅，一失也。濫功而誤國喪師者蒙膺褒勞，而血守孤城者薄

酬賞罰未章、士多墮志、一失也。昨日所進又云貪俸已深、今日所推忽而改圖復起、孜孜汲汲、似不終日、二失也。章奏一出、旁觀四起、本淺語也、而指為深心、本直截也、而指為線索、直言敢諫之氣、摧於揣摩臆度之手、四失也。遼人何罪、窮困來歸、而奸細風形、輒為据摭、五失也。戶工兩部極為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為實事、六失也。市井無賴、好語兵革、而入幕山野、飽占炎涼、一切中外衙門盡屬此輩、藏頭露尾、七失也。門巷街衢、苞苴充滿、率皆吮血朘膏、八失也。大臣牽顧身家、依回日甚、致令軍國大事

需忍歲月、九失也。議論龐雜、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操其短長、而局中莫措手足、十失也。有此十失、表則無度、狂趨彌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又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時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讎、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奄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文畧、參明史。公有復申維烈

書。畧云、投足春明、僅僅五月、飽看長安之所爲、孜孜汲汲、只了得門戶兩字。而眞正宗社大計邊塞安危神情全不屬焉。看此世態能挺多少時光。　文畧。　謹按申名紹芳、相國文定時行孫、與公丙辰同榜。　吏科程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光斗先期邀阮圓海大鋮入都。阮爲人滑熟、探衆意欲推魏廓園大中。左見衆心所向、又欲移而之魏。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尙邀魏廓園、章魯齋、陳岵月、及公數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膈、次日即杜門拜疏、詭言終養、潛入逆賢之幕、獻百官圖。公責其身爲禍始、明犯淸議、盡意狂聯絡、少衰其禍也。說畧、參聯道第一二碑。　文畧有止阮大鋮禍始書。　先是、給事中傅櫆以兄弟稱於傅應星、傅繼

教門繼教奄人、應星魏奄之義子也。四月、大鋮嗾傳槐出疏言左、魏引內閣中書汪文言爲腹心、壞朝政、謹按、此爲外廷附內攻東林之始。遂下文言鎮撫司獄。忠賢必欲殺之、公與金吾頗善、嘉善書片紙求救於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公語鎮撫劉僑曰、文言不足惜、使搢紳之禍由文言、不可。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文畧汪文言傳、參文約野史辨。）趙儕鶴冢宰南星。調職方、鄒匪石爲考功、副院、鄒元岳所薦也、左浮邱、魏廓園亦從恿其間。江右臺省傳槐、章允儒、陳良訓以同鄉不與聞、譁而出揭爭之、或創爲二千金通汪文言之說、鄉閭

之憤甚、公上疏辨、鄒吏部維璉孤介言、今之疑維璉者、謂此物非無因而至、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寳子偁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撼布政寳子偁罪、鄒公以去就爭。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以獻諛。監司欲爲一驥建生祠、鄒公抗詞力阻。寗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寗忤權貴而勿忍妖人之朋比。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鄒公極言其妖妄、忠賢矯旨譏責。其心早已置一官於度外、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說畧、參文畧。

端陽後以頭風舊恙、杜門十餘日、巾櫛不御、庭無雜客、稍理殘書、倦則布席箕踞、合眼澄心、耳邊盡謝餘

事。公謂如拔宅火坑中也。文畧病中偶記　六月癸未、一日。堂官楊忠烈漣。劾魏奄二十四大罪、具疏將上、公止之曰、公大臣也、一發不中、禍移之國矣。忠烈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忠烈默然。公曰、無已奏中宮嬪之事、削其風聞。疏中及忠賢掩殺宮中貴人、矯旨勒令裕妃自盡與容氏計墮后胎等事。苟毫髮不爲上所實、則上不實其實矣。不聽。疏入、魏奄辨上前、果自宮嬪事始。忠烈被旨譙讓、公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有政歸近侍、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護

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讐、繼且以至尊爲注。柴栅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家錄、參明史。謹按兩朝剝復錄云時舉朝交章論劾內閣俱有公揭雖奉旨切責然外廷多正人忠賢未敢遽肆也。時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擾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宜

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甯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范撰本傳。　工部郎中萬燝抗章劾奄逆、奄矯旨廷杖一百。越四日、傷重卒。謹按兩朝剝復錄、此逆黨肆虐搢紳之始、蓋前之怨傷漣者、藉此以雪之、而凟外廷云。公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燝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

王振、劉瑾爲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己受秉權之實，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爆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䘏，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爆死且不朽。明史。巡城御史林汝翥笞内豎曹進、傅國興，忠賢又欲杖林，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俛首不敢語。公厲聲曰：内閣絲綸地，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辟易

而散。明史、參神道碑。林先期逸去，有言林爲福清葉向高之甥，匿福清所，諸奄即蜂擁搜之。公謂福清以元輔與内璫無一事匡救，至事不可爲，妝聾做啞，身受其辱。即以政府被人搜匿一事，若平日稍有威望，豈至此乎。說略。萬郎中死後，公謂難發於楊大洪，當必有疏入告，跡之寂然，因諷之去。楊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士君子出處要分明，今言既不用，枉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楊頷之，翼日，楊語李仲達，過公邸，爲決去留。公爲書上之。略云：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

及於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既仇大臣、則勢不兩立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爲非道、即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又謂仲達曰、去留當決諸己、如與人商議、定是去不成。以此言告堂翁可也。楊終遷延、及於難。說畧。

蘇松、浙西大水。同上。此與五年大旱俱應東南大饑之占。

七月、葉向高致仕。明史。

是月、五星聚張。謹桉：以厤法推之、是歲七月十七日、木火金水四星會於張、處暑後七日也。金水張初度、火張二度、木張十度、土星尚扭星四度。至八月下旬、至張、而火金水不扭張矣。此云五星聚張、渾舉之詞也。好事者疑中州或有異人、公謂嘉靖三年、五星聚室、占主朝廷營建。是歲仲冬、

公與劉碧山侍班事竣、碧山謂公曰、三殿工將興矣。公謂此何時、而可興大舉乎。未數日、果有旨建兩門、遂興三殿。豈占曆亦主營建耶。〔說畧〕　先是、各官乘小轎、逆奄復乘馬之制、內侍馳突、故相屈辱、其所乘皆京營牧馬。公令京營嚴戒、受罹、於是絕跡。〔神道碑〕　有和李仲達騎馬吟句云、聖恩不枉垂帷小、臣節還期裹革人。〔詩畧〕　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令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公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元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宏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

事宜從事獲中止。明史本傳。邸中中秋前一日月食句云感此間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心人至性原無逝。詩畧。謹按麻法推之、是年八月十五日寅初二刻望距正交六宮一度秋南緯五分、月食既、丑初三刻卯初虧是月食在中秋日、而集云前一日者從俗稱以十五日旦前爲十四夜也。公於癸甲之際疏凡十三上、語語切中要害、直刺中扃、而劾奄璫三疏、詞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諫官也、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行狀、參神道碑。有早朝示倪玉汝詩云、侍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恆愁補過迷。詩畧。有與王懋嶽中丞洽論改折書。畧云、東南悲亂之會、又復益以災荒、此果何日也哉、改折

一事暫得依旨而仍復反汪、且浙西未得全折、已爲遺憾、而部覆無端又欲取永折之紹興而暫徵之、彼固未識錢塘曾娖天所以限浙東西也、萬祈老公祖力爲主持以救此一方剝牀之恐。文畧。公語門人徐寶摩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家至矣、姤一家蹢躅、元黃至矣。孕寶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家也。錢撰墓志。時南樂魏廣微允貞子。與逆賢認宗稱姪、遂怙勢傾塞、十月初一日、頒麻不到、廟享又後至。嘉善魏忠節。將糾之、公曰、姑無決其藩離、使有返顧乎。君不見負嵎之虎、以石投之則咆哮而起矣。嘉善謂二魏相倚、應山楊忠烈。角之、吾可不掎之。公曰、應山不能踣內、公又焉能踣外、徒速禍耳。剝復錄、參神道第二碑。文畧有止魏廟園劾

魏廣微廟享不至書畧云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小人雖與小人爲朋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未嘗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所不容始不暇避小人之名而君子之禍烈矣君子社稷之忌重於名節年兄其細思之。嘉善不聽卒劾之廣微遂取搢紳便覽於姓名上加三點二點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加三圈二圈一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逆奄逆奄一一依行。說畧。東林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先是江西章尤儒陳艮訓與魏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駁尚書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公急言於大中止之。文畧有止魏廓

閣抄、參邸與書。至是、山西尹同臬潘雲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爲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公引杜征南數遺洛中貴要爲言、大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公謂當事曰、謝公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不聽。適廣微慍大中、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應祥嘗令大中之邑。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明史本傳、魏大中傳參說略。是月、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郎中鄒維璉回籍。十一月、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大學士韓爌、朱

國禎、兵部侍郎李邦華回籍。劉復錄。　十二月、徐兆魁爲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爲南星所擯者。紹徽等既進用、編東林一百有八人、繫以水滸傳天罡地煞星諸名目、爲點將錄獻之忠賢、俾按名黜汰。後又有同志錄、天鑑錄、皆踵之而成者也。紹徽竟得驟任冢宰。綱目三編、參說畧。

謹按、先撥志始載、東林點將錄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等共一百九人、公名列於馬軍八驃騎中、稱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某。末一行題天啟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又劉若愚酌中志言、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鑒錄、首列東林魁葉向高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等、又列眞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等若干人。同志錄列輔臣、詞林、部院、卿寺、臺省部郎常博任子貲郎武弁共若干人。臺省則公與李忠

毅諸公也。四庫提要存目東林同志錄一卷，題下註曰纘點將錄共一百七十人，與酌中志所記大畧相同。又有盜柄東林錄一卷，分初、盛、中、晚四門，皆不著撰人名氏。

是歲，何宗彥卒。明史　黃石齋道周書桃花源記，并致贈語，有云：虎兕橫道中，猿鶴安足賴。公作詩答之，云：兕軼鵜玉毀，典守安所循。兩公隱憂國是，情見乎詞矣。石齋又書庾子山小園賦贈公，蓋猶桃源志也。宗譜。

是年，送萬元白燝劾奄魏忠賢廷杖歸，有詩一首。邊境有梟，社有鼠，國事紛麻何所底。或爲借劍或請纓，秀才分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閶闔追龍逄。交章不

回明主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拘、大小宦豎嘯通衢。声天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奄拳已自飽雞肋、天威不露敢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其詫掌心雷。我今送子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裘。欲賵龍泉頻拂拭、相看晋斬佞臣頭。又有送林心泚

汝義効魏忠賢杖歸詩、亦見詩畧。

五年乙丑、公四十一歲。

正月、魏廣微受奄頤指、陰屬太宰、欲以公及李次見、應昇周

來玉宗建等八人年例外補、范公景文時爲考功爭之曰、此有何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范公曰、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爲口實哉。且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爲也。遂引疾歸。范撰本傳。

是月、崔呈秀復爲御史。先是呈秀按淮陽、高攀龍發其贓私、謹枝此甲子九月事、高公疏係李忠毅代作、編載落落齋遺集。李趙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爲養子、涕泣言南星、攀龍皆東林邪黨。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陰排諸異己者。綱目三編。

倪文

正元璵。覓公奏疏敘之云、欲使賈言失至、陸語墮新、可以汗青竹而爲光、餗黃鉉而不覆也。正氣錄、參縣志。　二月、公奉茶馬差出京、有長安留別及題壁等詩。出都門數百里、紅塵撲天、輿人戒不敢進、公有詩云、世界爾能攪、丹心我自徹。感時寓意也。詩略。　呈秀疑前高中丞發其贓案、公有力焉、因嗾其門生曹欽程疏劾周公宗建、張公愼言暨公與李公應昇。謹按明史欽程傳言、欽程由座主馮銓父事忠賢、銓欲害御史張愼言、周宗建、令李魯生草疏、屬欽程上之、因及李應昇、黃某、而薦魯生及傳櫆、陳九疇等十餘人。謂作趙南星之鷹犬、爲魏大中之爪牙。又誣公以汪文言倖冒臺班、即薦座師座字係房字之

議。鄒維璉於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善類。奉旨、這本說得是四臣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剝復錄、參行狀。三月、公削籍歸、有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由平陰之滕陽、有感過漢高廟、睢陽道中等作。詩畧。汪文言之獄、逆黨定謀入楊左公、授璫於鎭撫劉僑、單詞不及而獄解。未幾、僑以寬文言削籍、洩其語。蓋羣小甚忌公、俟公出、復捕文言。張撰祠堂碑、參文紀野史[illegible]。魏奄必欲殺楊左等、坐以移宮、係大化敎忠賢牽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是重鞫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鎭撫

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漣、光斗各受二萬，魏大中三千，袁化中六千，周朝瑞一萬，顧大章四萬。謹按：袁字民諧，武定人，謚忠愍。周字思永，臨清人，謚忠毅。顧字伯欽，常熟人，謚裕愍。並楊左丁未同榜。卽日贗文言於獄，爰書上詞連趙南星、李若星、毛士龍、繆昌期、鄒維璉、鄧渼、盧化鼇、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宷、徐良彥、熊明遇、黃龍光、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十七人。卽十七君子。剝復錄無夏之令、李三才二人。中旨遣漣等六人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所在巡按追贓。明史參綱目三編。

夏，蘇松、浙西大旱，斗米二百錢。說畧。御史楊維垣首劾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疏詆劉一燝、韓爌、孫慎

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挺擊以王之寀爲罪首，紅丸以孫慎行爲罪首，移宮以楊左爲罪首。）而譽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忠賢立傳旨、削劉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戍、擢濟世等。（綱目三編參明史維華傳。）

秋，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先後斃於獄。

毀天下講學書院。尚書余懋衡、副都御史馮從吾等俱削籍。（張訥奏毀書院、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孫慎行爲首。慎行前已削籍云。）餘追奪鄒元標官誥。

周如磐、黃立極、丁紹軾、馮銓並入閣預機務。（明年五月、紹軾卒。六月銓免。）

時顧秉謙爲首輔、延禧、廣

微先後罷。並明史、參綱目三編。　公與朱未孩典大約江頭看潮、阻雨、偕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俱有詩。詩略。　聞楊魏爲奄人所害、哭之於野、慟。是夜、夢忠烈告曰、大禍未解。家錄、參正氣錄。　有寄李仲達書。略云、諸君子苟聽我兩人之言、必不決裂至此。今元祐熙豐種種合符、若禍止見於吾輩、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父然、吾輩不惜以其身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但從古未有仁賢亡、而邦國不殄瘁者。言念至此、雖欲乞靈猿鶴、埋名傭保、其可得乎。文畧。　十二月、魏忠賢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從盧承欽之言也。綱目三編。　是時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公謀翻局、用李實爲張永、主之者公也。逆奄聞之、偵者四輩至吳、茫無蹤跡。逆黨徵前汪文言事、忌

公益深謂公深沉有遠慮，必爲吾儕患。張撰祠堂碑。　是年，李

子孝先公生。諱宗彝，誕諱攷。　作汪文言傳。文畧。又著有荆卿論、完璧論。

是年有被讒奉旨削籍詩，一首。馳驅十載爲誰勞，瑟瑟黄

塵暗一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恩賜我舊青袍。舊袍原

帶烟霞質，欲將補衮終無術。攜去鋤雲犂雨時，蹇翁何

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蚤朝時聽鐘聲遲。披衣絡

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已作海，同事賢

豪葅與醢。密網驚弓是處排，登場莫怪新傀儡。我今拂

衣歸翩翩，艸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譽，低首忍

看元祐篇。吁嗟乎、四十罷官已不早、白雲空谷應許老。人生釣魚射雁盡生涯、誰言戀戀一官好。　次陶路叔崇道驛壁韻、一首。路叔又長安十日、忤奄而歸。升沈夢幻總非吾、十日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枝肯與借棲烏。春生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倏來雙鬢老、橫秋再辨雁門租。　寄李仲達、三首。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鴻何所思。曉鐘夕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寵辱人間渾不管、小窗閒夢覺婆娑。一片懶雲歸岫遠、無端驚鯢脫鈎忙。相看棋

酒生涯狂。水渺山空歲月長。與許霞城(譽卿)飲包園偶言周蓼洲(順昌)被讒削籍。二世態横翻何日平。如君眼底便分明。可由可跖無常是。顛倒憑人舌底生。名園把酒興偏豪。海内相逢盡敝袍。不是石尤吹浪緊。湖山那得屬吾曹。

六年丙寅。公四十三歲。

正月。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黄立極、馮銓等纂三朝要典。(明史)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齷齪不識字。素與璫忤。公居湖上時。實嘗投刺往謁。公與見。會有刑侍烏程沈演(庵黨沈淮之甥)家

居奏記逆賢日事有跡矣。逆賢日遣使譙訶李實，令李永貞代草疏，誣周起元前爲應天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又與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黃忠端公諱往來講學。實有司房狂都，謹按：酌中志，司房卽孫昇也。出實印信空本，塡寫上之。明史參剝復錄、先撥志始。二月，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繆昌期、應天巡撫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御史李應昇、黃忠端公諱俱著緹騎逮治。剝復錄。三月庚申，十七日。緹騎至蘇，逮周公順昌，激衆怒，擊斃緹騎一人，餘皆四下逃竄。巡撫毛一鷺殺倡義五人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以謝

璫、而至浙逮公者、挾勢需索如故、衆復走胥江壖下、挍其冊、投其橐於河、緹騎倉皇星散、失駕帖所在。先撥志始浙撫移檄紹郡、一時競傳爲逮蕺山劉公、時惠公世揚徵逮、招詞連染蕺山。蕺山安坐待之。越日始知爲公也。劉子行實公聞之、留家訓一章。文案庭訓胥道投獄。縣令祁遂吉竊其亾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君何小視海內男子也。蕺山先生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自謂無濟國是、抱愧而已。文撰、神道碑。蕺山與公豫訂爲姻、公命文孝公從之遊。結埼亭集、梨洲公神道碑。謹按、蕺山冢孫茂林字子本、崇禎壬申生、爲文孝公次女婿所謂

豫訂也。

四月、高忠憲攀龍以大臣不辱自裁、周忠惠起元途遠未至、家錄。謹按明史周起元、福建海澄人。是歲六月下獄、九月卒於獄。公就獄、訊者問贓幾何。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贓私、何必問。乃公爲訊者、知不可窮以詞、懸坐二千八百兩、具疏逆奄、尚恨其少、値地震乾清、皇子薨逝、帝擲疏於地曰、今日打官、明日打官。乃止。行狀、參神道第二碑。　鯤溟公潛入京師、逆賢知之、縛置神祠中、搒掠、使籍記其往來者。鯤溟公言、倉卒不能悉有、尺書藏某所、可取。視其人信之、乃得脫走。家錄。　公在獄中、與李公仲達、周公蓼洲、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忼

慨怨罵之後繼以詩歌。文撰神道碑。　逆奄於是分屋處之不遏往來。劉撰第二碑。　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此豈減黃霸之受書哉。文撰神道碑。　虞求納橐饘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罪虞求削籍。文約忠襄徐公神道碑。　逆奄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病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慇然爲之改容。文撰神道碑。　公復自割其所完贓二十金代李。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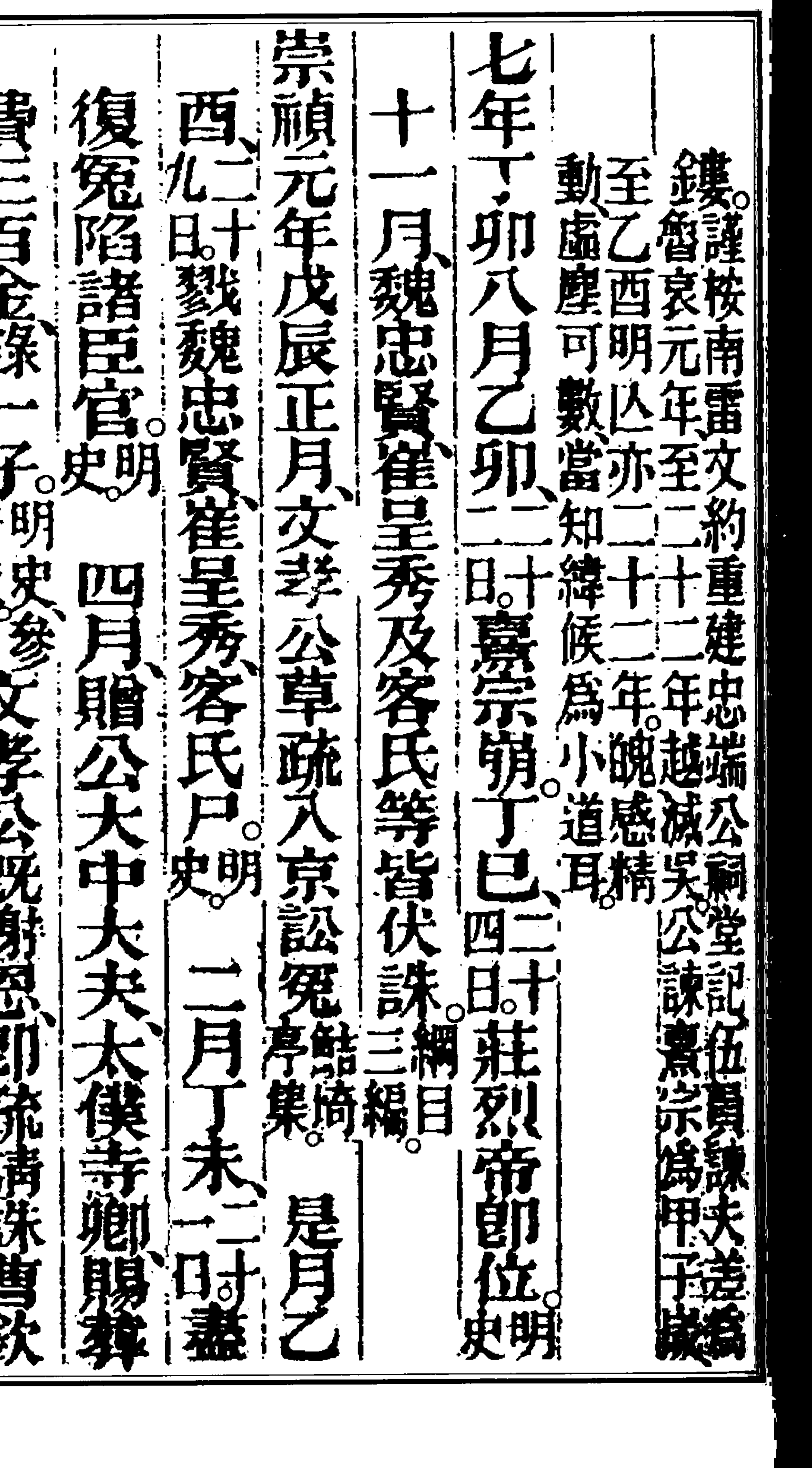
獄中夢三縣人楊忠烈亦夢之、識者謂遜國之忠臣也。家錄。

又於冥臨之中見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

公最吉。[文定澤望公壙志。]逆奄使私人次第害諸公、五月丙午、[五日]繆公昌期死於獄。[後謚文貞]戊申、[七日]王恭廠災、焚殺軍民無算。是日、薊州地震、密雲連震三日。癸亥、[二十二日]朝天宮災。六月丙子、[五日]京師地震、天津、宣大、山東、河南皆震。戊子、[十七日]周公宗建、周公順昌死於獄。[明史。後謚忠毅、忠介。]一日、伍伯執巨纆睨視公、若有所縛者。公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伯曰、何與小人事。上官勒取官病故狀矣。[行狀。]公與李公偶壁而處、索酒痛飲、扣壁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所耳。[神道碑。]起攝衣望闕拜、呼天子萬歲。復望南拜曰、兒子從此逝、

無復養父母矣。各四拜訖，起而賦詩一章，付伍伯，遂遇害，時閏六月朔日也。行狀。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錢撰墓志。謹按：是歲新麻閏五月，明麻則閏六月。公之卒，或傳閏六月二日，時商人童德維亦繫詔獄，崇禎初赦出，謂文孝公曰：德維曾事忠端公，公薨於朔，非二日也。故公諱日定爲閏朔。語見家録。明史列傳亦書公卒於閏六月朔日，李公應昇卒於二日，以麻推之，朔日辛丑，二日爲壬寅。王鴻緒史藁熹宗本紀書壬戌黄某李應昇卒於獄，剝復録載六月初一日，公卒於獄，越日，李公相繼卒，俱有脫誤。

閏六月朔，正命詩一首。正氣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鸞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鐲



鏤。謹按南雷文約重建忠端公祠堂記，伍員諫夫差爲魯哀元年，至二十二年越滅吳。公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明亡，亦二十二年。魄感精動，歷歷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

七年丁卯八月乙卯，二十二日。熹宗崩。丁巳，二十四日。莊烈帝即位。明史。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三編、綱目。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文孝公草疏入京訟冤。鮚埼亭集。　是月乙酉，二十九日。戮魏忠賢、崔呈秀、客氏尸。明史。　二月丁未，二十一日。盡復冤陷諸臣官。明史。　四月，贈公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賜葬費三百金，錄一子。明史、參行狀。　文孝公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等，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

應元、論二人斬、妻子流徙。結埼亭集。又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實上揭原疏、墨拄硃上、乃逆賢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爲之者。於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滅李實成之。神道碑。文孝公與光山夏承、吳江周廷祚、其篡所頭顏咨、葉文仲、立時而斃。文定五集。鮚埼亭集作葉咨、顏文仲。乙丙被難諸公、皆二人所手害者。與歸縣令蔣爍弔之逐、縋墳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不讀左氏傳乎。爍爲之愧謝。家錄。　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忠端公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

家、乙丑六君子、丙寅七君子。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文約重建忠端公祠堂記。

二年己巳三月、定逆案。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首逆同謀崔呈秀、李永貞等六人、俱立斬。交結近侍曹欽程、許顯純、崔應元等十九人、俱秋後處決。又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徐大化、霍維華、張訥、李魯生、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李實、崔文昇等十五人、俱充軍。交結近侍又次等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郭允厚、朱童蒙、王紹徽、賈繼春、范

濟、甘泉大鉞、陳九疇、丌詩教、趙興邦、傅槐、郭尚友、盧承欽、陳爾翼、郭興治、呂純如、毛一鷺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徒三年，贖爲民。祠頌、黃立極、施鳳來等四十四人，俱閒住。明史、參先撥志始。　是歲王父對川公誥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卿，王母章氏誥贈淑人。父鯤濵公誥封中議大夫、太僕寺卿，母盧氏誥封淑人。宗譜。續錄以此爲二年事。是時，東浙之爲魏奄舍人而至大官者，皆髡黥歸里，鯤濵公獨見榮於世云。家錄。　十一月丙午，二十五日。小寒上候。下葬公於隱鶴橋，門人徐忠襄石麒爲狀、嘉善錢相國士升爲銘。銘曰：錢塘百折至海門，英靈磅礴正

氣存。前有忠肅後有孫、茲得黃公鼎足焉。正氣錄。

五年壬申、建祠縣西之西石山、文約、遷祠記。謹按兩朝剿復錄卷五、有將一驟爭地事、並見文約、重建祠堂記。歲以二仲有司祀之中牢。後十年、紹興府推官華亭陳子龍爲碑銘。餘姚志、正氣錄。參鼎革以後、浙東不靖、用兵者數年、祠當孔道、兵出輒屯駐其地、借爲營房、而祀以廢。錢撰重建祠堂記。

九年丙子十二月、遷葬於化安山、坐午向子兼丁癸。虞山尚書爲誌、長洲文文肅孟震爲神道碑銘。銘曰、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

以長。熹宗之初、眉火伏殃。內則奄媼、外則元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於惟黄公、虆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啟內爭、化姦爲良。奈何君子、視聽茲茫。盲風惡浪、敵起艅艎。抱薪救火、佐鬬逢儻。禁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於彝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鋃鐺。吁嗟黄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寵章。千秋萬世、下馬徬徨。　南昌劉文端一燝。爲神道第二碑。並錄。正氣謹

按、公有作字號祀田十二畝、在通德鄉、歲收所入爲塋祀家祭之費。迄今子姓輪年、無敢其規制、蓋定於文孝公云。

十年丁丑三月癸巳、二十四日。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分守甯紹道

謝雲虬奉命諭祭、正氣錄。祭文云、惟爾孤忠貫日、正氣干雲、請衂於萬璟之死、發奸於楊漣之先。已乃冤沉鉤黨、獄具同文、萬姓灑泣、諸生舉旛。猶且屬詞草奏、痛父辭君。卒使奸險之徒、未敢喋血、薑閹之魁、終裂車輪。龜鼎晏然、賴爾忠魂。浙江舊志。 謹按祭文與正氣錄所載不同、此蓋其原本也。

十七年甲申、署禮部右侍郎管紹寧疏請蔣欽等二十五臣予謚。正德、嘉靖、天啟三朝。擬公謚忠端、一擬毅愍。奉旨、准照正擬予謚。謚法、守禮執義曰端。江右萬時華所擬也。正氣錄易謚名本末。 謹按明史繆昌期傳、崇禎初、詔予殉難諸臣謚。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某、周朝瑞、袁化中、顧

大章皆不獲諡，再贈兵部左侍郎。府志、忠義傳。　是歲，常熟陳虞部梅臣卜地於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祀天啓蒙難隕身者十有七八，曰高公攀龍、趙公南星、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黄公尊素、李公應昇、周公起元、萬公燝、周公順昌、周公朝瑞、繆公昌期、袁公化中、夏公之令、周公宗建、顧公大章、劉公鐸，及崇禎甲申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施公邦曜、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凌公義渠、吳公麟徵、周公鳳翔、馬公世奇、劉公理順、汪公偉、吳公

甘來、王公章、陳公良謨、成公德、許公直、金公鉉、孟公章明，名兩朝忠烈祠。石齋黄公爲碑文。迨何、南都不守，無識之徒以死明事爲諱，遷二十六神位於閣上，而中堂設浮屠像，改名廣化寺，閣上又雜置漢唐宋牌位，杭人視爲公共香火，與郡邑之賢祠無異矣。正氣録。謹校：文孝公跋忠烈祠碑云：崇禎初，劉念臺先生欲建五賢祠於湖上，先忠端公、魏忠節公爲主，魏子敬附之，其二人則高忠憲講學湖上，周忠毅令仁和也。後因董役非其人，虚此勝事，故陳虞部有是舉。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學使婁東王公掞字顓庵。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檄知府三韓胡公以渙建六賢祠於越城

南羅門畈（在南門內府學之東），以公爲首，次劉忠正（宗周）、施忠愍（邦曜）、倪文正（元璐）、祁忠敏（彪佳）、周文忠（鳳翔）。有司春秋致祭。（原名忠貞講院，王公撰有碑記，見府志。）（謹按：咸豐辛酉，祠燬於賊。山陰宗滌樓觀察稷辰議重建，未及舉行，暫安神位於四賢書院，尋寄於蕺山書院。）學使王公考圖經，知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公黃竹浦故居老屋三楹，肖像存蓺。（文約、重建祠堂記。）肄歲領銀六兩，爲春秋二祭及修祠之費。（從學署錢轉給，永爲例。）崑山徐公乾學爲記，晉陵周公清原爲碑銘，桐城錢公澄之爲重建碑記。（正氣錄。）文孝公有重建祠堂記。（文約。）

二十五年丙寅三月，崇祀鄉賢祠。（文約。）

二十九年庚午，七月，大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黃竹浦祠屋沈。文約姚沈記、參遷祠記。

三十年辛未，徐健菴司寇、乾學。果亭中允、秉義。立齋相國、元文。昆季、暨張素存相國、玉書。周蓉湖學使、清原。姜定菴京兆、希轍。各出清俸重建公祠。文孝公以每歲春秋之祭，有司往返四十里，心甚不安，乃遷於新城南門之左。太守長白李公鐸題額。文約遷祠記。紹興府志云，在新城保慶王廟左，子宗羲增焉。慈谿鄭寒村梁嘗問學於宗羲，其子性為置祭田四十餘畝。謹按此即文孝公祀田，鄭南谿性請汪杼洲學使澄所助立黃文孝祀戶於德三都三里，奉憲永不易戶者也。事詳梨洲公年譜。新城忠端公祠，初字號地一畝四分有奇，亦入此戶，其徵糧銀四兩九錢三六。浙撫遂

箚張公鵬翮撰祠堂碑銘、載入餘姚志。文孝公有遷祠記。

三十八年己卯六月、崇祀府學賢祠。督學張公希良有公暨遺獻公父子兩神位入郡學賢祠看語、署紹興府事遼陽靳公治荊有祭文、俱詳正氣錄。

三十九年庚辰、季孫主一公諱百家。增塑四配像於新城祠中、忠襄徐公宜蘇金公兩像位公像之左旁、文靖朱公遺獻文孝公兩像位公像之右旁。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致仕家居。乙酉閏六月、王師取嘉興、朝服自縊、諡忠襄。朱公諱天麟、字游初、別號震青、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吏、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永曆聞關而死、諡文靖。金公諱漳、字宜蘇、吳縣人、寄籍廣東英德縣城陷死之。皆公戊午分房所取士也。郡侯長洲宋公廷業詣祠致祭、取遺獻

公支撐天地之語、以一脈支天四字顏其額。隸文係甬上萬九沙經書。

主一公有重修祖廟增塑配享四像碑記。事詳記中。

雍正九年辛亥、

詔修先賢祠宇、總督李公衛酌給帑銀、檄縣重修公祠、李公有碑記。謹按浙江通志、餘姚縣志、皆載雍正十二年、檄縣重修。茲據李公碑記爲九年事。碑在新城祠內。知縣葉公煊文立石。

乾隆十四年己巳、郡守邦上杜公甲搜訪越中忠賢得最著者十家、公與焉。六賢外、益以王文成守仁、孫忠烈燧、沈忠愍鍊、王遂東先生思任。請於太府方公口、每歲須銀五十兩、均給各家、俾修祠祀、永爲成

例。廠後胥吏剝蝕，名存實虧，各後裔不復往領。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郡守甌甯楊公鉅源興復舊規，令各家歲暮詣署親領，毋俾吏侵勒。碑於戢山書院。傳芳錄。謹按：乾隆間杜補堂郡守歲頒祀銀一款，從引規內提支。其後不知廢於何年。查公祠祭簿，嘉道間僅以春秋祭餘銀爲修葺貲，至丙午始兼用此款，則廢於乾隆時也。平定粵逆後，撥入鹽茶局所抽引費內支給，雖稍有短絀，然於修祠經費不無小補云。

同治元年壬戌四月，粵匪自甯郡竄入姚邑，公祠肖像被毀。

十三年甲戌正月，仍孫炳垕重塑公像暨四配像，有記。記云：南城忠端公祠之建也，公像塑自遺獻，左右四配則遺獻殁後五載，主一公推遺命而增塑者也。萬厯戊午，忠端公分校應天鄉試，得士十人，皆樸屬微至。厥後以忠節著者，則有徐忠襄、冢宰朱文靖、相國金宜蘇縣令。遺獻謂支撐



天地之人物嘗合食於祠中故肖像公旁賢遺獻爲四配云咸豐辛酉粵匪陷城發焰徹天祠幸不毀其明歲同治建元官軍克復四明逆賊西竄蹂躪南城公像暨四配悉毀焉又明年浙東肅清舉行祀典畧葺祠宇公費已罄乃斲神牌以代塑像十二年於兹矣炳嘗商諸宗人思復其舊僉以費無所出爲難蓋公祀田在通德鄉者僅足敷家祭墓祀之用惟春秋二祀歲領銀六兩於縣又府給五兩爲歲修祠祀費除承祭備物外積其羨以應公用子姓貧乏告貸頻仍有歷數世不償者相督爲常而公費日匱炳曰貸於公者償諸公宜也請自小子始昔炳入庠貸公十金爲應試費旋又貸十二金爲先君喪葬貲積困未紓耿拄抱頗及未就木而竭蹶以償可乎僉曰善炳乃鳩工庀林傾囊酬直五閱月而事竣公像大如舊四配視舊增大微殺於公像取其稱也神龕負河石砌以年久而陷楹端離牆幾及一寸加以重像懼其陷漸甚也於是龕下加二閑梁承以六柱使石礎不受重勢庶久而不傾龕之前花櫺璃窗迭爲掩護非敢爲華也隔絕纖塵昭其潔也云爾舊有二額二聯毀於賊存額一毀者立之存者新之本

撫者增之，堂之上亦煥然一新矣。所費金數約符大衍，除償舊貸外，以己貲助於公焉。宗人日盡志之，以詔後人，爰爲志若夫公之精忠大節，與四配之出處生平，照耀史乘，何俟炳之贅言？同治甲戌七月哉生明，仍孫炳屋恭記。

黃子年譜

明·洪思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郭齊　二審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黄子年譜》（又作《黄石齋先生年譜》）一卷，明洪思編撰。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黄道周（一五八五—一六四六），字幼玄，一字螭若，又字細遵，號石齋，明漳浦（今屬福建）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官右中允。語刺大學士周延儒、温體仁，斥爲民。復起爲少詹事。後以楊嗣昌事謫戍廣西。福王時官禮部尚書。南都覆，率師與清兵戰，兵敗不屈死。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著述甚富，奏疏經解詩文旁及天文曆數，共四十餘種。

道周卒後，爲其作傳、年譜者不少。此譜爲其門生洪思撰。按《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三云：「洪思字阿士（本譜題浩士），龍溪人。年十三，隨其父游黄石齋之門，容止甚飭，石齋器之。及石齋出山，思稍長，乃自附於鄴山之徒，日以詩歌自放。末年，憫其師文字散軼，乃出，收文於江上，士大夫多重之。……晚復入山而卒。著有《洪圖六經》、《洪圖六史》及《敬身録》。」據本譜卷末林廣穫序，其時所見道周年譜有三，其中以莊起儔所編流行最廣，而鄭白麓本與此本不多見。就内容而論，「莊譜博而繁，鄭譜核而簡，惟是爲醇懿高古，發皇黄子之藴也」。洪思以譜主高足而撰年譜，更能體現道周學術内涵，爲後人全方位地探討黄道周的一生特别是其學術思想和學術傳承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且其記道周行蹟亦與它本互爲詳略，可資考證。

此本爲道光二十四年曾省與林廣邁據所得鈔本梓行者。原鈔本偶有脱落，戊申、丙戌二年附記於丁未、乙酉之後，故曾省、林廣邁據莊、鄭二譜及諸書所載有足發明者得若干條，書於所考條目之天頭，可補原譜漏書誤載之失。

黃子年譜

門人龍溪洪　思浩士述

後學龍溪曾 林黃道 肖 校刊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乙酉二月己卯九日庚戊丑時、黃子生於銅山之深井。諱道周、字幼玄。一字細遵、號石齋。其先有倪介公宗德。倪介公生肅毅公世懋、肅毅公生青原公嘉卿。青原公生子青原公。是夜夢有執金斧擁神人而至者、故子生、青原公奇其異人也。然則子雲之學蓋取諸嚴君平、仲淹之學蓋取諸關子明、堯夫之學蓋取諸李

謹按黃子生年月日時可考如此、諸家刻本將酉作卯、是以月支爲年、將乙作己、是以年干混月、皆誤也。按明史列傳及各傳誌作字幼平、若然

則四公殿子不宜復名子乎矣、恐誤。石秋子云、時漈上諸鄉先達爭以上贄之禮禮下焉自大夫深州林公、方伯薛公始也。林諱茂桂、字德芬。薛諱士彥、字道與。鄭諱懷魁、字輅思。

挺之子、起於海濱、其學獨無所取與。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子在白屋時、鄉之先生則有若方伯薛公、則有若大夫林公、則有若觀察鄭公、皆時下白屋而從之游。他日子過鄭公、叩其扉、鄭公方取器而疊置舍而出、揖之道左而入。子身負疊布之衣、大布以爲冠、岸然而趨、揖而上坐、坐定、鄭公乃舉似曰、若知北極有處中天否。子謝不知。表影有處倒南否。子又謝不知。曰、出入有非卯酉否。子又謝不知。鄭公嘿然與談文史而別。子歸、恨不食也。又二十年、子在榕壇、因瞿然

念鄭公也、謂門人曰、吾見鄭公歸、夜持竹几坐中庭者二年、乃知南北中分陰陽盈縮之故、以非、鄭公授[1]我誣也甚矣。子王之善學也。

十七年己丑、黃子五歲。入小學而慧、授論語。黃子曰、聖人只教人以讀書、有子何教人以孝弟、聖人只教人以老實、曾子何教人以省事。問之授者、授者不能答也。

十九年辛卯、黃子七歲、授綱目矣。青原公至自榕城、負綱目一部歸而授之。黃子讀之、數月不出戶、自是知古今邪正之辨、與王道之大也。

按莊譜云、下幼守螟蛉、或云若螟、引續騷始呼余以若螟蛉、諱門人。[illegible][illegible]計騐已正其誤。

二十年壬辰、黃子八歲。好觀六經之文、雅不樂於俗也。每喜挾册而游、振衣於漁鼓谿之上而樂焉。乃從其里人講業於此、求之六經。遂盡六經之意、二年而能屬文。時走孤峰、蔭長松、便躊躇不能去、然則古人志趣高遠、必在於妙年乎。曰、何夫子之似周茂叔也。茂叔十三時、里有小亭在谿上、蓋濂溪也。茂叔嘗釣其上、吟弄風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非譜云、二十二年甲午、子十歲。丹臺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授也。

二十五年丁酉、黃子十有三歲。師如平和、過王文成公廟、而歎。見其湫側、爲之徘徊、乃去。既三十年、西明施公

按師宜作子、俯譜時未更正。

旋公諱邦曜、四明人、世稱四明先生。

爲漳海守、始改其廟貌、移之於東郊、以請。子聞之喜曰、以祖功德、禮也。於是爲之碑、因歎其學被於天下、高接於陸象、卑入於佛者、今天下爭辯之、然漳海自紫陽以來、垂五百年矣、已久浮於二氏、而平和獨以敦樸、無詖邪相靡、學士篤於經綸、豈其山川雄駛苞鬱使然、亦賢人所治、諄諄講道德之力、昌黎所謂民醇易於道古者乎。子乃入其廟而歌曰、折瓊枝兮擣瓊糜、思君兮中阻飢。揚靈鼓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弓兮雲

中、遺余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會昔來兮安足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薪、有風兮肅與吹。追鄭車兮抗呼馬、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兮中夜。令諸生歌之、以爲迎送神之曲。子已而悲曰、得毋以爲楚聲乎。

按省垣刻本云耿徘徊兮中夜下有闕文○、考平和王文成公廟碑原文、蓋非闕也。

二十六年戊戌、黄子十有四歲。始見名山也。南羅浮二山、其間有神人居焉、上多明砂、會靑、每欲往、於是因毋黨之官者往至博羅。聞有大夫韓公、其人好士而家多書、徑詣之。語既入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筆無停

非諸云、韓公詳日續。

轂而多奇字。韓公大驚、遂與其子處、遂主其家、且得觀其書。韓公與之一馬一童子、自是長驅入羅浮矣。尋所謂朱明洞者、疑其中有異人、時時長嘯以呼之。嘗策馬渡水、水驟泛、人馬皆溺而去、博羅之人追之可里許、然後得之木邊、不死、黃子亦病、博羅之人以爲神異也。

二十七年己亥、黃子十有五歲、在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子辭之。於是博羅貴顯之家、愛其名士也、爭欲昏之、黃子雅避之、乃歸。詩云、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

娶妻、必求之子。衡門之士、亦多有所不敢娶也。

二十八年庚子、黄子十有六歲。髫年卽有四方之志、游羅浮嵩臺匡阜、所至無不下榻虛左。

二十九年辛丑、黄子十有七歲。治律呂。

三十年壬寅、黄子十有八歲。作疇象。

三十一年癸卯、黄子十有九歲。秋七月、子獻時事策以干潞泉、不用而去。

二十二年甲辰、黄子二十歲。之平和、居大朋山、所謂大峰山也。秦欲往闕下上書、不果。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河

蔡譜云、並大琛適舊也。

汾二十而學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游長安、上書文帝、談王道也、名入見而不用。伊川二十而學成、慨然念蒼生、游京師、上書仁宗、亦以談王道也、乞召見不報。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況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戶、談非常之功、動明主乎。本朝有陳剩夫。

本朝句下或疑有闕。按陳布衣先生字剩夫、明天順三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時不能用、有布衣遺集行世。

三十三年乙巳、黄子二十有一歲。復游於粵。

三十四年丙午、黄子二十有二歲。子耕於銅山之下、以事二人。時負米歸、則與其兄把鋤、必十指出血也。暇乃退於長松閒讀易、常與其兄講易大石上、有虎出其

道光丁亥歲、于斜山祖塋有奸人謀侵隙地、山石忽成篆字若貢山界碑矣、或篆或隸、凡八九處。鄉人士作公、詩歌以紀異、討謀逆蹤。

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邪虎乃弭伏而去。自是移其家於漁鼓谿之上、避族人之難也、子亦不復遠游矣。始卜築於此、以爲精舍、雜樹芙蓉丹荔龍目脩竹以居。然日益貧窶、而益讀書不衰。

三十五年丁未、黃子二十有三歲。夏四月、丁外艱。念其親侘傺不能自直、負奇以死、又値艱難、委命於空山、親戚乖離、無以自振、窮至不能爲喪、雖欲自比湘纍、又何過焉。嗟哉、已矣。古有賢士失時、窮止其身、辱不逮親、以親道周何如者。子乃走數十里外、告其友、其友

贈之金歸、且哭且奔、而且踊也、路而遺其金、反十里而尋之。有一野人守其金不去、曰、此必鄉者孝子所遺也。望見子跣而被髮、呼天而來、逆謂之曰、金幸在於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子乃下拜、然後敢受金以謝野人而去。故憂愁憤鬱、而續離騷賦、作難孜經。既殯、作九盤傳。南海黃公應舉爲漳浦令、初校士、得黃生文、置第一。黃公必異之、以爲其人必魁岸而多髯、如平津牧豕時、少者亦不下如長沙。亟欲見其人、及名諸生、倉皇問衆人黃生安在、知其有喪、乃徐詢其

扶、子不忍是不子、無素不致應毀。

狀、蓋二十許人、數繫策往來山閒、時時游數千里外。黃公又大異、以爲彼所謂仲尉孝子平之流者乎。趣五掾召子、數日乃至、果白衣冠擁滌而入、偃蹇不拜。大聲言生命數奇、既不能事君、又安能事長者。遂趨出。黃公益大異其人、沛中薦紳先生皆謂得異人也。子性不嗜貴人、惟世其家糠覈養其耳。然黃公數念其貧、問子有所言、輒曰無有。乃問撰結何若、子亦曰無有也。既乃隕滌出其袖中書文、如雕繇也。黃公見之、泣曰、余亦幼而孤、而黃生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

莊譜云、三十六年戊申、黃子二十有四歲。初館於浦中盧司徒家。是秋張公紹和乃言於太史高公、致書迎子、居於蘭水之邪雲室。按、何子始入州府以下、宜

余觀生類有道者、自古而下、多生知者、余未敢自爲知已也、而其相德則既如此矣、時讀數行、黃公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子始入州府、王張紹和家於是、黃子之名震浦中、司徒盧公與大夫林公爭識之、日遣輿以迎子於海也。已而徽君張公與子遇於浦中、甚樂、張公歸蘭水、見太史高公、遂言之、而相嗟賞、高公恐求子而不得也、日移書以迎子於浦中、子喜、張公以孝廉不應公車、而家多書、始入蘭水、遂主其家、高公見子十日矣、履

依岑本移補。○盧公諱雍、正守、司典。尚公諱克正、字中川。○張公即所稱汝沃敬君者

蘭水、今南靖、治地。稱公諱孟育、字道力。

不敢先也。子雅好獨居、日未嘗離衣冠、張公亦不敢爲寡見、遣其子旁日作肅、時出商略上下耳。常深夜過之、必見其負衣冠、左右圖書而坐、如王勝之乗月過邵堯夫於深川、時蓋張變也。

子講易於漳上、居無何、蘭水之人或以爲黄子達者、少宰薦公始見子而問易、子與之略談大畜而別。於是蘭水之人聞之、往而問易焉。

三十七年己酉、黄子二十有五歲。服除、奉母居浦中、娶林氏、復居浦之東郭。子云、毋自謂吾生世未二十載、三移

倪公元璐字鴻寶與子齊名、一死北都、一死南都、出處若合符契。有倪黄合刻行世。

其居皆以枳棘爲拳土、然且甘之、亦已適矣。秋七月、子赴省就試、不過、迺返、渡釣龍江、舟覆溺水、恍惚如夢、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敞、榜曰倪黄、復導而出、出乃泊岸、衣裳盡溼。子大異、而姑識其事。天啓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子第二、兩人各述所夢、遂交相得。

子家於東皋、葢浦中也。黄子既免喪、乃奉母青原夫人廬於東皋以居、後門人所築爲明誠堂、今爲黄子祠是也。紹宗二年所賜表文明書院。

子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探明天人之際。然黄子猶謂未足以盡易、不欲存、以屬門人張若化、張若仲存其草於山中、令勿傳。自易象正作、而後門人以易本象附其後。

子推律吕。黄子觀李文利書而歎病其疎矣。子少時嘗推李文利之律而用之、今復推之於東李之上、知其不然也。子乃求之史記、伶州鳩、管夷吾、左邱明而律正。然後黄圖之二十有四律出焉。然則子之律何取之曰、子之律蓋取之歷與易也。吾觀子之推律也、尺

有二寸、分之以爲二宫、上宫以爲陰、下宫以爲陽、始於黄鍾之陽八十有一、終於黄鍾之陰三十有九。嗚呼、有律以來、秦人或以黄鍾之陰爲黄鍾、漢人或以黄鍾之陽爲黄鍾、故本朝李文利及鄭世子諸家皆因呂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爲黄鍾矣。至於子、始以爲不然、而正之、然則京房如何。曰、京房之律有六十、萬寶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錢樂之之律有三百有六十、而子獨以爲京房精微也、謂其猶有古人之法存焉、然皆不如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與一律之各

有上下宫嗟乎，禮樂之壞既二千年，必有達人起而整頓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黄子二十有六歲。或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如秦交子在鄴山時，常語門人曰：後生近前輩最爲有益。

三十九年辛亥，黄子二十有七歲。是時邑試張公，郡試閔公皆以子爲第一。張公諱鵬霄，閔公諱夢科。

四十年壬子，黄子二十有八歲，始補博士弟子，時學使張按，別本俱作學使馮公諱挺。公得子文及一歲寒暑之候論，大加支賞，遂拔赴棘

聞。

子入省赴秋試、下第以歸。

子教於東皐黃子。謂門人曰、此道毅然、今嘗於深山之中遇之也。城市之中、雖復哀呼、無可告者。昔者孔子願見公孫龍曰、不說非馬、即以爲師。公孫龍謝之曰、我無非馬、更無教處。嗚呼、僕生平放浪言若雌風、恐不足以頓轉人心。今舍數行帖括、更無教處、徒使人厭耳。然則當時有銅山陳子士奇者、門人所謂西陳、有銅山陳子瓚者、門人所謂南陳、非帖括之徒與曰

西陳字亨甫、南陳字叡玉。

援、同時又有遵道陳公與言以部郎監臨清倉總務、劉公振之以鄢陵令清苑、王公世琇以歸德司李、建昌虞公淡以鍾祥令、皆守官不屈、罵賊死、見子集內王仲發傳。南都繼亡、死國者華亭陳公子龍、夏公允彝也。如蕭山徐公石麒輩

子之學、與先問業於其家者、唯海道西南陳耳。子甚喜其貧而親之、入則與子共硯、出則與子共衣、夜則與子共被、日則與子共取柴水。子每爲之歎曰：可以援干而舞者、西陳之才。可以曳履而歌者、南陳之器。其學於子也最久、故皆篤於忠信、以深於仁義之言甚深。既成進士、及在朝廷、惟一意報主、以名教爲己任。西陳開府於三巴、南陳監軍於長沙、皆以不屈而死於賊、甚烈。今行人過銅山下、因以想見其當時從子講業於石齋之山、時必留之移時乃去、因呼曰：此

湮沒不傳者尚多，惜乎無從起。系籍門下諸賢於九原而一問之。○劉公名懋字█、張公若化字雨玉、若仲字行十、後遭亂偕隱丹竈山中以沒

三忠臣石也。然則海邊而多賢人、何也。曰、又有銅山孝廉劉子善楚之清夷、與丹山孝廉張子若化、進士張子君仲之靜溫。在盛明之世、皆不樂仕、無一日不以山居自娛。人皆曰、此國之處子也。門人歸之仁、以張劉稱。

四十一年癸丑、黃子二十有九歲。予始杜門於東皋。杜門莫盛於漢人、然則袁閎、陳咸將以避世也。故杜門而黃子將以著書也、亦杜門焉。何也。曰、人豈有不避世而可以著書者乎。予杜門時、其旁鑿一竇、惟問業者

得入焉。戒門人曰、人苟有近於勢利者、則君子必避之也。古人讀書、入山必深、入林必密、爲但杜門乎。自是實之內、非問業者不至。然賁子少已著書數十萬言、以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皆壹本於六經。而世猶或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以語此也。時復卑貶其論、欲與世爲通、比之以滑稽、又潤之以藻采、然而子不樂也。是以杜門著書、以尋六經之緒。

子作太威、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

莊請云、督學鄭公諱三俊、校滁士子試、居第五。明年鄭中黃薦、以子歸同行、淮水口而見匪石公、以册命止之、乃還。故子於鄭公感

圖曲折之勢、而其陰陽以大因之、無萬物之用。然大要與太玄同兼、其所差者、謂元會運世與歲月日時約略相等耳。

四十二年甲寅、黃子三十歲、作詩表。

四十三年乙卯、黃子三十有一歲、之粵、講業於潮陽、以太守詹公（諱佐雨）之招也。詹公聞黃子其達者也、發一撽以幣迎之滌海之濱、至州郡、令其子而問業爲子。一日忽欲見青原夫人、不告而出、詹公追之、道一撽以幣送之、乃歸。子歸未幾、遂赴秋試。是科典閩中考者

涖尤深。

爲來公道諱宗、及姜公性諱舉於省試、擬第一人、以達式閭。二公乃出見子於旅次、皆讚舉也。

四十四年丙辰、黄子三十有二歲。杜門作詩、授春秋、授以應人之求。

四十五年丁巳、黄子三十有三歲。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從書中往來授業。

四十六年戊午、黄子三十有四歲。是時學使岳公諱和聲抵滬校士、拔子第一、乃與之探討繹文、質公季、文靖公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時岳公爲之爽然。

子講學於榕城，以學使岳公之招也。秋八月，子舉於鄉第七人。

按是科典試者內翰丁公諱紹軾、禮科張公諱孔教，分校者爲江合浦公諱廷端。

十一月，子如京師，作逆流序。

子自序云：納足駟中，妨帽礙殺，必不得已，刻管細書，盈十餘行，自謂多矣。已抵長安，發篋出讀，乃近五十頭，序而存之，曰逆流小草云。

四十七年己未，黃子三十有五歲。自京師歸，復杜門於東皋，作三易洞璣。有書與門人曰：騎驢載道，凄風烈日，計六千里，幸以皮骨歸見老親。髮鬢之外，四壁自如，窮於昔日。又有書曰：僕自兩年來，日市數升米，或一二斗許，雖苗魚薑蕨，莫之敢問。自計爲諸生時，未嘗至此。今無可奈何耳。貧何所不樂，但令老母日憂朝

已未年注諸云：是年裒其雜作爲騈枝別集行世，非其好也。

按明史及諸家刻本俱作熹宗。

順天二字疑衍。

饗殊非人理耳。忍此過後年，不知如何。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黃子三十有六歲。復杜門作三易洞璣，未成。畫測治忽，夜測星漢，樞戶無外交。有書與紹和云：某寡特之士，與六親滄茫，自以一身飄泊塵海，獨守廬舍，似②無人聲，動二三月也。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黃子三十有七歲。是秋如京師，蓋公車也。

二年壬戌，黃子三十有八歲，在京師，始成進士。同考順天試者韓公（諱日）纘，得子之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

時子以迎養太夫人在途、慘禍發及似疏弗果上求幾歸里旋復丁艱而魏璫亦授首矣瑜禍難烈輩不及矣殆天留之以啟有明二百七十五年之終有對人與國互爲存亡豈偶然哉。

子爲庶常時、魏璫虐焰方熾、文湛持、諱震孟。鄭崒陽、諱鄤。與子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子疏稿已具、既而弗果上、故子後有疏云、鄭鄤者、天啟時與臣同爲庶常、鄤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鄤常以爲怯。

三年癸亥、黃子三十有九歲、迎太夫人來京師就養、而孺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時周忠愍公、諱起元。方巡撫姑蘇、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丙寅歲、周公以忤璫被逮、按子與友人書曰、吾母聞綿翁

之變涕泣闌干、至爲婢兒所笑、毋乃愈泣、繼之以詈。今想此懷、猿腸盡絶耳。

四年甲子、黄子四十歲、初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實録、請使朝鮮。

石秋子云、予爲庶常、獨憂逢甚、著解逐瓊、凡三章。

五年乙丑、黄子四十有一歲。黄子曰、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御史其忠隔一邸舍、予既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既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鍾也。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

劉公字長孺、世稱元如先生、長泰之西湖人。

鄭譜、當魏璫時、經筵故事、展書官必乘書膝行、予以經筵道尊、不宜有此、獨以

平步進。瑜日之不能難也。按子辨明仁義疏亦云、臣符經疑僅一日、以作瑜。夫即此事也。按、諸家刻本、玄不作玄。

校、雖字別本作誰。

考文明夫人傳云、夫人生𥂕峰徵士家、計部諱乾釜

公於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勤先人行事銘於屏石、每書輒罄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文皆從古、如三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於墳後、曰青原之石。背勒二十五字、語同古識、不可解。次及墳庭、亦取青石員砥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數年然後就、常曰、吾茲墳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世雖復有能知之者。

六年丙寅、黃子四十有二歲。春、娶夫人蔡氏。越兩月、而太夫人卒。子水勺不入口者五日、勑斷外事、依依北山、

公姪以幼適書史有至性卜歲與女弟制背衾襚殮長適黃子時子以杭疏作權相累遭陷側入詔獄夫人無幾微見於詞色于歸閔夫人乃率幼少諸孫避跡深山備嘗苦況猶以文公之孫有求後魏公之孫有張鉞家世忠孝相勸勉。

不見津題、不與宴會、不作詩文。

七年丁卯、黃子四十有二歲。時海寇方亂、摽掠肆行、逼近為墟、子獨營墳不輟、諸寇亦相戒無擾。臘月、乃葬太夫人於北山。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黃子四十有四歲。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援琴賦詩示諸門人、又同諸生出墓側談經。

二年己巳、黃子四十有五歲。二易洞璣成。冬、辭墓出山、過南巖偕張紹和鑿山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遵化已破、

嗚呼、天顯孝敬、作配忠烈、造物綿合之奇至於如此。

按莊譜六、上年于汝家從播擊出闕、至是寄家鄭園。

莊議將同興浙江試者、科臣熊漢陽也。

羽檄徵師、驛道騷然。

三年庚午、黃子四十有六歲。至信州建德谿中、探邸報不至、繫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擔酒與桐君對酌。至臨安、聞艮固破、有檄止十道師、爲之愀然。至毘陵、見鄭崟陽於家。將渡江、聞都門戒嚴、驛騎留滯、乃單車就道、寄家鄭園。至儀眞、還向毘陵、名家北上。夏四月、入都、未幾、出典試浙江。子在棘闈、每晨起、焚香堂上、同諸臣北面再拜、而後閱卷事。竣還都、逢神宗實錄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

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無復言者。子乃中夜草疏、排闥叩閽、略曰、累輔所坐、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御闕、令有事得撫閫臣語爲質、則是綸扉之内、割邊疆爲殊域也。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未聞岳牧繫累、瀆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爲師、倘罪輔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埸、約東東江、收拾遼廣、晝得一當、以爲累輔減十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

天子疑爲詆毀曲庇、着令回奏。二奏而疑未釋、待命四十日。

四年辛未、黃子四十有七歲。春正月十九日、子回奏三疏始下、降三級調用。禮科又吹索浙闈事、數次不已、子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諱元璐抗疏稱子爲古今第一詞臣、願以職讓子。子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網未釋、乞休爲勞。倪鴻寶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引誼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十三日、釋舊輔錢龍錫、子乃賦大解網

之詩。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一月廿七日下矣。臘月舉一子、親朋畢賀、蓋長公子麑也。

五年壬申、黄子四十有八歲。春正月、束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略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閉關南旋、往還冒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僵餘骸骨、恐一旦溘然、幸及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巳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

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進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

可御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千命之才可中大君而不覺。臣效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筆氣絶，乞念垂存之言，併依例放行。已復遵旨再奏，以濫舉逞臆例發爲民。

春二月，掛冠出都門，自濟寧過兖州，至曲阜，上孔林，謁周文公廟，下昌輦，徘徊九龍山，孟林在焉，子各繫之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就小舟泝江而上，遂歷黃山、白岳、九華、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

跋全謝山大滌山房記與議云齊海大保其亟以在日星之閒天生與我山作對顧不之祀而肩屑於提

與諸君、亦何爲者。又云漳海正命、門人星散、何氣悲、呂涇野二公抱其道甚窘、山居、終身不出、以道民終、亦可傳也、何許瑞圖、阮諱叔倫。子仕州都、別本無名字、衍文也。

門人畢集、因築書院於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生、至是更加啟闢。子於是爲文以記之。然子自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南奧區、十盡七八、曰何圖杖履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墓下、誦陶詩曰、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乃曰、吾屋陶廬不在土行之側。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一鼓乃歸。明日歲除、無以祀竈、偶友人餉一熟雞、子爲喜動色。過元旦、親朋乃知子在、於是咸集。子曰、如此熱鬧、不當與袁安燒

火耳。

按莊譜云：於是著鼇齋前後二稿。

六年癸酉，黄子四十有九歲，在北山，復治墳墓。

七年甲戌，黄子五十歲，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子談經之餘，適秋水曹公諱惟才教諭，子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子始即漳郡紫陽學堂爲講舍，定於四仲之月，稚集課藝，因文證聖，隨所疑難，先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谿、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不妨象、舉，以印身心。子自次所條答爲榕壇問業。臘月，乃還北山守墓。



八年乙亥，黄子五十有一歲。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子泣講席，有期之喪，服絰不除。張爾鍾請曰：聞黄子嘗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吾友劬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説否？子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淡，未能繕寫耳。即以三禮定本付爾鍾，然尚未及刊布也。

子與諸友登天冶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冬十一月

三日己酉，雞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君，大抵以爲陰盛也。今立月伏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子曰：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占天下。然君子嚮晦，乃身匹夫，納謗尚爲林然，何況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疏，兒所言者，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我命適至，子講席不輟。翊日，諸友敘別，勸爲子，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涕泗不已。亦會歲暮，復還山守墓。

疏③請告、稍謝朋從。會于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蔣公、諱德璟。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推暢立風、以昇嘉祝。子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更看落葉。蔣公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蔣來、不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子慨然請一一舉似、詳爲條答。子曰、蔣公揚糠見實、初不問道之艱難、未示成道之不易。吁嗟告誡於孔、遽寡過之年、所以裁成垂引爲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來

一部易書、只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子至

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十年丁丑、黄子五十有三歲。正月朔、見朝。二月、分校會試

詩一房、得士廿一人。夏四月廿八日、具疏乞休、凡再

上不允。五月、陞諭德、兼掌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

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之語。冬十月、有申

明學故一疏。畧曰、司經名局、寔無一書。東宫有日問

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永樂時、名授東宫、惟文華

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録、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

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内本謄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

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

坊記、表記、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豳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實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彙集進覽。

冬十二月、陞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管理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嘗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換帶來也。今既一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概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咫成、攜之巖壑、自謂過矣。乞改

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楗戶，稍完職業，不允。

十一年戊寅，黄子五十有四歲。作孝經大傳。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名對，退而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三俊、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衆涣之時，幸弘孚萃

按壯諸及本疏章未十上之下、有書之數言句。

之旨。時十有二日也。至二十有三日、旨下、以予偏私、再疏又以爲支飾。予自知不容於朝矣、第以數書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貢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疏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章、已自叢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續皋夔。真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更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而迷謬頻仍、瑕

數山積、欲以仰贊高深、希蹤去昔、良亦難矣。臣自揣草野之資、終非法物、束身席藁、以待譴斥。倘念舊迹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二月九日、得旨不究、然子錄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

夏六月十八日、又因臨要召對、與上論濟任和仁明武、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二疏、阨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餘恥。按子三疏、一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臣奪情、一論選撫臣議款。其論推督臣者、謂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幷推在籍

按、三疏雖同時並封以進、而子草疏在未枚卜之前、故疏內論楊嗣昌、只發其在樞諸罪而已。至嗣昌入閣後、子臨歿召對、政亦

風化云云、乃而發語也。○下文若引紀云三疏與此微有異同、但不及此之明晰耳。○東方朕遣儒臣方一萬言、大材臣陳新甲逃輔臣楊嗣昌、皆術諸法兵、測訓論閣後子發疏論之。○楊陳祭指乃其係非也。○按子尚有擬請誅楊嗣昌

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君也。陛下以日月煇氣、尙下詔引咎、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衰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一年、才智備覩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鹿指亂、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

鄉疏、一言溢地丙輸之失計、一言割地撫賞之非策、集內文多刪錄。

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托捷足、天下即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鑕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櫝、均爲報恩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用此不祥人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十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然思患預防、聖人垂戒。新甲

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百日。盧象昇以煢煢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以濡突火也。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奔車之閑、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方一藻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爲之頓足、投牘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固以堯舜之化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主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拊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說、謂款成即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

必不可久、即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遼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支稽衆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闘、敢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衆正其罪、毋使事歲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二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二疏不下、子疏言、嗣昌爲本兵時、兵部之事、情可奪、今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乃名對羣臣及子於中左門、首名六卿、各問其當行事畢、及子、謂疏發於枚卜不點之後、似有爲予言。臣

林公字[illegible]號[illegible]何公字元子號黃如。

爲綱常計、不爲一已計、是以自信其無所爲也。上終以爲非、子力言非私。上曰、三疏不上、有何時會爲陋。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言綱常。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臣毋皆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嗣昌又言、鄭鄤杖毋、道周推之、何不言綱常。子曰、故事、言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伏

讀碑文、義當迴避、使人盡言。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上以溫語留之、令嗣昌起。子言、臣素恥言人過、今爲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汝無端汙衊、彼豈得不辯。子言、臣二十躬耕、四十負土、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如此汝又何言不如鄭鄤。曰、臣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汝言不如鄭鄤、鄭鄤是朋比耳。曰、衆惡必察、奈何迫於權勢、使陛下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

甲素違軍情，汝又謂其走邪徑，豈朕一不知，只聽人熒惑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奪情，又推新甲，呼黨引類，使成奪情世界，亦今日之恥也。上曰：許譽卿言鄭鄤罪狀甚明，小臣且有公論，而大臣反無，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母憂，故賜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必救鄭鄤，則攻嗣昌非所以救鄭鄤也。然上故以子言有爲，欲掩子之口耳。子曰：綱常名教，自是陛下綱常名教，但今獨立敢言人少，讒諂面諛人多，不得不言。上又以少正卯擬子，

子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端。臣心正行正、無一毫私。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則賜環。前日奏對文字、才亦可愛、還欲用汝、不意如此偏矯恣肆。上令起候旨、以免拿問。子曰、臣今日不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平生學問只一佞口。遂令子起、子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論忠佞、曰、人臣在上前、獨立敢言者爲佞、豈讒諂而不言者爲忠耶。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爲佞、豈容悅順旨而不爭辯者爲忠耶。上曰、朕非輕加汝佞、但

問此逋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當斬。上復名羣臣先自責、因言人心關於國運、近來諸臣專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用一人、便百端詆毀、律之以法當如何。國憲易治、唯衣冠之寇難除。再如此者、立寘重典。因令輔臣擬予罪。翌日、擬以朋串撓亂。時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乃取前所奉命撰述洪範、月令、儒行、緇衣、先呈進覽、然後去。

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

思此生成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諭、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彌戴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顧殘生、直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纂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昏、加以體羸、嘔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

仁閔之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尚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

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絶頂，觀日作詩。是冬，至大滌，陳卧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屨。將行，又爲諸友禁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持邊信相示，悚然警聽，未忍絶帆。胥江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羲兆、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臺，子蕭然感歎，乃作詩爲別，併寫雙臺八松以識分手。

十二年巳卯、黄子五十有五歲。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串之語、乃於石養山中、壘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列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聽、壁閒位置自管、葛、鄭董至梅、張、周、沈、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軒、軒不容聽、壁閒位置自屈、賈、曾、李至張、趙、李、馬、凡三十人。

十三年庚辰、黄子五十有六歲。在北山守墓。誕日、題門曰、殘生餘年、死不受弔、況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閽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子令人延之別館。迫晚出見客、乃共列坐石上。子手自疊三石而坐、曰、吾今此

解公號石帆。

坐、雖安亦危。有異僧至、子與坐對、揖僧一無所言、既退、惓然而歎。或疑僧有異、徵言以諷之。僧曰、火將動今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龍）以薦剡聞、而逮命下矣。子聞報、即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尚在南昌、子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道古、引湯便不是。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子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斯文未喪應能來

按莊譜謂薛國觀蔡國用二邪輔也。

葉公號澗山。

湯花火花仍復開，至碭山道中遇賊，身先緹騎得過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蔡壽廢卒。子乃於七月至京，緹騎以聞，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滁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璫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子未嘗一見，聞子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上疏請代。子而八月旨下，子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

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即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貽愕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子乃就床簀爲詩以贈其行、有曰、乳血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子在獄中、與門人書曰、

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子卧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子以清苦聞於天下諸獄役惟日奉緡札爭乞書子爲書吳經以當役錢書孝經一百二十本各有贊義本本各別皆爲役卒持去今已散逸不可復見著易象正方開府仁植夷子同在西庫見子所著輒觀玩不已時子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着筐籃來徵子子徐曰吾遺一圖完就逮且役人不可遽以子去諸圖象翻播床下既去方公更掇拾藏之時

涂公納言、一桂先生父子、于紱、安小宇、德公。

按莊譜、紹興諸生。此作崑山、未知孰是。

祭酒諸生徐仲吉上書請代子、故徵子同對北寺也。比至北寺、械鞫四次、毒痛之下、指節幾斷。又爲六十四象正、賦詩曰、右手貫鎖左袖書、解鎖寫書向帶血。崑山諸生朱永明、時游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仲吉入北寺、拜子於牀下、請侍左右。執爨未幾、復過西廡、諸中貴人皆因朱生購子筆札、故皇上亦於宮中時時見子所書孝經、指曰沽名。初仲吉之上疏救子也、通政施公（諱邦曜）。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名謂

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僨事、若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疏參施公、施公遂併二疏上、令仲吉自取保質、不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馬公（諱思理。）告司、令一室與仲吉。旨下杖一百、併究詰同謀指使、施公落職回家、馬公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者。子邦就謂之曰、是其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身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

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盡當時牽連幾二十人、堂司拷仲吉所錄指使狀、仲吉受榜掠無異詞。問何人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閽、何容別受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爲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語聞、上頗心動。十二月、過請室。

十四年辛巳、黃子五十有七歲、在請室。十一月、刑部擬讞、子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辯、亦不敢知。然臣自計生平無門外交游、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即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

卷書，皆手勤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月，又疏云：臣生於海陬，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遠杖，又以諸臣申敘，嚴核敕番，專出意表，非臣所料。○儻臣譽昔名對本臺，悼遷之餘，進不擇言，揣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髀消，畏因對泣，節欲洗骨滌髓，懺舊自贖，誰肯信者，唯望聖王仁閔，再加宥焉。○疏上，諭戊辰陽解府公、棄公、馬公與徐仲吉亦各

按譜內凡以先生稱子者、宜改歸畫一、卷帙浩繁、未盡斯也。

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

十五年壬午、黃子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至大滌、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時江北告警、桐、莞、驛然。或云南至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之險。先生曰、嗚呼、予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與錢去非諸門人入禹航、飲青山船、入九鎖谿、至大滌山講堂。諸友先後至、剖析鵝鹿疑義、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先生曰、周濂溪欲結廬溢

江不果、謂潘異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耆年如果不遂、真子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爲豺狼之區、而大鬱僅存、與朱李、木王相對、僕又嘗西行、間揭以爲兩國界、宋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復命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至九江西林寺、定易象正、曰及吾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能定之者、環報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潘江渚、至江口、乃發疏謝病、曰、臣自去歲臘月解組以來、繫於今歲仲春、東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

報主、得子孫永世禦魑魅、保煙嵐足矣。識楚開關、路踰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臣以摧殘老病、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臺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栖數月、伏枕籲天、人迹盡絕。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聖諭、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准赦罪還職。臣伏枕聞牀、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備闕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未有迂狂賈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今以老病、一綫未絕。臣思漢臣馬援

病卧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履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劉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為念。今臣未即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嬰，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豈有匍匐而就鵝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王，脫離罪罟，下就邱墓，[illegible]壤偷賤餘息，幾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氣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溘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逐至留都，聞解學龍、葉廷秀諸公尚未免戍，復上疏云：臣甫離盆盎，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

爲歲度日如年。陛下既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臣溥、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赦免、先生亦以是月回家。何羲兆送子至桐君山、子乃爲文附告朱李二先生曰、並不使桐老嚴陵書吾濡滯也。

十六年癸未、黄子五十有九歲、居北山。春三月、子挈冊至蓬萊峽講堂。鄭侯山舊稱蓬萊峽、余五月十日實始啓疆、乃扶筇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禾幾復還北山守墓。

按余、字疑當作子。

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子同諸門人就北山草堂具章

廟、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公墓前四拜再稽首、乃於堂中置書案上、諸門人各受業焉。子曰、孝經之書、戊寅起草、未經進呈。乃於九江繕其遺稿、以示同人。

冬十月、方記表記集傳成。子云、宋淳化至道閒、嘗以坊記表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爲曲臺遺言、無繇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起草於己卯之春、中間危孫、未及進呈。桄俟賢達訓詁刪

定、庶無乖馳焉。臘月、出江東、登逃雨巖墜崖、賦詩、因名崖曰捨身崖、又曰鳥道。

十七年甲申、黃子六十歲。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略云、臣禀受窮奇、沈痾日頓。臣鄉又當寇擾、臣托居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離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貫、進多狂贅、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棲遲、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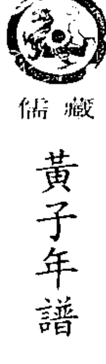
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負塞孤臣之願所由者持身不審實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生其災會覆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既以特恩起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臣茹草飯糗與稚子里婦播天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

春三月戊子明誠堂成司李曹公及諸先生至諸門人乃侍子謁先聖先賢畢乃請諸公祖父母諸先生交

曹公諱廣字遠思。

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論聽問之坐、稍後懸閒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讀誓誡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裡來是可爲良知主敬別下鍼藥曰、良知主敬只是明誠否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歸誠是主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有天人之分畢竟只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金自不柔木自不剛、火自不涼水自不熱、

即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只說一物一事、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到他隨形映物、尚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即是光、光即是鏡也。問思誠、明善、慎樂、循環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閑忙、討消息、又不在視聽斷絕、槁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



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難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都有一番嘔心瀝體工夫難為大家誦說耳做聖賢人不喫便飯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亦有波瀾島嶼孔子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公治於天中亦不辯晷影長短只露他見明所以信得過亦由信過所以見得明如憑空心硬說知費猶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來至道待人只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

故相生、敦崇遷起、知者百世、不知牆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參觀。曰、禮樂只是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雷也。天地作用雷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雨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健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健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無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見一像、而誠明之義亦盡於此。

講畢，先生親饋祭酒畢，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詞曰：「以長者之盛德，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拜謝，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一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訊獲醜，雖有飛鴞食椹，變音，況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出獻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為多矣。」又皆再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者歌

誓我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隰桑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先生乃出獻賓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酬酢三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門之左、肅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讀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送賓。先是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焦桐山、先生以爲舍松楸、無復遺理、諸避難縣下者、又望北山、歸。先生以是偃卧、諸暴子亦相戒去二十里之外也。今春

賊大起、先生又以縣嶊折展歸、衆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蒼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二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修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天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天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游於先生之天。先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

夏五月、子在臯桐山中。丞張公（諱肯堂）既平漳寇、過鄴園。諸弟子至者五十三人、迎張公入謁先聖賢畢、乃於三近堂奩中䌷道子持尊至前、命讀祝曰：天贊張公

削平漳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神、恐保護之。讀畢、再拜、各就位。弟子講書畢、執籩豆、陳饋八盤、酒七巡、歌子奏凱、贈言一闋。賓出拜、致辭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涼德何脩、獲此推轂。子舉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如不居。禹鼎無銘、湛以詩書。交再拜、復就位。於是賓主舉酬者二、子揖賜公游於石翁講堂、遂別。

次日、郡司李曹公至鄴山、諸弟子維舟敝江、尚未解去。因御二近堂、講仲尼好學、周公力行、伊尹知恥、此

時有疑子不討賊者。詩云、萬國共衡衣帶詔、一人方詔水焃讖。今讀與陳臥子書、知燕都之信尚未通也。即水焃序內亦云誠衍并問之內荷械同卅屠敏之痛刎心競進雖其碣石以

三聖人作三近事、抽繹酬酢成禮而退。曹公復申十問、詳大易剛柔摩盪之旨、語皆玄遠、不能盡錄也。燕都三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爲位於鄭園、祖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歷、自洪武戊申迄崇禎甲申、一百七十五年、從河圖之數、爲稼穡末際、同歷西周、子於璣象諸書已詳之。故曰、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爲過矣。子謂陳臥子云、吾處天末、無殊聾聵。五月廿七日、乃聞神州陸沈、禺湖血戰。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於六月三日、追慨

導滸激昂焦原以出雲門、猶或可爲是丁之誌未嘗須臾忘天下也、蚍蜉撼樹、廊有當於詩。存其集中、恐誤後人、或辨於此。

時事、澀爲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淒爲引歎矣。時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即皇帝位、因時望會推子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聞報、乃於夏六月二十有二日發疏、疏云：臣以去臘陛辭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召、兩湖有靦、靦息無地自容。誠欲亟詰靈武、則荒寒難前。鄙意今日之事、類多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定興、則閩中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擣粵廣、西撼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閩中之有

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濟江右，以嶺東之餉濟閩中，以兩省之事權分注贛州、衢州，則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上道，而鄴山書舍成。

甲申，秋九月朔丙戌，諸門人從子升與善堂，安列聖先師，遂釋奠，外祀朱元晦、黄直卿、陳安卿、王子合、陳剩夫、林白石、蔡鶴峰諸先生。臨薦，致辭曰：念茲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繄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

有賢人十步閒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既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況斯樂山樂水之致、共爲分仁分智之宗。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修盥薦。何徒五百餘歲、應運而致感祥。後海先河、羅陳俎豆、師梧友嶽、升糈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覿面。即京原可作、半榻或與明心。主人黃某不勝瞻仰之至。奠已、諸公祖父毋、學師長及諸鄉大夫至、謁先聖賢畢、乃至講舍、序位交拜畢、諸弟子遂鳴鼓升樂性堂。子敷諸賓坐、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已、乃講書問答相起也。

講畢、磬三聲、各陳講義而退。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沔水之篇。子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惠然肯來、忽覩蓼蕭、龍光有赫、敢棄兎首、乃陳小宛、適征沔水憂讒、得無過乎。賓拜謝、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鶴鳴、子出獻諸父毋曰、下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貴父毋孔邇也。諸賓拜謝、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子出獻衆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舉觴、交再拜。子洗爵亞獻諸先生、亦致

辭曰、今日中興、歷合成周、德逾建武、卧東山而起者、君父之義也、扇神州之沉者、詩書之力也、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中興之日、見此講席、以慰天下蒼生、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皇之有車馬蒐獮也、於是主復酬酢、皆三反、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斯會、訖州太守令君、學師長十有二人、薦紳先生十有五人、孝廉二十有四人、茂才三百三十有二人、及子之長公子應次公子夔與姻戚二十有一人、凡三百八十有四人、⑥次日、子同諸

予登黃龍洞、予於是留數箴於山中。

是月十五日、予出山、至晉安、忽欲止。蔣公若椰力爲勸駕、乃發。予言曰、始某在白雲庵時、鄉先輩來省予、遂有詢及後事者、某心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嘗夢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庵豈能死予哉。然而所上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以是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徒頑石、擣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

子行未至都，晉禮部尚書。子即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

宏光元年乙酉，黄子六十有一歲，春正月入都。子於二月疏請奉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齋七日。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復疏乞休。初，子出都，將至天寧州，爲風驅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謂曰：「卿竟舍我去耶？」子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思曰：子以大宗伯名出焦桐出，及至禹航山中，聞逐劉念臺先生以謝四鎭，子謂門人曰：「此自李師道、吳元濟所不敢爲者，而今日

按文明夫人傳云：子自禹陵歸，知國事已去，潛剃大明孫臣黄某七字於破扇，門人曰：他日以此識吾屍。

見之、吾何爲又出山乎。又獻策、而安帝不用、乃出祭禹陵、夢高皇帝名云。及至夏五月、聞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首輔馬士英擁兵西湖、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子乃上奏太后、請趣黔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又草諸檄諭。子疏請雖切、太后闇然無聞。潞藩在浙自己稱監國。子再具啟勸進、及上監國事宜凡七條、又皆持未下。時夏六月、潞藩賜子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三內侍侍坐。李進辭以懿駕在內、子乃移舟至桐廬、忽接檄令所在扶

按潞王監國、記侍坐下有子請面諮等句。

駕、侗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朱大典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偷齊、慶不能修康王故事。乃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請監國、至衢州、誓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軍容不立。予意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號召一浙、聯絡江右、不欲入閩、而諸將擁唐駕入閩中關。予懼不足係天下之望也、故復啟云、職視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王矣、卒席幼自

保為山河所圍，不能自振。今天下瓦解，獨此一方寧謐。竊以為欲奬帝室，宜明四通四塞之要。所謂四通者：西北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谿之舟，以通海道；東北以衢州權為行在，足通兩路之師；西約虔臺、贛為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有是四通，隨因而塞之。西北塞五虎、杉關，以斷建昌；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楚；東塞溫州諸嶺，以防閩道；東北塞清湖、江山，以阨小關。有此四通四塞者，而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也。以殿下之才，寬仁以為城郭，慈儉以為衽席，察四通

按鄭譜云、當是之時、朝廷苟於兵食人事、其仰給鄭芝龍、隆武雖拱空名、實爲寄生、獨倚黃子爲重。黃子知事不可爲、每召見相對泣下、輒請行遯。

四塞之宜、輕重布之、國勢可立矣。箋上而唐藩已行。唐藩至閩、撫臣張肯堂猶豫不決、得予書、乃奉唐藩入省中。閏六月、行監國事、而予尚在浦城、又所持論往往與勳臣不協、予乃遣人入賀、從閒道還山。唐藩令人迎予於道、予入謁、乃偕諸臣民協力勸進。秋七月朔、奉唐王即天子位、改元隆武、大赦天下、以閩京稱行在。凡大小禮節庶務、皆予所區畫裁定。於是以予爲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予每進見、輒自請行邊。翌日、賜宴殿上、而位

署之閒、文武爭次、子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茫然無覺、猶聾馬思鐘、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衞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據口實者必不肯奮。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薦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即推用、子復繼請行邊、以爲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

按解守諱立敬、蔣令諱士元、詹公諱兆恒、王公諱孫蕃。

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閒。是月廿二日、朝發啟行。

秋八月初三日、子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止之曰、臣聞人心未寧、國本未固、不可不慎也。方今人情洶渙、六師所至、雲物景從、橋梁舟車、次舍芻糧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潮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皆欲斷其靷。今之危甚於潮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轂者、何也。疏上、乃不果行。十一日、信州解太守、蔣令君、詹公、王公俱來請子入信州、子

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誥以仁義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可嘗試、故疏云、臣今挾二三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未嘗於戶部取食、未嘗於兵部取兵、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八百二十年之歷、有所未罄、至愚極昧、淟涊於無所逃之下耳。臣庸下已極、逃巖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之行伍不得、復當逃之巖岫。惟陛下保重凝庥、綴郊圻之行、

按、疏內作復。當逃之巖岫

以養宮闈之一端。臣執殳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是月十八日、至建陽。發陳雄飛一營出關、遂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於上者、上即令以來人原書付子。蓋子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大臣、又自屢屢爲書招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諗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子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允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於廿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撫臣陸青源齎皇上手折。臣錯愕展玩、有云閩都立王、臣當

元勳、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愼、何至有此。臣行袤六十年、無險心詖語、爲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内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微膻爲狹邪所誘。若至子弟纍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於絶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宿、渴而呑飮、病者八九。一日丁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

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壚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强顔勸臣出關、嗚呼、此喟喟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攬考此。今在廷諸臣、不豫勝部腐書、同將卒分膽共薪、而嗡嗡、訕訕、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又上疏曰、不文不武、爲中外所嫚。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有子。今春二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

臣兄琛按、青辰公孫碑作諱士珍、號匪石先生。

琛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不跂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驥翼、特達之知、何所取管葛降階而葵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網、爲親知所憐而側目所笑。得旨、以爲朕慮卒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孑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卿歷關內、出於愛卿之誠、適見卿報身兵已至、則朕事託卿身、喜卿之進、必不欲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爲卿製寒衣、卿身若煖、

汝於內作卿、身若股肱、心始和。

朕始心和。於是子即以所賜分給軍士、遂於九月十九日同諸將出關。

冬十月朔至廣信、聞撤州九月廿三日已破、相距七日耳、子即遣將守禦、鉛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不百里即撤州矣、時廣信諸紳幷共請子入城、而城內居民亦已蕩析離竄、凡儲私積俱盡、子惓然曰、古人有作內政寄軍令者、吾今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又明日出示老稚子弟、於是老幼咸集而壯者不召

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馘之義、講學於明倫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畢至、樂助軍需、免致催科之擾。諸人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圉翼助王師、給以劄付、而信州鄉紳詹兆恆、俞畬華、次及金華鄭守者、常山呂繼望、東鄉張愛蓀等諸募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于時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發源、一出休寧、而出發源者黄奇壽有牛頭嶺之捷。時久陰積雨、參將黄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雨從八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騎千餘至

許應夔等據河爲守、黄奇壽盡鋭過河、遇百餘人兇醜特甚、持鐵骨朵格鬭良久、奇壽師且却、許應夔、黄家徵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三匹、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子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衆同觀。嘗初令兩路分進、子心憂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又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既而破敵、於是子疏請優獎、以爲將士勸。又身至上八都視師、更上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婺源、臣亦剋日再率四部資其後勁、步

揹米糧以佐饔飧，如使祁黟之卒可再鼓，休婺之士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二俊、吳應箕之師合，竟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子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衆共誦之耳，

非謂臣能空手足食而足兵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沓至、阻御横生、炎涼既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收其功、眞爲章附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於風力能臣遴擇一人、總督或即以信撫徐世陰、布政徐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

悠忽、爲國家羞。又疏舉烈士趙俞、畢華、徐敬時、徐學遠等九人、請受職立功。冬十月廿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效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著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勢趨發源、臨河而陣。于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劉援參將董壽庚等率鄉衆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約發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游擊李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勳

各斬一將，翁艮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

其二齒，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殪寧諸新募者

皆不習為鐵騎所蹴，參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

遊擊李忠違被鎧登山，為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

者三千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

冬十一月，子在廣信，聞休婺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名

募鄉衆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子乃

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卹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

出師討休婺，申勑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

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卒其鄉衆，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陳雄、飛、賴履癸二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鞍嶺，以趨休寧，黄奇壽、應天祥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谿深，卒不可合。黄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閒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婺源城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

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前趣李瑛與奇壽合營、壁謂不可、李瑛一營又敗。黃奇壽在海口、亦爲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卒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趨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參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於高堰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鬬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於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

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制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邇年用兵以來肯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厚糈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報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於白礤李英之師覆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生守儒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遷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覩雖跳不遠。乞蚤正李英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並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即照例與王加封

等十人贈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强等皆練鄉勇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詳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子文念休歙之間、若許藻、汪淶、湯新之徒、及陳雄飛白磔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寧、堅持不鬬、觀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遂顛踣、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縣軍單露、白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屢敗而反。且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

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蛭頭螳臂，伸大義於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六日報敗。臣請爲諸將士受過，席藁褫職以待斧鉞。

是時，諸路潰敗，突騎四逼，不特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子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又上疏云：

臣今年六十有一，才能智勇不如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即有不審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所以荏苒噍嘵，瘏毛鎩羽，爲朝廷守一日之

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今敵之來日逼、叛之附者日以攜志、蠢寘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或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所東與台寇之鬭、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求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膂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

疲、一意報王。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衆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爲此哀懇以聞。得旨、著方國安從嚴、鄭鴻逵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出者。子不得已、召諸將計曰、敵雖衆、號虛聲耳、倘延至春仲、弓弛馬懈、破敵必矣。今數千卒、即之糧、可奈何。與其趑還潰散、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吾計不再出矣。因相持泣下、乃以臘月之六日、復自廣信進攻婺源。至童家坊、又聞樂平已破、凡弋、貴、永、鉛諸

縣所募二千餘人，皆不至，而信州守臣及諸鄉紳亦致書趣先生歸。先生以成師而出，義不反顧，且前且却，徒惑軍心，併置廣信兵不問，獨與閩士及樂平、德興二縣鄉勇千餘人鼓行而前。而餽餉不繼，僅有三百人十日之糧耳，乃令許應夢等往催樂德二縣餉，皆未及至。二十有四日，予自新建至壹都，距婺城十餘里而軍。子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爲文以禳，命具牲犢。未及禳，而突騎至矣。予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謹執令箭督衆鏖戰，攻殺十餘人，奪獲馬匹。予疑爲誘騎，

傳令勿逐。參將高萬榮不受節度、謂兵法乘高者勝、遂引兵登山。而敵騎已從間道山行、抄我陣後、軍士遇之皆奔。黃肅、倪彪等望見以爲師却矣、亦遁。子獨引中軍營札守不動、乃以所佩招征印及帝賚良弼印付中書陳駿音、令疾馳還、曰、脫有不虞、國印不可失也、幸善護之。時惟樂平將士翼衛先生、先生戟手一呼、衆爲奮發[8]、而飛鏃雨集、塵沙被面、樂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而退不可止、遂大潰。路塞馬不得行、子及諸同人俱爲所獲。乃更以輿擁子至婺源、又

考文章節義傳云、時大師經略乃子同年、且同鄉、夜分微服將名帖過招子、子愕然大慟曰、吾友死封疆久矣、何物鼠輩玷污吾名。始慙而退。今其人身列貳臣傳中、叢猶相去奚啻霄壤。

具席奉子、子慟不食。諸被執者皆涕淚飲泣、不能仰視。繼謨獨從容飲噉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矣、何噓唏涕泣爲。繼謨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在建陽時、勸子駐師關中、子弗是也。敬孺悲曰、事未可知、吾唯師是依、誓不歸矣。然聞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子能明國祚之脩短、豈不能知身歷之延促。故謂子不愛其身以愛國家者、非也。子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緬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

乃卽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摘詩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卽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予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於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予以天啟甲子散館、夢神宗名諱曰、汝欲勝人、道在自勝。又以崇禎丙子入都、夢文皇名至牀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言。益指易彖中命歷也。予身致玄感如此、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羈留婺源、七日不食、於是

按鄭譜云、隆武二年丙戌、黄子六十有二歲。陳恭甫云、自正月十二日以下、宜依鄭氏舊本另識、以存其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之數。餘諸與洪譜同。蔡春溶、字時協、中內弼也。

有過言、自悼、追怨諸詩、追發婺源、復進木贊、又夢道中勒石曰、吏猶吾行兮、於是有吏猶之詩。吏猶者、言進退由人、不得自持也。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樓、見演燈甚盛、爲魚龍百戲、聚趨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絶粒、適繼謹附書、同家請以兄子爲嗣。子不復爲書、第題其後曰、蹈仁不死、履險如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子益奉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溶、龍溪人、司馬趙士超、字淵卿、侯官人、別駕毛玉潔、字立水、廬州六

合人。四子朝夕相持彌月矣、至廿四日到留都、始別幽子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子即潸焉有懷、無從寄問矣。於是有待命歸、釁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釁、歸就釁鼓也。各爲詩八章。及既繫膳監、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令人弄胡琴以娛子。子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寧得有蛾眉、老大明妃出塞時。自付飄零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子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爲詩以寄四子、然亦無從必其達否、聊以示意耳。至廿九日不死、更進水

甦。一月九日，又爲子誕辰，乃作萬里十章以自弔。又有癡絶八章、思在黄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於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趙士超遇曹街，趨抱子之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蓋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來之師弟於茲僅覩者也。是日，出留都，耆聞者莫不流涕。訃至，上爲震悼，罷朝。子曰：天啟壬戌登第甲

按：何氏兆麟書紀略作三月十五日，黄梨洲明儒學案作三月七日，與明史及諸家傳誌不符，未知何據。

鄭譜云：尉懷陵姓州，爲子紀傳，不敘相乘始末，異哉，猶有恥心之存也。

文明夫人傳云：民公甦于、次公甦于、又同日死於兵。三傳於千世、惟廢于寇虜、子之祀僅存、天之降數於忠烈人也如此。振廣子即子平先生也、後諸門人脩年譜牡過文、子平先生費與有力焉。

按本傳、先是、

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脩實錄。宏光朝陞禮部尚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守正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子爲文明伯、謚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子有四子、長曰子中、授錦衣衛指揮。次曰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曰子和、尚寶司丞。四曰子平、中書舍人。令有司立一廟於⑨福京天興府、曰閩中。樹中興大忠坊、立一廟於漳所

門人陸費騏自般以千金奉于吉夏合遺骸櫬殯瘞陵四生與焉。使迎子櫬歸比山四生亦同時從葬墳皆在侍師弟就義之處今古罕倫。按今鄉崇祀、郡縣專祠道光五年、從祀東廡配享廟廷。

居鄉、曰報忠、樹中興、盡輔坊、春秋致祭。庚寅之歲、子之門人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子於三近堂、而子之長公復偕同人趙之璧、往留都、招子之魂。遂以是歲秋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盖即子甲申歲出山之日也。諸弟子乃留子之魂於鄴山、爲位而哭、奠者三朝夕。至十九日發紼、廿一日奉旅櫬歸於北山。冬十一月廿三日、殯於先人之墓側。嗚呼痛哉。泫然執筆、聊述所聞、百世以俟君子。

黃子年譜終

後學龍溪林廣穉重校

書後贅語

黄子年譜、漳上舊刻莊子鶴先生本行世已久、近省垣又重刻之以冠全集卷首、而洪石秋、鄭白麓二先生本世不多見。道光甲辰、懿戚曾君省借家弟廣遣得洪譜鈔本、亟梓而行之、屬穫校字。穫乃竊言曰、淵哉是書也、莊譜博而繁、鄭譜核而簡、惟是爲醇懿高古、發皇　黄子之蘊也。傳誌稱先生與其尊人皆漳海高足弟子、　黄子嘗爲之序言曰、余起海濱、自爲易象正、孝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

洪圖者。則先生淵源大旨可知矣。顧是譜義例未盡歸一、又偶有脱落、戊申、丙戌二年、附記於丁未、乙酉之後、未合易紀傳爲編年體製。豈世無刓本、傳鈔日久沿誤而然耶。抑當時文網猶嚴、有不盡言盡意之旨耶。今從原鈔舊本付刻、以昭敬慎之意、而莊、鄭二譜及羣書所載有足相發明者、與曾君商榷得若干條、附贅簡首。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於先生尊聞之義、或不至有所謬盭。云後學龍溪林廣穫敬書。

黄子年譜印送姓氏

龍溪舉人林廣稷敬印壹百部

龍溪廩生曾　省敬印伍拾部

南靖童生歐陽鉦敬印柒拾部

龍溪生員洪登三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童生余日尊敬印伍拾部

龍溪太學生黄秉心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生員陳應奎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生員許如清敬印伍拾部

龍溪生員陳嗣隆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廩生林廣道敬印伍拾部

南靖優貢生　治敬印貳拾部

龍溪童生陳尚賢敬印伍拾部

龍溪童生翁觀潮敬印貳拾肆部

晉江童生呂紹端敬印貳拾肆部

南靖童生黄金舉敬印貳拾肆部

龍溪武生黄登青敬印肆拾部

龍溪廩生陳榮彬敬印柒拾部

龍溪舉人林廣道再敬印伍拾部

知漳州府趙　鏞敬印壹百部。

平和生員曾運泰敬印壹拾部。

平和童生曾初齡敬印弍拾部。

龍溪訓導施觀濤敬印叁拾部。

龍溪武生林秋斗敬印陸拾部。

龍溪童生黄見興敬印伍拾部。

龍溪生員蔡藩鏞敬印叁拾部。



校記

①以非：當作「似非」，見後莊起儔編《黄忠端公年譜》庚戌年條。

②似無：據右引書庚申年條，當作「無似」。

③「疏請告」以下所載爲崇禎九年事，與前頁崇禎八年不合，當有脱文。右引書於此作：「丙子，年五十二。時新奉環命，將改荔衣，擬拜疏請告」。當補。

④乖馳：右引書癸未年條作「乖戾」。

⑤難道：右引書甲申年條作「雖道」，疑是。

⑥三百八十有四：按上文所述各類人總數爲四百零四人，計數疑有誤。右引書甲申年條有「茂才二百三十二人」，其數亦不合。

⑦「非」下，右引書弘光元年乙酉條有「有」字。

⑧奪發：當作「奮發」。

⑨中：據上下文意，當作「忠」。



黃忠端公年譜

明・莊起儔等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郭　齊 二審

清道光九年刊本

《黄忠端公年譜》四卷，附補遺一卷，明莊起儔等編撰。清道光九年深井黄氏刊本。

譜主黄道周事蹟，已見前洪思編《黄子年譜》。

莊起儔字子鶴，龍溪人，道周門人。據本書卷首《明纂修弟子姓氏》，本譜編者除起儔外，有張天維中貢、朱桓伯勤、侯世催晉水、郭萬完犖侯、王經邦豐功、楊天宰玉成、莊六成儕鶴、朱用光元績、李時宗六甫、劉元長仁威、趙興楩楚材、鍾正岳視公、柯宰季容、張瑱鎮業，譜中稱道周爲先生，蓋均爲受業門生也。按黄道周年譜今可考者有四，除此本外，另有明洪思《黄子年譜》一卷本、鄭白麓本及陳壽祺《漳浦黄先生年譜》二卷本，然就其流傳廣遠、内容詳盡、影響深遠而言，當屬莊起儔所撰本。據卷首栗毓美識語，知此本原爲道周裔孫黄鳴盛家藏本，而黄鳴盛家藏本又源於蔡文勤手鈔本。文中遇「神宗」等字即提行，蓋存原鈔本之舊。譜中所涉及人名處，即以雙行小字考注其下。凡道周詩文著述有年代可考者，亦均繫於其下，或略述詩文。卷首附道光三年禮部奏一道、栗毓美識語及纂修弟子姓氏。卷末《年譜補遺》，爲裔孫黄鳴盛附刻道周夫人蔡玉卿字介石所書《題侯太孺人遺詩》、《侯太孺人遺詩》。



禮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浙閩總督趙慎畛等奏請明

臣黃道周從祀

文廟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據福建在籍紳

士編修陳壽祺等呈稱、明臣黄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於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宗周相近。今宗周既從祀

文廟、道周宜併請從祀等因。臣等查明史黄道周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



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特賜專謚忠端。伏讀高宗純皇帝聖諭、劉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盡、溢於簡牘、不愧一代完人。臣等竊惟道周碩學清操、孤忠亮節、

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録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囊括大典、體用兼賅、而最湛深於易經、孝經。雖在獄中、猶草易圖六十四象正、手寫孝經百有二十本、可謂篤於信道、熟於成仁。其講學術閩、罔非以明道翼經、崇正闢邪爲己任。榕壇問業一書、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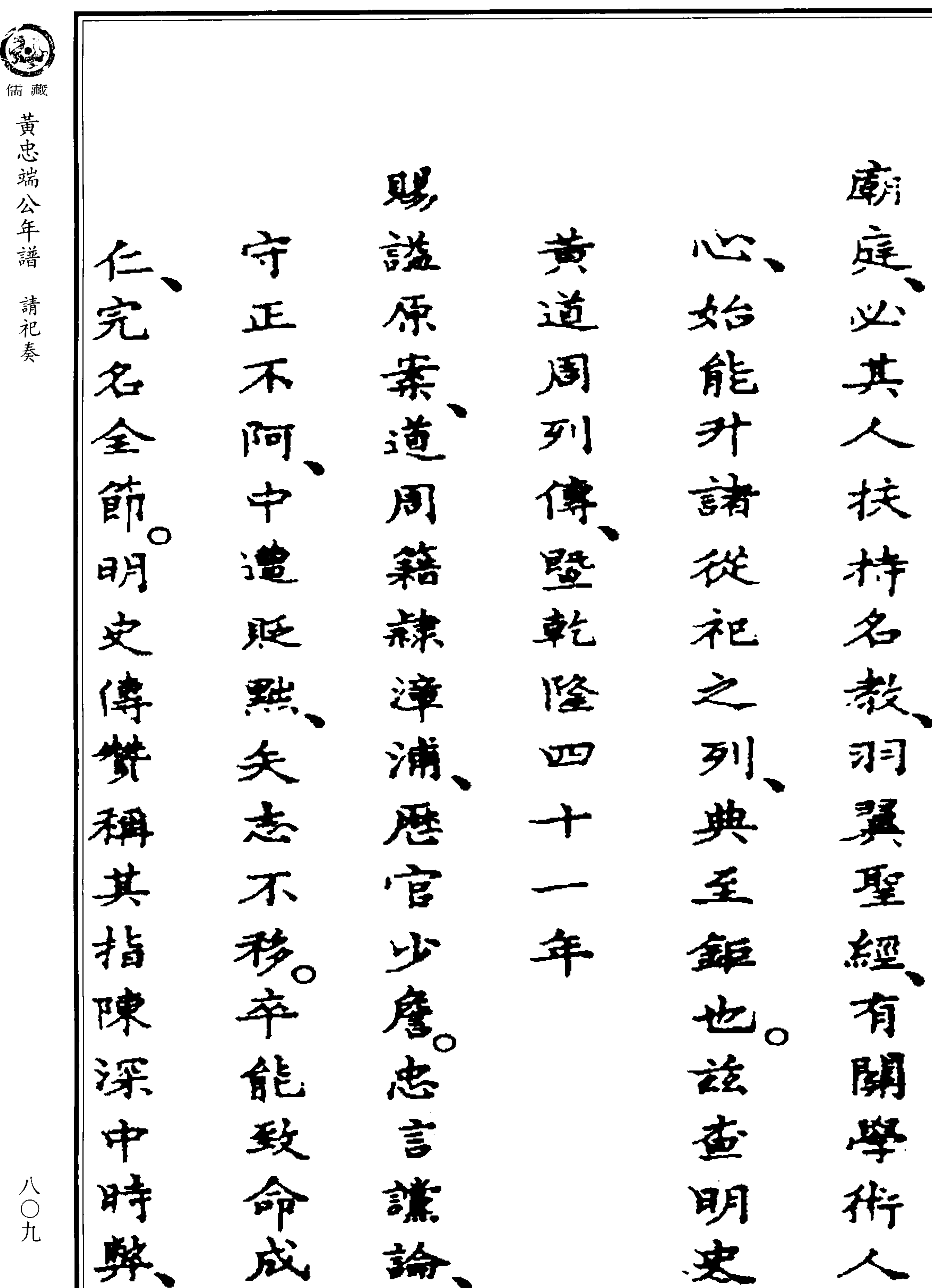
逕今、探微抉奥、發端以致知格物為第一要義。蓋宗周以誠意為主、而歸功於慎獨、能闡王守仁之緒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為宗、而止宿於至善、確守朱熹之道脉、而獨邀宗傳。

皇上昌明正學、崇奬儒林、道光二年、

俞臺臣之請、以劉宗周從祀
文廟、列於西廡明臣蔡清之次。伏以道周與宗
周臨危授命、大節既相接蹟、正誼明道、學術
亦復比肩、似宜俯如紳士所請、併列兩廡之
祀、以維世教、以勵貞修等語。臣等查康熙五
十四年題准、以宋儒范仲淹學問精純、經綸

卓越、從祀
聖廟、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
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榦、陳淳、何基、王
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太學、在東廡
元儒趙復之次。道光二年、三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列明臣蔡清之
次。以
本朝臣湯斌從祀東廡、列明臣羅欽順之次、各
在案。伏思先儒祔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始能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茲查明史黄道周列傳、暨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原案、道周籍隸漳浦、歷官少詹。忠言讜論、守正不阿、中遭貶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成仁、完名全節。明史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

足為萬世龜鑑。臣等復恭繹
高宗純皇帝諭旨、褒其立朝風節、不愧一代完人。
聖訓昭垂、誠為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講學浙閩、以格致為宗、而歸宿於至善、與劉宗周之以誠意為宗、而歸本於慎獨、學術洵為相等。雖其講易兼明象數、亦猶邵子先天之學、可與



程子易傳專言義理者並行、實與聖經有裨、足為後學師承。是其亮節孤忠、早樹楷模於史冊。正誼明道、復標圭臬於儒林。應如該督等所請、准其從祀

文廟東廡、在明臣羅欽順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所有臣等核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施行。道光三年二月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

前署河南禹州知州臣黃鳴盛敬書。



石齋先生忠節在天壤間、如日星河嶽、人所共見、至闡揚經義之功、則當時猶未甚顯。我
高宗純皇帝特賜公謚曰忠端、且徵其經學諸書與
榕壇問業、列入
四庫、而後千秋始有定論。道光癸未、
今上復允疆臣請、以公從祀

文廟。勝國儒臣、累邀
興朝曠典、洵可謂遭逢極盛已。公裔孫前署陳
留令鳴盛家藏明莊子鶴所撰公年譜四卷、
云得之蔡文勤公手抄、將鋟版以永其傳。昔
方望溪侍郎嘗記公逸事、言其在金陵獄中、
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日、憶人



有以卷索書者，既許之矣，和墨伸紙作小楷及行書，幅甚長，以大字竟之，加印章畢，從容就義。每讀侍郎此文，覺公生氣凜然，至今如在。以譜中失載，聊附及之，亦俾黃氏後人無忘先烈焉爾。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夏六月，河南督理通省

鹽法水利糧務道渾源後學栗毓美謹識。

明纂修弟子姓氏

漳浦張天維中貴　朱桓伯勤

龍溪莊起儔子鶴　侯世催晉水

郭萬完蛩侯　王經邦豐功

楊天宰玉成　莊六成儕鶴

朱用光元績　李時宗六甫

劉元長仁威　趙興檟楚材

鍾正岳覵公

長泰柯宰季春

平和張琠鎮璞

黄忠端公年譜卷一

受業莊起儔　編
後學蔡世遠　校

恭聞仁毅元誠，乾坤之粹美。貞忠文孝，倫物之撑持。背者皇圖方鞏，大命未吁，鴻運猶罷，民氣未漓。帝有惕焉，監兹下土，將以粹美畀夫一人撑持，急乎末季，爰篤生我文明伯少保黄夫子，學者稱爲

石齋先生。先生諱道周，字幼玄，一字細遵。生當神宗萬歷十三年乙酉二月九日，詳稽其歷，爲月乙卯，日庚戌，而時丁丑，命直南斗次於奎初，實涵象緯之秀。又所生之地在漳郡銅山所之深井，世稱深井黄氏。其地鬱律環迴，大浸浩汗，先生之生，蓋備萃天海之精者也。曾祖倪介公諱宗德，祖肅毅公諱世懋，皆以先生貴，弘光中恩贈，俞旨而未及

授勅。父青原公諱嘉卿、初贈文林郎、累贈如先生秩。母陳氏、封孺人、累贈太夫人、貢生陳王教之姊也。娠之夕、青原公夢金甲金斧擁神人而至、故先生續騷之詞曰、始龍夢彼乾精兮、嵌鏐鎦其若鎧。趯嵑崒而錟䛁兮、旋盤礴於腑內。龍為父稱、故先生初亦字曰螭若也。

己丑、五歲。入小學、授論語。先生曰、頭一葉書、孔子只

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問之授者、不能答。

辛卯、七歲。青原公以事至會城、置通鑑綱目、躬負以歸、手爲點定。先生昕夕研閱、便知忠良邪正之辨、入治王道之大。按丹臺林公諱茂桂續騷序云、七歲讀父書、過目成誦也。

壬辰、八歲。即能爲比偶文、顧獨喜挾冊走最高峰、倚

松敵石、踽踽忘返。先生雖怕焉髫穉乎、然修勅翹上、冠履濟楚、稍不如意即棄去、雅不樂與儕俗等夷。故獨從伯兄講業于漁鼓溪之頓坑者凡數年、自經傳子籍旁及詩賦聲律、鉛汞陰陽之學、無不馳精玄覽焉。

甲午、十歲。按丹臺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授也。

丁酉、年十三。往來過從、輙作長者游。按先生和邑王

文成祠記云、憶余舞象時、常游邑中、時時出豐西、過瞻①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嶠岷、必有起而更事者、今果卜奕起也。

戊戌、年十四。喜談黄白術、有乘家觽舉意。適江西二王子至、先生修剌伏謁、言丹砂可化爲黄金、其説有驗。而是時神宗静攝、頗好道家言、先生遂作書、將因王子上於朝。而又聞羅浮一山有真人居焉、

其上多明砂、曾青諸靈藥物、意忻然欲往。會先生毋族有宦博羅學者、其子往覲先生、遂偕與往。至博羅、聞有韓大夫素以賢豪好士稱、先生不謁宦署、徑詣韓大夫語及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無停筆焉、而多奇字。大夫訝曰、年少軼才也。即邀先生與諸子同處于別館、自是籍其一馬一力、遍游羅浮、尋所謂朱明洞者。暮返朝往、冀有異人隱現其

間、時時長嘯以呼之。一日、策馬渡水、水驟泛、人馬漂溺里許、得淺渚不死、然緣兹遘疾、不能數出。韓之諸子競以醫藥進、方霍然起。而邑有曾某者、亦豪公子也、介韓氏以迓先生。先生既至、則已畢勅治具、相與共登觀海樓、轟飲極歡。酒酣、因以觀海樓賦爲請。比撤席返、已夜分矣。先生晨起、疾書數千言致之曾氏、則又大訝、雖夙構、未遽能如是、乃

奉十金及二葛爲壽。先生辭金而受葛、錄是神異之稱遍博羅焉。

己亥、年十五。寓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先生謝却之、續騷所謂神女婭婉而相慕兮、又孰知余之不敢娶者也。按、先生與張煙叔書云、僕生年十五六、猶問姆氏、男女匹配、是爲何故。迄今思之、噴飯也。則未定之戒、先生不爲血氣所動久矣。

庚子、年十六。按丹臺序云、垂髫即志四方、游羅浮、松臺、匡阜、所至名公翰客無不下榻虚席。每有結撰、俱黄金贄而白璧酬。意稍弗愜、脱屩去矣。又聞先生游歸發篋、諸稿皆詩賦、青原公怒責之、先生遂焚其稿、更習舉子業。然於時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畫、有賈生涕息之意、不能自禁云。

癸卯、年十九。按先生自註續騷云、秋、以書干藩臬、不

遇。

甲辰、年二十。按續騷云、曷不覩夫天宫兮、闐要渺而莫底。自註云、春、詣闕上大理通書、不果。

乙巳、年二十一。復遊於粤、數月而還。按先生徙澤記云、太陰處火之年、中谷有蓷之歲、其德背寅、其刑在申。號號者震驚之口、嘵嘵者風雨之音。蓋是歲青原公有族人之難云。又曰、分戀庭闈、割别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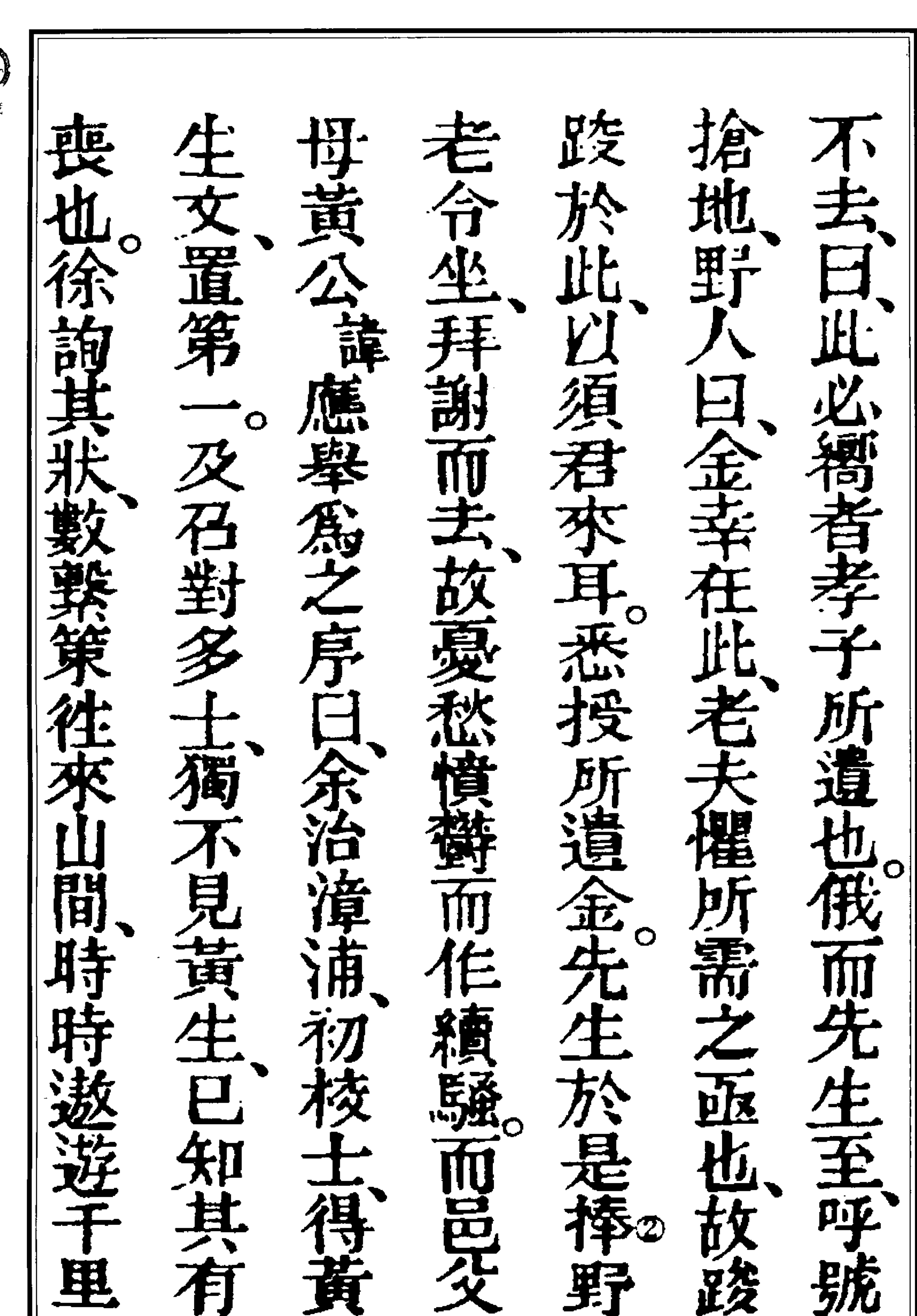
北揖大王之峯、南歷天子之障、西踰五單之嶺、東涉二女之江。還射的之舟、出尋橦之道、躡辟四巖、不自知其寥落者也。或疑先生一時遊歷未必及此、蓋命筆所至、隨并舉之、不專在是年也。

丙午、年二十二。移居頓坑。按從澤記云、時歲柔兆、丙也。二月得乙、日加於丑、爰托幽谷、强負白首、幽觸堊樹。雖迫處此、豈得已哉。當是時、伯兄匪石公亦已

任讀躬耕矣、故先生後有別兄詩云、憶昔親在時、四畦少遺穗。吾兄日拮据、手口俱憔悴。又言、某間助兄把鋤、輒十指出血、暇則還從松間讀易。嘗與兄講易大石上、有虎出其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耶。虎乃弭伏而去。於是先生更築小隱、引水爲池、雜樹丹荔、龍目、榛栗諸果、續騷所謂鑿白石以爲巖兮、爰遯乎繚窅之宮者也。又

日、攬牛女以挹精兮、謁彼獄于陽。先生自註云、是秋、再干藩臬、不遇。

丁未年二十三。夏四月、丁外艱。按丹臺續騷序云、方遊歸、而值家變、窶益甚。先生自序亦言、不能自具殯殮、酬意萬一。又聞先生嘗父沒、遠告諸友、得數金、號哭奔馳、且踊且仆。中途忽遺其金、行十餘里乃覺、悲傷恍惚、復還尋覓。有野人得所遺金、守之



不去、曰、此必餽者孝子所遺也。俄而先生至、呼號搶地、對人曰、金幸在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故跧跧於此、以須君來耳。悉授所遺金。先生於是捧②野老令坐、拜謝而去、故憂愁憤鬱而作續騷。而邑父母黃公諱應舉爲之序曰、余治漳浦、初校士、得黃生文、置第一。及召對多士、獨不見黃生、已知其有喪也。徐詢其狀、數繫策往來山間、時時遨遊千里

外。趨五使召至、果白衣冠、揮涕至縣庭、僂蹇不拜。大聲言、生命數奇、不能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趨出。余大異其人、數念生貧、問喪具悉無有、乃問擬結何若。生又自謂無有、既乃潸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也。

戊申、年二十四。館于盧司徒、日令從者給侍。久之、先生弗樂也、適孝廉張紹和諱燮至浦、與先生談契

如舊相得。已還郡、言於太史高公諱克正、爲書以迓先生。先生遂以是秋來、居紹和之霏雲居。紹和性通脫、先生竟夕危坐、平居未嘗離衣冠、於是紹和不敢爲宴見、命其弟煙叔諱紹科肅先生晨夕起居、紹和乃時間出、商略上下。故先生後有書云、某嘗卧齋頭近千日、盤盂庋閣、半可勒銘也。

己酉、年二十五。服除。是歲、奉母僑居浦邑中、已娶孺

入林氏、復居浦之東郭。按先生徙澤記云、於是厝雒作噩、已酉。日月俱合、獨掖老母外托人國。伯達斷情於華陰、謂伯兄也。仲翔寄家於蠻服。雖得雖得雄、未辨出世之心、而匪兕匪虎、各深在野之感矣。又曰、計吾生世、稍有知識、未二十載、三移其居焉。秋七月、先生隨衆赴會城就試、不遇。返渡釣龍江、舟覆溺水、恍惚如夢。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

厰榜曰倪黃。復導而出、出乃泊岓、衣裳盡濕。先生大異、而姑識其事。天啟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先生第二。兩人各述所夢、遂交相得、驩甚。厰後行事亦相類、蓋定數云。

庚戌、年二十六。時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如素交。先生雖布衣、輒持古誼、坐上座無詘。按先生榕壇問業云、某未爲諸生時、嘗過鄭觀察、方取器量曆、

問某云、若知北極有處中天否。某謝不知。又問、春影有處倒南否。亦謝不知。又問、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又謝不知。觀察默然、別論史漢文章諸雜事。某歸、愧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者如此兩年之間、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陰陽贏縮之説似非、觀察授我誣也。先生又嘗於鄰山告諸同人曰、後生近先輩、最爲有益。某年二十餘、嘗同丹臺林公

至郡寺謁西聖及先賢像，林公曰：若知今茲共謁者何人也？某云：聰明智慧人也。林公曰：是億劫來勞心苦行人耳。吾輩硬豎脊梁，仰鑽勞心，霜鐵苦行，則異日亦可受人拜謁矣。嗟乎，後生求益，何可不親近先輩。

辛亥，年二十七。時攝浦篆爲司李張公，諱鵬翥。而主府事者爲邵余閔公，諱夢得。於是邑試、郡試，皆以先生

爲第一。

壬子年、二十八。補郡弟子員。時督學馮公諱珽。得先生文及一歲寒暑之候論、大加玄賞、遂拔赴棘闈。

癸丑年、二十九。作大咸經、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圖曲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盡萬物之用。然大要與太玄同摹、其所差者、謂元會運世與歲月日時約畧相等耳。今其書亦未

行於世。

甲寅、年三十。時督學鄭公（諱三俊）。校漳士、先生試居第五。

乙卯、年三十一。春、粵之潮州守詹公（諱佐雨）。遣使致幣、迓先生居郡齋、命其子侍先生講論。先生因宴次論文、請以文行酒。樽酒未冷而文成、先生得文二十二篇、引滿二十餘大白、而先生徑醉矣。居頃之、

先生意弗愜、不辭徑出、詹公更備禮而導之歸。先生歸未幾、遂赴科試。是科典鄉試事爲內翰來公諱宗道。及科臣姜公、諱性。得先生文擬第一矣、而以違式聞、督學鄭公嘆惋久之、因以齒錄後序屬先生代草、來公、姜公出謁先生於旅次、皆曠舉也。既而鄭公中飛語解組、將以先生歸、先生行至水口、而兄匪石公以母命及之、乃還。鄭公復舉學租百三

十金爲先生母壽，故先生於鄭公感遇爲深也。

丙辰，年三十二。方杜門著易象，劉漁仲云，先生在浦東草廬，於時已有易象八卷，疇象八卷，當時亦三層草本，但文義與今象正俱別耳。

丁巳，年三十三。先生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如種與蠡，從狗竇中往來授業。拔先生林奎甫制義序云，奎甫既高車下里門，從容抉狗竇從予談，談天下

長者、不復論議文字。又曰、予少奎甫一歲、今三十三年矣。自稍有覺知、十餘年以來、文人參契如卜之墨兆者多矣、是予所爲夙怵也。

戊午、年三十四。是時督學岳公、諱和聲。抵漳校士、拔先生第一、因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復與先生講學會城。秋八月、先生中式鄉試第七人、典試者爲內翰丁公、諱紹軾。禮科張公、諱孔致。分校者晉江令張

公、諱端復、松江華亭人也。

己未、年三十五。歸自燕都、復杜門著三易洞璣、未就。客有裒其雜作爲駢枝別集以行世者、非其好也、於是先生自爲序曰、夙年著書數十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猶非之、乃復卑貶其論、以自托于雕鏤之末。然其持論不一、遑遑自鬻、令之人亦無得而稱焉。

泰昌元年庚申、年三十六。以三易未成、晝則布筭、夜則分野、楗戶無外交。有書與紹和云、某寡猶之生、與六親澹泛、自以一身飄泊塵海、獨守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月也。

天啓元年辛酉、年三十七。是秋、公東北上。生平著經書制義、其刻行於世者曰逆流小草、其未刻者亦不下千餘首。嘗有言曰、戰場中援父救兄、異鄉囊

遇妻孥子、天下事都如做秀才赴科塲時、則何事不可做也。

壬戌、年三十八。成進士。是科會試分考者爲韓公、日讚。得先生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黄子也。比析號、③益自詫不妄。又起儔閙之先君、先君先生既授館職、乃不能别賃屋、寓于漳會館之廡下。先君諱烈、時登壬戌武籍、毋策蹇伏謁先生、先生通刺以手、雖旅次雜遝、而

門戶悠然。是時魏璫虐焰方熾、文湛持、諱震孟。鄭峚陽諱鄤。與先生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先生疏稿已具、旣而弗果上。故先生後有疏云、鄭鄤者、天啓時與臣同爲庶常、鄭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鄤常以爲怯。嗚呼、先生許友報國之盟、蓋敦踐于十餘年之後矣。

癸亥、年三十九。迎太夫人來京就養、而孺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時同鄉周公諱起元。方巡撫姑蘇、聞之、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歲丙寅、周公以忤璫被逮、先生在家、傾橐得數千金、隨衆捐助、而太夫人猶恨薄也。按先生與煙叔書云、吾母聞綿翁之變、涕泣闌干、至爲婢兒所笑、母乃愈泣、繼之以詈。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

甲子、年四十。初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實錄。

按先生疏有初散館請使朝鮮之語。

乙丑、年四十一。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公于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勒先人行事銘于屏石，盥沐爲書。每書輒舒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文皆從古，如三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于墳役，顏曰青原立石，背鐫三

十五字、語同古讖、不可解。次及墳庭、亦取青石員砥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瞽數年、然後就。常曰、吾兹塋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世誰復有能知之者。張鎮樸璵曰、先生自是之後、出則言朝、還則守墓、蓋百年精神結聚於此云。

丙寅年四十二。春、娶夫人蔡氏、計部蔡公諱乾金。姪女也。越兩月、而母太夫人違養、先生水勺不入口者

五日。自此勅斷外事、依依北山、不面津縣、不與宴會、不作詩文也。

丁卯年四十三。時海冠屢警、摽掠肆行、郭外村里、遠近爲墟。先生獨營壙不輟、諸暴客亦相戒無擾。臘月、乃葬太夫人于北山。

崇禎元年戊辰、年四十四。是春、葬先王母及伯叔、又葬前夫人林氏于北山之左。嘗有書曰、吾今葬祖

毋伯叔及亡妻畢、便當向平婚嫁之願。毋發一事、頭髮便白、然視世間、舍此亦無復情致。寠人子作此浩蕩、爲諸銀窖子所笑、奈何奈何。又撥先生詩序云、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援琴示諸知已之作、又有同諸生出墓側談經、分命四章、各證所說之作。

己巳年四十五。三易洞璣書成、有料理三易、稍已就

緒之作。是冬、辭墓出山、發鄞過南巖、因偕紹和鋤山、再闢兩洞、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遵化已破、羽檄徵師、驛道騷然、乃汰家從、獨自攜琴出關。

庚午、年四十六。獻歲、抵信州建德、溪中探邸報不至、槃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携酒與桐君對酌。至臨安、聞良固失守、四帥俱衂、又有檄止十道師、爲之愀然。至毘陵、見鄭峚陽于家、將渡江、

閣部門禁嚴、驛騎留滯、乃單車就道、寄孥鄭園。至儀真、遲回數日、還向毘陵、召家北上。夏四月、入都。未幾、與科臣熊德陽同出典浙江鄉試。先生在棘闈、每晨起、設香案堂上、率同校諸臣北面再拜、而後閱卷。進卷無私謁、程士録亦於當堂起草。放榜之候、躊躇更換、凡諸請託倖竇一時俱塞、而權貴人子弟不得志、或多側目者矣。事竣、還都、逢神宗

實録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無復言者。先生乃中夜草疏，排閶扣閽，略曰：「累輔所坐，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鉞制閫，令有事得擁閫臣語爲質，則是綸扉之内，割邊牆爲殊域也。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未

聞岳牧縶累、煩臯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爲師。倘罪輔猶可贖、臣請毀清華、歷疆場、約東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以爲罪輔減千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天子疑爲詆毀曲庇、着令回奏。三奏而疑未釋、待命四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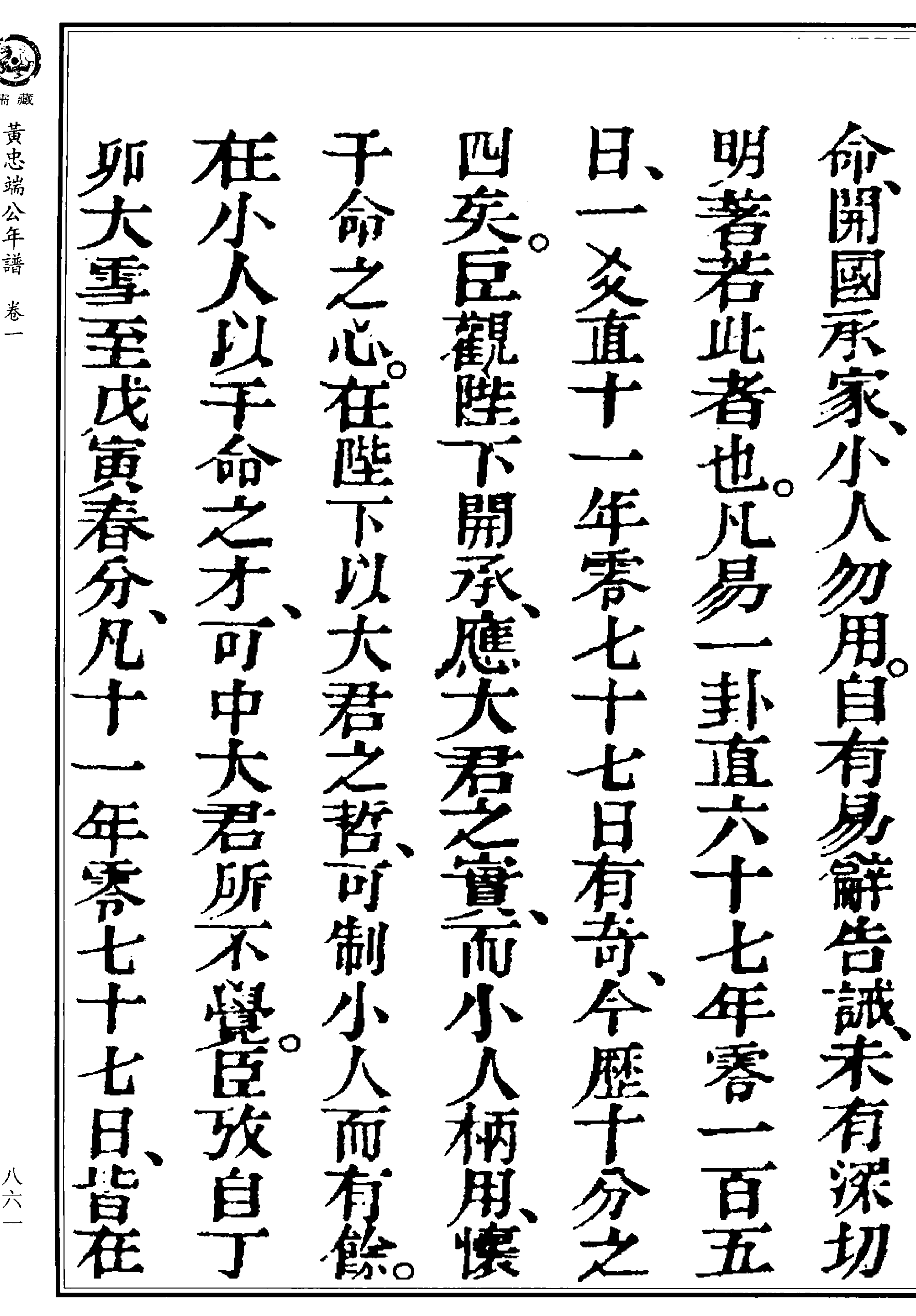
辛未、年四十七。春正月十九日、先生回奏三疏始下、已降三級調用矣、而禮科又吹索浙闈事、數欵不

已、先生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諱元璐。抗疏、稱先生爲古今第一詞臣、願以職讓先生。先生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綱未釋、乞休爲勞。倪鴻寶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引誼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十三日、乃釋舊輔錢龍錫、先生于是有大解綱之詩、而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二月廿七日下矣。臘月、舉一子、親

朋畢賀、蓋即長公子虎也。故先生詩云、乳汁不從俸米得、後來應記伐檀詩是也。

壬申年四十八。春正月、束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畧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間關南旋、往還冒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僅餘骸骨、恐一旦溘然、幸及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

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旂屯需師則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登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于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于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臣攷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

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筆氣絶、乞念垂徃之言、併依例放行。已復遵旨再奏、以濫舉逞臆、削籍爲民。春二月、掛帽出都門、自濟寧過兖州。至曲阜上孔林、謁周文公廟。下昌嶧、徘徊九龍山、孟林在焉。先生各繫之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儀小舟泝江而上、遂歷黄山、白岳、九華、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同人畢集、因築書

院于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生、至是更加啟闢、何義兆實綱紀其事。茨暨聿立、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與詠其間、先生於是爲文以記之。然先生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南奥區、十盡七八、日、何圖杖履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墓下、誦陶詩曰、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乃曰、

吾怪陶廬不在士行之側。而山中蒸濕、人跡罕至、牀几籐筬已半就腐墜、惟經史子籍可九千餘卷、爛浥未盡。先生泣然曰、道堅於器、友看書骨、亦牢於牀几也。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除、無以祀竈、偶友人餉一熱雞、先生爲喜動色。過元日、親朋乃知先生在、於是咸集。先生日、如此熱鬧、不當與袁安燒火耳。或問先生所裁定、自已已

至壬申、詠業七百餘首、爲茔陽持去。乃勸先生咲曰、關門已放、復著五千言耶。

癸酉、年四十九。在北山、復治墳廬。有書與煙叔云、遠生之年、忽忽已至、即一墳廬、未能知非、何問其餘乎。比無所營樹、唯修葺諸傾頹者耳。又水天紀事云、往歲先生治墳、皆自持畚鍤、日負土數百斤。比遂不同、但督諸傭保耳。往歲登第後不作舉業、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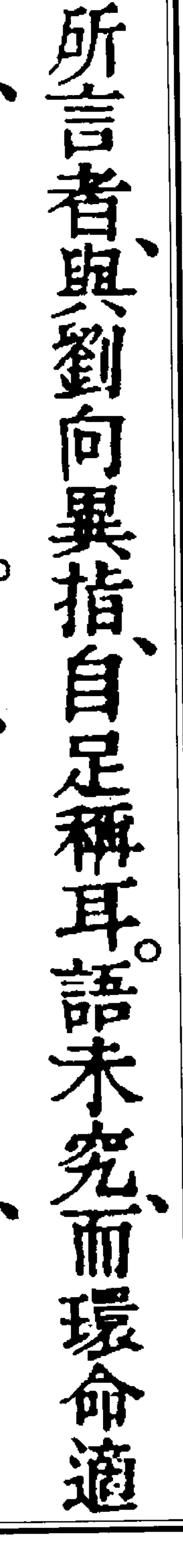
時時爲之。或疑其相反，先生曰：筋力時休，神明不歇。先生又曰：漢唐而下，斗分自羸，趣縮，文章自盛而衰。崔蔡之文不及班楊，韓柳之詩不及沈宋。至元而來，斗分自縮而羸，文章自衰而盛，陶劉之繼而有徐何，徐何之繼而有王李。先輩詩盛而制義未昌，近者詩衰而制義始盛，皆於情理有關，至極不在繁約之間。

甲戌、年五十。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先生談經之餘、屢屢勸人讀史、嘗於歷代史中、自漢迄宋取十二人、人自爲傳、三傳爲卷、毋卷各以行事相比、曰懿畜前編。其編則首諸葛侯而終鄴侯、是可以窺先生微意之所存也。又取明興以來楊文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見者凡若干人、曰懿畜後編。二編皆綜厥大義、或詳或畧、非

復史臣之所能到矣。適秋水曹公諱惟以肅李攝府，敦請先生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先生始即漳郡紫陽學堂爲講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文證聖，併分紙一張，隨所疑難，先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溪、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不妨兼舉以印身心。久之，先生自次所條答，爲榕壇問業以行世。臘月，乃還北山守墓。

乙亥、年五十一。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先生家居秉禮、雖涖講席、有期之喪、腰絰不除。張易之瑞鍾請曰、聞晦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否。先生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入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滑、未能繕寫耳。即以三禮

定本付㝡之、然尚未及刊布也。先生與諸友登天治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爲冬十一月三日己酉雞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君、大抵以爲陰盛也。今玄月藏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先生曰、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占天下。然君子痌瘝乃身、匹夫納溝、尚爲怵然、何況大地。劉向輙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疎。況



所言者、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先生講席不輟。翌日、諸友叙别勸駕、先生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涕泗不已。亦會歲暮、復還山守墓。

丙子年五十二。時新奉環命、將改荔衣、擬拜疏請告、稍謝朋從、抱膝看松、增其寥落。會先生誕辰、諸弟子請於宫庶蔣公、諱德璟。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

摧暢立風、以抒嘉祝。先生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更看落葉。蔣公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蔣來、不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先生憮然、請一一舉似、詳爲條答。先生曰、蔣公揭𥜿見寶、初示聞道之艱難、末示成道之不易。叮嚀告誡于孔蘧寡過之年、所以裁成埀引

爲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來。卽一部易書、只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先生至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校記

①瞻：疑作「瞻」。

②捧：疑作「奉」。

③析號：當作「拆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二十四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74
SS号=12365591
DX号=000007507332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